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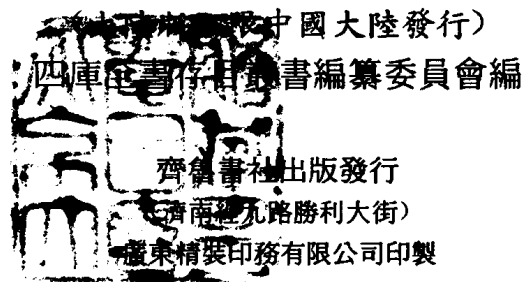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ZB9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二



(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二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諸史品節四十一卷

〔明〕陳深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

.....

諸史品節四十一卷

〔明〕陳深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史品節

三十九卷》提要

諸史品節凡例

一史莫盛於國語戰國策司馬遷其聖乎文者乎
 敘事則化工之肖物也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
 極天工錯矣范曄婉縵詳至亦屬亞旅故不伎
 所採掇者自左氏以後范史以前摘其瑰異輯
 為一編品節文丹鉛幾易總命之曰諸史品
 節其二國以旋則晉書南北史舊唐書裨官小
 說也新唐書曆古本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
 元史冗朝報也惟陳壽差稱簡質荀張埒之於
 遷固然亦遠遜前美矣善乎弁山氏之言曰子
 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
 成史記何也西京而後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
 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
 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聶原
 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文有尚書毛
 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奮最者乎
 四也嗚呼豈稚子長即尼父亦然亦經無可着
 手矣故不敢竄編斷以後漢為絕筆其它諸史

且姑舍是。倘欲觀其大全，則不佞尋而有續諸史品節在刻。

一晚周以來有國語國策二書，世稱壯麗。幼嘗耽嗜隨行，餐以飴口，倦以為枕。瞥目疏記，曩而成帙。近取閱之，歡情愈溢，得意處不覺撫掌盧胡。復精加選擇，錄為茲集。壓卷豈徒六藝之芻蕘，百家之臚臠，抑亦學海之蛟龍，文河之星斗也。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二書之謂歟。

原缺後半葉

原缺前半葉

入東京，抑亦有蔡之徒歟，不可知也。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抑亦其次。釐為五卷，以俟極博者要刪焉。

一五太史之外，有偏史及他籍，可以互證者，如集中所載家語、隨巢子、楚漢春秋、蒯通傳、永漢武故事、劉向紀事、塩鐵論、荀悅漢紀、東觀記、顏師古註及諸公本集，悉為綴拾，或參正文，或附疏解。篇以次代，代以次人，庶汎瀾藝海，不致恨於遺珠，含咀詞牒，足嘗出於一嚮矣。

一賈大傳司馬長卿奏疏詞賦諸篇。其文辭奧雅。

宏麗。其載史漢家吟人諷。然已斂諸子品節中。

故不復入。

一編撰列。以晚周戰國後。秦初漢盛。漢中漢後。

漢世次為先後。每代之首。則有引叙原本也。且

紀文章之變也。或採眾論。或附臆見。要期折衷

於理道云爾。

一所謂節文者。節其卷而不節其篇。節其篇而不

節其章。節其章而不節其句。節其句而不節其

九例

字。節其章則本調不全。節其句則神氣不盡。節

其字則蹈舞文之咎矣。不佞之書。於篇則節其

十之六七。於章則十之四五。於卷則節其二三。

若句與字則絕無矣。且也自有左國臆辭。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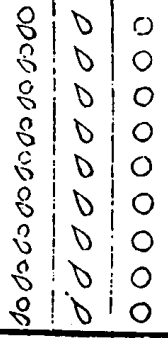
華句。兩漢雋言諸籍在。

一批評亦有三品

佳品 平淡中

奇 有文采

神品 醜藉 冲深



神品 微妙玄通使人讀之可思而不可言

妙品 無中生有 巧奪天工

佳品 春容大文讀之不覺舞

妙品 簡妙 清深

唐太宗得王右軍諸人墨蹟。甚寶惜之為神

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

八。能品一百有七。不佞取以名諸史之文。易

其能品曰佳品。

一篇中長林劈畫

九例

提綱

緊關

地名

人名

界域

結案

字義

一晚周以後兩漢以前。全書充棟。今學者有望洋之嘆。昔人有言。觀諸史百家。如游羣玉之府。琮

璜珪璧瓊瑤寶璐。光明焜晃。莫敢注視。如行衡
 厓。高岱之境。山輝川媚。雲蒸霞蔚。龍拏鳳跂。蒼
 翠詭異。使人應接不暇。然則非登九層。其隻眼
 者。鮮不爲其所眩矣。今所抄掇。大略小具。可抱
 可持。可囊可運。可挈可依。輕齋遠適。一夫携之。
 時餐與殮。時沐與休。愁讀之而舒。倦讀之而爽。
 亦足以廣聞見。助發揮。雖不睹全書可矣。奚止
 啖雞蹠哉。陸機氏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
 芳潤。其始是乎。若夫弘覽博物君子。如子產之
 別臺駘。下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
 識艇鼠。方朔之名藻廉。文通之識科斗。數萬非
 贏。五車猶少。區區採輯。曾何足云。
 歲在癸巳陽月哉生明日
 吳人 陳深 子淵甫 全識
 陸翀之 飛卿甫

九例畢

諸史品節目錄

第一卷	晚周文 有引
周語	鄭語
第二卷	晚周文
魯語	齊語 晉語
第三卷	晚周文
晉語	
第四卷	晚周文
楚語	吳語 越語
第五卷	晚周文 有引
短長語	秦 齊
第六卷	晚周文
短長語	聶政 荆軻 齊 楚
第七卷	晚周文
短長語	
第八卷	晚周文
短長語	魏 韓 燕 附中山
第九卷	晚周文
短長語	

晚周雜記 乃春秋戰國以後事辭

第九卷 後秦文 有引

後秦記 李斯十事 王翦 以上節

第十卷 初漢文 有引

高祖 惠帝 項羽 田儵 陳涉 以上節

第十一卷 初漢文

張耳 陳餘 韓信 全 貫高

第十二卷 初漢文

留侯 周昌 酈生 陸賈 朱建 劉敬

目錄

隨何 蒯通 叔孫通 季布 樂布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以上俱節

諸將戰功 周勃 酈商 樊 噲 灌 嬰 漢家廟祀

第十三卷

漢文帝事辭 誅諸呂 魏勃 主父偃亂齊

賈山至言 簿昭與淮南書 全 張釋之馮唐

田叔孟舒 周亞夫平七國事 以上俱節

初漢雜記

第十四卷 初漢文

晁錯六事 枚乘七發 枚乘秦書吳王二篇

鄒陽二篇

第十五卷 盛漢文 有引

漢樂章 安世房中歌 郊祀歌十九章

漢百官記

第十六卷 盛漢文

東方朔傳 董仲舒火災對 繁露 凡十一篇

第十七卷 盛漢文

孝武以後椒房 漢書

目錄

褚少孫五事 西門豹 酈生踵見沛公

田叔燒梁獄辭 田仁任安 武帝外戚椒房

武帝輪臺詔

第十八卷 盛漢文 有引 自此以後九卷皆司馬

遷手筆親撰

第十九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平準書 河渠書 貨殖傳

第二十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匈奴傳 東越傳 朝鮮傳

第二十一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大宛傳 西南夷傳 南粵傳

第二十二卷 盛漢文 司馬遷傳

酷吏傳 魏其武安灌夫列傳 韓長孺

第二十三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李將軍列傳 衛青霍去病列傳 郭解

第二十四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外戚傳 汲黯鄭當時 儒林傳 轅固生 壽符舒

漢書中節

周綽 萬石君 衛綰周仁張敞

第二十五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伯夷傳 有說 屈原傳 伍子胥 騶衍荀卿

滑稽傳 年表月表序四首 倉公傳

太史公自叙 報任少卿書

第二十六卷 盛漢文 子長手撰止此

太史公史記小贊全

第二十七卷 盛漢文 漢書

漢世雜記

漢刑名 路溫舒尚德緩刑

詔書四首 景武

公孫弘 兒寬 吾丘壽王 嚴安 終軍

胡建

第二十八卷 盛漢文

徐樂 朱買臣 楊僕 江充 田延年

諸王 梁孝王 景帝六王 武帝三王

昭帝賜燕王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河間獻王德 江都王建 廣川王去

漢書中節

盛漢雜記 戾太子巫蠱 燕王旦事

第二十九卷 中漢文 有引

霍光受遺詔 輔少主平上官之亂 廢昌邑王

霍氏敗 金日磾忠謹 魏相逐武庫令

白去副封 丙吉舊恩 趙廣漢吏治

尹翁歸

張敞十事

第三十卷 中漢文

李陵 趙充國 蘇武 張安世

第三十一卷 中漢文

鹽鐵議

第三十二卷 中漢文

楊惲 蓋寬饒 京房 劉歆移書太常

甘陳 劉向訟陳湯 谷永訟陳湯

耿育訟陳湯 薛宣 朱博 漢末清名之士

第三十三卷 中漢文

王褒 劉向偽黃金事 封事二篇

匡衡四首 貢禹 賈捐之罷珠崖對

目錄

六

中漢雜記十三首

第三十四卷 中漢文

蕭望之 陳遵 于定國 成帝起初陵

兩龔 史丹 雋不疑

西域 西域賈 匈奴贊 侯應罷邊議

楊雄不受單于朝書 嚴尤三策

第三十五卷 中漢文

王莽 元后 莽後周書作太詔

第三十六卷 後漢文 有引

帝紀光武明章事辭 后紀陰鄧伏曹事辭

光武諸王 彭寵 隗囂 公孫述

王郎偽詔

第三十七卷 後漢文

竇融 馬援

第三十八卷 後漢文

功臣序 朱暉 子穆 附絕文論 蔡邕正交論

許荆 孟嘗 仇覽 馮緄 度尚 楊璇

孝行 宋弘 杜林 寒朗 鮑永 蘇竟

目錄

七

第三十九卷 後漢文

桓榮 桓譚 馮衍 班彪

第四十卷 後漢文

班固 班超 孔融 蔡邕 橋玄 丁鴻

陳登 獨行 李業 范式

諸史品節目錄 終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

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

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

故能保世以滋大晉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

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翟之間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以致戎于商

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

見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

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

有不貢則修衞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

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此記春秋以前事始於穆王以繆王刑云耳

國語辭源

穆王以天

試近錄必

為子孫後

欲征之

土者大成

成祭公謀

父者遺其

必著也

穆王宣王幽王皆春秋以前事不傳春秋可知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伐不有征討

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辭告王布令

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

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視土視土音視陽瀛憤盈土氣震發滿震動發起

也農祥晨正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

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土乃昧發農書曰

振陳根可振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

初吉二月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土潤也弗震弗渝昧

其滿膏穀乃不殖震動渝變青災也言陽氣俱升土

結更為灾病膏欲動苗即發動不然則昧滿氣

殺乃不殖是日也聳即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

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

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烝。升也。陰氣在下。陽氣迫之。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使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管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

通而民用也。水上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也。水土無演。民乏

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商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

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

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

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

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

詩。陸。事。侍。略。而。此。乃。最。詳。所。謂。事。向。而。說。異。也。

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言帝王。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

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生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

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

曰。改玉改行。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

物。以割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也。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

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

也。以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

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政令之為也。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

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

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

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

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

乎。致武此。贏者陽也。未狎君政。贏。務也。狎。習也。故臣承命。若

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辟師君之武
震無乃玩而頰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
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旬而祗以觀武臣是以
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吝裔民謂凶惡之民
放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君之何其虐之也晉侯
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製之殺烝烝升也升
折俎之殺原公
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
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

士季曰子弗聞采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其牲體
而升之王
公立飲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
飲房大俎也親戚宴饗則有殺

烝升體解節折之
俎謂之折俎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節焉飫半體
稱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

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
之也夫戎翟冒沒輕僂
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僂
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
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班
賦也故坐諸門外

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古人能達異方之
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

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餘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
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監
筮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幕靜潔也
中幕所
以覆敬其後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
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
豆也其實芹菹芼醢之屬酬幣宴賔以示容
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孑然全
體之貌夫王公諸侯之

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
烝而已立成不坐升
其備物而已飲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飲不倦
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

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
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饗同可觀
可始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
覲矣道弗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為
弗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

侯不在疆侯人掌送
迎賓客者司空不視塗澤不陂陂障也古
不實澤故
之川不梁渠梁古不防
川故梁之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

對古者列樹以表道
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執墾猶耕也言其
稀少猶若蔬茹膳宰
不致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

卷之七

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

成之初寒露節也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

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潦盡竭月令仲秋水始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之後十日陽氣盡草見而隕霜成之中霜始降

木之枝節皆理解見而隕霜

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

故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九月

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

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

時傲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畚器名土籠也揭昇土

作營室之中土功其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

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

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

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郭

盛廩有國有郊牧置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寄寓

飲食圍草園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

耜言常用也入土野無與草耕墾也不奪民時不

蔑民功有優無賈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功成而

不收野場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

秩官有之周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理吏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掃除宗祝執

祀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具徒從修

積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祭祀賓客何

人積薪火師監燎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饋

司馬陳芻圍人養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宮以

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

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下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

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

于周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

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彘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

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師其卿佐以淫

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

南冠以出。不亦簡褻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其語盡。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夫君子曰。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

美秀而文
終隨浮湛

夫周語一

九

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外。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高者近危。疾。厚味寔毒。味。喻重祿。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穀洛闕。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闕者。兩水格有似於東入于瀝。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南。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邾。王欲壅之。使北出也。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張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四者為其反性。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高山陵。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提。是也。美謂滋潤。是

夫周語一

夫周語一

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其與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

柳子曰。天時毀王宮。而勿事其。守國。其說。和說。何為。

不朝皆用此章法。

無所比度王其圖之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

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資，資財也。權，民患輕則

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資物，物

而行之，子毋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幣重物輕，則大

維而用之，以重者質其貴，以輕者質其賤。子權母者，

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稱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

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固備也。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燄，疎備不虞，先後各有宜

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不相入，用

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患

之離民，匪財，周固處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

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樂

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

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

蘇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仰君子，于祿億俸。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

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匪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

也。散亡，謂無山。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既盡

麻地為疇荒，為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費小。猶塞川原

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

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

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王弗聽，卒

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鐘名，律中

射之覆也，律無射而為大，無射也。大林，無

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

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謂

樂以金奏而，若無射復有大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

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林以覆之，無射

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所及。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

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

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

常之閒耳。之察蘇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

古樂不傳
樂記亦不
倫用諸數
考

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水長七尺。有律度量衡。於

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

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比之不度。鈞石之數。鍾聲不

可以知。鈞耳不能聽。故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

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

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其

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餘而

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

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

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

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至弗聽問

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

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石尚角。輕於鍾

故尚角。角。匏竹利制。以聲音調利。清濁之中。匏竹無所尚。大不踰宮。細不過

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宮聲大。聖人保樂而愛

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

鐘尚羽。輕者從大。謂瓦。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

石尚角。輕者從大。謂瓦。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

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華木一聲。聲無清濁。如是

而鑄之。金磨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也。越謂為之孔也。樂記曰。朱

弦越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餘利物

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

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區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

於耳。非餘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區財。聲不餘平。

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餘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

是乎道之。以中德。謀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

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區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

聽之不餘。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

所聞也。王不聰。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餘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餘矣。對曰。未可知也。且民所曹

好。鮮其不濟也。曹。舉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

一之廢也。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古之神。替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古樂正。知天道。死

而為樂。祀祭於替

卷一

八

七

卷一

八

七

此可與樂
即並傳非
深於通而
能文何以
及此

宗謂之神
和之聲而
以制樂也
度律均鍾
百官軌儀
律呂之長
短以平其
鍾和其紀
之以三也
平之以六
成於十二
天之道也
夫六中之
色也故名
之曰黃鍾

十一月日黃鍾
乾初九也
六者天地
之中天有
六母地有
五子十一
而天地畢
矣而六為
中故六律
六呂而成
天道黃鍾
初九六律
之首重元
正始之義
也黃鍾陽
之變也管
長九寸徑
三分圍九
分律長九
寸因而九
之九九八
十一故黃
鍾之數立
焉為官法
云九寸之
一得林鍾
初六六呂
之首陰之
變管長六
寸六呂之
律坤之始
也故九六
陰陽夫婦
子母之道
是以初九
為黃鍾黃
中之色也
鍾之言陽
氣鍾聚於
下也所以
宣養六氣
九德也養
六氣九德
之本由是
第之

書卷第一

六

五

正聲

為商故
為金奏
三曰姑洗
所以修潔
百物考神
納賓也日
姑洗九三也
於正聲為
角是月百
物修潔用
之宗廟合
致神人四
曰蕤賓所
以安靖神
人獻酬交
酢也五月
日蕤賓乾
九四也蕤
賓委蕤柔
長於上有
似於賓主
故可用五
曰夷則所
以詠歌九
之宗廟賓
客以安靜
神人五曰
夷則所以
詠歌九則
平民無貳
也七月日
夷則乾九
五也言萬
物既成六
曰無射所
以宣布哲
人之令德
示民軌儀
也九月日
無射上為
之六間以
揚沈伏而
黜散越也
六間六呂
間也元間
大呂助宣
物也十二
月日大呂
坤六四也
元間故日
元間以陽
為首不名
其初臣歸
功於上之
義也天氣
始於黃鍾
萌而赤地
受之於大
呂牙而白
成黃

鍾之
二間夾鍾
出四階之
細也三月
日夾鍾坤
六五微細
者春為陽
中萬物始
生四時之
微氣皆始
於春春發
而出之三
時奉而成
之故夾鍾
出四時之
微氣也三
間中呂管
中氣也四
月日中呂
坤上六也
四月日
四間林鍾
和展百事
俾莫不任
肅純恪也
六月日
初六五間
南呂替陽
秀也八月
日南呂坤
六二也六
間應鍾均
利器用俾
應復也十
月日應鍾
坤六三也
言陰應
陽利百官
器用程度
庶品使皆
應其禮復
其常也律
呂不易無
姦物也神
無姦生細
鈞有鍾無
鈞昭其大
也細細聲
謂角徵羽
也鈞有鍾
無鈞為兩
細不相和
故以鈞為
節以大平
細大鈞有
鈞無鈞天
謂官商也
舉官商

諸樂品第一卷

周禮

去

而但有鈞
無鈞為兩
大不相和
故去鈞而
用鈞以小
平大謂同
尚大聲也
則又去鈞
獨鳴其細
細謂絲竹
草木則久
久固則純
純明則終
終復則樂
所以成政
也故先王
貴之王曰
七律者何
周有七音
王伐殷歲
在鶉火歲
歲星也鶉
火次名周
分野也武
王日戊子
於夏為十
月是時歲
星在張十
三度張鶉
火也月在天
駟天駟房
星也宿房
日在析木
之津津天
漢也析木
次名謂辰
在斗柄日
月之會星
在天龜星
辰星也天
龜次名一
日壬辰辰
星始見三
日癸巳武
王發行二
十八日戊
午庚三津
跡戊子三
十一日二
十九日巳
未晦冬至

此篇分夏
周紀年不
同命後

此後皆微
言其事者
必有所受
之

辰星在須女
伏天龍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北方水位顯頤之
所建也帝營受之頤頤之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營木
之受顯頤也我姬氏出自天龍天龍即玄枵齊之
正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
牛馬歷建星及牽牛皆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
後逢公之所馮神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
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龍故祀天龍死而配食為其
神主言天龍乃皇祖家之所馮依非但合於水木相
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
分野也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月之所在辰馬農

諸星節一表

天周節

主

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龍
言其在房合於慶祥也祥猶象也房星辰正而
豐事起故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豐
謂之慶祥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
也所馮神周分野自鴉及駟七列也謂張翼轸角
在後段所經緯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龍于鶉火周
北之揆七同也分野天龍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
于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餘然後
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錄其聲於是乎有七
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以夷
則之上宮畢之夷則所以平民無感也土官以夷則

徵之文

天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當辰辰在戌上故喪喪
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
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所以藩屏民則也
其時也其樂為舞舞其樂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謂夜陳之晨旦甲
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德使皆故謂之厲所
自勉尚相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
以厲六師也以大蕪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
紂之多舉大蕪所以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羸內地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
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宮

諸星節一表

天周節

主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衛彪偃適周聞
之見單穆公曰長劉其不没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
此詩也以爲飀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求監焉
夫禮之立成者爲飀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曲章
言飲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自是以爲之日惕
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此類也是以爲之日惕
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
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

不亦難乎。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所

之遠德禮法所以長育賢神猶天而幽王蕩以為魁

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此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壞毀

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其

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

人三也

穀洛關 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

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自后稷播百穀

以始安氏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王

難也如是厲如堇典十四王矣厲王無道至今三下四王也謂厲宣幽平

至景王 吾朝夕傲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

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

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

餘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

其宗廟而火焚其燹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

觀夫前哲今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

之有河

之勳力子孫豐厚今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

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

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

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徽亂也

鄭語鄭語專敘鄭桓公避難遷都一事中含成周列國興亡

桓公為司徒周厲王之少子其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之民

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

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

鮮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

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

之閭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也是其子男之國統鄆

為大是四水也統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急慢之

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擊與賄焉不

敢不許周亂而獎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一邑鄆殺補丹依味

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萊驪而食

之有河

漆沛宋山名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

不可乎對曰夫荆子能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

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

不克是天啓之也天開季紉故叔熊不得立又其聰明和協蓋其

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

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

淳耀淳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

大矣歷象三辰敬授民時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

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大鄭經 卷一 五十一

舜後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庶類者也商契能

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

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

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

侯伯入姓祝融之後八姓已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

為夏伯矣董彭禿姪曹斟半也大彭豕韋為商伯矣殷

二國相繼當周未有侯伯已姓昆吾蘇頌温董五國

吾之後董姓醜夷秦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

別甘者諸稽則商滅之矣妘姓鄆郟路偏陽曹姓鄒甘昆吾

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其數也六姓而又無令

聞必不興矣樹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莘姓乎莘姓

葵越不足命也蠻子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

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芊楚姓代

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

佐堯者也伯翳能識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

祀而未有與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

如商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對曰其民查貪而恐不可因也查

也刃也惟謝邾之間問邾邾在比陵邾在馬其象

大鄭經 卷一 五十二

若後驕其民愈香其君而未及周德慢時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獎乎對曰殆於必獎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

頑童窮固類角有伏犀類輔去和而取同謂陰陽相生大和實生

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故能豐

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

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

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

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其萬

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姤極數極於姤故王者

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忠信為周訓教也言

蘇舉如夫如是餘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

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謹以多物務和同也聲

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

而與刺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諛諂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刺同也棄聘后而立內

妾好窮固也保儒戚施是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推

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宜王之時有童謠曰

桀豈算服實亡周國夏之衰也夷入之神化為一龍

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

去之與止之莫吉上請其祭而藏之吉祭龍所吐沫

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楨而藏之傳郊之

於郊傳祭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祭而觀之祭流

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而謀之化為玄龜以

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

此及所
下後取之

末鄭章

三

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
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襄襄入襄納有
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太矣將俛淫
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執為首臘
申緇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凡周
存亡不三檢矣君若欲增其難速規所及時至而求
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
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難
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
啓公曰素履其孰與對曰夫國太而有德者近與秦
仲齊侯素履之傳也且大其將與乎公說乃東寄祭
與賄龍節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龍節郵驛補
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丹依味歷華也後想
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
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釐及平王末而秦晉
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
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楚
綱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
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末鄭章

三

卷之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

國語二

魯語

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土發而社，助時也。

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求福。為農始也。收擔而烝，烝也。據裕也。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天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牲。

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

此記臧文仲之忠

魯語

國語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也。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戾于救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

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不

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求

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此記臧文仲之不知

魯語

二

則祀之。虞恭夏杆殷上甲。殷實木死。周以勞定國。則祀之。微周高祖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山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炎帝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之裔子句龍。地佐黃帝。為土官。后土使君土。故祀以為社。后土之神。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生之野。鯀郭洪

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和

也。寘勤其官而水死。寘契後六世孫根。湯之子為夏水官。湯以寬治民

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

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

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禮。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夏后氏禘黃帝

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商人禘嚳

夏郊鯀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

循顓頊有虞氏之。初報德之祭。杵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杵禹

世少康之子。季杵也。能興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上甲

後八世湯。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

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

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

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

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弛毀也。孟文子公孫敖之子。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

對君之辭。和而辭。毀之以。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

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

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

服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

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臣立先臣之

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

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違去。唯里人之

所命。次。里幸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幸。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

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

邱敬子之宅。亦如之。邱敬子。邱惠伯之對曰。先臣惠

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致

胙者。謂君祭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

者。亦有數矣。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今命臣更

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請從

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

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昔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

季文子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

其愛我其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

過之而更其書里革曾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曰夫曰夫
莒天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固

復命文子得書使司寇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

之執里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革
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滅

也掩匿竊寶者為執亂在內用執之財者為姦使君為

滅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

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苦於泗里革斷其罟而

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

寅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漁師掌川澤之禁鳥獸

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罝魚鼈以為夏槁獸

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鹿設

奔鄂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

用也且夫山不槎斲槎斲也以澤不伐天魚禁鮓

之曰吾過而里革臣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

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言見此罟則不忘里師

存侍樂師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為愛國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

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

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

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

拜樂三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晉侯

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

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

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元侯牧伯也。尤夏皆篇名。載在樂章。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求歌及鹿鳴之三。伶伶人樂官。簫樂器。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天子卷

七

也。敢不拜章也。章著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

詢咨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從征伐也。大國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謂以賦出軍車甲上。以從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虐。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繆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妙

神難微微
屈曲可細
求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莘姓實嗣。

禮記卷之二十一

天子卷

八

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後嗣臣子誰肯自將謂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言魯不輕侮之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

妙品

利害在目
而折之
如指掌可
不危懼足
極纖手

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下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魯人不違而從之用，其命必同心而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類以服東夷，而太讓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言楚亦特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妙品

諸侯之會
未嘗事
九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遑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

患所作不得

中以亂事也。作而不束，將或導之，是昭其不束也。余非愛貨，惡不束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諸侯之會
未嘗事
十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何？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晉侯，信抑闕矣。昔藥氏之亂，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踣跣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難，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椅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晉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晉，國不敢憚其

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晉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曾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此必賭父為上客而公父文伯也

露賭父為客魯大羞鬻焉小賭父怒相延食鬻辭曰將使鬻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

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眉鬻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逐者逐其子文伯也

諸史卷第十卷

不彙

十一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紀天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

故善者左傳不載五二書見明有詳舉也

刑日入監九御使潔泰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

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

工使無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

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

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無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

烈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

賦事蒸而獻功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也男女效績

諸史卷第十卷

不彙

十一

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齊語通篇特敘桓公霸業乃一片文字蓋別一手也說事者用其全文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

和公詳左
傳大略而
此獨詳詳
且馬所來
所同不同
而記有詳
略也

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
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
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
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
請諸魯。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
用其政也。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
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
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

管子卷一

六齊譜一

五

而以退。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
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
伍其鄙。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
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謂使四民各
居其職所也陵為之終。以為
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
生殺
貧富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
雜處。雜處則其言。沈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
羣萃而州處。萃集州
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
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管子卷一

六齊譜一

五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
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
此其善惡
和其剛柔日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
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
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監視資財也。視
其貴賤有無以知其
市之賈。負任。僂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
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
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柳艾。及寒。擊莫除
田。寒謂季冬。大寒
之時。菜枯草也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
待時雨。時雨既至。拔其槍刈。耨鎊。以日莫從事於田
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裋。茅蒲。笠笠也。襍裋
裝蔽衣也。竹萌之
皮所以
為笠也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

制兵國中
之主皆為
兵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為士者

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刑有司已於事

而竣已畢竣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

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工商各三也

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各三也

士鄉十五農野處而不曠不在都邑之數鄉下所

是也云伍鄉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國子帥五鄉焉

高子帥五鄉焉為左右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案

國事以臣立三宰工立三族族屬市立三鄉

也市商宰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掌度知山立三衡

衡平也掌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以為軍令五家

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

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古者戎車一乘

令齊五十八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

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

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每一軍為五鄉鄉帥也萬人

人為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春以撥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伍之人祭祀同

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入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書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君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

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好學燕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

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

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特使

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

語誓相其質誓盟相也足以比成事也誠可立而授

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

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升以為土卿之贊謂之三選選

謂鄉長所進官也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

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

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朝不越爵爵不肖

相能病也無行日罷女無家夫稱夫是故

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本其事是故士莫敢言

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

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七言參其國而伍其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視土地之美惡

征賦之輕重政不旅舊則民不偷以故人為師旅

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衡虞之官禁陸阜陵墮井田

疇均則民不憾道均平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

不略則牛羊遂略奪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

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

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

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

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

正之政聽屬五正聽大牧政聽縣五屬大夫聽下政

聽鄉縣帥也聽桓公曰各保治術所無或淫怠而不

聽治者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審

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

皮幣以驟聘類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

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重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

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薄之

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擇

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

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

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鞞盾一戟。鞞。革

如小罪。適以金分。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宥閒罪。閑罪。刑罰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束。求訟者之情

審實其辭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美金以鑄

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楸。夷。平也。所以制

錙而小。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魯二

使海於有救。渠弭於有渚。海濱可依也。渠。弭。神海

乃可以為主人。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有此

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

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

吠。狗。燕之使海於有救。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

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

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鄰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

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

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

方城。望。汶。山。至于隱時也在魯。汶。山。今之鮮卑以

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

荆。今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北也。今支。海濱

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

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曰翟之地。至于西河。方

舟設泚。乘梓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泚。至于石抗。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耳之谿也。三者皆山。登

束其馬而以度也。西服。不。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

絳。人君即位謂之踐。非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非性善之也。嶽。瀆。諸。侯

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

會三會也。諸侯甲不解。繫。繫。所以。兵。不解。繫。所以。兵。也

朝天子。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嘗有夫人慶

父之亂。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

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盧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

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擊馬三百。天下諸侯稱

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

歸之聲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幣也綦以為奉秦稽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綦以緹鹿皮四個諸侯之使垂縶而入稱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

齊語三

三

諸侯稱廣焉葉葵茲受負夏領金丘四者皆陳蔡鄭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中牟蔡與壯丘四塞諸夏之關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管夷吾審威臨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掖以衡骨齒牙為猶戎夏卒梓卒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

澤王自書

有口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懼其入也必其受逞而不知胡可產也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蘇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殺殺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鼻焉何以事君夫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

齊語三

三

之禍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全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惡其毒民疾其惡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

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墓，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申古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也。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伐皆然。

悉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乃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矣，齊在廟于盂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

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廢立庶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申生重耳對曰：蚤處之，使其知其極，當蚤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小。

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也。不忍人必自忍也。且吾聞之，其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蕩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

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蕩

對曰：下不可以貳上，是左在各自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上手代下貳代復下貳代復，手足復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與百物器，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用無異。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章旌旗聲章過數，則有更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軍法進退旌鼓有數，過數則有變，則有隙，故見隙而犯已。敵入而幽。

救敗不暇誰能逐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
難以征大以下軍武上可以侵君其圖之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

強強也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法皆有今謂君

感於我必亂國大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

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

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

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

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

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

況厚之況謂重也言以重故殺君彼將惡始而美終以

晚蓋者也後謂惡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

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

行而眾欲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欲大子雖欲愛君

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

辜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下而其

臣不廢祀臣謂紂也千夫百口豈知紂之善不哉無知之

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

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甚老而授之政彼待政而行
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
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

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

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

我失政而害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

稟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

眾也與眾之信驪陸焉若不勝翟雖濟其旱可也若

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

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會盍盍四鄰服封疆信君得

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

生伐東山

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

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

順故不出吾聞之中生甚好信而疆疆疆禦也信又

失言於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失言詳衆以取言

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偽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

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

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已。子為我具特

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也。驪姬許

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

曰：主孟喻我，大夫之妻稱主。我教茲暇豫事君，此里

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

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

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歿而後去。

夜半召優施曰：曩而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

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乘

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道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

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謂何？曰：吾

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距之以

驪姬亦固大子以携之，謂驪姬之黨多為之，故以變

其志，志少疏乃可開也。

卷之二

諸史品節卷之三

國語三

晉語

重耳出亡，及柏谷，上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

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

多悔，若以假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

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

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視乃遂之翟。

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

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借入難聚。

居異情，惡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

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

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以吾在梁

渡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

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

覺，召史隔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虜收西方

之官，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

也。

夢

伐虜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

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謂舍晉軍於國也。除聞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聞不除矣。謂假晉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謀而歸圖焉。已自叛其本矣。何以能久。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過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屬諸侯也。

會乘車之會。三存。三亡。國皆備那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吾聞之。患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患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而汾河凍。漚以為淵。漚水名。四者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閉守修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

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荀息也。我為子行之。助行。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

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言晉可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盡君而誣國人。說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壑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

而賴其富。貧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死。懼為諸侯。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子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殺得國。在亂治民在擾。于益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

不回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人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列鋒也父毋死為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

重耳入而舅犯之非也。子厚曰。君而不死。必以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人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列鋒也父毋死為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

四

四

辭。夫國者在親。衆而善鄰。任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次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盡請君于秦。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幸。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遺。遷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墟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懼。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

辭。夫國者在親。衆而善鄰。任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次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盡請君于秦。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幸。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遺。遷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墟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懼。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

收其遺。遷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墟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懼。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

諸果出作王季

不道重

五

不穆而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紫退。甲公子夷吾于

梁如甲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

二公子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

列其目之。成以決於。數。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

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

子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

萬。僕大夫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

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

定社稷。亡人何閔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

城五章。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

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瓊以望君之塵垢者。懷挾者。

入秦之賂也。下文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葱珩。

是嬰馬。纓瓊馬帶。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葱珩。

雙瓊。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紫反。致命穆公。

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

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

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

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

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

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冀為忠公。

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回不詭。今又殺臣之父。及

七與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

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馬能使。且夫禍唯無。

斃。罪不至死。足者不處。罪足以死。處國者。死勝敗若化。轉化無常。不鄭欲。以禍為道。孰能出君。

也。不約以禍故去其。爾俟我。

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

穆公衡雁支。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

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

整列。寡人將身見。猶云。詰朝請見。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

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肖。吾

又笑言哉。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

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君輒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

師潰。戎馬濘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

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

不克救。遂止於秦。

重耳

五鹿衛地

柳子曰五

鹿之人獻

以有衛

則謂

魯魯十六年也

也魯魯二十七年

年其復得

楚平何及

而云也

知其附會

中云云

怪

公子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

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三子志之歲在壽

星及鷄尾其有此土乎

度至軫十一度為鷄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

也魯魯十六年也後十一年歲在鷄尾必有此五鹿地

也魯魯二十七年歲在鷄尾二十八歲復在壽星

月也正天謂以夏

紀故歲在鷄尾

天以命矣

復於壽星必

獲諸侯

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

俘於王王策命之以

天之道也

由從也從

得塊始

也申申廣土地也

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

博洽則有

之義理則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晉之守祀必公子也

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辭魯欲觀其狀辭弁止

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

之羸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

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

婦官

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

恐離其惡名非

有此則無它故

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

之而今與於五人

公子有辱寡人之罪

唯命是

聽公子欲辭

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

生得姓同者乃為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

禮不同則子圍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女

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

博洽則有

之義理則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博洽則有

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倉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昔少典取于有蟠

氏。生黃帝炎帝。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黃帝以姬水成。炎帝

以姜水成。姬姜水名也。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

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黃帝戰于阪泉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重乎懷德之勢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

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

也。畏黷敬。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其類也。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義。二姓為

婚姻合義以義相親。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

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保守也。房居也。今于於子圍。道路

之人也。異也。言德姓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

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

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

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

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

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

諸史品節二卷

六晉書

十一

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董因迎公於河。周史辛有之後辛有。二子之。晉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

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此年禮

唐。秘師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

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實沈之虛。晉

梁。言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虛。晉

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主祀也。

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

閔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

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

主。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主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

大。韓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晉史記

之時。將如商。故今言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

子孫將繼續其先。初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

之。得泰之八。乾下申上泰。遇泰無動。爻並為辰。泰三

泰之八。貞貞也。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升故曰

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

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也。參僕也。而

諸史品節二卷

六晉書

十一

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傳曰：天大為大，辰代亦為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

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任淹滯之士。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易道除盜賊也。茂穡

勸分，省用足財。勉稼穡勸有分無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

援能，官方定物。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百類，正上下服位之昭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

考老禮，賓旅，友故舊。故舊為公，下時也。胥籍，狝其樂，卻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一族皆之舊姓。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縣鄙也。公食真，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復效曹，觀公驕奢之狀，故伐之。埤，城上女垣。

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公過鄭，叔詹謂

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

人將享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浮觀狀，乘禮違親，臣曰不可。夫

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救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草，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應，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於不猶愈。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晉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讒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讒也。籛條不可使倪，戚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矇不可使視，瞽瞍不可使言，聵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賢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實，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

史 132-39

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周八士皆在虞

而咨于二虢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詎於蔡原而

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

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特侗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

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

主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

材也戚施直縛主擊鍾簾條蒙玉能便故使之戴磬

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矇也修聲無日於聾聵聵司火無

謂於視僮昏瘡瘠僮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士夫

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

後大順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晉太傅舍於逆旅甯嬴氏嬴其

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

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

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見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勉

情之華也言兒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

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幾矣陽子之見濟

此與上傳

言匱非其實也匱不副見焉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

卒將復復反也反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濟

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

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譏辭也以濟益也濟成也成其容

且剛而主能上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所聚

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

季之難陽子死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乃發令于

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

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

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

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錘于丁寧錘其民也備其民也錘于形如

相和丁寧謂也襲侵密聲為斃事也斃斃其今宋人殺

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

君故也為欲尊明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

鼓以至於宋

范文子莫還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

地隱也謂

左傳無
與為隱耳
是也

夫非不能也。讓父見也。父見長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也。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斫委

左傳無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

左傳無

禮。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伐國獲君

左傳無

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愬御人。歸饋也。愬願也。御

左傳無

國君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黃帝三卷

木音聖

去

左傳無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兒存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左傳無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辨智也。陽子處父對曰。陽子華而

左傳無

不實。主言而無謀也。主尚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

左傳無

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

左傳無

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

左傳無

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愬庇州犁焉。亟。疾索也。愬。願

左傳無

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州。州也。畢。奔楚

左傳無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

大文子

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

左傳無

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

左傳無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

左傳無

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

左傳無

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堯。風聽臚言於市。

左傳無

辨妖祥於譏。考百事於朝。問謗與於路。有邪而正之。

左傳無

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

左傳無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

諸卷三卷

六音聖

去

左傳無

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左傳無

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

左傳無

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善除而

左傳無

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

左傳無

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

左傳無

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

左傳無

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左傳無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

左傳無

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幾

左傳無

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

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變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宜露潤也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臣由大臣而怨由細怨望者由細民也

故以惠誅怨也

故以惠誅怨也以忍去過也細無然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刑不及而忍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等之能以敷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

暴也使為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儻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

也使為輿尉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輟道逆者且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狄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侯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平公六年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
 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
 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論釋也謂世有功亦掄
 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遠
 權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皆從若從則民
 心皆可畜皆可畜養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
 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
 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咸矣

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
 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
 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
 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
 以正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
 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無君則其為
 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
 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遺之厚倫也厚戒威
 國以待之威教待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

滅之猶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
 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略其所適之國公
 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山沃逐欒盈欒
 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
 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
 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
 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
 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
 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
 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
 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謔固止之不可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
 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使官
 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旅出也問於
 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
 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
 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
 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

應且憎也。問於藉偃。藉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天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柘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女叔，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柘。訾柘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

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柘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柘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也言心樂咨不以求為好私志雖秉，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以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木也固矣，故不可劫也。劫動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

也亦云。通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寒其忠也。信反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公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為軍。禁輦。即利而舍。引車就水草便。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也。遮。遮閉也。晝則候。夜則扞。衛。扞。衛。謂羅闈也。張羅闈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皆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闈。又二十人為一羅。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之向。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諸侯傳卷三

六 晉書三

中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遠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陽也。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蕝。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也。鮮卑。東夷國。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視之。文子曰。子稱蠱。何實。

生之對曰。蠱之應。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蠱。穀不。行。蠱。而人食之。章明之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擇有德者而親近。有德者。有德也。有德者。有德也。宵靜女德。以伏蠱。應。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言蠱害。教。宿。女。皆。男。也。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論。是。作。器。而。受。之。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鄉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

齊傳無

諸侯傳卷三

六 晉書三

中

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侈。貪。欲。無。裁。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足。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貧。之。不。足。

存案簡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

援焉欲自繫綴它曰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紘於庭之槐紘縣也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來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醜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也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端玄端委委貌鞶鞶帶也今臣一

且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耐求貨焉弗與耐晉大夫樂桓子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以諸侯為弱諸侯之

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以毒及於鼻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耐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

國可無愛乎若皆鄙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止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密理石謂砥也諸侯斲之無密大夫斲之不士首之斲其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

大傳載孟獻子心正室而猶無此所見所對不同也

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聽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不斲改正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來仕其車。五乘。叔

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

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

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

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

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尚。韋藩木楗以

諸考節節三卷

一八 晉書

天

過于朝。韋藩木楗也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

車。文錯其服。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能行諸

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

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

察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經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上也。名曰右臣。豈曰土臣。今君實

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

定而祿爾。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左傳無

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

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

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猶也。利。謂司寇也。時君

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

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乃使行。

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稱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晉

趙氏所作。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與古射也。尹

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

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耶。余離也。耶。無正進曰：昔先

主文子少蒙於難。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朝之

公之女也。姬淫於趙。嬰娶。兄趙同。趙括。故之。有孝德

姬。讓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

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

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夫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

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

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

學于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

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

諸考節節三卷

天 晉書

左

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王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瑤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非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益姑

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是情欲無忠諫也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資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蠹民無畔意

楚語

莊王使士嚳傳太子歲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

秋而為之，登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

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繁也以休懼其動。教之

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德於民也。治國之法，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

悛，則又誅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

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

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

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

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

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

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

試論

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

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

人也。其可興乎？

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黃貨聚馬。歸以

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夫古者聚

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

行軍。馬公馬足以稱賦。公之馬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資

獻。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關於

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闔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

後復。祿奉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

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

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

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

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

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甚。四

境盈壘。盈滿壘壁言壘壁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

所放。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

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

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

不禮於穆願食能蹠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

棄之如遺迹焉。

王叔圍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觀簡於王

孫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運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數澤也連屬也水龜珠齒角

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

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

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婚於神故寡君其可

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曰

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

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庶嘉穀使無

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

水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謹置之美。謹置猶楚雖蠻夷不

能寶也。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不可其

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愛而不仁。詐曰不

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周密淑復言而不

謀。身展也。言可復不欺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

也。以謀益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

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

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

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其其詐也。足以

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其周也。足以益之。周密

其惡。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

義。度不克矣。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

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不仁者，不可下也。好之，不備；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而人好之，則備；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備，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害其疾，味其子之謂乎。疾，味，味為已生疾。夫誰無疾，皆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關，養，養，離，即，建，備，開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昔，齊，驕，馬，縶，以，胡，公，入，於，其，水。

諸器節四卷

楚語四

六一

胡公太公女孫之，子胡公，亦，郟，歡，開，職，戕，公，於，圍，竹，而，使，歌，僕，納，闕，職，之，妻，而，使，職，珍，乘，處，公，於，中，池，二，人，殺，公，晉，長，魚，鱈，殺，三，郟，於，棚，與，鱈，魚，田，鱈，而，內，之，竹，中，晉，長，魚，鱈，殺，三，郟，於，棚，殺，三，郟，魯，圍，人，榮，殺，子，般，於，次，慶，父，使，榮，賊，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葉，吾，言，而，德，其，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也，夫，子，也，以，小，怨，其，天，德，吾，不，義，也，請，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

白公而定王室，葬一子之族。

子期祀乎王祭，以半俎於王。致，牛，俎，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肉，而，對，曰，祀，加，於，舉，人，君，朔，望，之，盛，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會，會，三，太，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蕭，粟，黍，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小，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助，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也，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龡，聲，以，聽，之，毛，以，示，物，血，以，告，殺，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謂，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祭，則，民，無，所，畏，民，無，所，敬，生，乃，不，殖，是，以，古，者，先，王，日，而，廢，禮，不，復，也，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祭，大，地，

諸器節四卷

楚語四

六一

祭九州，祭助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也，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龡聲以聽之，毛以示物，血以告殺，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謂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祭則民無所畏民無所敬生乃不殖是以古者先王日而廢禮不復也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祭大地

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日月會于龍蛇龍蛇也百龍也百蛇也

上十月也月令土氣含收萬物天明昌作上純坤川

孟冬日在尾百嘉備舍皆入室也羣神類行並行國於是乎

盛也百嘉備舍皆入室也羣神類行並行國於是乎

絜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

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

道其順歸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

姻兄弟親戚弭其百苛妨其讒慝除恨之辭億其

上下也億安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

事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

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光其下之

人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端冕

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

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為心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

為七事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

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

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為萬官天子之田

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吳語吳語止敘天差
一第敗越一事

諸史卷四卷

天楚語

七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

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

而放之未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

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

後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

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

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

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

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

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也孤專而又宥赦

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

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

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

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委猶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也屬會越國

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

諸史卷四卷

天吳語

八

吳王夫差
於
諸侯
心
歸
服

今焉若禦寇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箕帚以賂姓於王宮。賂備也姓。一不嫡男奉樂匹以隨諸御。

臣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

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狐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

諸侯歸附卷

妙品

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妙品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

諸侯歸附卷

妙品

志。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討吾閭。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鑑於人謂鑑於楚。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亦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楚東鄙沮汾之間。乾。千。豫。章。大。千。乾。絲。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

謀害靈王
失象無期
去京慎然

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惶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
其消人疇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
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也
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也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公夏將入鄭芋尹無字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弗誅
王遇諸棘闈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今王既變鮒禹
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存
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

諸史記印四卷

六吳語四

士

禽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其奔言吳民將望
風而潰也王其無
方收也方道收
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
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
績吳人有功

妙品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
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
於刑此則大夫之力也歸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
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
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

捷捷
捷捷
捷捷

寔式靈之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
有翰躬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
棄黎老播放也黎東
黎壽徵也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
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
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
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
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
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
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會也負請先死辟易
在疾

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
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
革囊

諸史記印四卷

六吳語四

士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給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
溝於商魯之間闕穿商
宋也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
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泝
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夫差太子也
夫差未反越
于伐吳獲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郢
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成
定也邊遽乃

以即死
同非也
所知也
狼人也

奇品

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肯

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

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齒年不以雄敢先對二者莫

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也正適齊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而後我日廢我無生命

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

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

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

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

奇品

可以濟事欲決一計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

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

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

遷我絕慮無遷遷選彼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不能

以死與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

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今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

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不責

之貢而先罷之諸侯必誑既而皆入其地諸侯先歸

奇品

王安挺志一日揚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

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探甲係馬

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以百人通為

萬人謂行頭皆官師擲鐸拱稽恐有聲也給榮載也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十行一騖大夫

十人連旌提鼓挾經秉杓在掖曰挾經十旌一將軍

白常曰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矰矢名以白羽

奇品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此王所左軍亦如之

皆亦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

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

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杓

親就鳴鐘鼓于寧錡于振鐸丁寧謂鉦也錡于與錡

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譁和誰其聲動

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統飭乃令董褐請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

弊邑之軍壘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

奇品

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

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億安負特戎翟

楚秦卑。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言晉不帥周者

而征伐。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同姓。

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

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

左疇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馬左與王士五人皆罪人

諸侯節四卷 天 吳語 五

死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使死士自剄以示董其威軍士用命

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

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

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

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畢。諸

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上。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

密通於天子。無所逃罪。詎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

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謀之言今伯父

奇品

奇品

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

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周公周之太宰今君掩

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

荆。則何有於周。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

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

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

命長弟許諾。長先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

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師。徒師以為過宿於宋。

以焚其北邪焉。而過之。託為過宿而焚其邪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

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

吾先君闔廬不貸。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指鐸。振也

以與楚。昭王毒遂於中原。栢舉夫舍其乘。楚師敗績。

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闔廬也以奉其社

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

于吳。專曰夫槩王先歸自今齊侯任不鑿于楚。又不

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貸。不忍。被

以爲

甲帶劍。挺鉞。播鐘。遵汶伐博。登望相望於艾陵。言不

歸不稔於歲。○公沂淮。關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

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荀告於下執

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

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邇

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

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

秉德已侈大哉。

諸家節開卷

大是語

七

奇品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息也。曰。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

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滌。蘇於東海之

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失後。人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

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吾用樂兒。臨之。樂兒。越北鄙。在今嘉興。吳王若溫而又

諸家節開卷

此下皆敘

越之詞

事也

中自齊

戰幸遂可出。幸而吳若不出。若不出。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

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曰。踐問焉。曰。吳爲不道。求殘

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

衷。微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

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

國也。能博取於諸侯。取其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

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

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聽樂不盡聲。不盡。求以報吳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

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幼其幼。長其孤。求以報

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

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

楚。西則晉。北則齊。齊。北。皆以春秋皮幣。玉帛子女。

諸家節開卷

大是語

七

五戰連越

分別列爲

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何晉曰。善

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

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

也。銓稱。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餓渴之殃。不勇則不能

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庸

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

辛伍既具。無以行之。吾聞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

訪諸大夫。請問戰矣。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

以情告。無阿。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

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實不失勞。進。大夫苦成進

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過於。大夫種進對曰。

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旌旗物色。徵職。大夫蠡進

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守禦之備。精乃審。大

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進。鼓進

聲不審則。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戒者。皆造

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

策及職事所當。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

坤白者皆是焉。

審之。使熟思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過五日則軍當出。有謀聽不及行也。

王乃入命夫人。與閭中夫人。國中大夫長別。出師內外不通。托國甚重。王背屏

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

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我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

側席而坐。去筭去飾也。慶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

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

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

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

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以亂軍。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

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

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

奇品
凡五狗

專亦陣

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第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還軍。接蘇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一三子歸而不

諸史中節用卷

天吳語

世

奇品

私卒君子
子所親近
有志行者
倘吳之賢
良將則謂
上也

吳不知越
復有中軍
故但中分
其師以登
之而越卒
以中軍致
勝

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校。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校。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校。潛涉。不鼓。不諱。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

越越進
兵卒皆精
神奇之又
可

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刻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玉所安。以沒。玉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七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向。日以見負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諸史中節用卷

天吳語

主一

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語 越語止敘句踐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寡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

仰于原云
吳越之事
無他。皆
一國足以
盡之。而及
分為三篇

奇品

行成

諸宋節四卷
且求且得

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
 如髮後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
 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
 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
 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
 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於王大夫女於
 大夫士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
 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
 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
 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
 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
 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貞聞之
 陸人君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
 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吳地勢自夫越國吾攻而勝
 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

奇品

將三百人
以入事吳
若皆置然

諸宋節四卷
且求且得

必滅之此失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
 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
 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
 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
 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
 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
 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畢事夫差宦
 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
 于句無北至于德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
 里東西為廣
南北為運乃致其父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千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
 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
 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也元乳公令醫守之醫生丈
 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
 毋乳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
 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

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仕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願禮之禮之於廟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糜脂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

賢文節四卷

六越善節

五

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末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億三千所謂賢良也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進則也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

詞與句踐行成同古人不厭複也

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於越王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若以周室之故以屋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

賢文節四卷

六越善節

五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通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

梗會精

柳子厚云越之下篇尤奇快而其事多難益非出於左氏

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

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稱之天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以身事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

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

人許諾。王曰：種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

宦於吳。為臣三年而吳人遣之。賊反至於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故更修政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

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然後受其名而無其利。萬物終歸於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地得其地利。

事不究不可彊成。地自若以處，動不妄。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

禮也

絲象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無曠廢生業，使民困乏。時將有反事，將有

聞。天時反還，人事間隙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天因人

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

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解體不皆曲相御，復用情。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

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征微同。

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稻也。

魯對曰。人事三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
然乎。亡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
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
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
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
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
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
得食。可以致天地之怒。王姑待之。至於五月。九月王

若望於上
而大又奪
之與也

六 禮書四

无

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殮。大飯謂
具不及壺。殮之。救饑疾言已欲滅吳。
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
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
者。猶救火追亡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與師
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
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
姑勿許也。王曰。諾。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靡縮
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用人無藝。
往從其所。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兵剛彊以禦。陽節

貸

此等奇語
皆係謀殺
特語

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求禦已其彼來從我。固
守勿與。勿與之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
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
盡而吾陰節盛。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
滿則能奪之也。宜為主人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
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
左以為牡。陳有牡壯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
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

蘇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

六 禮書四

辛

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
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
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
易其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
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昔王
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
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鬻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階。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階。余雖覩然而人百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者乎。談。談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曰。子范子

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謂自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

諸史中節四卷
范蠡
愈覺精神

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過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

越語四

三

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土正之。正者。正于五罰之。正言當斷其罪也。

柳子厚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稟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

又曰。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思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其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愚謂子厚之學。實本於此。不尸社而戈矛焉。何哉。

諸史中節四卷

越語四

三

四

諸史品節卷之五

短長語一

秦

田華為陳軫說秦王

存荀息

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

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

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

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

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謂其欲之能害王之國者楚

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

五國之也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初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

車駑馬桑輪蓬篚贏滕繩又纏約也負書擔囊觸塵

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

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

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

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

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

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

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

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

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不可以煩大

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

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蒲遂黃帝

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

明言章理文章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

文辭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天下不治

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

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

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績之寬則兩君相攻

迫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

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侯非其敵者非兵不

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

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

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羸滕羸與滕通履躄履行纏也負書擔囊形

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

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

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

發書陳說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

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

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

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

集闕厚切近見說趙王肅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

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

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

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當此之

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

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於政不式於勇式

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降黃金萬鎰

為用轉轂連騎後車燭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

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樞門鑿垣為門桑戶樞樞之

士耳樞門壯也搯木為之如捲伏軾頓也橫歷天下庭說諸

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路過

洛陽父母聞之清宵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

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

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之人歸焉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人

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本其始仕秦時自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之情謂國事儀不能與從事

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

約約禮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

子之楚子非楚且一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

以順王與儀之策策度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

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嘗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

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

乎取長者誂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

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為我嘗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

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

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

之入歸焉

出上乃秦
下注軫之

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

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

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

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

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

為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商陽楚

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討周主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

成名帝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公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縶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用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得國實也。而又

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木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

欲危天下皆有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囚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絕齊交
張儀前見楚王，秦欲代齊，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過，大王准儀之所甚，願為臣也。蘇無大大王，敝邑

之王所甚懼者，無大齊王。閻唯儀之所甚懼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於秦亦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秦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

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恨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毋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齊有未來，又重絕之。張儀

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齊有未來，又重絕之。張儀

張儀來儀
反覆儀王
惡如如生

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晉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直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之稱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計無所失也

大車

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軫前後皆明計也而不聽用屈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張儀商於之欺雖堅子猶能知之也而無忘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當豈非中其此斷秦氣亦弱項阮子之筆所料也哉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妙品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去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般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索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問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大車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妙品

關而驚大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至而危。置之物上。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子。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也。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也。而不敢枝。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諸史節五卷

六

十一

甲息。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妙品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

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請無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楚毀不能。臣為大王慮。而不

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雖

諸史節五卷

八

十三

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

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聚刳腹折

願。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無衣。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

此言用兵
伐楚之害

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箠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不敢不暇救七邑及泗水。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枝敵於秦。

天堯

天堯

此言用兵
伐楚之害

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地於楚，讎猶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叛。百王祿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此若是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韓魏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

此言用兵
伐楚之害

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海而中斷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天下也。持齊楚，持劫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賞，其

集

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言為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及覆獨不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不能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爭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求臣愚而不聞合於王心耶亡其乃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

秦王謀退之志

不卷

五

曰寡人宜以身受今久矣會養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窮閱猶然不敏日傷見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問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唯唯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跡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

計法參酌與蘇秦事略同文亦類是

秦王謀退之志

不卷

五

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謂微後及謀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今為而有補故以為榮臣又何耻乎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就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

聞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

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

大小土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

盧而逐鴛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及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此

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則手曰：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令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卑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後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禍亂如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為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復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卑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後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禍亂如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為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復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卑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後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禍亂如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為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復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卑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後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禍亂如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為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復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卑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後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禍亂如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為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復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盡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秦陽則成。舉之路不通。北軻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此下史云且欲發使於燕。范雎曰。王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云。范雎曰。日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比策士之深術也。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

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自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謀。謂刑人無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

推琴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魏相魏魏相孰與孟嘗君。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君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

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駘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刊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相子躡其踵。其踵而意會之。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駘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刊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相子躡其踵。其踵而意會之。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此段通似
春秋口氣

白起嘗勝
也其所論
王者之兵
亦不地矣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勅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
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
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

諸將皆五卷

六卷

王

通篇既明
俗廷

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
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
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
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
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唯稱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
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
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手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項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詭設用事。良
臣斥蹠斥亦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

大蘇論事
略似此

諸將皆五卷

六卷

王

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發梁
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
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
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
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孤勢顧魏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
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韓非銳觸
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
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之
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爰懼而
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
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
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
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
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其
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
見其害。未視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

王。王曰。微曰。起。五。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聞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惰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

諸史此節五卷

人復長

王三一

謂爲一臣。俯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威。猶馬。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

子也。今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今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父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姬之貴。言亦有必行者。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心則必欲教猶之者。人心固有。孺子內士。人心固欲不行。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其言雖非至親。令必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

諸史此節五卷

大短長

請

稽杜摯稽之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逃遁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謂王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

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范雎前論三責。後侯高陵。涇陽

曰。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薄。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

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蘇子諫秦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乏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請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

智者功大而辭順伐不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如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復有事也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更行也天功不冉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待而反靜復於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為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四達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靡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猶不絕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戰勝而愈戰則國危則事不止功大而愈求功則權輕則地不入因上文用兵下小與雖從不止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猶曰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敢出關十年攘地言擄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疾也韓魏之所以齊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疾言齊雖破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其殃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而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

故曰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非馬也而令非若此也

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齊齊魏魏

佞將絕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

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

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指五國伐齊之

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

諸史節 五卷 六 短長 五

山戰所謂不識從之一成器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

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奮釜於涂前燕也人奪之

問應侯任鄭安平王穰苴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駁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俯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

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

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于世稱之而毋絕

豈非道之符行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

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

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

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

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

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

父為戮辱賤之如刑戮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

國信也
死也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舍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種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

讀史紀傳五卷

不獲

无

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人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君焉？應侯曰：善。與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文清勁。

呂不韋說立異人為太子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秦自昭無益於人之國，而異人亦謂不習於誦，此坑焚之召也。王罷之，乃留止。止宮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會居趙之豪傑，得知名不少。以名見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攻，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許其計。

讀史紀傳五卷

天短長

李

或為六國說秦

士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士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言能案止，厥入聲。案，萬二國之兵，厥伏也。案，萬乘之國。二案剛平，衛無東野。剛平益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繫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夏取，稱夏王。夏中，一朝天子。天下皆從。

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執質執壁齊其國請

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後天下乃釋梁齊威王聞之

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紳齊將過於泗水

之上而大敗申紳趙人聞之至枝桑乘楚對燕人聞

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使陳毛釋劍振夜成釋劍釋振不自衛示謙也委南聽罪委去南

於楚西說趙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

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

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

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此著書者設言

不足恃而六國皆欲議其後也

游騰為周說楚

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

軍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

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

使樛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

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

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

齊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

齊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使章子將而應之齊威與秦

交和而舍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

變其徽章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毋為而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

而謝於齊左右曰王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啓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

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

哉

妙品

映目中先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徐公孰美乎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徐公以爲不如龐參而自視又弗如也甚矣妻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秦於此所謂戰勝於解也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

齊東臨海

言四方齊皆險固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

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

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

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

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鷄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

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

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

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

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

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

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

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

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

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

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皆山名

之陰則邠車而載耳邠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

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廢。而君發。鷺有餘食。下官糶羅純。絢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士易得而難用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天下為秦相割。曾不出力一作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計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諸史品節卷之五

諸史品節卷之六

短長語二

聶政短長事。頗略與史。記少異。今從史。

韓政者。軼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靡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諸史品節卷之六

短長語二

望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聶政曰。韓之與魏相去中間。不甚。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才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層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賊

處心在二
行事甚密

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父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存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從音蹤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十里。以列其名。姊弟俱修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

未見韓之
處嚴仲子
天此一結

燕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攝。整之也。攝猶視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

諸史紀事本末

六 軻長

四

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蓋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性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過燕太子丹不

全以問秦代後事

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

諸史紀事本末

六 軻長

五

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言禍大而不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遇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慄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大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

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患。此謂齊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

諸事不來

末復來

六

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復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

諸事不來

末復來

七

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辭，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

畏之心 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
加之聲色 唯荆卿留意焉。父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駕下
成火天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
刺之之行 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見於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父之荆
也。又欲有 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
其非瓦工 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
車騎秦 且暮。淺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
其不能 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其事明矣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
不及海攻 督元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諸事也即下卷 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
大相長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
刺非大 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大也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
曰人也 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也。得則以 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也。丹因 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
非難於期 其不如也。
其不知人也 仲子也矣。

言似畏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又欲有所 袖。右手揜其匈。也。抗音若浪反。 然則將軍之仇報
待非堅忍 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
不接之勇 而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言似畏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又欲有所 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待非堅忍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不接之勇 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似畏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
又欲有所 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待非堅忍 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不接之勇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
言似畏 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又欲有所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
待非堅忍 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不接之勇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言似畏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又欲有所 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待非堅忍 還。

二事詳於前史
相澤於太史曰津津
刺道其事抑有感焉
然其政從刑罰過重
性其政易刑罰難所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刑罰者侯方乘利方

還復為羽聲。慨士皆噴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臣。比請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設交物大備。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舞陽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刺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

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補與柳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喜。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

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父之作。苦聞其家堂上
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
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
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
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
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
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諸史紀事本末

木苑長

三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或為六國說秦

秦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者。昔者
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
言能案止。厭伏也。案萬乘之國。二兵則秦視二國千乘

之宋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 芻牧薪採。莫敢闕

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
還其委質。不抱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
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
之遇。乘夏車。夏取稱夏王。夏中 一朝天子。天下皆從
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同執。壁請為陳
侯臣。齊陳敬仲後 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
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齊將 遇於泗水之上。而
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蓋趙魏 燕人聞之。至格

諸史紀事本末

木苑長

十三

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
釋劔。撤夜戒有所擊引也。釋委南聽罪。委去南面。
楚西說趙。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
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
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
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政燕何如。馮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

越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散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諸史節六卷 末短長

西

魏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壘者得秦封。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壘。夫欲壘者。制地而欲地者。秦也。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

六國之敵 皆如此非 獨魏也

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其基。握不也。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趙威后問齊使

趙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諸史節六卷 末短長

入短長

十五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誠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

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顏率為周存九鼎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周之君臣內自思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願獻九鼎

諸史帝紀六卷

短長

夫一

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暉下沙海之上其日又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既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蕪庭之中其日又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夫鼎者非效壹醯醢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與馬逝雖然止於齊者周之伐破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乃止

張儀以連衡說齊

齊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此即齊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猿猶猴錯木錯舍據木則不若魚鱉鱉陸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此士見棄逐而來害相報者無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馮煖客孟嘗君

孟嘗君出記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賈債同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鉞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謂國憤於憂以憂思而性惇弱愚沉於國家之事開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賈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賈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徧合矣乃矯命以賈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視孟嘗也長驅到齊長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賈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猶庶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猶厚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賈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齊王謂孟嘗君曰

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此以一二字立意之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夫後起者藉也有所資力而遠怨者時也乘時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全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不休傳言急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也衛八門土以土塞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抵挑趙索戰邯鄲之中亂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回殘剛平墮中車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

勤行苦勸
而行見
決也

衛矢而魏弦機也。藉方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隆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際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樂與衆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益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

諸史第卷六

夫策

二十

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不為先事也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控強。不以兵為人控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控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

諸史第卷六

夫策

二十一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多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謂不信謹靜而恃之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變其初也。蠹猶蝕也而不服矣。倉廩實財用足小國道行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命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弱小之殃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昔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驥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驥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猶也不並滅。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

而誅不直假手於人微用兵而寄於義謂隱其用

亡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

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

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共事不反覆割地不

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

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

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然而其於相趨者河也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可使施我故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霸王為

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

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

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輸飲食而待死士

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

於道中人禱祀國中君驛釀驛猶隱也言釀通

都小縣置社不用命者或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財

警備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狀

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

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供藥完者內醢而華樂大

飲也華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示戟折鏃絕傷弩破軍

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官如父

士大夫之所匿廩養士之所竊十

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遮矢石舉衝櫓攻城家

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罷於刀金謂兵而士困於

土功將不釋甲或數月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

倦於教士斷也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

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

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

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

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

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

之國二再戰比相勝此用兵之上節猶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高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窮兵比勝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敗天下稱為

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

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

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

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

也便弓引弩而射之。審守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費之如惡之然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

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讎之

必矣。夫羅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讎則明君不居也。

素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

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

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

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潤遠其利不容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

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其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收

諸史卷六卷 大短長 二四

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禽之戶內千丈之城

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

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

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

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

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

也。錯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往之使諸侯無成謀

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魏王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

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公恐之。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女牆中爲戰具。競爲守備。

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

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

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

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

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

諸史卷六卷 不短長 三五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
 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
 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然後圖齊楚。魏王詭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
 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
 東次於齊，往服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
 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
 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
 折衝席上者也。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
 止未窮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
 為國以下，好性強也。言遠怨之得也。臣聞善
 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且
 日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且
 用兵以下，至篇終為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
 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
 第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復。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
 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悲非忠
 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
 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詳計而
 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
 南面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之利。故
 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
 面，亦以橫秦之勢，合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
 陽，斷亦右壤，謂平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
 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城共據，相其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齊
 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
 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
 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聊城之民，距齊之兵，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

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

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

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前也而議於世。功業

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

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

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商侯封陶。商君封衛。世

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

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劾小節者不能行大威。

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

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

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

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

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

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

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

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

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遵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劍之任。

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

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

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

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

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

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

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

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

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

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

楚

六卷

短長

五八

六卷

短長

五九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偃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

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受淪。是以璧色不敵席。璧。璧也。而幸者席。不及敵而受也。寵臣不避。猶

車。車敵則退去。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寫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咒

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兇群行也。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旌旄而抑兇首。仰天而

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

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為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

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瞋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

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

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

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柱也。以子高也。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也。先君以掄

取也。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夫。夫也。夫。夫也。莫敖大心撫

其仰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也。一人若梓。髮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瞋而

愈激發奮
精神

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
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
俱亡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之朝雀立也不
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任
絕也旄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冠帶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
也言非楚使人新造蓋罪也蓋蘇
也蓋蘇對曰臣非異他人楚使新造蓋蓋蘇

諸果密節下卷

木短長

三三

但有重複
形應不似
一字身別
非高品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蓋
一說在彼故勞其身三然其思以憂社稷者蓋冒勃蘇
是也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楚將結楚交楚關於官唐之上舍關奔郢
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在事之臣
死生貧富
俱不在所
計之內

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殺獻與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毅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
執珪田六百畝蒙毅怒曰毅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
位故不為爵勳不為祿勳以憂社稷者蒙毅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
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
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

諸果密節下卷

木短長

三三

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看
於右臂以遠弦於右手大指以鈞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
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阻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
之便太子入敬獻地五百里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

諸史卷第六卷
六每長
三五

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

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而得主墳

墓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

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

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

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

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

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

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

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

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

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

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

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

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

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

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

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

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

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

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

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

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

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

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

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

優乎方之晉五

蘇秦以合從說楚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

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六國皆有

答詞惟楚

有秦國之

心其詞危

臣其男犯與

蘇秦以合從說楚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

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故曰之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

張儀以連衡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之國

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

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

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

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敵明矣。今大王不與

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

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作交爭，其勢不兩立。而

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

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

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

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辭虛

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代

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

諸史紀前六卷

六短長

三七

練而有條

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蜀三千餘里，舫船

載卒一舫，載五千，令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

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

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

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亡強

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

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一偏之

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

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

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

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

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音必關，為

天下之匈，以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陽音當天下匈

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

下何他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
不得動也

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

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

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愛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夫以結上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

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

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

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諸說

侯皆曰事秦獨楚云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

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

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

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於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

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之制寡人聞之

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

秦王。

莊辛論幸臣亡國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悅

織巾

啄菴苴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

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

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

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鱗鯉。仰嚼陵衡。香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一本作算當是射字訛。盧虛

也。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矰。矰利也

也。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耘失也故書游乎江河。夕調

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

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蔬食

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蔡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

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駟

諸侯布六卷

天短長

手无

蔭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禮而載方府之金。方府所封之禮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毘塞之內。填也而投已乎毘塞之外。

唐睢說春申君

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臬碁之所以為能者。臬勝也以散碁佐之也。散碁夫一臬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如衆善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臬而令臣等為散乎。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誑為信。即屈伸意奮患有成。奮於急難者義之攝。收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義之制其宜官之士其夫報報之反。言反覆墨墨之化。言變化唯大君能之。言其轉旋變化之妙禍與福相貫。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雨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冠虛斬艾不不足以橫世。足以橫行於世

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言秦棄不人之德絕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噤口。噤聲利機橫人所言。利機橫人所言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人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說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

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子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以瘡痛今臨武君嘗為秦孽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

悲鴻自舊

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

漉。胼潰。漉。沉同。汗多故然。胼。膚。漉。汗。灑地。曰。汗。交流。

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棘。言。步。寒。伯樂。遭之。下車。攀而

哭之。解紵衣以暴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

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

無意湔祓僕。湔。洗其惡。祓。除不祥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梁。南梁。聲。已。之。屈。

諸史品節卷之六

六 短長

甲三

諸史品節卷之七

短長語三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趙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

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

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

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憂也。虎將

即禽。即。禽。之。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

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

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

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

欲伐韓。梁東關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

三晉之大合也。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

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

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

復通。而離三晉。言秦不附故秦不今王美秦之言

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燕已於秦。楚王入秦。秦楚

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楚趙美秦之言故俱不救韓

韓不待伐割擊馬兔而西走擊地走秦疾如馬兔秦與韓為上

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

伐割擊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助環中

趙矣視趙如在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

未入也三晉相親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

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

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

必不出楚王恐其出而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

也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連連說急以警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言此不大王收率天下以儼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

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

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

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四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

亦游韓也

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
忿憤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敵甲鈍兵軍於洹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

之道也錯猶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

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

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

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

世不見也言世無敵強者弱謂用方少而功多可

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

之恐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

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夫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甘舜舜有節而

禹祖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諸臣

肥義一人耳王曰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

首黃胡服備

經而令行焉。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賤者舉。行政在於信貴者信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公子成再拜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主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

六經

六經

四

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林縫，鯁大鯁以林茶織也。言其皮為冠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夫就之變，習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出

大吳作大戎

六句

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言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然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趙文曰：常順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

六經

六經

五

考

子作卿

禮記

卷

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治。

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

於服之民，為上所制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

與政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

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

改前此等大法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

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

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

民，是以任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

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虞、魏、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施禮不一其道

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亦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善

奇

且服奇而志淫，是鄉譽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

越無俊民也。鄉譽好長譽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

而乃有季札，非之屬方俗僻，如吳越，宜人皆改易

大夫種之屬，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

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

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商

傳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

國王恢議伐匈奴，辭難之辭類，此亦間采其數語。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懸過，番吾，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皆道子之孝，故寡人

問子以壁，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

辭，人有言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忠可

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指胡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後行，不累訪，咨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自盡故

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

辭平氣和似至氏文

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實若君。君疾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踈達於辯，身行實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謂隱目匿也。臣之罪也。傳命僕，猶官以煩有司。立傳而令之辱官，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

新史卷第七卷

天短水

八十一

見傳所不以王于為禮也。曰事勿以。若下學是。

子任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誦習之末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黃金師比。漢書黃金之飾也。以傳王子。

牛替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破散步卒他所，牛替趙人進諫曰

國有固籍。固言不變。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行。

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則其用者，則其難

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

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

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

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滿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不可以踰

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替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

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

新史卷第七卷

天短水

九

奇奇

攻胡而用材，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滿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替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

齊人欲說魏事齊

奇而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秦

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先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無功

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謀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

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

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

也為趙也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

也同伐趙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先李先必死今之伐秦

也以救李先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

留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在事趙

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有

也言魏有德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於而乃今秦攻王以便

取陰陰即周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子王之

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

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

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

謂悉

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

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魏處於趙去齊者

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

秦陰疑齊親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

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願可以反疑於齊乎用

之所不善失在疑齊也於是魏王聽此言也此言此土

魏之劫誠其欲事王齊也甚循順臣願王之亟聞魏

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使魏願

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

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趙臣必

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猶五國

事趙趙從魏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

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齊會之以成而王使

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以趙劫韓

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

以天下劫趙使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相

與使迫秦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通篇皆情

附結之使怨歸於人德歸於已而又秘之不使人知也

趙惠文王
此時趙強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複品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

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

則陰不可得已矣。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君之

秦計也。天下爭秦有大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

王昭受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秦矣。已而負之

今復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

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

事者故。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交兩王。秦魏

燕王貴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

受齊受趙。三強三親。國自相親。以據魏而求安邑

是秦之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

而信也。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

趙已。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秦行是計。不利於趙

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際燕趙之交。以伐

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

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

兵始用。交鋒。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

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

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

燬矣。國燬。燬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

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

屈。而兵東分於齊。破。分於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

是攻。因三晉之敵。乃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

君救。然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救之。而與秦爭戰也

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秦國在謀之中。秦

中。而君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

存亡。繼絕。固危扶疏。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

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何暇

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

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為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無以致之。故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

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以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疑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實欲伐空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今燕蓋齊之北地。距沙

丘而至鉅鹿。趙之界三百里。榆中。趙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屬而壤擊者。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

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然圖之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就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
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
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持十萬二十萬之衆
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子曰君非徒不達於
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論時勢夫吳干之

此爲平步

直截之體

有兵能精
家御易乎
故須用衆

奇兵能用
衆正兵須
用衆

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通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
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
之劍材難材謂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
之薄脾近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錐蒙須之
便鈞劍頭鏢竿柄也錐瑪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
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竿錐蒙須之便
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
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

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

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

田單齊人
故曰君之

數歲即君之齊已即下云齊以二十萬齊以二十萬

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

乃歸雖乘個不今者齊韓相方敵而國圍攻焉兩國

或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

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

存其一角曾不處城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君

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新史卷七卷

木短長

十七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惠文王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弟成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名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

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怨太后不罪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亦恐后

不能前益自怨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情輦而行曰日

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

上通解
到主意
不可言

釋字
心何所
所解排

好大字
可從
可從

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
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棋息子也舒棋名也最

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故云

衛王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沉溺無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
曰婦人異其與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

后太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
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

攝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途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
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

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
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玉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

對左師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執重器

多也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以自託於媼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
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聞之曰人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
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敝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

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境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
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

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
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韓必懼

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
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

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
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相令韓興兵恐守不以上黨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
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王則有令而

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猶陽能守臣請悉發守所

守之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賊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趙以報

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

馮亭代新姓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

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

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同之。趙王

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

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

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

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

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

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

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燕近上

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

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

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

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半以與

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

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

至曰：殺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秦人使臣語耳使臣

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

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

辭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

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

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齧以兵遇趙於長平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

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

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

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

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故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

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于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負之故秦攻之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與韓魏爭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所取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

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人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負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
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
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
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
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

讀史記卷七卷

不復長

音

與秦多言勝在趙而不在此

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毋也是王失於齊而取憤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懼秦氣喪願請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不然

趙奢料安平君此段趙惠文王事誤在此

燕封宋人築魯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

織品

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大詳也與敵國戰獲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常抵罪君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公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

讀史記卷七卷

不復長

三五

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築釜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壑軍甲羽毛剝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日之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謂於東三城五十七也

安平君而所得止於三城輕棄寡取何得不亡
當是時趙奮趙豹馮亭新莊之徒固豈無人

魯仲連義不帝秦

復也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諸事皆備七卷

六短長

五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徐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高品

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君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秦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皆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

諸事皆備七卷

六短長

五

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友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諸侯皆也。東藩之臣。出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

也而毋婢也指烈王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猶然其無足怪言天子當如此

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則梁之

北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

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

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

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

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莞鍵也鍵其

不政有攝枉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

也魯人投其簪論曰閣下牲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

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魯君及閔王欲入匡夷維

諸事皆備之卷 末知矣

夫

于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項極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死則不得飯舍以味玉實死者之口曰舍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

鄒魯原夫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居

得行聘禮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猶乘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

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

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

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籠乎於是辛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

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

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

諸事皆備之卷 下不長矣

夫

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游於秦，且東魏而辭

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

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

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

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平

原白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益梁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

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

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

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釜，右常山，左河間，北有

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

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善字不可得也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或為齊獻書趙王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也。厚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猶見臣也。以臣

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

偏者也。言言趙與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

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

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

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

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

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

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

齊故則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故勸王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

望不厭

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材能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齋之利害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俯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甘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

諸史品節

卷之七

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廩此。舜陰移而受天下。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司空馬料趙速亡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

司空馬欲以趙之平昭秦許王而期用故

趙殺李牧

馬曰。趙將武安君。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七首。以七

諸史品節

卷之七

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緹牧名病鉤。短偃。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柶。柶門板也。牧右臂短。故也。緹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之命。引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也。趨甚疾。出詔別門也。請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遂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肯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諸史品節卷之七

諸史品節卷之八

短長語四

魏文侯論西門豹

魏

此時去春秋未遠君臣未變態張未出言詞近正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於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以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鷲牛之黃也似虎，鷲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諸史品節八卷

不短長

一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織品

梁王魏楚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飾。

六經中治世之文古未遠死公之詞

請之懷執有餘感傷然為戒樂為悲

徑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音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魯周公之後周禮在魯仲尼氏作縉紳率焉，觀魯君所稱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萬世明戒，魯君非賢君哉。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諸史品節八卷

不短長

二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張儀以連衡說魏

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溢脫，把手張目切齒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蘇代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

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

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方趙者

二事友一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方趙者

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

無益也。若用。月秦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

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請去此魏信之

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

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

信合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

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

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

魏信見合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

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

則必戰。必守而不聽。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

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

離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

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

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族。不高於我。土地之

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

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為召國處削危

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

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

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

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

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

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敵。而與王爭得者。

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

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

用伐宋之策於魏

此大變化
釋其疑
皆還如前
龍不測
宋手段

代言如此
淋臣皆
唇而不
與國事
托因事

此代自任

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

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

已醜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

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

已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宿損秦其次堅約

而詳通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

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魏非明孰是言

此明故有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為魏傷

且熱故有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秦之人亦不敢

顯明為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

下之傷秦也則先衛與國而以自解也非我也足實

與國天下可令實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若

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自重也言與國以損秦為不可則如是人者當王以

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

節上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

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必為秦所

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無令天

下齋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已惟也

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

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合

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夫言欲為魏合燕齊以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

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

君韓瑛周最周韓餘為徒徒與為從而下之猶折節可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扮之辨拏素

為之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

者臣也傳之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秦不通

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皆陰在邯鄲臣

又說齊王而往敗之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游揄揚天下之語一作語之而以齊為上交齊兵請伐

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

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

下也

周訴諫止魏王朝秦

妙品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曰。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諸史節八卷

木燧表

七

諸史節

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

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

妙品

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

妙品

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痛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周訴之受王也。甚忠。其論王也。甚明。魏工不能曉。而聽支期。期豈願於詐。以事而難以理論也。故二臣者。蓋其為楚換與。

妙品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諸史節八卷

木燧表

八

古今紀事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感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行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韓地也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地於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

趙奢敗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絕滎滎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隕與之事也趙奢敗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絕滎滎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土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取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

韓之東韓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境當作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克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大夫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地也以與秦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天憎

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忠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南國則諸侯之勢充魏不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時有河山以闢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秦伐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闢之無周韓以闢之去

大梁百里禍必自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鷹行蠅及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當於其使道已

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韓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

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韓

不夫上黨則三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從商是魏重

晉之勢傾完也

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

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附梁今不

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秦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言深功

結練誠天

下之大勢

古今未切

奇句奇意

奇句奇意

奇句奇意

奇句奇意

奇句奇意

奇句奇意

奇句奇意

魏史卷八

六 智長

士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成自郊

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

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

得而知也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於人也不可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

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忘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

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

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

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教子背亦非

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

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

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社稷必危矣願君之

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

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受詔襄王

封後附庸於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

法今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

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

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翼

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

魏史卷八

八 智長

三

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憂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因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皆射六百步之外。

諸侯節八卷

一短長

三

韓卒超足而射，舉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鄒師，宛馬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鐵墓華坎，咬齒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壓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衆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跋踰謂徒科頭不若貫頤貫奮貫者，貫被殺者之願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也蹶後也，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

諸侯節八卷

一短長

古

頭石拔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其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誣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死，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

地則王之國分矣

或諫公叔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治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蘇代為韓說秦

中國白頭游教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

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何而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

蘇代為燕謀齊當是說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鞲搢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王也觀臣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王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用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

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

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

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

甲札札木簡解之薄自細甲編組穿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

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問長主也而自用也不

燕之南攻楚五年積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為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二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

而一作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已得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且

復攻取

名餘不盡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

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養兵以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

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救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

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貨寶珠玉

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宋亡

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

不與在內亂而不可拒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謂治於內此乃亡之勢也

駿馬者比猶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選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日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

臣先後者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

見齊王武是為國計

齊

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

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郭隗說燕昭王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

處亡國與役處後詘指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

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

齊擊跡籍跡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

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

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

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

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

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

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

亦不售

齊趙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蘇代遺書燕昭王

奇蹟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所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都也。宋破亦大齊離則此地也。肥亦大齊離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齊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足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離。而世負其

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燕乘之國也。并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方七百里加之以管衛。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紫。紫當時十索不得。敗素也。而買十倍。取敗以爲素而價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乎。則莫如遣燕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齊秦

秦秦挾質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質秦。秦挾質以待秦。破質即質一木質。客二客字。誤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弱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對以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豈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秦有變

二國。因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

妙妙

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乎。則莫如遣燕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

秦秦挾質以待破。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弱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對以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豈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秦有變

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蘇秦之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太極

三十一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矣。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愛不足乎？愛亦完也對曰：以自愛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管丘，楚不出䟽章。

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管籥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襄者使燕毋去，周室之土，土地燕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執而朝燕，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稔飭戰砥，劔登丘，東嚮

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質床之孫。言倚床立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

太極

三十一

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

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
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
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
而進之其妻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
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
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躡而覆之於是因伴僵而什
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什
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妻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
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

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
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
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蘇代為燕紛齊趙

蘇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
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
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
也今齊王召蜀子將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
謀遁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

此篇游詞
述出機而
詳詳
奉陽君趙
相李兌也
欲以此言
告齊以恐
奉陽君

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四事告
奉陽君以請於
蘇曰王勿
患也

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亦以甲其
守齊子其

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趙
趙

惡出為之以成所欲知有累而奮為
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

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亂也已特臣非張孟
孟

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
陽君告宋謹與趙足趙人曰奉陽之言齊王使公王
二皆此下代稱
齊

人命先曰必不及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
下類此必不任

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友吾
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其順也甚始
於其父

與蘇子為讎見之如無庸今賢之兩之與之並愛已
此下代為賢已

矣吾無齊矣齊絕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下代
自言如齊王

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因是而倍之
目齊

蘇代獻書燕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諸人故獻御書而行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
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責於臣齊有不善

董法妙

妙品

此舉奉陽
君怒齊不
信見齊趙
已相惡
諸史前入卷
不報章
手一

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
攻齊。將與齊兼買。臣之所處重。卯也。王謂
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
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
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去燕之齊可也。期
於成事而已。臣受命以任齊。於齊及五年。齊數出兵
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
趙謀齊。燕與齊謀。趙與燕謀。齊之信燕也。至
於虛北地。言不設備。行其兵。以北兵。今王信田伐與

參去疾之言。三人。且攻齊。使齊大馬。而不言燕。便
如大馬。制於人。今王又使慶。臣曰。吾欲用所善。
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醒。臣專任所
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王十七年。又十
年。始合五國。以破齊。其時代。同齊。趙之伐。宋。騎其兵
罷。其師。激。秦。紛。趙。皆。在。樂。毅。之前。先。為。之。地。則。燕。之
報。齊。代。有。力。焉。雖。其。浮。詐。及。覆。然。於。諸。侯。性。情。地。里
險。要。持。勢。利。害。低。昂。而。談。動。中。儀。的。而。又。齊。以。文。碎
之。奇。妙。益。非。揣。摩。不。深。非。洞。練。不。精。非。苦。心
不。工。非。窮。然。不。發。皆。自。彙。論。絕。極。上。末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上。燕王欲往。蘇代約止。燕王曰。楚得枳而國

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
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取天下。
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顯然而告楚曰。
蜀池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
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
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
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
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
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戲。因以破宋

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
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
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戲。因以破宋

為齊罪秦欲改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

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

曲致關雒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

陵塞阻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兼與國而合

於秦因以塞阻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

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

因犀首歸行而攻趙相續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馬

陽地魏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

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廉則兼欺舅與

母廉謂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謂同即上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阻隘適齊者

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用兵如刺蜚

毋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買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

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

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二地破禍秦禍如此其大而

此舉訊切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

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

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

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

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散以

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相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

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

之心恐低斧鑕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天下

之義無罪而致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

齊中多吳說此二句

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重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歷品
謂其稱精

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平賔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重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關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

衛吳魯人卷

不報

元一

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商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

故歷齊之功

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樂名故鼎反乎磨室。齊名器設於棠臺。蒞丘之植。植於汶篁。蒞丘之蒞丘所植也。言先王功大。德厚。故以自明。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煩。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

衛吳魯人卷

不報

元一

臣之曰。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稷順之施及萌穢。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謂乘

燕之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談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

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雖無出之趙，以明有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

屬印 謂其語稍 駢也 善詞正易 踐軀正面 可謂似後 世語

傳詞相比 皆不煩繞 削而音聲 自然建詞 變通如後 珩璜此先 泰文體上 品

諸史歸入卷

六經表

三

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其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所憂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豈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住事之美，肯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諍，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擊之

謂雖深原
在幾極過
之意而事
自前物不
足以回實
者之心

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道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隱心於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毅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中山君以壺殮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試也。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

新史節卷之八

不報本

三三

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死士。

諸史品節卷之八

諸史品節卷之又八

春秋戰國至後秦雜記

晚周文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昔汝維

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賔，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

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瀆，居

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倉有

河，粵瞻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即工城，而後去。周

太史儋儋即老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

五百載復合。按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別，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合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

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至九年，誅秦。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劫師武北，取

趙蘭離石者。離石二縣，西河有趙蘭。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

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

諸史品節卷之又八

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盜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我能教子支左誦右也左手如距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嬰兒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言以其善而且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息盡息止也并棄前射今破韓魏打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

諸史卷之八

不勝其

二

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庶師尚父率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封師尚父於齊營丘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遲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蓋太公之卒百

諸史卷之八

此段與前

有餘年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訕也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欲泣為其近婦人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馬羅鵠小矢之發也何足

諸史卷之八

不勝其

三

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趙者騏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魏齊鄭者羅鵠也其餘則不足射者鳥六雙以王何取以喻下文秦魏齊魯鄭者羅鵠也故云玉何不以聖人為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即得而獲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射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此段代之文雖四亦不能盡其意也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繖蘭臺結策也射鳥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子潘新繖以石傳東首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機三國齊也則從不待約而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遠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

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子潘新繖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鄆鄆膺擊韓魏垂頭中圍處既形便燕有地利奮翼鼓祇方三千里耶秦未可得獨探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冀

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

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鄆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方城之外言楚取兩周則韓強有之必為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

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腠。其兵利身。謂以爪牙為兵。而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自利於防身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糜鹿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子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歷三翻六翼。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生。亦謂九鼎。則兵至矣。范蠡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毋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

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齋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齋。獻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古者有毋平子子權毋而行。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朱公長男以為為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

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其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必與我俱。見苦為

諸事如布衣人卷

不覺難記

九

生難。故重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遺少子。固為其能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干陶故世傳曰。陶朱公。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止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統納子弟
不知家業
所從來
盡乃已不
可用也不
用之中有
大用

利害在自
前而不知
知而不
思得不

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莫功勳。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於馬陵。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璽者。不相璽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

諸事如布衣人卷

不覺難記

九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涇。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涇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涇市。不如以生涇市。有如涇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涇。

比雖為克
死之謂賢
之計

設秦以殺
之計移
於信陵君
恐之也

陳軫計
張儀計
軫當在張
儀之上

諸史紀事
卷八

不覺有難

十一

魏王曰善。涇因上書信陵君曰：涇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涇，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旱作高門，屈宜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管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紉舉，時衰耗而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修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公仲韓相，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

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也。警言戒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軫，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弁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祝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言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必不為鴈行以來。言不同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

諸史紀事
卷八

不覺有難

十一

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殺國鯁，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殺將以楚御韓，死助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以爪暱之愉者，釋音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管是
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
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
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
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
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
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

諸更節又八卷

木地肩筆記

十一

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
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
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淳于髡曰。猿膏棘軸所
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猿膏猪脂也。棘軸以棘
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
然穿孔若方則不能。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
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
鉞昔久舊也。幹弓幹也。以言膠幹可以勞暫合。而久
鉞亦不能常傳合於疏鉞。隙縫以言人臣自宜辨縫
得所。豈待拘以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
禮制法式者。

諸更節

騶忌子
見色上
而才情相
似故相親
如前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太車
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
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
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齊王為東帝。秦昭
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
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
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之。天

諸更節又八卷

木地肩筆記

十一

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
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
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尊秦。王曰。尊秦曰。釋
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
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
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
以收天下。倍約。實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
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衛此
有濟西趙之阿

東國危阿東阿也爾時屬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淮北

也東國謂下有陶平陸梁門不閉陶定陶平陸兗州

相僅取慮也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

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

而後使天下懼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湣王之遇殺

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

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

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

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父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

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

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

是為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

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

且趙之於齊楚扞敵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

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秦滅魏

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

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

齊王弗聽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為帝大戊

御其後世輩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

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

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蓋孟增幸於

居之於阜狼故云阜狼阜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

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曰乘兩曰匹取與桃林

父於此得驥驥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驥驥驪

驥耳獻之繆王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繆王

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友

博物志云徐偃王人傑生知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

獨毋有大名鵠舍御所棄知以歸覆核之遂成小兒

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棄為徐君後鵠

舍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舍或名后舍也

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

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

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說宣王奄父生叔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

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

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

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

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

趙夙耿夙生共孟嘗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

字之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

視之出董安子問安子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

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

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

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

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謂當時即記錄

諸公節文卷 不曉周雜記 夫一

若之於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

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

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其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

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

三晉所滅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羸姓也周人

也而亦不能有也范魁地名不知今余思虞舜之敷

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姓羸與廣

字也七代孫董安子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

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

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諱吾有所見于眇也簡子見

乃寤曰噫是故吾前夢所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

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諸公節文卷 不曉周雜記 十七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

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

中行氏簡子曰帝賜我一笥皆有副何也謂諸皆

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謂代及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主君之

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

之後嗣且有董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武靈王於中

山地至寧陵

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

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

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名諸子相之。子卿曰無

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

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姓。母邱至。則子卿起

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

與語。母邱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

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邱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邱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

也。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北嶺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母邱果賢。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葦屋

葦屋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蓋北請代王方之險亦天下之四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

使厨人操銅料。料其膠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世

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

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

之為摩笄之山。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

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善簡子曰大夫無罪。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

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

月。存成厥有效也。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

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

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

諾。不與。君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

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

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令公

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

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

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

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然。適音由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

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

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朕

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使

賜相國衣二襲。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人有大志而為愛
志所移也
不為定字
蔡大禍

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
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
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
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
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封長子

李允肥義

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
田不禮相章也李允謂肥義曰公子章齋壯而志驕
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
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

李允肥義

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

志壯勇放
強力之文

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
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
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笑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
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
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死而
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
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就甚焉變負之臣不
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

祝周禮上
辭文而荒
腹纏纏不
獨游若石
餘之初法
則情憐矣
感漢河漢

遷等則備
漢矣再發
而中漢則
訓話矣稱
詩書說文
與矣
發聲其美
新抄溫特
地周之文
也

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
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諾
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允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
今年耳涕泣而出 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
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
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為臣誦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
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轅主父及王游沙丘
異官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主父定死
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允專政畏誅故圖主父

諸史考節大卷

王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

後括

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
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
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孔子適周見老子而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宏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
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言聽
不用則去保身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
全行臣之節也

此後乃是
仲尼世家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吳伐越，墜會稽，得骨節，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侯也，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祀者，真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未安縣，案晉太康元年，改未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孔子遂行，宿平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

謂足以愛使人死，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故敗可以出走也。終歲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相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十，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然而不得意，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柳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關而死，關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衛濮州，蒲在濮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

伐蒲

學琴

樂通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婦人恐懼欲保吾所伐者

不過四五人。本與公叔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

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入也有間曰有所穆然

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

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幸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

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龍史記節入余 不地用雜記

子曰弗平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

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

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

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初田嬰有

此少長必至子時也

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

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

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

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

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

命於天者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

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

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

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

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

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

侯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

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

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

馮驩係坐
毛遂毛公
薛公此皆
腹心之士
坐則必俱
古之得士
者實其許
策而已

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
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
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
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
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
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

諸七節人卷

不曉肩雜記

未

言。政不奉教焉。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
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
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
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
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
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
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前曰。王之所以叱遂
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

諸七節人卷

不曉肩雜記

注

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
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
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
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
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
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
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
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
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
自呂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
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
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邯鄲傳舍吏子
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
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
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
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
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

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戰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

沈慶復嘗謂文有類受其禮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曰：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為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

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
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
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又立公子
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
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
為上客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
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
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

不慮用雜記

三

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
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
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
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噉啗宿將 晉鄙合符
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趙王及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有鞬矢為公子先引趙

不慮用雜記

三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
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
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欲自五城封公子公子聞
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
志或有不可不忘夫入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
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
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
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事過以負於
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
退讓也公子竟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
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
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公子交此
兩人半得
此數百之
力
侯生毛公
薛公皆以
口舌計策
報公子然
皆國之所
以存亡天
下大計何
當汗馬

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
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
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起駕歸救
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
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
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
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數使反間

請齊節又卷

木地真雜記

三五

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
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
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
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
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
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
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

皆老老之
禍在自取
不見

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
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
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
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果治國而君
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
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
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
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宋

請齊節又卷

木地真雜記

三五

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魏齊夜亡出見趙
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履復檐簪二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萬
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
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審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

監戰者也
賢武母也

諸史節節之矣

入賈直

美

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穰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直則什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

馮出大將
之嚴斷

諸史節節之矣

入賈直

美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及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軍之左駟馬之左騾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八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

孫子

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
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
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
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左二人以徇用其

諸葛亮集卷之六

木廣齋

夫

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
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竒竊載與之齊
齊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
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齒於是孫子謂
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
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與
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既

馳三軍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
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
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
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紜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擲批元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
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虛處彼
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諸葛亮集卷之六

木廣齋

夫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
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
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
三日大喜曰我因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

也
之使後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諸史節文卷

六 不曉所推記

單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吾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管如魯衛矣。子聽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暨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下。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

當是時昭
王至鞅似
有禍機之
前故詞也

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樂也。」鞅將事于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目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
左建謂
建立威權也，外易謂
在外，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

諸史節文卷

六 不曉所推記

單

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度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

諸事此節又卷

入晚周雜記

里一

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其可使用的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

此段曲折
按此無原
儀秦所為

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稱稱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

諸事此節又卷

入晚周雜記

里一

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古字 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

儀秦其德
始以緩趙

能乎。渠音詎古字

觀焉。故使長戟在前，疆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

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忘國以憂大王。

楚王乃悅。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

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

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

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

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

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

諸事品節又卷

不曉周雜記

里甲

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

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能出。王

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又

之王，勸使入，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超距猶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

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郢南，殺

其將軍項燕。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

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

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

將三世者必敗，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

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

軍，果虜王離。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

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

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

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

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

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

諸事品節又卷

不曉周雜記

里甲

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

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

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

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諸史品節卷之九

後秦國史

始皇

記後秦精奇與史與諸家不同必其本國史也

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死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追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從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及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

屯留薄鵠反戮其死謂成蟜為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河魚大上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向所謂禾蟲之孽明年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官室車馬衣服施園馳獵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已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驍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官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

前史卷九

六後秦

二

前史卷九

六後秦

二

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婿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今日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滅秦其春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殺父有嫉妬之心囊樓兩弟有不慈之名還母咸陽有不孝之行炭蒸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開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活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天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魯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擊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相。齟楊端和攻鄴。取九城。

王翦攻關與榆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于

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言王翦為將軍中皆歸于食

人令從。取鄴安陽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按不

軍耳。取鄴安陽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按不

臨哭。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若是秦人哭臨者奪

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若是不奪官爵亦遷移於

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

此。請籍沒其一門。皆為徒隸。後並視。此為常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官秦初并天下令

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重。請為藩臣。已而倍

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

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

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

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

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

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

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

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

言王翦軍中皆歸于食以下無佐史什中惟得二人

數句括盡二人罪狀道簡無比此其漢人可及

六國罪案別見此後重敘者文氣非此不接續耳

諸考紀節九卷

入後秦

三二

此此皆天所以開運世帝王一統之治而假手於始是非偶然也

始皇定數字簡斷出集臣之上遠定萬世之統

諸考紀節九卷

入後秦

四

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

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

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

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

或不。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

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呂來。未嘗有五帝

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子。有地皇。有泰

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

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

號曰皇帝。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

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

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

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

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

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

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水數六故。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

以六為名。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

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水

主

陰刑殺故急法刻於是急法。父者不赦。丞相紹等
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
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
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
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
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

諸史中作九卷

不後秦

五

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
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瑣川礪
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滎陽右北平遼西
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屬門上郡
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
史為三郡。置守尉監。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更名
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置官
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日南之北戶猶
日北之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前靈夏勝等州
南戶也。之北黃河陰山

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
東至遼東。察長城為北界。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
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
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廟記云北至九變甘泉南
涇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木衣。所
續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忘歸。猶不能通也。所
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
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二十七年。始皇巡隴
西九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回中宮在雍州西四十
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作信宮渭南。
咸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中宮。

渭水

不後秦

六

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
泉前殿。築甬道。築垣牆如街巷。請於馳道外。自咸陽
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曹山傳曰秦為馳道於
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泰山高
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王石長津。甘泉仙人
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迴
三千里。鬼神立石封祠祀。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積土
考之。下風雨暴至。伏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

諸史中作九卷

不後秦

六

封禪

立石刻文
別見

皆稱諸侯
雖不同節
載

諸史節卷

梁父禪關廣土地除地為碑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
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
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成五大夫趙
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
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
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
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
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
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
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
曾自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會歌盡
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
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
世且莫不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
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
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後秦

七

祭其風波

章

月曰大蟻
爪曰腹左
氏曰腹不
腹矣

諸史節卷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
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
湘山樹楮其山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
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
父蒙乃於華山之北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
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
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
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
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
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蟻
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臘也道
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賜黔首里六石米二
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見宥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燕人盧生使人
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
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海地三
十三年發諸管通亡人贅壻贅謂居窮有子使
就其家為贅壻買人
略取陸梁地嶺南之人多處山陵
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五十萬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
東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
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陶山北
假中王莽傳云五原北假
青壤垣殺北假地名築亭鄣自逐戎人徙謫實

後秦

八

初縣

之初縣徒有罪而論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為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請亦因於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

臣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

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

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

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

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

諸史品節九卷

後秦

九

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

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

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

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

諸則邪說而文明道美

李斯信為此言足以足矣

文甚甚美

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

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

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

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

法令。以吏為師。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

諸史品節九卷

後秦

十

除道

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

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

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近

其去咸陽近。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請為復道。渡渭。屬咸

陽。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阿房宮未成。成欲更

周營室閣道

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阿房宮未成。成欲更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日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官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官徒

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

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

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特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陵

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悛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諸史品節九卷 下後秦 十一

五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

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

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

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

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

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

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

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

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

二生相謀此

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

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

兼方言秦法不得兼方者今民之有方伎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

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衡秤衡也言表嚴奏請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

諸史品節九卷 下後秦 十一

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

萬計終不得藥徒效利相告曰聞盧生等五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

使廉問或為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

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

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

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

阮生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終或守心
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

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蓋取石旁居
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

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舒道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枕

亡也江神送壁於華陰平舒道即其處也有人持壁
過使者曰為吾遺清池君服皮云水神是也江神以壁遺清池之神告始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使者問其
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

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
之先也使御麻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二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蒙嘉

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漕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挾中渡蓋在餘杭也餘杭者秦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遠過

吳越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

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
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古夢博士曰水

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
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
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
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

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
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

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
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

奏字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

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
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

此一句見
太史公分
折國史而
為列傳也

此字義及
美中華金
樂精神乃
秦史篇文
也

南史品節卷

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

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

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

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

皇鄴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鄴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

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樽宮觀。

百官奇器珍怪。滅蒲之。言采內作宮觀及百官位。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

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

為燭。人與魚二。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

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

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

山。

此為歷代
手筆為在
秦史篇

南史品節卷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後漢明帝。

年詔開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十七年十月。

十五日乙丑。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周曆。

周仁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

言漢不令即代周也。秦值其開。呂政殘虐。然以諸侯。

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

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

圖。蓋疑辭疑得聖人之。據狼狐。陷參伐。佐攻驅除。

據。狼狐參伐。主斬其事。言秦。距之稱始皇。始皇既。

殺。胡亥極愚。鄴山未畢。後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

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

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喪。

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

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音王冠。佩華紱。音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怙忽。去守。偷。

安。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

竟。誅。稱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秦。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

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旗。為。刀。嚴。主。
 退舍。楚莊王伐鄭。鄭伯內祖左。河決不可復壅。魚爛。
 不可復全。從內而出。如魚之爛。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
 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
 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嬰謂子誤哉。俗
 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
 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鄭。春秋不名。何
 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廟以存姑姊妹也。

請史帝九卷

不後秦

十七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要死生之義備矣。



焚議

李斯十篇

一物名三
 上書三篇
 焚新勅勅
 石欲商與
 上書秋行
 備斯文辭
 當為秦氏
 祭酒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入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
 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
 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
 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
 則主勢降。平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
 書百家語者。悉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泰山石 其二

請史帝九卷

不李斯

十八

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
 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
 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
 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
 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
 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
 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
 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
 陞窮成山。登之采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

刻石凡七
 文辭與勅
 李斯之手
 始皇所立

樂之

琅邪立石 其三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臣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與行開深此石更奇

諸史節九卷

李斯

十九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立石 其四

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

巡祭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達。莫不負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未爲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

東觀立石 其五

諸史節九卷

李斯

二十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闔弁天下。苗害絕息。未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忘。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刻碣石 其六

其辭曰遂與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

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宇。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父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頌 其七

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繫首齋莊。

三句為韻

六李斯

十一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玉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字。兼總萬事。遂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失為寄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丹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鄒嶧山刻石 其八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

三句為韻

六李斯

十三

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秦古始。世無萬數。延及五帝。莫能禁止。殫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除滅。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詛楚文 文湫 其九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啓告于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能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糾以婚姻。矜以齊盟。曰葉鬻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大沉久湫而質

大沉久湫 河神也 秦 井 楚 國 于 河 神 後 楚 告 于 神 物 石 以 葬 楚 罪

金石之文
如若隱顯
虛如義氣
終身貞潔

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回無道。淫泆耽亂。宜後競縱

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戮剔孕婦。幽刺親戚。拘

圍其叔父。實諸宮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

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割伐我社稷。伐

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邱祠。圭

玉犧牲。速取我邊城新郢音及音長親。我不敢曰

可。今又悉興其衆。張於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

偏我邊境。將欲復其脫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諸史節九卷

六李斯

五三

讀作翰音俞音棧音輿音禮音使介老將音去音之以自救也。亦慮免

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

略我邊城。敢數上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

以盟大神之威神。

楚上李斯音逐客書音其十

抄品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

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命。昭

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

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

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

諸史節九卷

六李斯

五四

之馬。織雖蒲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騾。不實外廄。江南金錫

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

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死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綸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鏡。彈箏

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秦間。

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
 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
 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

勸行督責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循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
 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

開口說露本意後方鋪張

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弄禹然。故謂之桎梏
 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
 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
 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
 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
 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
 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
 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
 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
 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
 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
 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
 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
 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尋常以言其少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

二世放傲
稱引韓子
申從史
非韓子
滅死其能
其非李斯
勢不俱若

重罰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
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
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二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狎牧其上。夫樓季
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階堂
之勢異也。峭峻則難登。平塗則易涉。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
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
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
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

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

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

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
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
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塵俗。而廢其所惡。
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
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
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

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

之辯。故能舉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辯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

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

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

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

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樂故督

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

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

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王翦

王翦

荆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

之。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

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

寡人乎。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灑上。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太王

之櫛。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

此種楚書
目荆楚進
秦王諱也
益知大史
公所採其
因史書文

請引宅欲使不疑委心樂用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

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相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

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

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

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范蠡兵法。飛石重

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起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諸史節九卷

不主翦

十九

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蒙恬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

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其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

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

與之爭焉。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

九原。抵甘泉。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

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蒙毅還

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

心。

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

諸史節九卷

不蒙恬

三十一

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

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

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

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

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且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恬兄弟尚不死其勢足以定亂

胡亥立子嬰此可為

知沙直許

偽之事故

不承勳

斯高得成

括物因致
與前未和
折舊則和
之事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堙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
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堙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
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
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脉哉。

諸史品節九卷

一八蒙恬

三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十

初漢文

高祖楚漢春秋漢太中大夫陸賈所作記高祖
項羽當時王侯將相及說惠文問事今行

世者是也。太史公採之。舉其全文。不用穿剔。故
直名曰楚漢春秋。今觀者知其為楚漢書文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

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

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

遂坐上坐。無所訕。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

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

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

呂公女

當是時。秦兵彊。帝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漢書作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

諸史品節十卷

一八高祖

一

溫由是與政隆備位而已溫出鎮外州留其子知訓東政
知訓以溫幼懦陵海之知訓為宋璋所殺溫請隆助天子
位改元曰德祚十溫為大丞相溫之從鎮金陵也以知訓守
鎮守嚴守未日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
溫為從後意溫不用其言及知訓東政可求權請溫歸治
徐氏隆帝以權在徐氏其意快快卒

揚碑

元帝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曰德祚十三年改元曰德祚
徐氏隆帝改元曰德祚十三年改元曰德祚徐知諾出鎮
金陵七年改元曰德祚十三年十月位太子昇後卒昇
其子孫於海陵號宋李宮嚴太守之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
哀於之顧德三年西魏淮南將楊公孫其間之道人盡
殺其族

溫年勤美海州人少賦曠為盜行密起合諸將行密帳下行密
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海州末官有戰功及
行密欲殺朱廷壽溫用其密嚴可求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遂
預立溫之功溫亦允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書畫知
祥長於財利溫以軍款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具人謂之嚴駱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
士心其將蔡倫於廣州忠敗行密請表及傳敗請將請毀其
墓以報之行密嘆曰憐以此為惡言言使使從從張洪
黃劬而侍洪投劬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員劬不
疑又嘗罵其將劉信宿忿奔孫德行密飛左右勿追曰信醉而
去雖必復來明日果求行密起於此其下皆陳紹員等

此之謂天下未亂而亂之者亂之也亂之者亂之也亂之者亂之也
亂之者亂之也亂之者亂之也亂之者亂之也亂之者亂之也

李華

溫年勤美海州人少賦曠為盜行密起合諸將行密帳下行密
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海州末官有戰功及
行密欲殺朱廷壽溫用其密嚴可求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遂
預立溫之功溫亦允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書畫知
祥長於財利溫以軍款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具人謂之嚴駱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
士心其將蔡倫於廣州忠敗行密請表及傳敗請將請毀其
墓以報之行密嘆曰憐以此為惡言言使使從從張洪
黃劬而侍洪投劬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員劬不
疑又嘗罵其將劉信宿忿奔孫德行密飛左右勿追曰信醉而
去雖必復來明日果求行密起於此其下皆陳紹員等

溫年勤美海州人少賦曠為盜行密起合諸將行密帳下行密
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海州末官有戰功及
行密欲殺朱廷壽溫用其密嚴可求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遂
預立溫之功溫亦允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書畫知
祥長於財利溫以軍款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具人謂之嚴駱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
士心其將蔡倫於廣州忠敗行密請表及傳敗請將請毀其
墓以報之行密嘆曰憐以此為惡言言使使從從張洪
黃劬而侍洪投劬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員劬不
疑又嘗罵其將劉信宿忿奔孫德行密飛左右勿追曰信醉而
去雖必復來明日果求行密起於此其下皆陳紹員等

鄭忠至計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

彭越復擊

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

彭越軍下

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

彭越軍下

地十餘城。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

諸侯節十卷

八高祖

四

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

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時山東

中為秦形勝之國。得形勢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

秦中。秦形勝之國。得形勢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

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在浩云。勃海。也。旁。出。海。者。橫。在。濟。北。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以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十二得十中之二。言齊雖固不如秦。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矣。高祖曰善。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殿。高祖

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

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筑。古。之。故。名。曰。筑。類。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

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

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悲沛將。終之兆。且朕自沛公以誅

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

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驪。道舊故。為笑

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

諸侯節十卷

八高祖

五

以元氣為太子三年改元元氣
五年改元元氣二年改元元氣
六月建宗七年

正街

術字化源方廣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能為浮豔之辭既立
尊母為皇天后后姊為皇天后妃以教令實官自刺史以下每
一官闕數人爭而之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
術年小荒備委政於官者起軍華苑重北太清廷昌會直之殿
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鳥之閣瑞獸之門與帝
卿客婦人日夜酣飲嘉王宗壽琪璣以杜穆為言言發立第韓
術字之戴大帽大巾繼以後官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
冠其聲嗚然更施朱粉疑醉粧行立之明年改元元氣

效渠道李廉驥蜀乃獻伐蜀之策明年郭崇勳伐蜀是歲改
元術因行行至梓潼天風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倘有敗
軍殺將者術不省及至餘谷唐師入境所至迎降王宗弼辭
險三反在上二章不數行所就道行至泰州驛莊宗甲景進
計遣問延嗣謀其後三年改元元氣三年五月

○嗚呼自秦漢以來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法其
也予讀蜀書至是處鳳鳴廣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
出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長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為二王氏不足以為之則視天下之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
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下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龍也鳳凰為之遠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作樂於鳥獸聞之皆效舞鳳凰
隨至史因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

也術非其速也德也其速也聖人已沒而異說興乃以
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怪怪之言治世如堯禹湯文
武之山未嘗一出而一出於世世知其為瑞或龜玄物也行
泥川障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上官用通有宜而戰懼以在官
亦為王者難致之瑞載禮禮出於諸家其失多矣麟鳳吾不知
何物也賈誼以為麟者文王之圖鳳凰有也然為獸者其所以
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者然
後從而攻之麟鳳為龍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卒于蜀此豈好
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誠者有以
思焉

後蜀書

知祥邢州人為晉王中用使度兵攻蜀知祥
臨行奏曰蜀平權無如知祥三年十二月
尹西川節度使明立知祥則英甲陰有王蜀之志置
定遠驍銳軍飛捷軍士萬餘人命李仁罕進廷
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舉成都及王代改臣家得六百
萬緡以補軍餘者猶二百萬明宗以蜀良為三川制置使
蜀福軍餘錢知祥留李良而不奉詔安重海疑有異志以
為監軍節制之四年明宗遣李仁罕勸知祥不
肯出安重海又以仁罕為保節度使及重海欲仁罕而知祥
遂舉兵反明宗命石敬瑭討之大敗乃班師知祥復攻重海
之謀并有東川明宗崩於祥乃即位國號蜀改元明宗
是年六月卒

孟昶

知祥子也起立不改元仍稱蜀至五年改元

安傑所見
略同楚險
人即其與
遺傳也
是時秦使
北州縣
吏八人長
必其命

時也。吾聞先即刺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
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
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
與守坐。口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
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
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
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
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

諸史卷第十卷

八項羽

八

自言於梁。梁曰。前時其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
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
下縣。徇略也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
楚王。上柱國。二世之二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東陽縣屬
下即廣陵以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
咸服之曰下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
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

諸史卷第十卷

九項羽

九

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
異軍蒼頭特起。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魏有蒼頭二
特起。欲立陳嬰。毋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
陳嬰為王。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
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嘉人。已立景駒
為楚王。景駒楚將軍彭越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
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
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胡陵屬山陽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
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
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
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

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居鄆縣在江都年七十素居家好奇

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

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南方

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

也按左氏以界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今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起

猶言蠶午也發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凡物交

橫為午言蜂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蜂午

雜音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

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

問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二世之從民所望也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

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

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

諸葛品節十卷

八項羽

十一

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

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

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

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

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

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惰矣秦

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

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

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

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

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

輸之粟恐敵抄輜重故築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

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

諸葛品節十卷

八項羽

十一

懷王始則
高沛公入
關欲以
約今以
羽為將
羽之恨深
矣使王之
禍非矣

諸史紀節十卷

六項羽

十一

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目將之以呂
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
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
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
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
子冠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
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
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
搦牛之蝨不可以破蟻言蝨之搏牛本不擬破其
上之蟻蝨以言志在人
小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
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
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
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
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
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
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非社稷之臣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
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
將皆惛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
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
上將軍二世三年當陽君蒲將軍甘屬項羽項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
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時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虜王離涉間不
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
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

人備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在宮垣之內兵衛所在為司馬門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死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

諸史卷十卷

六項羽

南

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說日父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父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

陳餘雖兵少畏秦然其謀甚善亦足以與章邯之氣分故趙之勢張其不

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三戶地名在梁淇西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二世三年七月也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

諸史卷十卷

六項羽

五

異時故豨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在弘農縣衙山嶺今移在穀城頰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溜

陳餘等皆疑其欲誅之故

項羽失天下雖布不待良死皆在此一舉

沛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

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

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

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

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在霸沛公兵

十餘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會於

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

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伯侯封

射陽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

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

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

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

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

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

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

沛水即古之函關按

沛水即古之函關按

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

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

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

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

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

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

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

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

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

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

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

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

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

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諸史節十卷 一八項羽 七

臨難又遇 一項伯此 其天助

事當與疎 者亦親事 相與親者 亦善

飲開家處 使百世之 下如自見 之

樊噲其壯委面細容中見之

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什

項羽

大

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

細敘

請史記卷十卷

項羽

九一

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郿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還其軍項

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

破之。曰。唉。恨發聲之辭。堅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

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

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

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

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滅心懷思欲東歸。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

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言彌猴不任久著冠帶項

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

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

初發難時。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軍。與籍

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

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

天下業。以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

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

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

秦降將

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

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常有德於項

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

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

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

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

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

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六縣古國都彭越。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

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

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

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

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

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統前皮三番君將以封之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彭城為西楚

項王末年
西楚五年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

騅馬也
後之賜
長有唐柳
羽謂長
曰此馬日
行千里下
楚復之以
賜公則項
不有樂之
而項固以
走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

乃有二十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

此處擬寫
項王勇悍
如神雖死
不亡然終
是將之
材

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言精體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

諸史節十卷

項羽

五

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在牛渚晉初屬臨淮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以故人故難視研之。故背之。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汝德。為汝德。謂為汝作功德於漢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

籍之節十卷
八項羽
志

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

韓王信

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間去聲。私也。上賜信書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曰。陛下擢僕問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

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聞且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八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執不可耳。遂戰。

田儂

田儂者狄人也。今樂安臨濟縣。故齊王田氏族也。儂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儂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

籍之節十卷
六田儂
重

狄狄城守。田儂伴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渴殺奴。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儂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渴也。見狄令。囚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儂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儂因率兵東略定坐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儂將兵救魏。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田儂於臨濟下。儂弟田榮收儂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儂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

項榮有德於曰榮

田榮失策在此

懷王婦人小仁遂失百機死弟

結末第十卷

木田信

手去

結末第十卷

六田信

手去

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

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

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躡擊逐齊王假假亡

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

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

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

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

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

斬手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楚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

死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言將亡身非手

足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

墓矣齟齬猶斷齒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

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

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

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

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王治博

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秦故不得王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

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

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

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

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

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奔

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

齊立王田榮兵敗走平原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

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假走楚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

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祭陽以故田橫復

得收齊城邑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

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

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

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

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泰山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諸史節十卷

八田橫

元一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

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尸鄉在偃馬以傳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

諸史節十卷

八田橫

元一

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

小斷不說
因標而旁
父刺通又
來及安期
生又恨無
善者者其
善指程也
甚矣可哉
女哉

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號為傳求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節之事何故哉嘆

陳涉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

諸史出節十卷

六陳涉

手

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容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沈沈宮室深遂之貌願者助聲驚而悍之故稱夥願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談深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孔叢子陳勝為王妻之父凡往焉勝以乘實待之妻父怒云怙號陳王以朱房為中而數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

帝王實事
宜稱其美
答如此并
意為成大
事

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諸史出節十卷

八胡且

手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初漢文

張耳陳餘

兩人錯綜成文條理自別蓋雜採楚漢春秋文氣大似陸賈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

嘗亡命游外黃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云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

亡命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

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

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

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

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

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

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

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

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

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此已識二人成敗

諸史品節十卷

八張耳

三

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

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

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

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

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

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

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

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

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

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

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

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

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

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

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士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

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

陳涉自立為楚王

諸史品節十卷

八張耳

三

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家家入頭數出，以殺以其欲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爭。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傳音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

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掠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却兵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譏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

晉臣通

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無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騫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擊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晉臣通

六韓信

五

韓廣王燕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廝養者也。公羊。卒昭曰。折薪為廝。炊烹為養。以辭相告。吾為公說燕。為謝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

武臣既死
此兩人豈不自王而
王他人願
秦王之幸
以數燕
勢亦如此
故能動燕

諸史節卷

六張耳

六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欲其君。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請益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

諸侯節十卷

張耳

十一

使騎謝李良。李良素喜起，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邯鄲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徒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邪？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

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

諸侯節十卷

六張耳

八

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魚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

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

張耳雅游雅素也雅游言慣游人多為之言項羽亦

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

都更名襄國陳餘容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

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屬勃即

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

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

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田

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

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

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

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

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既

疆盛又為所立是其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以狐疑莫知所往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

漢漢王亦還定王秦方圍張邯廢耳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

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

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

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

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

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淮陰侯韓信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無善行可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案楚

秋南昌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毋漂

以水擊有一母見信餓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

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

侮信者曰若雖長太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當教辱之曰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執視之俛出

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

劍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鹿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

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

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容也坐法當斬其輩十

諸史中節十卷

六韓信

十一

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

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

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

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

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

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

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

諸史中節十卷

六韓信

十一

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廢不收也

伏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嘔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

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不忍此所

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移，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用陳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

諸史節上卷

六韓信

三

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賢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

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陳船者陳列船，魏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

諸史節上卷

六韓信

四

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陳湯傳喋血萬里之，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

成安晉處
亂世不宜
謀其幸以
此敗

廣武君策
用不用韓
信已先行
問謀探知

諸史記節上卷

韓信

去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
 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
 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
 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
 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
 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
 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
 半傳發傳令軍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
 葦山而望趙軍葦音菽依山自覆菽誠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援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傅歿小飯曰食謂立駐傳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
 皆莫信伴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
 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井水陣

韓信

諸史記節上卷

韓信

去

良久於是信張耳伴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收信所出奇兵二
 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道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
 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
 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
 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
 虜幼致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
 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
 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
 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

此淮陰用
兵法也

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衿衣甘食。衿美也。恐不美。故安君不用以敗趙。信用之以服燕。是故燕與計未可先也。故廢止作業。而傾耳以待命者。恐滅亡。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案史記古稱。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請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舉楚又復擊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皇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

太史公曰
甚矣剛通
之謀亂齊
戰淮陰其
幸忘此而
人不特是
也東戰勝
生五百人
海島何罪

諸史帝師上卷

六韓信

九一

此似李左
惠成安
君龍且二
人皆思將
兵法諸侯
自處其地
其故地傲
地則無戰
項羽信直
處下皆思

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今小車中陸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濟南歷下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入

雲雲之會
種種于此

諸史帝師上卷

八韓信

辛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三發書發信使者所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胎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

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

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圍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北。北敗也。敗滎陽。傷城皋。於城皋。傷胸也。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繫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殫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勃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

韓王之言
分三階首
言三分鼎
足之利次
言交游之
不終三言
功尚難處
飛之傷心
刺骨鐵心
亦碎

諸史前十一卷

六韓信

五十一

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過我甚厚載我以其居衣
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
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
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
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歷陳澤之事二人相
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
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
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
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
歷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
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以後卒如
蒯生之言
如此而再
三不動不
天助漢不
佑齊也

諸史前十一卷

六韓信

五十一

君狗趙勝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
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
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
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
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
事之候也許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
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
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
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
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
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
驎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
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
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
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秦漢書及職目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

高祖襲奪齊王軍。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

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

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

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

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

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

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

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

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

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漢紀十卷

六韓信

五

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至漢。王畏惡其

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

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

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

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

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

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為趙相。國將兵。

代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望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

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

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必疑

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

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

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

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

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諸侯紀十卷

六韓信

五

楚漢春秋云蒯公也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

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

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

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稀軍來。至見信死。且

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

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

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豈子不用臣之

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

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

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

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

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

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

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

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

侯王鍾齊夫期城下有此二根尚猶不省區區數語不能去悲夫

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

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

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

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

不亦宜乎。

韓信黥布彭越三君。其雄武蓋世。包楚漢而騰奮。

固高祖之所畏。而不能一日安寢者也。使其不死。

漢未可知。雖高祖不能當。而況於繼世乎。將日夜

求其過而殲之。不俟其反形矣。敵國盡謀臣下。誠

不堪也。然則三君如何而可。高祖如何而可。辭國

釋兵而留侍幃幄。三君不能也。即能。高祖猶不釋

也。亡其踰湖入海乎。意三君與高祖固不可同世

矣。當是時也。非有伊周之忠。湯武之聖。何能免於

相繼而誅乎。

信越失期。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

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貫高

諸史紀節十卷

六信楚秦

五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軻。外袒。讎敵。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謂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之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罪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

洿王為平。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對獄

諸史紀節十卷

六貫高

五

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生平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

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世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賈高為人能立。然諾。使世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賈高。賈高喜曰：吾王審出乎。世公曰：然。世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賈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曰：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放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六 留侯

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初漢文

留侯 記留侯事甚奇

留侯東見公海君從死上老人似隱君子擊秦是似烈大夫從士其景似蘇巨恬淡似儒者故脫禍

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狙伺侯也。謂狙之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客步游下邳。地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擊之。為其老。憚不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六 留侯

十一

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義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張敖。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史臣結句見留侯定韓然始不諱其言

留侯

留侯

十

劉敬說高帝定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

定都之議待留侯而決

留侯

留侯

十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四人非其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教皇后言
按意

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

諸史節士卷

不留侯

四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留侯從上擊代。出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蕭曹絳灌樊滕皆沛人。

諸史節士卷

八諸曹絳

五

灌嬰。睢陽取繒者也。絳侯周勃亦沛人。以織薄曲為生。嘗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若此云。

周昌趙堯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常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姬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

按為兩人
意然風流
帝王概漢

方與公相
街不許
諸史帝師士卷

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
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周昌堯
堯之妙
亦行六年
非人可必

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
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

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
周昌庭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
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耳於東廂聽見
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
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
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諸史帝師士卷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

周昌不遇
帝以前有
爭太子之
功故

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微高后使

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
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愛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
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
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大夫者熟視趙
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
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稀有功封為江邑侯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

人。酈生問其將，皆握轡好詩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我為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說。

諸客冠儒士卷

八 酈生

九

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酈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諸客冠儒士卷

八 酈生

九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趙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夫今楚易取而漢反却，即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任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

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
 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
 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
 先王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
 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聚
 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
 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
 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
 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利而不能授。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士怨之。而莫爲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劉項之勝
攻在此數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魏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
 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倉敖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
 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
 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亡可立而待也。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
 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
 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
 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
 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菑。過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
 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

陸賈

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馳結
直發一人
難直追及
皆一擬以推而飾之 其傍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
 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直定。今足下反天
 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
 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編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迺歎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

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署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恩汚辱。恩惠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恩惠公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祿附。士祿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請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言

陸生不受官道遺漢
吳公卿間
幸有餘貨
孔子曰智
者樂其始
陸生平

君何。不交驪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朱建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諸史節士卷

朱建

十四

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

行似魯朱家等

驛驛路
陸生亦深

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驪。兩王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

用字妙

諸史節士卷

朱建

十五

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劉敬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衣其羊裘。見齊

此等傳似不為本人

但屬漢敘

事非

發傳只敘

四事并古

今大事也

據管子有

計大見識

諸史帝師十卷

六劉敬

十七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妻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

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妻敬。妻敬

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妻敬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

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扶馬。篋居岐。言馬篋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

伯。衛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遂滅殷。武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

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

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

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

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

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

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

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

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

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

有也。夫與人鬪。不楹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

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楹天下之肱。而拊

其背也。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諸史帝師十卷

六劉敬

十七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

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東

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曰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

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蒙

傑名家居關。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

中十餘萬口。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

諸史帝師十卷

案在此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

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卒矜見所長令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

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

平城句注山名在鴈門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

彭越

補

六十一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

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

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

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

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日日出十餘人後

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

後不取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

大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

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隨何

補

六十一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

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

者猶九江王又多有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

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

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請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

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

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

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

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

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大宰乃言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托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如是乎。夫項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度淮。日夜會

諸史品節十一卷

六隨何

王

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者。固如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云淮南王曰謹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何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漢書作當
衆折隨何
曰腐儒

布持兩可
事機不並
殺其使者
向非三先

布知項罪
危不自計
說者之

長開拔城

諸史品節十一卷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蒯通薦二士

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諸史品節十一卷

六隨何

王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遇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謝謂告里母曰。女安行。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緼謂麻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不出門者。是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曹相國曰。敬受命。

叔孫通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短衣。便事。非儒者。本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方取物為券計。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慎云。舉取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案諸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今注亦云。秦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傳從上為臚。上傳語。告下為臚。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躡。煩人中間往來清。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開道也。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叔孫通

五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高寢高廟。其道位所作複道。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殿。月出遊於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是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

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
若讒道回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
者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
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
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

諸史卷之七

季布

季布

衣置廣柳車中昔棺飾也載以喪并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
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
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
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
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
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
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

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
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
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
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權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
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招來也以金錢事
楚人以自炫耀也文詞曰事權貴也與通通事貴人趙同
等與黃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黃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黃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遂行使
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
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諸史卷之七

樂布

樂布

樂布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酒案作保傭也可。數歲彭越保作故謂之保。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

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

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貴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

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

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越烹之。方提越湯。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主之困於彭城。敗

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

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於

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

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

韓信布彭越皆以形小誅滅之此高祖本在齊高祖之問此三問全尚在天不立復漢者耶

諸史節士卷

樂布

主

樂布處心平曠能得生必能得社有榮名

為燕相至。蒯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徼典軍。復履跡

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

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蕭何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大說。上已旌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

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此錄蕭何三事見功原在蕭何

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諸史節士卷

樂布

主

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管失軍忘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

諸史品節上卷

蕭何

平

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軍皆賀。召平獨爭。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非純生邪
平與參之
計何是不
究此口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莖莖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曹參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

諸史品節上卷

蕭何

平

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獄市兼受。極姦人無所容。實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蕭參起
去法吏不
學然其存
心參亦有
後世實相
所不及者

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史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君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運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陳平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諂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蘆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數勅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類之

前不斬樊
陰後欲留
中皆智也
故終不犯

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

諸史品節十卷

陳平

五

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固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周勃

諸史品節十卷

周勃

五

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父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

帝謂太后之言又見太后云云

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陌類絮中為胃絮也。頭上陌類也。曰：絳侯縮皇帝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

諸史節十一卷

八周勃

三五

張釋之問於文帝曰：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也。則曷為召致廷尉。人主之馭權臣。如駕烈馬。雖知其良。尤必謹其御勒焉。絳侯縮皇帝齎。總附北軍。威名氣焰。朝夕刺目。得無疑畏乎。蕭何守關中。高帝在千里外。數使勞問。卒械繫之。宣帝與霍氏驂乘。常如芒刺。死卒夷滅之。近世亦有宰相死而籍其家者。勿曰。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有味哉。元之為言也。思深哉。元之為誠也。不占而已矣。

臣二字後發聲者之詞不可通用慎之慎之

文帝繫陳平大官極國過

諸史節十一卷

八周勃

三五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臣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彈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

成王不蔽要囚。冢宰以歲之杪制國用。文帝此問。正王者之心。宰相之事。而陳平情然不知。顧設詭辭以對。彼其椎埋之器。酒食游戲婦女之耽。而焉國事之念。惜乎文帝有志。而兩人不足以承之也。嗚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而無臣。勃之愚不能舉其要。平之智適足以自文。諸史節十一卷終。

高祖時諸將戰功

初漢文

周勃

周勃高祖為沛公初起所以中沛從攻胡陵下方與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秦軍傷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

之擊章邯車騎殺之皆填也謂鎮軍後以并略定

魏地攻軹威東縉以往至栗取之攻齧祭先登

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蕪城攻都關定陶襲

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

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

碭自初起沛還三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

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塞貨令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柘陽緡

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成武侯從入漢中拜為

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

止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

也

平姚印軍西定汧

也東北郡音備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

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過最

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死

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陽賜與賴陰侯共食鍾離

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

道為多

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

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

韓信軍鉶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若石

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

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

豨將軍乘馬降

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國

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竇建德將軍博

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

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

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

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周成圍項籍陳大破之於陳縣屠

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魯有功益食邑八百

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

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

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其定之

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相

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殘謂

殺傷遷為左丞相破得基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姓基毋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

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

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

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

王盧縮及噲與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抵至定

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

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

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諸將戰功

入諸將戰功

三五

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薊州得縮大將

抵丞相偃守陘陘其名也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

都細柳名破縮軍上蘭後擊縮軍沮陽沮縣

上谷追擊長城定上谷十二縣石北平十六縣遼東

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敢從高帝得相國一人最

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執為人木彊敦厚木謂質樸強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樊噲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

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西謂隴西郡西縣

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擁輕軍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軍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豫丞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

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

軍騎壤東地名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槐里柳

中咸陽柳中即細柳灌廢丘最以水灌至櫟陽賜食邑

杜之樊鄉杜縣之鄉也從攻項籍屠者兼擊破王武

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盡後取魯梁地噲遷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

諸將戰功

入諸將戰功

三五

好音前

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西謂隴西郡西縣

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

擁輕軍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軍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豫丞先登擊章平軍好時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

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

軍騎壤東地名郤敵

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槐里柳

中咸陽柳中即細柳灌廢丘

最以水灌至櫟陽賜食邑

杜之樊鄉杜縣之鄉也從攻項籍

屠者兼擊破王武

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

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盡後取魯梁地噲

遷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

郡商

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酈商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

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

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維陽東從攻下

死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之關西定

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

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榆邑泥陽賜食

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

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

諸將節二卷

諸將節

甲

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

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

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

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

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

漢興

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

九人

灌嬰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

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

於杜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

遇戰疾攻戰速疾也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

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

陽守齒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大

諸將節

諸將節

甲

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

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

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杜縣之復

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故秦將

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

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

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傳之傳音附猶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
 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
 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起陽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左右馬騎將各一人左右方之馬擊破柘公王武軍
 燕西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人樓煩縣名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樓煩連尹一人楚官擊王武別將
 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

送漢王到維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
 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
 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
 卒虜車騎將華毋傷華音下及將吏四十有六人降
 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巖巖音二擊
 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巖
 棹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假密留縣名公留令也攻卒斬龍且嬰所將之
 亦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亞次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
 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長亦如身
 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備取慮徐僮
 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慮音趨又音秋慮音慮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
 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
 公下邳斬薛公下邳壽春擊破楚騎於平楊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鄒蕭相凡六攻苦蕪二
 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頡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
 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
 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
 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入盡得其軍將
 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吳郡長當持為
 於吳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
 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
 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
 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
 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

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曰題將一人一名又受

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石若石于

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候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卒謂所將之卒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

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

人又進擊破布上在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

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

追比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

令嬰食頓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

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八人

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

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

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

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

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而京

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

立廟悼皇考者宣帝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

便殿黃國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如說非也凡

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言更殿更室者皆非正大之殿寢者陵上正殿

者寢則之列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

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

七月三伏立秋雜婁又嘗染八月先夕饋殮皆六太

嘗十二月臘一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便殿歲

一祀此十一月十二為二十五祠晉說是也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

二日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賈禹

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

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諸史品節十二卷終

諸史品節十二卷 漢家廟祀 四十四 五百三十四

諸史品節卷之十三

初漢文

漢文帝文辭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奴。朕甚不取其議。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

皆無辜也

文帝

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嚙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嚙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兼作應音籠。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

記詳見前之心

諸史品節卷之十三

文帝

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苗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

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猶留也。錢字與錢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錢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輶置。息，日乘也。

此聖賢聞
善而過之
心青天白
日天下見
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
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更以爲大
逆。其有他言而更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
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
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
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漢舊儀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
徵發右留京師左與之銅取其同心也

諸卷節上卷

文帝

五

古聖君曰
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
百姓有過
有餘一人

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
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祕祝之官移過于下
國家諱之故曰祕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
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
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

死生之際
聖人嚴之
如文帝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聖人嚴之

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
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
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
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矣。當今之時。世咸嘉生
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
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
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
祀。以重吾不德也。請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
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

諸卷節上卷

文帝

四

踐踏也
以日易月
聖人復起
不易也

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
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
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與發聲也
得幸天年
已善。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
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
事。服臨者。皆無踐。踐。踐也。晉灼曰。漢語作踐。踐。徒
踐也。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
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衣車及兵器。毋
也。不施。輕車介士也。
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官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各十
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十六日而釋服。

已下謂相已下於城紀功也。勇功非一。故以工力為

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

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

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太后長君等。君

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

矣。丞相通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

起。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

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

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

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八月丙午。齊王發

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齊王乃遣諸侯王

諸史卷之五 本諸 五

書云。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迺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

曰。諸呂擅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

待約。呂祿目產欲發亂關中。內懼絳侯。朱虛等。外畏

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

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由王朝。名為

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

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外侯

率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

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

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吳楚齊淮南琅邪代

諸史卷之五 本諸 六

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

歸將印。以兵屬大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

出游獵。過其姑呂類。類大怒曰。若為將而弃軍。呂氏

今無處矣。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

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死。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

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

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

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

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張宴云。紀信子信被焚死。不

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發表。先說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

且起。呂祿以為酈况。况字也。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

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

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

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

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

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

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此謂之。詔備公也。公。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

則朱虛功。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

第一夫也。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

其兒耳。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

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

水噴。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

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

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而

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

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吕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

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
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
益強

魏勃

灌嬰在榮陽也兵時也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
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
人而後救火乎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因退
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

諸火鼎即主卷

朱虛

九

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謂不
放遺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
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
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
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
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齊王傳高帝長子題注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

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謂欲世寵
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翁主
云翁主止其後宮母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齊有宦者徐甲
入事漢皇太后
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

修成君非劉氏王太后前嫁
金氏所生者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

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主

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

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

得充主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

諸地鼎即主卷

去後漢書

十

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
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
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國
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薄不
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

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市租謂
物出稅曰得千金言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

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蹙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

賈山至言

賈山至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

新史書師表

賈山

士

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言常遠志也。傾耳而聽。一夫大謬。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言樂禍亂也。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十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言庭之廣大。騎馳驚無所迫。觸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建立旌旗。不屈撓。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堅實也。以鐵椎築之。築令堅實。而使陸高耳。

神品

不為甬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塗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殺冢而託葬焉。

薄昭與淮南書 西京最上上無二之文

請文書師表

不淮南

士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封之。不欲使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悅。天下王法而許大王。甚厚。說謂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屬謂委。一字不可增減。當時皇帝似無特為者。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責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適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

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沐水

也蒙日也。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劍痕。以為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

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

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毋家

表與行用此。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

矜高於九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

布衣一劍之任。賤三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

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

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

帝之神。必不願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

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

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

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濟北舉兵。

高帝奪其國。退為都陽侯。以便國法也。皇帝誅之以安漢。

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

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上

天子。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

止而藏。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今諸侯子

為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為軍吏者。中

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蠻夷來歸。詔

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

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王若

不改。漢繫大王。即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

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

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

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

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皇過。恐懼。伏地

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

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

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丞

相張敖。與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

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儼天

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

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

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

得春秋者以二大夫但但大夫士伍關章等七十人

律有罪夫官爵稱上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守奇謀反欲危宗廟

社稷謀使關越及匈奴發其名事覺長安尉奇等往

捕關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為消

樽衣余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設証也實葬肥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豎木為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

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亡命者常棄市而王赦

以除命擅罪人無告劫繫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

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瓶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

漿脯長不甘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

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

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

譬謂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

謾曰忌病自司奏請處蜀嚴道中郵道其子好從

居縣為某家室空皆日三食給薪菜鹽飲

食器席褥制日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十令故某

張釋之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紫為

騎郎漢儀注警五丘萬得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

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

將表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

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

以興者父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

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尉秩三諸禽獸簿十餘問

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晉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

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

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晉夫為上林令

釋之久之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

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

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謂

空具其文而無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無其實也

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失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

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晉

去上就車右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

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謂衛尉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

門不敬奉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乃使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

曰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

陵居北臨厠形高臨垂也謂也則道側也是時慎夫

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

使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謂歌聲合於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榱用紵

意紵一作錯案新陳紵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

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

有鄰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榱檼至今猶然故帝

欲北山之石為榱取其精半言南山者取其高

厚之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榱又何戚焉文帝釋

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

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

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

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

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

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按

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

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

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

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王生計必
非尋常情
不傳

簡編如亦
云內世月
李實請罪

諸史中節十一卷

八 乘釋之

九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
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不下司稱病欲免去懼大誅
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
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君廷中三公九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
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馮唐

文帝登過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
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
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闕間卒百人為微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
行行頭皆官師

漢唐曰昔
因開解
當與失

諸史中節十一卷

不馮唐

千

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人臣連對稱主臣猶云昧死驚怖也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
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
匈奴新大入朝那縣名屬河西安定殺北地都尉昂以胡寇
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
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
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軍中立市前有賞賜
稅稅即租也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三千之騎也百
金之士十萬良士直百金喻其貴重也劉氏其功
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
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
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趙王寵臣秦多與
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
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入為私奉養以是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庶人之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五符漢軍法曰更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後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勢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

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一言不相應謂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為幕古字

不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

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信亞夫之軍為不

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今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府

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軍之士也

田叔孟舒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其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先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

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其高第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

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斃鉗隨張王教之所在欲

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

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景

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

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

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吳楚反晁錯發難衣益權說周亞夫討平之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諱疾龜錯錯父聞之從

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
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
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
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表益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
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
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

諸史出節上卷

天 是錯

三

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
曰。夫鼂錯思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京帝默然。良
久。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
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
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
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

劇孟都尉
田都尉
子皆士

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
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
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
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
兵絕淮泗口。塞吳饑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
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
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
為大將軍。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

諸史出節上卷

天 是錯

三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
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
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
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當將兵降漢。自為已利。吳為生患也。徒自損。
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
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
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
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亞夫能用
鄧都尉之
不用田祿
伯相將軍
之則則敗
存三安危
在所與辨
信說

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摧鋒之計可耳。安知

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

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

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薄之。弗任。

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

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

召令。令人尸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

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

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

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共成

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趙涉。避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能用臣之言乎。亞

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

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敝。颺隄之間。且兵事向

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右請少出武關。抵

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右去行。遲止。直入武庫。擊鳴

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

雒陽。使使搜有颺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梁

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

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

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

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

大破之。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

吳楚反。鼂錯謂丞史曰：御史大夫有兩。夫袁盎多受

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事未發之時。治之乃

心。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豫

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

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

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

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

私憾。未嘗

圍難自取

滅亡

內人各說

吳楚反。鼂錯謂丞史曰。御史大夫有兩。夫袁盎多受

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事未發之時。治之乃

心。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豫

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

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

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

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

盜以大俠不拘小節故過盜侍兒者有焉

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表盜驅自追

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齊置二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輒卒皆卧司馬夜引表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公

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

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

諸史記節士卷

六表卷

七

馬與分背表盜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

騎騎去遂歸報太史公曰表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

變易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臣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稜且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卒以窮困悲夫

西京雜記續疑漢本秋不異

初漢雜記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

以此為惟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

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管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

諸史記節士卷

六初漢雜記

天一

金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

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人言賜金五百斤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

漢治不及三代為無宋法也此等奇見

結初年相
厚何故中
反不相不
志且亦無
得也學子
尚有其姓
何兄異姓
同生何足
道也

親相愛生子同日。相又相愛復爾家羊酒高祖為
布衣時有吏事辟歷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
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
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
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自滿。豨所
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趨求
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

代即趙國
于亦謂常
山豨也
豨豨也

本初漢書

卷一

高祖每疑
反者皆從
勿治故皆
得勝

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
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毋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
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
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
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
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
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
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
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

此以賞賚
生得賜焉

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
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
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
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
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
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毋丘臣皆故賈人。上
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毋丘臣等。其麾下受購賞
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
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為代王。都中

本初漢書

卷一

手

都代。雁門皆屬代。高后時。齊人田生。楚漢春秋
田子春游
乏資。以畫于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
生壽。田生已得金。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
與矣。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
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名
澤
楚漢春秋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
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
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
今呂氏雅欲本推。數高帝就天下。呂公知高祖相貴
以女妻之。德教使

為長者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功至大又親戚太

成帝業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

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

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

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

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

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

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

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

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

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

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

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此田生即漢李廣之類

初漢雜記

主

主

諸史品節卷之十四

初漢文

鼂錯西漢文辭鼂錯為第一故備錄之

鼂錯賴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維陽

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

刻深孝文時天下士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

太子舍人門大夫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術

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公孫弘云禮教生之力通塞塞

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故入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

舉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

安和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

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以知非為也言何用臣之愚誠以為不

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

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

數者不問書說也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

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駁射後
 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
若伯魚須仲尼
 教乃讀詩禮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
 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
 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後詔有司舉賢良文
 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
 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意所不
其言以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
日輔也

不韋錯

三

人事直言也。二三大夫總謂。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
 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
 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天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
 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言朕自大夫其正
 論。毋枉執事。毋為有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
 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
 黃帝得久。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
策謂此
錯對
 齊相得筮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謙于大禹及高皇
 帝之建。乘英也。退託於不問。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
 竊觀上世之傳。謂史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
 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
 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當
 等。勉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昧死上愚
 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
 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親理萬
立憲則成
一求此則
世後入下
同
 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寢動靜上配天下順
正殿也

漸異也詩古卷

不韋錯

三

地中得人故聚生之類上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說也有根著地者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

至木蠹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嘗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

疫河出圖浴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

人事終始也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

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

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方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

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怨及人以已之心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

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

毋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

臣竊以五伯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屬委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

不敢誣各察已之材用不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

敢矜矜謂自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

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

也也陷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

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

其功顧顧也若今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

孝而害國者也故暴大者罰重暴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

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民謂逆主意而及

內亡邪僻之行外亡竊污之名辟讀曰僻事君子

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

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
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
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奉之。」詔策曰：「吏之不
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
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臣亦
不及
三王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
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肯謀，不輯
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
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

六龍輯

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
讒賊，官室過度，奢怨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
自賢，群臣恐諛，直為恐懼而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
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
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
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羸
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
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

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徧此
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唯天象地，災
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
奇解姓，姚頌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帑，除
收帑相坐律亡論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除錢之律
日無帑讀曰李通關去塞，文布十二年不尊諸侯，接之以禮不
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
其年免為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是則明
廢人也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官

六龍輯

也。官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
奢，所為天下典，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
民幸矣。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
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日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
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
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
天子。此之謂也。竊聞職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竊不下五帝，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戢，邊竟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已語終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

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

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虛弄日損一日，歲亡一歲

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

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感少茅之愚，臣言唯

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漢書卷之九

八 卷第

八

錯是選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

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君

太上廟，中，外游地也垣中，垣者內垣之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

出，鑿廟垣，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

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垣垣中垣，不致於法。」

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

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

晁錯上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富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澗，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

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山木所在，古草字。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也。也。為續也。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用

谷居間，送，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

一。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橋三不當一推葦竹蕭中木蒙龍艾葉茂按蒙龍殺
此才劍之地也劍鐵把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院相薄此劍楮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也趨利弗及避難不
罪而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
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五不當一

六 兵錯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問小大異形強弱
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
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陔出入溪澗中國之
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
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突騎言其馳逐可則匈

奴之衆易掩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維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發矢道同的射官騎
騎謂矢之善者也材官騎材力者騎發發騎矢以
射也手工夫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則
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革箭以皮作如鐵者被
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
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六 兵錯

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言不知其
必小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甲讀口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跌
夫據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馬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言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衆無勞借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陘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能容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人上書言兵體三章問之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文帝嘉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執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文帝嘉之

文帝嘉之

文帝嘉之

文帝嘉之

處也木皮三寸米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焉
獸畜土其性能寒能讀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
也鳥獸布手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
之名曰謫戍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問取其左問其門也
指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
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
守固則有厚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國以富家

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秦之發

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
笑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救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
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
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
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瞬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

文帝嘉之

文帝嘉之

文帝嘉之

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
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
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謂易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
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城上雷石也要十
日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復為一城
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表十二尺

其內城開百五十步。要守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
毋下千家。謂謂築城之也。總計城邑。為中周虎落。虎

者以竹蔑相連。連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遷募鼻人及免徒復
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遷放復作。竟其。不足募

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遷募民
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使能自給

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其衣。郡縣之民。得買其
爵。以自增至卿。然二十等階內。無有卿名。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區敵。不能天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羸驅。略

能止得其所驅者。令。縣官為贖。官為備價贖之耳。其
其本主以半賞之。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

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

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像虜之患。利施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

使行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

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物往

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相。其

陰陽之和。當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功木
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

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置

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
而勸之。新邑也。之。往。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假大。十連一邑。邑有

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今
地形。知民心者。君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各守其。切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救書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
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遠讀口
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商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創也欲
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來而不
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得勝遂後未易服也

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言無相棄以畜積多

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

也不讓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

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

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

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

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也

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
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
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

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
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

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
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

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
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

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
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

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
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

稱之息。取一債二為倍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而有膏田宅園子

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支采。食必

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任謂千錢伯。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

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

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

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

貴。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

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

農在於其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

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滯。滯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山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笑錢也。除三夫不

作甲卒也。當為卒者。充其三

人不為卒者。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

復其錢耳。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

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

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

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

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

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枚乘七發。不欲犯其類。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楚太子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

亦少問乎。言玉美之也。問去聲。太子曰。憊。憊困也。謹謝客。客因稱

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

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音色言邪氣入內而為逆

其堅若結也。轉紛也。滲淡。嘔。嘔。煩。醒。紛。也。滲。淡。憤。者

車。轉。交。華。也。紛。也。滲。淡。嘔。嘔。煩。醒。紛。也。滲。淡。憤。者

我。喻。許。其。切。惕。惕。休。休。卧。不。得。眠。素。問。岐。伯。曰。不。得

眠。味。虛。中。重。聽。惡。聞。人。聲。虛中。中不足也。重聽。耳不

開。人。聲。精。神。越。深。百。病。成。生。越。散也。深。發也。聰明眩暈。恍惚

不平。眩暈。感也。不。失。常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

乎。止也。傾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音賴。我君之力使我不安樂如客。然未至於此也。音賴。我君之力使我不安樂如客。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閑處，內有保姆，外有傅父，欲交無所。傅保謂傅訓保養者。欲交無所，謂交游自放不可得也。飲食則溫淳甘脆，膏粱醲肥厚。溫淳謂厚味也。甘脆美也。膏粱醲肥厚，謂肉之精者醲酒之上者。衣裳則雜選，

膏粱醲肥厚。謂肉之精者醲酒之上者。衣裳則雜選，

衣裳則雜選，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銷鑠，燒也。挺解，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與入爭，命曰廢癢之機，洞房清風，命曰寒熱之媒。

與入爭，命曰廢癢之機，洞房清風，命曰寒熱之媒。

肥醲命曰腐腸之藥。肥醲，甘也。以腐腸，今太子膚色靡

受四支委，隨筋骨挺解。隨，不能屈伸也。血脈淫滯

手足惰弱。音庚。淫滯不通也。惰弱，無力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

游謙縱恣乎曲房隱閣之中，此甘餐毒藥，藏猛獸

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雖令

偏鵠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偏鵠，良醫也。巫咸，祝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慎見疆識，承問，語事變度。

易。意常無難，側以為羽翼，淹沉之樂，浩盪之心，遁佚

之志，其奚山至哉。淹沉，耽好也。浩盪，曠也。遁佚，急情也。太子曰：諾，病

已，請事此言也。已，止也。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

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而去也。言可無川醫藥，不

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席上

琴。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丘根

扶疎以分離。中木也。鬱結，輪菌，文上有千仞之峯

下臨百尺之谿，湍流迴波，又澹淡之。湍流，流也。迴波，波

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

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朝則鸚鵡黃鸝鳴焉，

鳴鳴似雞，冬無毛，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鳴晨號，

力鳥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 女桑黃桑也河柳今苗松

豫章條上造天 苗松苗山之松條 梧桐并開極望成

林 并開也 象芳芬鬱亂於五風 象芳草木之香也五風

從容倚靡消息陽陰 消息也息生也松木 列坐縱酒

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 杜連即田連善鼓琴

音理音謂理 其味音也 滋味雜陳肴糝錯該 陳列也肴肉也糝

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練選也 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

節衛之皓齒 激衝激也結風回風也楚地風氣深疾

樂使先施微舒陽文段于吳姓間嫩傅子之徒 美

六枚乘 五

女先施即西施也夏姬為後舒母言微舒前夏姬也

陽文楚之好人也吳俗以美女為姓問姬梁王魏嬰

之美人也雜裾垂髻目挑心與 髻髮也挑目許

也揄俞流波雜杜若 揄引也謂目之光若引水

塵被蘭澤 望其氣如蒙覆清塵覽其髮如 嫵服而御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 朝服懷嫵服入御于嫵好也御進也 此亦天下之

靡麗也後廣博之樂 音洛也 太子能疆起游乎 此發之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獵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鈴 騏驎也

之與 馴騏驎也

乘壯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 五

五

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

長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烏號黃帝子名游泚

雲林周馳乎蘭澤翔節乎江潯掩青蘋遊清風陶陽

氣蕩春心掩蔽也 獲 逐狡獸集輕禽 言射而矢集於

日楚君親集矢於其日闕子矢于彭城 輕禽也左氏傳

之東也所以所止為集也狡輕皆捷疾也於是極犬馬

之才因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 相謂相馬者 恐虎

豹習擊鳥逐馬鳴鏹魚跨麋角 謂恐也逐馬馳逐之

角 謂恐也 覆游麋鹿踏踐麋鹿汗流沫墜

伏陵 謂恐也 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而死者 言禽獸驚懼被

壯也太子能疆起游乎 此發之以 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倏淫而上發滿大宅 陽氣

也 謂宇有頽固也倏淫漸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

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冥夜也薄至也運轉

旌旗假蹇羽旄靡紛 假蹇雄壯貌羽鳥羽也旄牛尾

馳騁角逐慕味爭光 角競也 後墨廣性望之有圻 微

謂燒田之墨廣 博 純粹全獲獻之公門 純粹美好不

獲體完曰全公 門諸侯之門也 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 既盡

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開漠兕虎並作 未盡曰榛聞莫

不 不明曉作也

五

毅武孔猛袒身薄效果為毅孔甚也袒身薄也白刃

礮礮牛車載交錯也收獲掌功賞賜金

帛記其功而賜金帛也掩嬪肆若為牧人席也

陳也周禮有牧人之職言掩取青

炙以御賓客肴肉食也魚火熟之魚火熟之涌觴並起動心驚

耳誠必不悖決絕以諾真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

唱萬歲無數言非當所聞見也誠必不悖決絕以諾

如云吐肝膽而重然諾也此真太子之所善也能握

真信形于金石交之固也結客也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

大累耳然而有起色矣為罪將為客之累也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國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

水力之所到則邱思然足以駭矣觀其所以

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沱

者駕陵也軼突也擢捕也洄亂雖有心略辭給固未

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心略心計也辭給辭也如此之

端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古兮戰懼貌混汨汨

也相合疾流貌忽兮慌兮傲兮儻兮浩瀟瀟兮廣瀟瀟兩兮

起瞻曠兮虛而平行貌秉意于南山通望乎東海

聲洞兮蒼天極慮平崖溪乘執也流攬無窮歸神

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無窮然後歸神至日汨乘流而

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

不來言眾浪紛紜其流曲折臨朱汜似而遠逝兮中

虛煩而益急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朱汜

水涯也思濤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急於是深澗

中灑練五藏澹澈胡手足類濯髮齒澀也澹澹

洗面投弃恬急輸寫澳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恬安

發皇也皇明也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

發發發披暨而觀望之也偃曲也况直眇小煩懣

醞醞病酒之徒哉醞亦小也懣悶故曰發蒙解惑不

足以言也素問黃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

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也江

水逆流海水上潮二山出內雲日夜不止三行溢

疾波涌而濤起洄流平滿貌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

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湜湜五如素車白馬惟

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榮其芳

諸史高師古卷

太枚乘

五十一

諸史高師古卷

太枚乘

五十一

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

太白六駕蛟龍猶云乘六純馳浩規前後駱驛也

宛即素規也波濤之勢若素規之馳言其長也顛顛印印梧梧音居疆疆莘莘

將將狀其高也璧壘重堅音合也行行音叶韻奇

隱匈音益軋軋音益盤音益滯滯音益不可當也

勢盛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沸鬱閭漢感突上擊

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然而無畏兩傍謂濤也蹈壁衝

肆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追亦唯字壁

度也隈亦曲也初發乎或圍之津涯津涯也津涯

論過也當觸也

津名其離也軋隱也音如山迴翔青笈音街枚植音

兩我植植並地名迴翔水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

之場音山故曰伍子之山高厲遠行也越絕書閭闔

也音於骨骨音於骨骨音於骨骨音於骨骨音於骨骨音於骨骨音於

也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池池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廐

廐聲如雷鼓發怒屋脊清升踰躑音履止也竹栗切

也音益沸出也徒客切清升踰躑音履止也竹栗切

口音侯波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

及走音謂波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侯音陽

紛紛其異波瀾雲亂蕩取南山汗擊北岸

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音英嶺嶺然後平夷音英嶺嶺然後平夷

陂池決勝乃罷音平不音平不音平不音平不音平不音平不音平不音平

漸汨潺湲波揚流瀉橫暴之極音魚龍失勢顛倒音魚

沈沈音沈沈沈音沈沈沈音沈沈沈音沈沈沈音沈沈沈音沈沈沈音沈

連延音連連延音連連延音連連延音連連延音連連延音連連延音連

聞悽悽焉音聞悽悽焉音聞悽悽焉音聞悽悽焉音聞悽悽焉音聞悽悽焉音聞悽悽焉音聞

也太子能疆起觀之乎音潮太子能疆起觀之乎音潮太子能疆起觀之乎音潮

能也

容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音資容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音資

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蚘於詹何之倫音子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蚘於詹何之倫音子

之是非孔老實觀孟子持籌而笑之音子之是非孔老實觀孟子持籌而笑之音子

也音萬萬不失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

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

湏音然然汗出霍然病已音湏然汗出霍然病已音湏

奏書吳王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音夫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音夫

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馬方駭駭而

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言其甚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紫。難於上天。變

所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散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紫外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或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

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米。知操方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非止見百步。福生

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鹿盧為繩。索又鐵。斷非幹也。統

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播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葉言若

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

有時而盡。磨礪底厲也。底。柔石也。厲。磨石也。皆可以磨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復昔吳王。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從之。秦東當六國之從。從。音子。六國。乘信陵之籍。魏五國也。明蘇秦之約。屈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

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說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營於漢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

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失職。謂被削。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

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當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士諸侯方輸銷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

如東山之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輿

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清河。不如海陵之倉。海

縣名也。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囿守禽獸

吳太倉。不如長洲之苑。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

池。吳以海水朝。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言其富饒及游安。今大王

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十分之中。可。莫五分無患。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如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

黃頭。即習水賊者也。節。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

使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

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吳楚反皆守。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孝王將聞

守非三國。後樂布開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

膠西。濟南。淄川。王也。趙囚邯鄲。漢將鄒寄圍趙。王

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於邯鄲。與囚無異。此

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

之內矣。梁下屯兵。張韓將北地。時皆仕梁北地。良家

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

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

兵。子高宿左右。宿止也。言高所將之兵。不得下。陛

軍。不得大負。臣竊哀之。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

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

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

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

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

安居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

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

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

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能見視。如倡。自

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狀。又自詆嫫。其

文。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魏古委字也。破音。被。頗

譏笑。不甚。闕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

鄒陽

吳王以太子事。怨。設。三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諷

為其事尚隱惡指長言故先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

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

之宮懸衡天下法度於其上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

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胡來人馬

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帝

六齊望於惠后帝

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

城陽顧於盧

悼功未當盡以趙地王章榮地王興居文帝

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楚興

三淮南之

心思墳墓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胡馬逐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請陽地名言胡為

雖使梁弁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折截也陽知吳

淮南胡越欲謀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

怨敵言梁弁淮陽趙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

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

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發助漢者也自此以下

乃致其意焉臣聞交龍乘百有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蓋智非

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言節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并准干

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向風之行

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鸞

鳥索百不如一鶚鶚鳥比諸侯夫全趙之時武力鼎

士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

患流沈溺言幽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然而計議不

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

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

喻齊王蓋其首舉兵欲誅諸呂春秋深割嬰兒王

之太子武為代王參為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文帝

太子揚雄方言梁益之間卒介濟北囚弟於雍者其

過聲切
疎而急不

象新垣平等哉但什也清北王興居反見秦四弟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新垣平詐言鼎

東北分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

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過誤也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滅高皇帝燒椽

道水草邯以水灌其城破之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

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不可庶幾也

不當妄起邪意願大王孰察之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

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人智

略怙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

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說見禽恐

死而負繁遁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

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貫日太子畏之白虹兵象精誠若斯太子尚畏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鼎昭王疑之易越分也將有兵故

此以

大白食鼎食干歷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罪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絕也

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

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鳴夷即今

勝臣始不信適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挑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到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齊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

不過以奔故也義不苟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犀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歐躡歐躡戰馬也

其味數重蘇秦雖有說生七日而越白圭顯於中山以技中山之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劉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履腳於宋。卒

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廢之末世人也。狄初因雍

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徐衍負石入海。周之末世人也。不容於

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

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

以國。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山研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軒從得飯。半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此二人者。豈素宦

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胥之計

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

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

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信此二國。豈係於俗。牽

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

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

朱象魯慈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火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相

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弘婦之

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服也。夫晉文親其

讎。寺人。勃鞞。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仲而一匡天下。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

之謀。奮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薄。位

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夫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曰。彼之以恩。則川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吳王

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臣聞明月之

珠。方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輪。圓離奇。委

木。則曲。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

諸史節七卷

六節陽

三八

諸史節七卷

六節陽

三八

而玉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柯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

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問忠於當世之

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酌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

陶鈞之上音聖王制賦天下亦猶陶人轉鈞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

奪乎繁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此言者燕子名也以

信荆軻而匕首編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

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

越經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皂音也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

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

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嚴數之中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諸史品節卷之十五

六 鄒陽

甲

諸史品節卷之十五

盛漢文

漢樂章

顏師古小引漢書本序

小顏云禮樂既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

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解

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羶

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

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謂諷誦開心

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

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

皆備悉上考典章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

援據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

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今皆窮波討

源據會野釋音也如十餘人爲之不中程軼節之

故其爲章精微簡潔深

奧雅羣臣不能替一辭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

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

門奏求至以爲行步之節乾且上奏登歌獨上歌不

諸史品節卷之十五

六 漢章

十一

以笏絃亂入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求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采詩夜誦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以正月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登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諸史品節十卷

木樂章

安世房中歌 凡十二章司馬相如等作也古清幽渺倍萬恒品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晉灼曰四縣天子官縣師古曰謂設官縣而高張之縣古縣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象多金支秀華庶旒翠旌師古曰言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

希世
六木必節
本音必節
凡樂廟三
十章乃
庶旒無上
之文

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瑠說也庶旒也庶旒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旌之首而為旌耳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始天地四時人之節華始萬物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言歌者敬而唱謂和之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師古曰娛戲言庶幾神來肅音送細絲人情晉灼曰肅音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

也忽乘青玄屬事備成師古曰言遠神體異忽登青肅同清思聯聯經緯冥冥聯聯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我定歷數入告其心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於天救身齊戒施教

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勝勝亦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于秦遠西至于

矣皇帝孝德暢通也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

姦紛亂東北謂匈奴也詔撫成師武臣承德成師言各置律也春秋左氏傳曰成師以出行樂交迎蕭勺羣慝劉敞曰予謂逆

師行而和樂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匈奴服從則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愉和樂貌也懷

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實有德言大山以崔嵬之故

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師古曰莊子有秋駕

高賢愉樂民人言王者有愉愉之德

豐亨蔓女羅施孟康曰蔓音四月秀蔓之蔓盛貌也

諸史品節十卷

木樂章

師行而和樂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匈奴服從則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愉和樂貌也懷

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實有德言大山以崔嵬之故

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師古曰莊子有秋駕

高賢愉樂民人言王者有愉愉之德

豐亨蔓女羅施孟康曰蔓音四月秀蔓之蔓盛貌也

異類而猶載之況同姓
言族親不可不覆遇也
諱何如誰能回德之善上古
帝皇皆不如之
大莫大成教德長其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
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成相保
政所加之約約讀日要
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成相保
政所加之約約讀日要
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成相保
政所加之約約讀日要

都荔遂芳宿宿桂華
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
宿宿然也皆謂神官所有耳
孝道進承於天
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
哉世世芬亦謂象多手
孝道隨世我署文章也一日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
馮馮盛滿也
吾易又遠燭明四
極音灼曰易疆易也又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
耳非武帝時也
慈惠所愛美若休德亦美也
杏香

實冥克綽永福
師古曰綽緩也
美芳
禮禮印即師象山則
桂華美芳皆二詩草名本側註
在前篇之木傳寫之誤遂以氣
鳴呼孝哉案撫戎國
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
若日象壽也
兼臨是愛終
續夷竭歡象來致福
夷遠譯致福貢也
告靈既
無兵革
狀隱言在上位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
無兵革
狀隱言在上位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

樂德德音孔臧
師古曰樂字命韻皆
音鄉孔甚也臧善也
惟德之臧建侯之
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建侯建封諸侯也易也卦曰
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
也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
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
天下蕩平惟帝之休德
嘉承

天和伊樂厥福
師古曰伊是也
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凌則師
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法也殖生也舊又
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
生有羣黎又有善名其容甚敬也
孔容之常承帝之
明帝謂天也
下民之樂子孫保光
言承保其
承順溫
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長久也承帝明德
師象山則
象象山而為法
雲施稱民未受厥福
言稱
稱音尺孕反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侯有望
練選
熇管蕭延四方
師古曰以蕭熇
方四方之神也管音
來彫反熇音人說反
九重開靈之旂
天有九重言皆
開門而來降厥
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
之下若風馬
言速疾也
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
疾
先以雨般裔裔
讀與班同班布也裔裔飛流之貌
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惠震潛心
放惠猶髮髮也潛動
也放音防屬音辟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
稱音尺孕反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
稱音尺孕反

靈已坐。五音飭。飭讀與敕字同。謂整也。虞至且承靈德。

牲爾果。梁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

記云。以水漬桂。為大尊酒。靈安留。吟青黃。吟。謂歌。謂。

四時之。徧觀此。眺瑤堂。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聚。

嫖並緝奇麗。孟康曰。嫖。音互。好也。師古曰。孟。顏如茶。

兆逐靡。師古曰。管。茅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茶之柔也。

韻音武。被華文。厠霧縠。曳師。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

師古曰。則。雜也。霧。縠。俠嘉夜。蔭蘭芳。如淳曰。佳。俠。皆。

言其。雲。細。若。雲。霧。也。俠。嘉。夜。蔭。蘭。芳。美。人。之。稱。也。嘉。

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同。言。懷。澹。容。與。獻。嘉。無。安。

挾。芳。草。也。惟。卽。今。白。芷。音。昌。改。反。澹。容。與。獻。嘉。無。安。

右練時日一

俯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臣瓚曰。爾。

也。清和六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后。土。海。內。安。靈。與。

文。臣。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曰。媼。老。母。稱。也。坤。

富。媼。之。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孟。康。曰。上。色。上。黃。也。劉。

功。耳。後。之。制。數。以。五。卽。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

也。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顏。綠。中。壇。故。疑。是。

壇。祭。但。以。堂。壇。論。中。央。耳。

右帝臨二

春祭

青陽開動。根夢以遂。臣瓚曰。春。音。潤。并。愛。政。行。非。遂。

師古曰。并。兼。也。遂。及。也。凡。雷。聲。發。榮。蟄。處。頃。聽。嚴。同。

有。足。而。行。者。稱。政。行。也。枯。棗。復。產。廼。成。

言。雷。震。始。發。車。木。舒。榮。則。蟄。蟲。處。蟄。枯。棗。復。產。廼。成。

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長。曰。天。在。孕。日。胎。施。音。弋。

厥。反。天。音。羣。生。嗒。嗒。惟。春。之。祺。音。使。威。反。祺。音。其。

鳥。老。反。右。青。陽。三。

朱。明。盛。長。粵。與。萬。物。臣。瓚。曰。夏。為。未。明。師。古。曰。粵。古。

於。桐。生。茂。豫。靡。有。所。訕。師。古。曰。桐。讀。為。通。茂。珠。美。盛。

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訕。皆。申。遂。也。訕。音。丘。物。反。敷。華。

劉。放。日。相。以。雅。也。揚。子。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迎。嘗。甫。田。犬。田。也。百。

也。嘗。謂。飲。饗。之。也。言。此。迎。盛。皆。因。大。田。而。登。成。廣。大。

進。于。祀。所。而。為。百。神。所。飲。饗。也。進。吾。大。歷。反。廣。大。

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右。朱。明。四。

西。顛。沉。礪。秋。氣。肅。殺。師。古。曰。沉。音。明。浪。反。礪。舍。秀。垂。

穎。穎。不。廢。五。穀。百。草。秀。穎。成。實。姦。偽。不。萌。秋。孽。伏。

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日。餅。絡。音。莫。客。反。既。畏。茲。

威。惟。慕。絕。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德。者。皆。來。賓。附。無。

敬。驕。危。盡。敬。也。

冬祭

右西頤五

玄冥陵陰。陰。益。藏。師古曰玄冥。山木零落。抵冬降

霜。孟康曰。抵。至也。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木。抱

素。懷。朴。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

右玄冥六

惟。余。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媪。神。地。也。祭

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及。釐。讀。日。禧。經。緯。天

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

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

右漢聖歌

維。統。共。勤。順。皇。之。德。共。讀。日。恭。皇。皇。天

維。統。共。勤。順。皇。之。德。共。讀。日。恭。皇。皇。天

維。統。共。勤。順。皇。之。德。共。讀。日。恭。皇。皇。天

維。統。共。勤。順。皇。之。德。共。讀。日。恭。皇。皇。天

右惟泰元七

進。始。元。年。承。和。匡。衡。奏。罷。饗。路。龍。麟。更。定。詩

涓。選。休。成。選。選。成。美。成。者。也。天。地。並。况。惟。予。有。慕。師

易。也。爰。熙。紫。壇。思。求。厥。路。熙。興。也。紫。壇。壇。紫。色。恭

祭。也。思。求。降。神。之。路。也。恭

志言歌詞

承。禋。祀。緼。緣。為。紛。孟。康。曰。積。聚。修。飾。黼。黻。周。章。承。禋

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合。好。交。歡。虞。泰

一。娛。同。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琴。瑟。會。軒。朱。軒。朱。即

言。總。合。音。樂。會。珍。琴。金。鼓。靈。其。有。喜。琴。瑟。也。音。合。韻。音

於。軒。楹。之。前。珍。琴。金。鼓。靈。其。有。喜。琴。瑟。也。音。合。韻。音

反。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實。俎。以

蕭。蕭。則。其。芬。馨。達。於。神。所。故。曰。盛。牲。實。俎。進。聞。膏。實。俎。以

讀。曰。淹。長。巖。前。按。光。耀。明。晉。灼。曰。按。即。光。炎。字。也

相。如。與。曰。前。長。麗。而。後。商。皇。舊。說。云。鸞。寒。暑。不。忒。况

右漢聖歌

辰。詩。應。律。銅。玉。鳴。師。古。曰。銅。音。火。玄。反。函。宮。吐。角。激

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師。古。曰。晉。說。非。也。自。函。宮。吐

重。也。發。梁。歌。聲。純。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

梁。也。函。與。合。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

右天地八

承。相。匡。衡。奏。罷。備。繡。周。張。更。定。詩

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

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日。言

音各字

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漏觀是乃知命甚促謂當知之何也吾知所樂獨樂六龍
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
所樂獨乘六龍然御六龍其何不來下應劭曰昔
龍得其調使我心若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
不來飛師古曰嘗嗟嘆之辭也黃乘黃也歟乘黃不
來下也嘗
音各字

右日出入九

大奇錄

天馬作

太一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雷赤汗沫流補
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靈濡也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
音韻面之醜音灼曰沫古醜字也師古曰沫沫用通
沫者言被回如船也字從水旁午未之末音呼內反
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從水旁本末之末音亦如之

諸史節十卷

六樂章

十

然今書字多作志儼精權奇籀浮雲瞻上馳蘇林
沫函之沫也志儼儼精權奇籀浮雲瞻上馳蘇林
音躍言天馬上躍浮雲也師古體容與迴萬里日建
音近如淳曰迴越踰也音灼曰古迴字師古
曰孟晉非也選讀與厲同言能厲渡萬里也今安匹
龍爲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爲之友耳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

兩化若鬼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

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

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日執徐

言得天馬時將擢舉誰與期師古曰言當奮擢歲在辰也高舉不可與期也天馬

徠開遠門棟予身遊昆侖天頤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登昆

也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游

開闔觀玉臺應劭曰開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也

右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長短語

天門開談蕩蕩如淳曰談讀如迭談蕩蕩天體堅穆清之狀也師古曰談音大結反
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衆神穆然方駕馳騁而臨祠祭光夜燭德信著神夜照應誠而來是德信著明靈寢平而鴻長生神靈德澤所光神靈德澤所光

諸史節十卷

六樂章

二

甚大故我得長生大朱涂廣石爲堂涂道路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

望精罕也舞者所持玉指以玉飾之也招搖申動星

留翕塞損光翕答也言衆星留神答成饗紫曜

珠璣黃紫曜發神之曜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帳言紫曜紫曜發神之曜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帳言紫曜

比掖回集貳雙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掖而雙集也師古曰常

半猶道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言月光穆穆也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軋忽長遠之貌神

裴回若留放燿蠶親以肆章孟康曰燿音製師古曰言神靈裴回留而不去

裴回若留放燿蠶親以肆章孟康曰燿音製師古曰言神靈裴回留而不去

故我得親見莫以親附。函蒙社禘常若期。函也。包也。蒙也。社也。禘也。常也。若也。期也。
 而陳誠意遂章明之。陳也。誠也。意也。遂也。章也。明也。
 神所享故能包函蒙被社。神也。所也。享也。故也。能也。包也。函也。蒙也。被也。社也。
 寂寥上天知厥時。寂也。寥也。上也。天也。知也。厥也。時也。
 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福也。應也。誠也。而也。至也。有也。常也。期也。
 我澤高遠而知我饗薦。我也。澤也。高也。遠也。而也。知也。我也。饗也。薦也。
 泛泛淇濱從高岸。泛也。泛也。淇也。濱也。從也。高也。岸也。
 意也。淇濱盛貌。晉灼曰。淇音振。泛。上。浮也。
 旅間因師古曰。淇音徒。千反。殷勤此路臚所求。旅也。間也。因也。師也。古也。淇也。音也。徒也。千也。反也。殷也。勤也。此也。路也。臚也。所也。求也。
 曰臚陳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佻正嘉吉弘以昌。曰也。臚也。陳也。言也。所也。以也。殷也。勤也。此也。路也。乃也。欲也。佻也。正也。嘉也。吉也。弘也。以也。昌也。
 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佻。正。嘉。吉。弘。以。昌。陳也。所也。求也。師也。古也。曰也。臚也。音也。力也。於也。反也。佻也。正也。嘉也。吉也。弘也。以也。昌也。
 如淳曰。佻讀。休嘉碑隱溢四方。如也。淳也。曰也。佻也。讀也。休也。嘉也。碑也。隱也。溢也。四也。方也。
 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碑。石也。隱。隱也。溢。溢也。四。四方也。
 專精厲意逝九闕。專也。精也。厲也。意也。逝也。九也。闕也。
 如淳曰。闕亦陔也。淮南子曰。若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土。紛。云。六。幕。浮。大。海。如也。淳也。曰也。闕也。亦也。陔也。淮也。南也。子也。曰也。若也。九也。陔也。之也。上也。陔也。重也。謂也。九也。天也。之也。土也。紛也。云也。六也。幕也。浮也。大也。海也。
 也。師古曰。闕。今韻音故。又音亥。紛。云。六。幕。浮。大。海。紛。興作之說。六。幕。云。六。幕。浮。大。海。紛。猶言六合也。

樂章

右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景也。星也。顯也。見也。信也。星也。彪也。列也。
 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國益地。師古曰。謂彰著而為行列也。象載昭庭。日親以祭。如也。淳也。曰也。景也。星也。者也。德也。星也。也。見也。無也。常也。國也。益也。地也。師也。古也。曰也。謂也。彰也。著也。而也。為也。行也。列也。也。象也。載也。昭也。庭也。日也。親也。以也。祭也。
 師古曰。象。謂也。日。來親近。甚明察也。參。倅。開闔。爰推本紀。師也。古也。曰也。象也。謂也。日也。來也。親也。近也。甚也。明也。察也。也。參也。倅也。開也。闔也。爰也。推也。本也。紀也。
 應劭曰。言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晉灼曰。倅。參也。也。開闔。猶開闔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汾。隴。出。陽。皇。祐。元。始。言也。景也。星也。光也。明也。開也。闔也。乃也。三也。於也。日也。月也。也。晉也。灼也。曰也。倅也。參也。也。開也。闔也。猶也。開也。闔也。也。言也。今也。之也。鼎也。瑞也。參也。等也。於也。上也。世也。汾也。隴也。出也。陽也。皇也。祐也。元也。始也。
 師古曰。皇。大也。祐。福也。五音六律。依章饗昭。師也。古也。曰也。皇也。大也。祐也。福也。五也。音也。六也。律也。依也。章也。饗也。昭也。
 依章。謂和不相乖離也。饗。讀曰饗。昭。明也。言替饗之明也。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姚。係音。空。桑。瑟。瑟。結。信。成。依也。章也。謂也。和也。不也。相也。乖也。離也。也。饗也。讀也。曰也。饗也。昭也。明也。言也。替也。饗也。之也。明也。也。雜也。變也。並也。會也。雅也。聲也。遠也。姚也。姚也。係也。音也。空也。桑也。瑟也。瑟也。結也。信也。成也。
 張晏曰。空。桑。為。瑟。一。彈。日。空。桑。地。名。也。出。四。興。遊。代。八。風。生。張也。晏也。曰也。空也。桑也。為也。瑟也。一也。彈也。日也。空也。桑也。地也。名也。出也。四也。興也。遊也。代也。八也。風也。生也。
 臣贊曰。舞者。四。舞。木。可。為。琴。瑟。也。四。興。遊。代。八。風。生。舞。代。奏。也。左。氏。

傳曰。夫舞者。所以飾。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饌。醴。傳也。曰也。夫也。舞也。者也。所也。以也。飾也。殷也。殷也。鐘也。石也。羽也。籥也。鳴也。河也。龍也。供也。饌也。醴也。
 入音而行八風也。犧。牲。音。灼。曰。河。龍。夏。之。所。賜。者。也。供。饌。給。厨。祭。也。百。入也。音也。而也。行也。八也。風也。也。犧也。牲也。音也。灼也。曰也。河也。龍也。夏也。之也。所也。賜也。者也。也。供也。饌也。給也。厨也。祭也。也。百也。
 末。旨。酒。布。蘭。生。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末也。旨也。酒也。布也。蘭也。生也。百也。末也。百也。草也。華也。之也。末也。旨也。美也。以也。百也。草也。
 露。泰。尊。柝。棗。析。朝。醒。應。劭。曰。柝。樂。取。其。柝。汁。以。為。飲。露也。泰也。尊也。柝也。棗也。析也。朝也。醒也。應也。劭也。曰也。柝也。樂也。取也。其也。柝也。汁也。以也。為也。飲也。
 以。解。朝。微。感。心。攸。通。修。名。得。通。達。成。長。久。之。名。也。攸。通。微。以也。解也。朝也。微也。感也。心也。攸也。通也。修也。名也。得也。通也。達也。成也。長也。久也。之也。名也。攸也。通也。微也。
 醒也。微。感。心。攸。通。修。名。得。通。達。成。長。久。之。名。也。攸。通。微。醒也。微也。感也。心也。攸也。通也。修也。名也。得也。通也。達也。成也。長也。久也。之也。名也。攸也。通也。微也。
 周。流。當。羊。思。所。弁。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道。遠。也。思。周也。流也。當也。羊也。思也。所也。弁也。周也。流也。猶也。周也。行也。也。常也。羊也。猶也。道也。遠也。思也。
 是。稷。稷。復。正。直。往。竊。稷。稷。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竊。是也。稷也。稷也。復也。正也。直也。往也。竊也。稷也。稷也。多也。復也。猶也。歸也。直也。當也。竊也。
 也。稷。稷。復。正。直。往。竊。稷。稷。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竊。也。稷也。稷也。復也。正也。直也。往也。竊也。稷也。稷也。多也。復也。猶也。歸也。直也。當也。竊也。
 當。牲。日。所。願。也。復。音。馮。馮。切。和。疏。寤。平。音。灼。曰。馮。馮。當也。牲也。日也。所也。願也。也。復也。音也。馮也。馮也。切也。和也。疏也。寤也。平也。音也。灼也。曰也。馮也。馮也。
 扶。日。反。審。令。韻。音。寧。馮。馮。切。和。疏。寤。平。音。灼。曰。馮。馮。扶也。日也。反也。審也。令也。韻也。音也。寧也。馮也。馮也。切也。和也。疏也。寤也。平也。音也。灼也。曰也。馮也。馮也。
 精。風。鳴。龍。屬。也。師。古。曰。言。馮。馮。與。命。靈。蟻。使。切。屬。諸。和。精也。風也。鳴也。龍也。屬也。也。師也。古也。曰也。言也。馮也。馮也。與也。命也。靈也。蟻也。使也。切也。屬也。諸也。和也。
 水。神。令。之。疏。導。川。涘。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蟻。音。弋。隨。

樂章

右景星十二

元。開。五。年。得。鸛。汾。陰。作。元也。開也。五也。年也。得也。鸛也。汾也。陰也。作也。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謀。臣。贊。曰。官。齊也。房也。產也。草也。九也。莖也。連也。葉也。宮也。童也。効也。異也。披也。圖也。案也。謀也。臣也。贊也。曰也。官也。
 此。異。瑞。也。蘇。林。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師。古。曰。玄。天。也。此也。異也。瑞也。也。蘇也。林也。玄也。氣也。之也。精也。回也。復也。此也。都也。師也。古也。曰也。玄也。天也。
 曰。謀。普。第。也。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言。天。氣。之。精。回。曰也。謀也。普也。第也。也。玄也。氣也。之也。精也。回也。復也。此也。都也。言也。天也。氣也。之也。精也。回也。
 旋。及。復。於。此。雲。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久。日。茂。盛。也。旋也。及也。復也。於也。此也。雲也。陽也。蔓也。蔓也。日也。茂也。芝也。成也。靈也。華也。久也。日也。茂也。盛也。
 之。都。謂。甘。泉。也。蔓。蔓。日。茂。芝。成。靈。華。久。日。茂。盛。也。之也。都也。謂也。甘也。泉也。也。蔓也。蔓也。日也。茂也。芝也。成也。靈也。華也。久也。日也。茂也。盛也。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元也。封也。二也。年也。芝也。生也。甘也。泉也。齊也。房也。作也。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社。福。音。灼。曰。得。后也。皇也。嘉也。壇也。立也。玄也。黃也。服也。物也。發也。冀也。州也。兆也。蒙也。社也。福也。音也。灼也。曰也。得也。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

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象載象也山出象與瑞應車也瑜美貌也

言此瑞車瑜然色白而

師古曰駕車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食甘露飲榮泉

師古曰駕車也榮泉言泉有光華劉歆曰此詩四句先敘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瑜黑車也白集西雍之麟也甘露泉

師古曰言大者所出也註非也赤雁集六紛員

師古曰言大者所員多貌言西獲象與東獲殊禽雜五采文

孟康曰言赤雁祥瑞多也員音云殊禽雜五采文

師古曰見顯其文采神所見加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師古曰見顯殊異也神所見加祉福登蓬萊結無極示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師古曰見顯

右象載瑜十八

八集章

才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綬黃華蓋

師古曰綬蛟貌黃華蓋言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寒

書曉溢

曉音鳥感及溢音謂百君禮六龍位

椒漿靈已醉靈既享

百君謂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股股

爛揚光延壽命

孟康曰禮音近集不安欲去也如未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

國靈祀祀象輿輶

孟康曰禮音近集不安欲去也如序曰儀僕人嚴駕待發之意師古

日轉

師古曰樂然輕舉意也逶迤禮

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言託恃天德莫衰長生無衰竭也

右赤蛟十九

漢百官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相中

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

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

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

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

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

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丞相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

長史千石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

將軍之號 御史大夫秦官秩中二千石位上卿銀

印青綬掌副丞相一日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書秘

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有繡衣直指出討瑋猾治大獄不常置 前後左右

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 奉常秦

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太常天子旌旗也畫

日月焉王有大事則載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

常屬有太祝太史太醫均官都水長丞均官山

陵上客輪入之官都水治渠隄水門 關土秦官掌

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郎中令秦官。

光祿勳

掌宮殿掖門戶。武帝更名光祿勳。屬有大夫郎諸者。

期門羽林皆屬焉。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

多至數十人。秩比八百石。郎中郎秩比六百

石。侍郎郎中比四百石。甲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

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謂者

掌質讚受事。秩比六百石。謂者僕射秩比千石。謂者

始中置中郎將秩比千石。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

帝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

以五兵。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號曰羽林孤兒。期門羽林皆宿衛之官與期門

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騎等求

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隨所領之事以為號如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

關之內。衛士於周垣不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

宿屋矣。屬有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微官中。天下

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長樂建

別火

案馬

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不常置。大僕秦官。周穆王

以前有之。掌輿馬。屬有未央家馬大廐三入。各五不

一尉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

故謂之家馬。文車府路鞍騎馬駘馬龍馬閑駒案案

駒除水華五監長丞。開闢養馬之所故曰閑駒。駒除水華五監長丞。駒除出北海中其狀如馬又邊

郡牧師諸死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又牧案昆號令丞。爾雅昆號研善升離者也。因以為

廐名。牧案言牧養案駘也。昆獸名。號研者謂其號下

平也。善升離者謂山形如離而能升之也。號古蹄字研音現

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

可飲。桐取其上肥馬乳。盛之並乳。因名曰桐馬。禮樂

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今

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桐徒花反延尉秦官。延平掌刑

辟有左右監秩比千石。景帝更名大理。宣帝地節中

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田舍秦官。掌諸蹄義。變

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名大鴻臚。屬有行人譯

官別火三令丞。別火獄令。主治改火之事。宗正

親屬屬有都司空丞內官長丞諸公主家內門尉

皆屬焉 沼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今

武帝更名大司農屬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

令丞 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

而官有 幹官 管 鐵市兩長丞 幹主也主均輸之官所

駿粟都尉 駿搜同 武帝軍官不常置也 少府秦官

掌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大

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屬有尚書符節

太官湯官等官樂府若廬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

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 若虛官名

今日若虛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註有若虛獄令

治所應與將相大臣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大官主

脂食湯官主餅解導官主擇米左弋 庖人 都水均官

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 庖人 都水均官

三長丞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

御府未悉內者官者八官令丞鈎盾主近苑園尚方

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諸僕射署長中黃

門皆屬焉 中黃門奄人居禁 武帝更名考工室為考

工左弋為仗飛居室為保官甘泉居室為昆臺未悉

為掖庭宜帝更名西織為織室 甲尉秦官掌微循

京師 微循游微皆 有兩丞候司馬千人 師古曰候及

皆官名也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 武帝

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 更名執金吾

職主先導以禦非常因以名官 屬有中

畢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

左右家輔都尉尉丞兵率皆屬焉式道凡三候車駕

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官門門乃開自太常至執金吾

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有

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令人秩皆六百石先馬前

也國語勾踐親為夫差先馬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

官室武帝更名將作大匠屬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

前後中校七令丞章謂大材也將作大匠主材更名

章曹掾今所謂木鍾者秦章聲之轉耳武帝更名東

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 唐事秦官掌皇

后太子家有丞 唐省也給也茂陵中 屬有太子率更

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尉廐長丞太子稱家故曰家令

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中盾主周衛微道秩

四百石衛率主門衛秩千石率更掌知漏刻皆太子

之官也又中長秋私府未巷倉廩祠祀食官令長丞

皆皇后之官也成帝省詹事并屬大長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更名長信少府以太后所居宮

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

樂少府 稱行秦官景帝更名大長秋後者收成之

之義故以為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西園國秦官掌

蠶夷降者成帝并省大鴻臚不衛都尉曰衛學諸池

苑故稱木衛主諸官故曰掌上林苑屬有上林切輪

御着禁園稱灑鑄官技巧六廐辨銅九官令丞御蓋

御宿也在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或曰御

諸史節十卷

天百官

幸

差或曰御宿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轉與楫

同准者楫所以行船轉濕船官也鑄官主鑄鐵官

辨銅主分別銅之種類漢書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

華駒駘騎馬路鞍大廐也馬皆萬匹皆太僕屬官而

此水衡又云六廐技巧官蓋技巧之徒供六廐而其

官別屬水衡也 內史屬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

左內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屬官有長安

市尉都水鐵官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有屬後令丞

尉又在都水鐵官雪鹽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時

內史屬官

其在內史

內史屬官

其在內史

內史屬官

其在內史

內史屬官

其在內史

內史屬官

其在內史

在禮故 王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武帝更名右扶風

治內史右地屬有掌黃令丞尹翁歸蒙強有論罪賜

曰益為右扶風掌黃官使研卷東方朔

畜牧之所在也又有都水鐵官廐廐四長丞五時

故有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三輔黃圖云京兆

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

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

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自太子

右扶風秩皆二 護軍都尉秦官屬大司馬成帝綏

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 司隸校尉周官以掌

而然察故 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

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

農冠進賢冠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內附

以為騎者長水校尉掌長水宜曲胡騎長水胡名宜

騎之也於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

校尉掌待詔射聲士工於射者宜其中聞聲則中之

待詔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自司隸至虎賁校

尉士

諸史節十卷

天百官

幸

而然察故 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

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

農冠進賢冠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內附

以為騎者長水校尉掌長水宜曲胡騎長水胡名宜

騎之也於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

校尉掌待詔射聲士工於射者宜其中聞聲則中之

待詔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自司隸至虎賁校

尉士

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

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

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巳校尉

元帝初元元年置秩比六百石。甲乙丙丁庚辛壬癸

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君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據諸國也

有丞。司馬有候。秦車都尉掌御乘輿

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駙副馬也非正駕車也。武帝初

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

官。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

諸史節上卷

不百官

音

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

夫將都尉尚書太官令至郎中七員。自列侯以下郎

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

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無常

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

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爵一級曰公士。言有爵命異於士二上造。造成也言

上三簪。以組帶馬曰簪。簪者言飾此馬也四不更。言不豫更五大

夫。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八公乘。言

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

言為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更言主領

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言皆主上十七駟車

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為衆長也十八大庶長。又更尊也十九關內侯

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皆秦制。以賞

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

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諸侯王

金印紫綬。蓋草名可染綠因以為綬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案作銀文曰璽謂刻云某王

之。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

諸史節上卷

不百官

音

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

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監

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

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州。以六條問

問則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

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公向私。旁

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

風厲殺人。怨則任刑。喜則濫賞。煩擾刻暴。刺殺元

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

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持怙榮

執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郡守秦

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

長吏
少吏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

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

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

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

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

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太宰十里

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耆夫游徼。三

老掌教化。耆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

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

諸史節士卷

六百官

七

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

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

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凡吏秩比二

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

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

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

綬。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夫為古文辭。必古事古官。斯稱其義。雖今文亦必

飾以古貌。乃物色者敬容焉。至纖濃靡澤。翡翠坐

簪。徒以觀婦人耳。非先古寂寥之致也。予輯漢官

一卷。不知者視之為計簿。然形神包會。西京作者

必稽焉。夫神者形之君。然形有不得。神亦不居。今

夫商鼎周彝。撫則編籍。詭則幽深。如啗茹蘆。滋味

靡竟。至如汗尊土鼓。質非不古也。叩之詘然。何則。

君形不在焉。今不得其君形。而徒指之為計簿者。

則汗尊土鼓之類耳。非吾輯書意也。

諸史節士卷

六百官

七

諸史品節卷之十六

盛漢文

東方朔傳

此朔自傳故不書卒葬不著世系又多誇詞漢書採用之耳

妙節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

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

多上書言得失自衛衛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

聞罷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

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諸史品節卷之十六

東方朔

誦四十四萬言又帝服于路之言子路之言可便有勇者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流

黃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

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又辭不遜高自稱舉

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有所請也奉祿薄未得省

見不被省納不待見於天子久之朔始賜朱儒朱儒短人也駟本

為駟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

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

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君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

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

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

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

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

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仙索長安

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

家射覆家術數之末也於覆器之下而置守官盂下置諸物令問射之故云射伏

射之皆不能中守官生屋壁如守官然故名之朔自贊曰臣嘗受易

諸史品節卷之十六

東方朔

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脣謂之

為地又有足跛跛服脈善緣壁是非守官即蜥蜴守官即人家屋壁中蟻蟻

前音應谷反獸不羣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

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羈常侍左右

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

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

曰是囊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

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囊數上令倡監榜

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暑音澆箭之曉暑音瓜灼之

叙天子遊
畝象殊異

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舉計其畝而為簿籍也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置直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

如此更練
是謂之
謂目之也

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奢侈

諸史紀節十卷

六 東漢朔

五一

以事精固
文章典雅
武帝得之
要質不穢
乎也

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行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陸海之地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上宜薑芋水多鱉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郿之間號為土膏其買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

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

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騶馳東西。重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隄若言不害也。不也。無隄之輿。謂天子故言輿也。一日之樂。謂田獵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殿作九市之官。而諸

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秦階者天之三階也。土階不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諸史紀節十六卷

六 東漢朔

六一

不取其言
而實報之
厚乃其真
文也

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內官署名以

法有以規
救之亦無
害於其家
思

公主子廷尉上請諸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前又

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

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

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

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

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

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

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

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

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

及銷憂者其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

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

中小遺殿上小便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

畧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

竇太主堂高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

近幸董偃始偃與毋以寶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毋出

董偃傳

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毋養之因留

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計謂用頗讀傳記至年十八

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

中庶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

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益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

足下私侍漢主援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

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

竹籍田言有菽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

下何不白主燬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

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又之不然上

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

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董求

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

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元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使列為公主賞賜甚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

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

諸史記卷

不棄者類

十一

諸史記卷

天更本類

八

諸史節上卷

六 東方朔

九

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好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遂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觥膝為膝者，道入登階，就坐未定。主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卷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辨形如射，以縛左右手於事使也。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者，也。辨即今之臂，也。傅讀曰。

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賜衣冠上上者。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驪樂。主迺請勅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楚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實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

諸史節上卷

六 東方朔

十一

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懼，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嘗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

正諫似直
文帝德
於此更詳

式帝春後
事於此更

諸史皆指上卷

不方修

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華鳥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
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
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
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
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官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
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古象字撞萬石之鐘擊街
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
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
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
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
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
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職
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知戰陳征伐之
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周太
師故

天東才朔

士

八三十二
人二氣呵
成不出計
本故為提

諸史皆指上卷

云拾引下註子為衛尉以其臯陶為大理作后稷為司
道也農種伊尹為少府伊尹善
烹飪子贛使外國有辨
顏闕為
博士皆有子夏為太常以其文學
故為太常益為右扶風益作
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
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以有
勇力伯夷為
鴻臚是時諸侯王治民
鴻臚主諸侯王也龍逢為宗正以其直無
所阿私伯夷為
京兆京兆與太常
同典齋祀管仲為馮翊管仲定民之居寄軍
令與內政終令巨霸
魯般為將作以其
巧也仲山甫為光祿光祿主三大夫諫
正之官取其柔亦
不如剛申伯為太僕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也
亦不吐申伯為太僕御職又容近故用親親也延
陵季子為水衡水衡主池苑季子
吳人故使為之百里奚為典屬國
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以其貞潔故
史魚
或號其風俗孔父為詹事孔父正
使無通孔父為詹事色而立
於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善治
邦邑王慶忌為期
門以其
勁捷夏育為鼎官舉千鈞官今
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羿善
射
宋萬為式道候表道之侯若今
之武侯引駕上廼大笑是時朝廷
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董仲舒夏
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王父偃朱買臣嚴助汲
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閑達溢
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北哉朔對曰臣觀其面齒牙

天東才朔

士

樹類。脰。頰內日吐脣。吻。擢。頤。頤。結。股。脚。連。雁。尾。遺。蛇。
 其迹。行。步。獨。旅。遺。蛇。猶。遠。也。獨。旅。曲。躬。貌。也。臣朔雖不肖。尚兼此
 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
 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吳越。內興制度。國家
 多事。自公孫弘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
 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
 郭舍人俱在左右。詠調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
 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
 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詛譎。辭數萬言。終不見

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
 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
 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
 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
 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幅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
 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莖孳。
 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

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听有所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

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

諸史品師十六卷

不東方朔

五十一

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

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

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闔天。以蠶測海。蠶張以

筦撞鐘。謂葉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故

繇是觀之。譬猶臆駒之襲狗也。小鼠孤豚之咋虎也。特

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

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

大道也。

董仲舒八事

盛漢文

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

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

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辜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

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

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

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又矣。至於陛下時。天

遇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

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賤。屬在諸侯。遠

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

諸史品師十六卷

不董仲舒

者

在國中處勞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
園殿。迺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
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
况大臣乎。此天意也。鼻在外者。天災外。鼻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精華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
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
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

鐵品

諸夏書上卷

六一

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
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
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將之。為其不義
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社而不
不為。不傲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
為。不承親。絕刃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天

離合根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
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
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
博觀所以為明也。任尊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
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
也。

此言君人之道宜深
從不覺明
自多如然
後會矣

立元神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

諸夏書上卷

六一

太

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寤寢無
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嚮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
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
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
賢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據位治人。用何
為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
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
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
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弃之。

中正溫詳
義理之文

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
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
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
無孝弟。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
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糜鹿。各從其
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
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
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裏襲石室。分
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于其信。是故肅

諸史世傳十卷

六書傳

九

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
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蠶章殖谷。間闢以
足衣食。所以奉弟本也。立辟靡序。序修孝悌。敬讓以
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
子弟。不敢自尊。那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雖舒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枕而卧。莫之助。
而自強。莫之緩。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
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國而君之。君亦不
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

初者德

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
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
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體國之道
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
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
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
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
也。

立元神二

諸史世傳十卷

六書傳

十

夫積聚精以自剛。聖人積聚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
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
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
精。聖人務聚其賢。盛其精。而一其陽。聚其賢。而一其
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
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
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
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
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

此後文論
君人之體
不在象矣
遂致目見
乃為得信

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剛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所謂不見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問其聲者非不問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冥能冥則昏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之謂神太極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彼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

金鑰匙

諸史記師上卷

六 畫齊

五

問聞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間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威德所生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利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

此語人君法天以布其德而推其於春秋

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入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

諸史記師上卷

六 畫齊

五

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也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朱善不遺小撥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天人對

仲舒曰起
禮樂前無
祖述後無
因循列之
孔門何謂
水德乃無
爛其文如
自巳也
曰仲舒非
其徐詳明
曰仲舒非
欺也

仲舒曰
淵源蓋在
三聖先生
孔子蓋能
熟爛然
之於此使
知所自也

春秋之中視可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眚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人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在彊勉

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詩

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

經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具也故聖王已沒

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

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

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

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

民也易其化人也者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

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

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父毋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父毋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父毋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父毋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父毋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禮史卷第十卷

入書節

三

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臣聞命者天之令

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

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

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

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

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

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

而時出佐陽陽不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

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

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

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

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

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粹然一出
於正宋儒
道學出入
其語

教於首元
始於首元
正謂一氣
之危

諸史卷六

入書卷

五

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宣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保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

其教化

更化善治

諸史卷六

入書卷

五

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大矣。夫長吏多出於郡中。中郎更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必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且不能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察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實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

任官不以
賢不以久
惟其賢

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更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性命之旨
亦不甚遠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

諸史卷之六

入書卷第

五

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採流，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歟！

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諸史卷之六

入書卷第

五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較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整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

此古含賦
之家不與
民爭

道與有所能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不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諸史節大案

天書卷第

卷

諸史節大案

天書卷第

卷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粵有三仁對

此論純正
在得九門
正脈解儒
哉

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

諸史出節十六卷

三

精言

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一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精要

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此章主上
上最得
之文
父之
人臣所
也

逢丑父 董仲舒竹林

諸史出節十六卷

六章章節

三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其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祭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尊。大

如此論則官君臣俱死君生不得生故深言殺之曰請俱

至哉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瀾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謀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

諸事第上卷

天董仲舒

三

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也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心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公子目夷 首人滅鄆 祭仲 衛曼姑 紀

季

舉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及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平首之子以為同君目曰首人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謂

諸事第上卷

天董仲舒

音

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及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

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

諸葛節士卷

八 董仲舒

董

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葵。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羅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

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沒以郟。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齊桓公

諸葛節士卷

八 董仲舒

董

齊桓執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身存亡幾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愛。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及成。而志已滿矣。

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圍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諸史節去卷

八章神錄

三七

義利 春秋辨義之書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其無利。雖貧與賤。尚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其富而羞辱。大惡孽深禍患。貢非立死。負罪。即旋傷歿。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自樂也。而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知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詎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粟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粟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而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性。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大明其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墮。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

卷第六卷

不章存符

三六

民民樂而歌之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
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
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
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有
不用則堯舜之德大治之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聞
於義不能昭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情以必正之
直發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
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
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諸考品節上卷

六章仲舒

三九一

仲舒之學大醇小疵觀此義利說可見

天道施地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違本精之至也
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
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
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
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
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
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
味身行正道非奪之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

此性雖清而情動定性而於其情則入道得春秋性情之理也

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情一作之變謂之外
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者神之不
守也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人人不知習忘乃化
常然者性不可不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
則倫得以個靜為它以禮義為道則文從是故至誠
遺物而不與變但寬順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
能入矣蜩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
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諸考品節上卷

六章仲舒

早一

限氏名曰武帝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

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宅穀不書至於麥禾不
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
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
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
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其使民不過三
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
稅下足以畜妻子樛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
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阡陌貧者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夏卒

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

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

戍。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

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二十倍於古。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

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

之衣而食大甌之食。重以倉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

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

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

民名田以澹不足。名田古田也。谷為立限不使富塞

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

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

歛。省黥役。以實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漢書卷六

八書律

四一

諸史品節卷之十七

盛漢文

孝武以後椒房

武帝

武帝才華

炳炳已自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武帝中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

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

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

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

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

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

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

歔歔而不復言。轉面而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

諸史品節十一卷

夫人

一

請東品節上卷

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
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歟欲以深託兄弟也
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
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擊擊顧念我者乃
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長惡吐棄
我意向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
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
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
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
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
步夫人之神於帷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
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行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
人其辭曰美連娟以修嫫兮

請東品節上卷

請東品節上卷

不長模故也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憊美也連娟泯不歸乎故鄉新官
於山椒兮山椒山陵也修夜之不陽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
桂枝落而銷亡寒涼

請東品節上卷

不長模故也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憊美也連娟泯不歸乎故鄉新官
於山椒兮山椒山陵也修夜之不陽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
桂枝落而銷亡寒涼

之意桂秋芳香亦喻神氣執以遙思今精浮游而出
夫人也惜千感反 神氣執以遙思今精浮游而出
畏託沈陰以墮久兮惜蕃華之未央沈陰言在地下
而早落蕃華思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也
幼眇眇也相羊思函芟蒺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
猗靡兮縹飄姚序愈莊思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
娥揚也娥揚揚其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
而弗明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驪接
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言絕接狎之權而遂離
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

請東品節上卷

之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
兮哀裴回以躊躇躊躇住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
辭去超今西征屑兮不見以日為喻流淫散其寂兮
無音古悅思若流波恒今在心流波言思亂曰佳俠
函光隕朱榮兮佳俠猶嫉妬關其將安程兮言嫉妬
徒不足與夫人為程言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
歎沍沍悵兮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鮮之間謂
小兒泣不嚮不虛應亦云已兮而今涕泣從自己耳

大人不知之。媯妍太息嘆稚于兮。夫人蒙被厥於不
 是虛其應。媯妍太息嘆稚于兮。夫人蒙被厥於不
 而孤也。三輔謂憂愁面者瘦曰。見帝哀其子小而
 媯實媯實猶媯如也。媯在消反。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仁者不誓。豈約親兮。仁者之
 念之也。慟慟哀怡之意。仁者不誓。豈約親兮。仁者之
 一不以爲恩。施豈有親。既往不來。申以信兮。死者一
 親而反常。以言約乎。情念階痛重。以此心。既不返
 爲信不有忽忘也。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昆
 不復故庭兮。故庭謂平生所。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居室之庭也。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
 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葬者。唯宣帝得全。卽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
 后。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媯。媯男無故。無故弟武
 皆隨使者詣關。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媯。初
 上卽位。數遣使者求外家。父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
 王媯。令太中大夫任宜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
 識知者。皆曰王媯。媯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蠶吾平鄉。
 年十四。嫁爲同鄉王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
 始媯。廣望亦涿。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
 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子

此後俱王

我翁須自養長之。媯爲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
 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
 官邸。鄆買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媯卽與
 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始共求媯。媯惶急。將翁
 須歸。歸與仲卿。曰。見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宅人
 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
 我果見行。當之柳宿。聚名在中山。盧如東北三十里。媯與迺始之柳
 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言自。說理不肯行。
 翁須曰。毋置之。置之猶言任聽。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言所去處。
 以得之。皆明。自言無益也。媯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
 王媯及迺始。地名。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媯與翁須共宿。
 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媯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媯歸難
 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
 至今不聞。其間買長兒妻員及從者。遂辭。辭對。往
 二十歲。太子舍人疾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
 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
 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其首仲卿妻之名。
 ③奏。王媯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

疾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
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廣漢有女平

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

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毋獨喜賀聞者夫有

女廼置酒請之請召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

內疾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旁尚作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

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更令人作媒而結婚遂與曾孫一

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

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

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

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

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

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

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

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
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
人免乳犬故十死一生免乳為產子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

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城富貴

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與衆醫共雜

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搆

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

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

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

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

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

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

論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非天子後庭中也初生時父母不

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

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

說之召入官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

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

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鹿

仔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

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

形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切門限也。塗

以金塗以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蓋田璧明珠

翠羽飾之。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

著玉璧，明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

珠翠羽耳。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寵寵十餘年，卒皆

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趙皇

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妻彊無

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

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

書贊。贊謂延昏夜平善鄉晨傳綰也。傳者欲起，因失

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

后詔大司馬恭、丞相大司空白、皇帝暴崩，羣衆譏謔

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

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

立許后為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

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

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

產子。子隱不見，言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

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卿、曹曉、道

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千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官

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官

對食。官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

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官腹大，問宮：官，御幸

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乳產也。有婢六人。

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弄勝耳。封

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

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官曰：

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

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羊書對牘背。牘，木簡也。聯以

善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

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

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之無實

賜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于武曰今夜漏上五刻
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
如曰愴也愴直視貌也丑庚反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
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棄為乳
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于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于獄中婦人
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臚書赫臚薄小紙也
今謂薄小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
物為臚臚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
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

東漢書卷之七 八趙皇后

男也嶺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令兒安在危殺之矣
危險也猶今人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太宮飲藥死
言險不殺耳 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
邪若外家也寧便自投出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
縊音纒轉之縊鄭氏曰自縊也縊殺也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
一曰謂張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終竟
置何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所也 或暫入或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
年襄子襄古懷字其十一月乳于也 詔使嚴持乳醫及

此許美人所產兒又一事

請見前卷之七 六趙皇后

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
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官來即從中官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
此下乃始 懟以手自掩鼻以頭擊壁戶柱從狀上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
故告之反怒為故以許美人產子 殊不可曉也帝亦
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何為不 陛下常
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何細謂何帝曰約以
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
詔使嚴持綠囊書于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
女受來宜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
緘封及綠囊報書于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
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緘束篋之繩也帝使客子偏
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客子偏兼
使緘封篋及綠縹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
底于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
昇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
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

勇為庶人謂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言未大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

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

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先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更以下皆與昭儀

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手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

又飲藥傷道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

貪者錢不足計事者讀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

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言

脫不能獨為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求

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

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

以為當引古事曾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

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夫人圖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

今昭儀所犯尤諱逆罪重於圖而同產親屬皆在尊

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

方也請事窮竟

褚少孫五事元帝時人

西門豹此篇可入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

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

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餘錢持

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

婦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

河上張緋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

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

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

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河中益空無人又因

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

來深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

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

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

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三千人其巫老

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
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
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
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
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

長久。長老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
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
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
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
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
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
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
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

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列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
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
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
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
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
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
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林能。誰最
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鄴生踵見沛公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鄴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殘民
鄴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故勞從者。
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附使
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側注冠一名高山冠。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
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鄴生膝自案劍。叱
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
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

此臣臣恐至失調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廊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自處相恐失天下之能士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

田叔燒梁獄辭

新史卷之七

漢書

去

景帝與梁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實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其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成王以下

此傳第五

帝王家法

新史卷之七

漢書

去

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自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王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威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父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傳相忠言之士知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寶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詭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表益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表益等曰殷道

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
 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
 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
 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
 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
 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
 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
 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
 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
 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
 生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善大義。狀報太后。太后
 乃解詭。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
 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
 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
 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其
 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
 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
 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

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
 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
 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
 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
 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歎氣平復。故曰。不通
 經術。知古人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
 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田任安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任安故與任安相善。任
 安。樂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
 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猶今附武
 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棧道近山。安以為武功
 小邑無家。易高也。言邑小無家。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
 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
 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曰。無傷也。任少
 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
 曰。某子甲。何為不來。手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

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舍俱為

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醬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

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

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

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

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

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若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

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

富人子之上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

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

警備人
習其極切

諸史節十七卷

六 衛少孫

子一

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

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

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梓鼓立軍

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

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

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

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

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

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

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

石丞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

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

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

說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諸史節十七卷

六 衛少孫

子一

由仁好化
善人此致
死之由

此兩人厄
運同時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謂不傳會也任安嘗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

外戚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嫫素得幸武帝承間曰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旌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

西入里門開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史公之正子也木可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林下妙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噫天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者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王南宮主孫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二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日陰安侯二日發于侯三日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孫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客居

常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王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千為侯富貴振動天下王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媼娥眾人謂之媼

漢書卷七十七

八書系

七

何媼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曰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漢書云武帝過河間趙氏使使召之文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幾手得一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

漢書卷七十七

八書系

七

陽宮漢武故事云既殯香闈十里上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閉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子帝曰然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王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毋無不讒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見也諺為武虛虛哉

褚少孫手神氣骨不無少讓然鋪張有情依阿霍泉亦太史公之愛孟也津津動人

武帝輪臺之悔

盛漢文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緡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緡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臣愚以為可造也田卒謂故輪臺以東不憂乏糧也

諸文節十七卷

武帝

三十

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也益多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孥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城太守都尉明遠火選士馬謹斥候著葦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遠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三十夜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

武帝文辭
甚高瞻
開今者年
老悔過情
臨詞促沉
不能舉事

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危和王來降者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食饋漢軍破城食至多然王自載不足以竟師士卒各自載食不能終師於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厥留甚衆厥留言其前後離厥不相遠及也曩者朕

諸文節十七卷

武帝

三十

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與也若汝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與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與謀與謀以普疆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難問著龜也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見顯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謂匈奴破不爻也匈奴困敗公

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上龜著皆以為吉匈奴

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鹵山必克

將率行也封諸將貳師最言上遣諸將而於封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

貳師下鹵山詔之必每深入今計謀封兆皆交繆言

效也繆重谷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

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

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適者

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

臺欲起亭隧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今朕不忍開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

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蕭文書也今

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

利卒苦而燧火乏失亦上集不得亡之人而土者不

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燧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

上文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賦也復者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

計對與上計者同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

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帝乃用桑弘羊

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

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

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

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貴以前

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光王時為貴人姑翼

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請惠惠斬之龜茲王絳賓亦愛

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

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

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

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

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

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者若

龜茲王所謂驢也

諸史品節卷之十七終

諸史品節卷之十八

盛漢文

司馬遷封禪書

武帝命羣臣草封禪之儀而司馬遷兒寬吾丘壽王等各以所聞見雜就其事從登泰山與執鉏鉏視觀

封禪事集以年分致河渠以事類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

諸史品節卷之十八

封禪書

一

封禪書乃一片文字後古至今首五篇非錯綜成文如主編珠明珠包括不待成器精光與然逐條得者一又也

而記聞云高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紫望秩于山川遂親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一牲一死贊二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岱宗之禮中微言高也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五載一巡狩禹之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

此後漢武皇帝所著

之國語二龍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

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

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

之興自此始巫咸臣名今此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現然楚祠亦以巫咸主神

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

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

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

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

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

諸史品節卷之十八

封禪書

二

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

川四瀆者江河濟淮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

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

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

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大戎所敗周東徙維維秦襄

公於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

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牝

秦文公作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衙文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衙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衙時也而雍旁故有吳

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

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楮紳者不道

作廊衙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野雉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廊衙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

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

興用三百牢於廊衙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毒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

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無乃言

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載之府而

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

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封泰山禪云云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

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顛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

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

懸車上單耳之山南伐至召陵餐熊耳山以望江漢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允合諸侯一臣天下諸

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

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

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

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

石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

而蓬蒿藜莠茂鳴皋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

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

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

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平

父子者七十餘王矣。其祖、臣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三年，天下未寧，而崩。及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此言甚怪，不經見。是時，長弘以本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

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禳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禳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頻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

五德 異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邑上黑度，以大為名。昔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驪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

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婦地而祭，席用菹稷，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而遂除車道。自上泰山陽至蕪，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

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細，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讖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

西境也。四曰陰。王祠三山。五曰陽。王祠之架。六曰月。王祠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王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近日出云。八曰四時。王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牛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官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此宋神無本而宋毋忌正伯倚充向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事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

如宋神
那衍

新美山師十卷

六封書

七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用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

三神山

此紀秦皇
周行東嶽
為時常歸
峻拔後入
紀遊記
述焉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

齊東野語十卷

六封書

八 總敘祀典

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黃帝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般以東。名山五大。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當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肴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酒凍。各養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

叙天下名
山與川

敘得禱辭

此後山
川祀典
祭典
亦奇觀也

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峻，山巖嶽，鴻氣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

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

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陳

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

之都，故加車一乘，駢駒四，霸產長水，澧澆涇渭皆非

大川，以近咸陽，盡得北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

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淵

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

星墳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神諸布

諸嚴諸述之屬，自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

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澆有昭明天子辟池辟池

池所謂華於社，亭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

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

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

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

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

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樹龍鱗車一

此以上作
後世祠
儀未及也

諸史高祖大卷

不封禪書

九

漢高祖

諸史高祖大卷

不封禪書

十

駟木馬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畫積養谷四珪幣各

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奉以冬十月

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

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

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

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

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

秘祝，即有苗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

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

初起，禱豐於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擊鼓旌，遂

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以為漢王，因以十月

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

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

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其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

高祖五年

招至晉巫
秦巫荆巫

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舉漢石粉
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大社天
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魯之屬荆巫
祠堂下巫先司命施摩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
時祠官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
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
而邑鄆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

禮史記印十八卷

六封禪書

十一

帝

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
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
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
下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
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今太祝盡以歲時致
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辰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

木馬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

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馬車各一乘馬四匹駕被

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增場珪幣

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

今祝致敬毋有所祈晉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

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

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

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

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

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

生章政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

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所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

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

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

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鬼言長安東北有神

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

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渭陽

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部見胃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馬。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曰。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

玉杯之詐

諸史卷之六

六封禪書

三

大醜。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分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

今天子
武帝

漢書卷之六

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主王威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按綰。綰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舍之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寤若。死若祠之。甚至民多往祠。

神君

諸史卷之六

六封禪書

市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事神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少君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寝。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寝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官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龍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遂來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龍道。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

六封禪書

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富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臬鳥名，破鏡名。夏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

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死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

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

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親其明年齊人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云。帝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官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雜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

少翁文成

復用數

孫安

神

牛倂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
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
成死明年天子病漸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
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
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
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
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

諸史卷之六

六封書

七

書法漢書

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天子
後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闔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
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
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
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
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
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
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
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見舒議天地牲用靈粟今

樂

五利將軍

諸史卷之六

六封書

八

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
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
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
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
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
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
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官人故嘗與文
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妙為康
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
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
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
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
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僂
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
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與肯。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關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土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皇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土。而大通焉。乾稱

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土

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轎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以

六印。青。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聞。莫。不。搖。尾。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雖。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大。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妄。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臚。臘。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開。昔。泰。帝

與。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繫。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尊。尊。陽。上。帝。鬼神。遭。聖。則。興。興。傳。遠。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辛。徂。牛。龜。鼎。及。禹。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矣。茲。中。山。有。黃。白。雲。降。益。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禘。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

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宜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

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

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

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死胸問於鬼史區鬼

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

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僂登卿因

所忠欲秦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

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

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

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

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

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

僂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

足以紀綱天下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者其守為神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

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僂愚百姓非其道者乃斷

卿以爲大言其動天

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

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且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

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履耳乃拜卿

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

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大

一壇壇三塹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

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

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宰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

進其下四方地為醴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

餘皆燔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或在鹿中水而泮之

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大一祝室則衣紫及繡五

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

天子始郊拜大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黃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有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二三星。

諸史中節十六卷

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實。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僂者非有求入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雙臣李延年以好音見。

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僂。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其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附)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節無風雨。遂上封矣。主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僂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諸史中節十六卷

巡海

諸帝第下卷

封禪書

五

一日大人
曰老父
以虛詞
相說
不順帝亦
公居之無
疑相為娛
樂而已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
 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
 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
 登中嶽太室。祭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
 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色。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
 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
 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僊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

諸帝第下卷

封禪書

五

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卦
 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
 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
 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
 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
 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眉如
 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
 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
 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
 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
 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
 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
 至海上。望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
 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

月反至其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乃以今年為元

封元年其秋有星彗于東北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三

能增氣王朔言候獨見旌星出如爪食頃復入焉有

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也云其來生冬

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

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

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緜山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草

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過祠泰山還至嶽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

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

滅兩越越人勇之名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

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

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

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緜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人

長

安則作董廉柱觀其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

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

神人之屬於是其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

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

下詔其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

伐朝鮮愛皇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瀟湘之天柱

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

川北至琅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

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

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

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

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

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年天子從

長

諸史帝紀上卷

六封禪書

元一

諸史帝紀上卷

八封禪書

元一

持雞卜也

越人勇之

萬里沙神

嶽子

神明

能增氣

明堂圖

公玉帶上

元封五年

巡南郡

禮瀟湘

之天柱

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

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

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下舉火下悉應之其後

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

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

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

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遣黃遇之十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

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其

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

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

屋必以天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前殿度高米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

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

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龜魚

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於

建章宮

亦與阿房相似

樓度五十大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

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大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下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

備乃令祠官進時積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

駒馬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

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

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

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

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

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

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與祠天(一)后(土)三年親郊祠

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其羊馬

天漢三年

此段統統收拾

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其羊馬

行赤星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祀類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與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莫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六封禪書

三

壽官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武帝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雷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棧陽官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鸞。以爲美祥以薦宗廟。後太史公故不記。卷終。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盛漢文

平準 武帝之過極矣但其雄才大略流令文章每爲所掩及觀太史公平準書而六十年之紛紛開卷如疾悲哉

乎四世之富一朝蕩然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百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竟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六平準

十一

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清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滿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

給當食者於是募民能給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死

馬以廣用而官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而乘牢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粟

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事者後室廬輿服借于上

無限度物益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歲助朱買臣

等招來東越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

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功隸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稅不足以更之乃募家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

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

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滯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卿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絕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騾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發八百餘巨萬初

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捐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者鑄財或累萬計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

而鑄錢。民亦間從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

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索或盜摩錢。取銖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

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

錢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三曰復小。削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

進言之。弘羊雖陽貴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

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

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

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天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

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

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

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其時美輶車。買人繒錢。皆有差。請笑。如

故。諸賈人未作。貴貨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美諸作。
 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美。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美。商賈人輶車二美。船五丈以上一美。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人。沒入田。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莊。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貧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何故見冤於人。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家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褐。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緡氏令。試之。緡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林忠。拜為齊王太僕。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
 殺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史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聚兼并之徒。爭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官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上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待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下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相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波

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參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待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下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相

林送徒先 及官自糴乃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林送徒先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
林送徒先 林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表兵是時山東被河災
林送徒先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林送徒先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林送徒先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林送徒先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林送徒先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林送徒先 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秦中以
林送徒先 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於是誅北地太
林送徒先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
林送徒先 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林送徒先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林送徒先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林送徒先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贖
林送徒先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林送徒先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
林送徒先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平

式上書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
式上書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式上書 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式上書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式上書 畜牝馬歲課息齊相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商
式上書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上
式上書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式上書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式上書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式上書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墜羗越至耐少府省金
式上書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上書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買
式上書 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笑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式上書 僅言船策事上由是不悅上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
式上書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式上書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徃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式上書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
式上書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費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上

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充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疋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萬金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

羊天乃雨

河渠上節言開渠下節言塞決而從後及新塞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踏毳山行即橋尸子曰山行乘標音夕

操行沙以軌音去喬反是字亦作提音昌芮反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

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

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

砥柱及孟津維納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

河斷分也斷漢書作灑斷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

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禹貢曰夾在碣

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九川既疏

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

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

溝今之汴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

河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

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平準

十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八河渠

五

鄭國

渠決

田畝沮洳

開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水姓擊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澆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
 徃徃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
 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
 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鞅口為渠中音仲即今九變山
也鞅口即谷口與池陽相近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
次日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也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

問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
 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
 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
 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
 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
 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鄆清河縣也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鄆無水苗已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鄭國渠

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
 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
 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
 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
 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
 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
 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
 盡河墾棄地民美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
 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
 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予越
 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田
 者謂木刑故與之而稍入少府其田既薄越人徙居
 少其稅入之於少府也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漢書地理志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阿其事因言抵

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

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涇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

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涇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

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

拜湯子印為漢中丞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

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

漢書地理志

六河渠

六

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

顏下徵音懲縣名即今之澄城也岸善朋洛水乃鑿井深者四十

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下流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頽通猶未得其饒自

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

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則遂自臨決河沉曰馬王壁于河令

以去言開

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有薪真決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棧棧竹薪水

乃以土填之有心以石為之捷者樹於水中稍下竹

及土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

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殫盡也謂州殫為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使平也吾山

平兮鉅野溢鉅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日相迫迫

兮離常流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施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水還舊道則寧害不封禪兮

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斷桑浮兮淮泗滿斷桑地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

日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迂兮浚流難塞長茨兮沈

羨玉寒取也羨草也取長茅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

河伯許兮薪不屬早燒故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

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棧石故言舊棧性也

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

宣房

木立死

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
輒靈渠有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鉅定
泰山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作小渠披山
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宜房。太史公曰。余南
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
湖。東闕洛河。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
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
害也。余從負薪塞宜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第九卷 六河渠 二十一

貨殖傳太史公遵李陵之禍。自傷家貧。財賂不
足。以自贖。交游莫救。乃作貨殖傳。維株
前世買賣。秘計富哉。如老賈。然猶恨其下。早
實貨。以備緩急也。雖然。以亦有數。以陶朱公
不能救中子之死。衛將軍貴臣亦不
能運邪解之。西財與交不足恃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輒音
視。古字通用。

大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
金錫連丹沙犀璠瑁珠璣齒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諺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貨殖傳第九卷 六貨殖 二十一

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
通直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
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谷無所之以而不樂

管子地員第十九卷

八貨租

五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
然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
則知物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故歲在金積木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三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
農九十病末言米賤則農人病末末病則財不出

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

利平糶齊物開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

物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

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

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雲會

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

管子地員第十九卷

八貨租

五

名易姓適齊為鳴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
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
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
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計也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著
居於齊魯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糶糶
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辰為太陰，二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二音歲倍。欲長錢，取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趙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執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鹽，鹽起。鹽音古猗氏，而邯鄲邪。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數斥賣，求奇繒物，問獻遺戎王。謂畜收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問獻猶私也。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牛羊。畜至用谷量馬牛。則其不復。秦始皇帝令保北封君，以特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皆實財衆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身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室。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於耕稼，重為邪言不取為奸邪，及秦文孝穆居雍，隙隙者開孔也。地居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隴蜀之間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古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烟文。赤色。，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楚，焚僮西近邛笮，管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較，其口言褒斜道狹，縮較其口，道口有谷車較之。秦漢云：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

自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音音言要故關中之

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

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

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

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

織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賈音占秦北賈種代

種在恒州石邑種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慎慎音宜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奇音獨奇羨謂其民

諸史紀九卷

大貨類

五六一

羯羗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僥悍而武靈王益

厲之其諸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

所欲猶音經緣反陳祿溫西賈上黨澤北賈趙

中山洛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紆澤地餘民

民俗懷急仰俄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

則相隨椎剽推即推然人休則掘冢作巧姦多美

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琴跕徒跕音拍飛也游媚富

貴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

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

而矜節矜音節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勃海碣石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

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氏布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臨音者亦却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統其要

津則上云臨者謂却昔之也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

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

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苗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

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怯於衆謂勇

諸史紀九卷

大貨類

五七一

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

魯澆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儕備於禮故其民齷

齷齷則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習

畏罪遠刑及衰好買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在梁芒碣以北今為屬巨野野州鉅此梁宋也今陶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今之昔堯作游成陽成陽在

舜漁於雷澤在成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

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

藏越楚則有三俗越城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夫

自淮北市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言從沛郢西至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迪巫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

多賈徐僮取慮取音秋慮音團徐即徐城僮

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彭城徐州

俗則齊胸其俱反齊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浙江南

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淮南衡山九

南豫章長沙二江二郡及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

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言江淮之湖南

皮鞞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離俗在臨故南楚好

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

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也更債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

越多焉番禺出今廣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

之湊賴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夏人政尚忠朴猶

有先王之遺風賴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南陽西通武關鄧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

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賴川故至今謂之

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諳俗山東食海鹽山

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天體如此矣總之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附

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歲食不用他費而自足地勢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

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

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即隱

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

廉吏又父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

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

却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

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搗家鑄幣

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
 畜田畜人爭取賤買爭取賤買金任氏獨取貴善富
 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舉
 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
 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
 以萬鍾計秩序開也橋姓姚名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
 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

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
 大抵盡諸田田齊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及杜
 有杜姓也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
 秦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
 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
 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
 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
 書筋力治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
 而秦陽以益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

魚陂言陂深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章大也安邑千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
 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
 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
 若千畝厄西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
 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
 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
 以祭祀進醵飲食會聚食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飽

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
 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釀千醢醬千坭長頸醬千龐都其反屠牛羊豕千皮
 販穀糶千鍾薪案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
 竹日个其輜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樂器

也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齒千石音二十斤為石

馬蹄躑千躑若反或口也蹄與牛千足羊蹄千躑

僮手指千僮奴也古者無堂手游日皆有作務作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

華千石漢書音義曰榻布白帶也顧師古曰簿厚之

漆千手藤麴鹽豉千說文鮑紫千斤鮑音

鯀千石鮑千鈞謂鮑小棗栗千石者三音棗栗三

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節物貴也謂估會

業不中什二音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則非吾財

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後世得

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秦破趙遷

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選處諸選虜少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

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大羊也至死不饑民

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卽大喜即鐵山鼓鑄

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

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買椎髻之民富瑛

卓氏俱居臨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

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

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保過當

愈於織造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

雍容曾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

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

郡國邠曾以真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邠獨愛貴之築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商毋

刀言其能使家奴自饒而盡其力問人既織而師史

尤其轉較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

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父賈謂街居

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

七千萬宣曲宣曲富任氏之先為督道舍史秦之敗

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坐倉粟楚漢相距策

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此一段總
應上天下
利天下
利天下
利天下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木宜植

三四一

任俠并兼，借交報仇，墓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驚，其實自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擬鳴琴，
 偷長袂，躡利履，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
 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
 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鷄走狗，作色相，必爭勝者，重
 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更
 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
 也。農工商賈者，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

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
 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率二百故千，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
 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息二千故百萬，而更得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二百蹄有牛蹄，角千
 百六十七頭也。馬貴，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
 而斗時以此為率。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
 饒，販脂，用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
 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以水酒之。而到氏鼎
 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
 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君解，千金之家，比一都
 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匈奴傳

余觀太史公匈奴諸傳見武帝以好大之心開四徼之費其事匈奴二十年勝負百不償一。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亦百不償一。劍關西南夷十不償一。及南粵朝鮮等五不償一。帝之功過不相掩矣。子長以贊室之怨於武帝開邊之事特詳然不虛美不隱惡。寓直筆於敘事之間讀者勿以文之美而沒其用意之深也。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

八匈奴

一一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驘。騊駼。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鐵於古今字詰云徐平權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

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

名不諱而無姓字。單于姓李提氏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即昆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

八匈奴

一一

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成後來居此山。速戎後來居此山。速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鄴。而東徙洛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山戎今齊地。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皆急于齊。齊桓公北伐

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

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今新川襄城初周襄王欲伐鄭

欲娶戎狄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

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以故得入被逐周

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杜預

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三國誘而逐之伊川遂從戎建今陸渾縣是東至於衛侵盜

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

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衛業乃與

師伐逐戎狄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音也嘗定之

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周洛之間

固在河西河上郡號曰赤翟白翟今上黨沁縣故西秦

穆公得由余西成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諸諸

縱戎翟獯之戎在天水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后更名臨晉在馬明義渠本西戎國秦滅之今在

為北地名不記為共公伐大荔取其地後更名臨

晉時晉故鳥氏胸衍之戎在北地而晉北有林胡樓

煩之戎林胡口臨林為李牧燕北有東胡山戎後為

在匈奴東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

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

山名在馬而破并代以臨胡貉貉即其後既與韓魏

門音鈞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可注之北魏有

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

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

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

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並音陰山西安陽縣北

在河南陽下至高關為塞高關在而置雲中雁門代

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

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地名在至襄平今遼

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之

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三國燕其後趙將

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秦

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

適戍以充之而適直道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

雲陽九原縣屬五原也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在北地陽山北

假地名辛卯云北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

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

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

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

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

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

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

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言初其鏑射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

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

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

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五

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

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

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

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

立爲單于冒頓既立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強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

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

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

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

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

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

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旣脫界上東

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

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

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

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六

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人民及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白羊王居河南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

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在上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

散分難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

最强太盍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

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

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

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

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

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

接月氏氏羗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匈奴所都處

不知何以國之穹廡庭單于無成謂

前地若庭故云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

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西方胡皆事龍神故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蹕林匈奴秋社八月中課校人畜計其法拔

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刑其面

狀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內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

北鄉日土戌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喪服匈奴名象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

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禽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起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

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與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丁靈

居北去匈奴庭南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

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隨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關氏。關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九

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皇帝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與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孫儻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正力虎。願遊樂無以自誤。願以所有易其所無。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掠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大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匈奴將名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木。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初故罰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十

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皆已入諸引弓之民并

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

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

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漢

奉書請獻素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三駟。皇帝即不欲

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

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書至。漢議擊與

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

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使郎中係雲漢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我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

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

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

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

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前史紀事卷六 匈奴傳 十一

有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

其苦兵事。服繡衿綺衣。繡衿長襦。服者言天子自所

為。裏以明。且頭。比疏。一此首。與

祿衣無絮也。錦衿袍各一。比余。比疏。一此首。與

金。黃金飾。且帶一。要中。黃金。齊純。一。解。單。郭。洛。帶。

胡好。繡十匹。錦三十四。赤綵絲繒各四十四。使中大

夫意。請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

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

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慮者。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

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

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酒。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

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

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

前史紀事卷六 匈奴傳 十二

封其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詭解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開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

東品節于卷

天匈奴

十一

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負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意則人習騎射實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節勇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志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願無多辭今喋喋而佔佔固何當自是之

田舍之婦
孫求公亦
然去或須
枕倚或須
飲食札
而。至
其節於不
於節於人
平乃曰此
余老入此
中行說之
論也

東品節于卷

天匈奴

古一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糴米糞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蹶蹶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百侯盧卿為上郡將軍霍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竇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威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云中遼東最甚主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逢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約也

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
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
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
說寢丘休卒養焉世世昌樂關然更始朕甚嘉之聖
人者比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
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
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
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葉金
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

諸史曰單于

一八匈奴

五

子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
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
于皆捐徃細故俱蹈大道重壤前惡以圖長久使兩
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祐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
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
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
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祭之單于既約和
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

諸史曰單于

一八匈奴

六

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猶
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
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
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
軍屯北地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
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
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
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
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
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
束厚過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
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于蘭犯禁出
物與匈奴交私出塞與匈奴交市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
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

馬邑之註
在元光八年

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二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新史紀節于卷

六匈奴

十一

漢紀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直當道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十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

漢紀

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命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掠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指辟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語音僻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掠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然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臨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

新史紀節于卷

六匈奴

大

布齊

合從趙信

諸史五節手卷

霍去病

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極而取之。罷音疲，微要也。謂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祭天人也。金人以爲祭天。其復驃騎將軍復與合騎候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縣，攻祁連山。山在張掖。

李廣

諸史五節手卷

王在王信

將軍

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其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漢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二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候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元符二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秦中而滅北地，以西成卒，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聚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此亦天

將軍出代威約絕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合幕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九千級。北至閼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直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三十一

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官吏卒五六萬人稍燧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空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復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

匈奴計請和親

匈奴傳

臣

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唯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直音子餘反去九原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

上匈奴在元符六年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三十一

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今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郭吉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回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

王烏

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累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黠面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雷為塞。肱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

第史部三卷

六匈奴

十一

楊信

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糴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欲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

元韋

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始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路充國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

第史部三卷

六匈奴

十一

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甲。單于一甲。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材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

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
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禁受降城
趙奴猶以為遠其明年春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

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在武威浞野

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

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來

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

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

漢書卷九十九

六匈奴

五十一

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

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

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為單

于是歲大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

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至盧

响音衛匈奴地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

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

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

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

千人會任又擊救漢將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

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父

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

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遣朕平

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

讎春秋大之是歲大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

誅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以漢襲

漢書卷九十九

六匈奴

五十一

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

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散出西

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

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

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

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

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

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

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

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

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

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

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

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大醫令

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太史

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罔者無也。謂

之是也。忘諱。無其實而褒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

當代故也。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

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

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唯在擇

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貳師降匈奴在五十三年征和

諸史節二十卷

太史公

主

東越傳此傳簡潔直敘無波瀾

閩越王無諸閩東越種也。故字從亞。閩聲音吳。及越東海王搖者其

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

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今建寧。安侯。是朱。頗。以及諸

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今吳芮。所謂鄱君者也。

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

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

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

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

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

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

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

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

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

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

閩東越種也。故字從亞。閩聲音吳。今建寧。安侯。是朱。頗。以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今吳芮。所謂鄱君者也。

諸史節二十卷

太史公

三八

國以窮困來告。天子弗振。富安所告。想又何
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
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
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
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至
四萬餘人。未降家盧江郡。
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
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涿章。大農韓安國出會
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

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仰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
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
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殺音德也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
至。謝罪不戰而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
惡。獨無諸孫。君丑不與謀焉。孫音偶也乃使郎中
將立丑為越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即威行

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
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與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
而後首誅。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
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
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
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
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
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右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
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長懦誅。餘善刻武帝璽
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會稽。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
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濼將軍。出若邪。白沙。越
有若邪山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
將軍。率錢唐。轅絳。古。斬徇北將軍。為樂兒侯。自兵未

吳陽等
人皆先定
後廟

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
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
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
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振疆計殺餘善
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
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嬰侯福者成陽共王子
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

諸史品節 三卷

入東越

三

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多姓軍名也漢兵至蕞其
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閼越悍
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大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
其久也歷數代帝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
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
封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傳專敘兩將不和
和垂計爭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滿燕人姓衛擊破自始全燕

亡命聚黨千餘人

時嘗略屬真番朝鮮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為置吏
築郭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置為其遠難守復修
遼東故塞至浪水為界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蒲
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浪水
居秦故空地上下郭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
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遼東太守即約蒲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
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
故蒲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

諸史品節 三卷

入東越

三

屬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
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
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長者裨王名即渡馳入塞榆林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有後將之英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其發萬人左將軍荀
寬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

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

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

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

能破百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

論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

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

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

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

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

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

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

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

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

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

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

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

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

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軍不能

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

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

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

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

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新史卷之六

天東越

至一

天東越

至一

新史卷之六

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

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

谿相參將軍王吹凡四人也或吹不知官紀故皆稱相相與謀曰始欲

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戰王又不肯降陰吹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

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

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

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濶濶侯陰為

濶濶侯

漢書

款直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
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乘計棄市樓船將
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
為兵終自樓船將挾及難離咎悔失番禹乃反見疑
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軍莫侯矣

諸史品節卷二十終

天東越

三五

諸史品節卷二十終

奇品

此篇六千
餘字止記
武帝一事
得失自見

諸史品節卷二十一

天宛

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司馬遷盛漢文
大宛傳 大宛與匈奴異匈奴一國而
不敘大宛專敘武帝開通諸國浮費不啻
百萬生靈有出無還頭緒紛然錯綜不亂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
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
器月氏逃遁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
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
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
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遮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
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

夏必就其
不擇月氏
所以然之
木然無以
春手報漢

不宛以下
皆塞道所
聞見對天
子也

前代節三卷

天大宛

二 其節下八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
從羗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
政其太子自立國內亂審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
漢漢拜審為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審為人彊
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審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審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
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天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
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采于
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
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
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
高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

前代節三卷

天大宛

三

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
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
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番藎在康居西北可二千
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人臨大澤無
崖蓋乃北海云天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
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特強輕匈
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
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燉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
敗乃遠去過窰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安息在
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
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
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
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
畫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
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
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

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

未嘗見天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媽水南其俗土

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畏往往城邑置小畏

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

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以上如恭盤曰臣在大夏

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以壽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漠西南

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

不遠矣今使大夏從卷中陰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

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

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

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壽言為然乃令

騫因蜀徒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隴出丹出徙出印

武帝無事
不事大宛
無奇去病
不事匈奴
此數人皆
神也

此處最妙
形容先
甚道志傳
所謂逐君
惡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

大宛

沈氏曰

熒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民徠南方閉嵩昆明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

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罽越而蜀賈出

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漢國初漢欲

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

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

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

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

歲漢遣驍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

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

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

烏嚙肉唾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

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

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言

前漢書卷九十六

大宛

王

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遣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早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

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與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杆。朶。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地。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擊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

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

諸史品節手卷

六六死

九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比明復為寇竟莫能通以南北道作別詳其奇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諸史品節手卷

六六死

九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浞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

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死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杆架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窻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殷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備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戲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不信別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又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焉嗜首着。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首着。

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首着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

為然。而欲使龜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燉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

許史傳卷三十一

八六死

主

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名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頗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死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偷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九不便者。鄧光等故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虜餘而出燉

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

南文書卷三十一

八六死

主

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

攻破傳都
成王

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我居內康居居
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
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圍宛城
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
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
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
死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
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
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之善者名昧蔡以為
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
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
從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
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
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不肯出窺知申生軍
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
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
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
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請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

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本失大事欲殺其政先擊
上却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齧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
持兩端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
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貳師之伐死也
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疋貳師後行
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
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
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
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
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
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
過行者皆緹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
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
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
毋寡其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

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賭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諸史節王卷

西南夷

十六

西南夷 漢書使西征巴蜀略中符昆明還報命
夜郎如 夜郎如
西南夷 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魑結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檉榆。名爲嶺。昆明皆編髮。隨畜遷移。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耕。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領各案五
天通地極
五尺

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販買。取其犍馬。樊僮。擊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從來。曰。道西北

諸史節王卷

西南夷

十七

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家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通大宛張
漢道險終
不能自也
乃且聽蒙
約還報乃
以為健為
郡發巴蜀
卒治道自
樊道指犍
河江蜀人
司馬相如
亦言西夷
印作可置
郡使相如
以中郎將
往喻皆如

巴蜀作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勞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自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健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樊道指犍河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作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諸史集解王卷

六西南夷

大

為一樹
竹林創通
西南夷浮
費巨萬

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老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比聞

昆明莫能
通身毒國
滇王與漢
使者言曰
漢孰與我

諸史集解王卷

六西南夷

九

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犍河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殺。侯冉駹皆振。玃請置吏。乃以邛都為越。犍郡。作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自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取龍焉

南粵傳

趙佗五世通古似世家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秦所開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

南粵傳

十

事置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今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閉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

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前論與同歲餘高后

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關粵西既略復

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作文

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

論盛德焉迺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也歲時奉祀召

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

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

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

南粵傳

十

向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千代道里遼遠齊燕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葉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許暴平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西將軍性之昆弟在故難者求切請罷之以實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間王發兵於邊

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史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

諸葛亮傳

六南粵

三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緇髮衣下者婦之多少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謂東越及薄厚之差也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真職孝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此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請護臣別異

同書卷五
傳佗來行
低首等臣

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圭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諶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

南粵傳

六南粵

三

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桂蠹中蠅也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生翠四十雙

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他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粵

五

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破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警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怵誘也不可也林光華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赦其先武帝文帝重去其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掾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掾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風諭今入朝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四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助令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粵

五

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際其故縣剗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連親也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嘉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

介因也
附弟兵自衛
以朝令

誅嘉等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性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與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大將軍

主

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賈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

男粵妻于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立開道給食。然使韓千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諛辭謝罪也。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

襲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惟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湓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大將軍

主

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從粵義而漢。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控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過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而。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

莫莫音不知其兵多少。伏波廼為營。故昔量以遣使

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

樓船力攻燒敵。反歐而入伏波營中。遲且城中皆降。

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

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為海帶侯。校之司馬若今行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

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

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與將軍取以軍降

為騰侯。粵桂林監居翁論告。駭駱四十餘萬口降。為

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

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

而亡。

韻語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置。漢初。定。列。為。諸。侯。係。慮。離。漢。沒

韻語作。得。以。益。驪。臨。駱。相。攻。南。越。動。推。漢。兵。臨。境。變。齊。入。朝。其。後。上。國

韻語徵。自。穆。女。曰。嘉。小。忠。念。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韻語慮。愈。殞。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諸。君。即。卷。之。下。終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二 可馬遷 盛漢文

酷吏傳十人者分之則一人一事合之則十人

也。然錯綜變化。傳理森然。非筆下神筆。何以

能爾。武帝雜用酷吏。後亦不甚愛惜。十人者

皆不得其死。即一二得良死。亦溺於

禍。蓋天刑也。傳於十人之死。尤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備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漸其職矣。故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

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棘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酷吏以刻深。頗用

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雍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屬河東今晉州洪洲縣以郅

諫帝不行
是也上曰
都而都不
行非也

張氏行事
許相類十
人者又同
謂之類者
不同人各
其之一國
像皆如其
西而人
力也錯綜
父子餘理
森然餘理
子長而天
意之安

書上皇帝三卷

六酷吏

二

寧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
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
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寧賣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
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蒙循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
股栗。居歲餘。郡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
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
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
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
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

鄧都斬

寧

書上皇帝三卷

六酷吏

三

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
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
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
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穰人也。屬南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
上。標下如束溼薪。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
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
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
於是善遇。與結驪。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
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中尉。秦官。掌徵循京
師。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執。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憚
金吾。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憚
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
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
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謂脫鉗
缺也歸家。稱曰。仕不至
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貲貸買陂田千
餘頃。賈。賈餘也。
音勢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
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與國家有外戚姻屬

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

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

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

伎堅也司馬安之文惡以文法傷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

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伏者由後為河東都尉時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

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

趙市趙市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秦人風扶

武功縣以佐史補中都官若京都用廉為令史事太

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

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史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

丞出湯為兒守舍遂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

得盜鼠及餘肉劫鼠掠治傳爰書請傳囚

也爰書也爰書

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後換獄書使他人官考實之并取鼠與肉其獄棟堂

下其父見之祿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獄

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

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

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茂陵上上作方也大府

也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

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稱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拘刻於守此下湯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

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

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

更乾沒隨世沈浮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

陽淳為乾心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內不合為沒根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姓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不合然陽

浮慕之是時上方好文湯決大獄欲傳古義附音

乃諫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也

之平疑 奏謝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識決法廷尉繫令按謂律令也言上所是者之

揚主之此下亭疑明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

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

抵於此罪常釋聞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

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殺入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

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諸史記節三卷

六酷吏

六

財察先見上口言之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口所先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

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

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

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

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

結句漢書亦依此法

諸史記節三卷

六酷吏

七

遷為御史大夫元封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

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出告繙令繙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

錢一美出一等買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

人餘半入官謂繙出此今用餉築蒙強兼并富商大

賈之家也一笑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

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

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

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

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

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

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

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

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君一縣對

曰不能復曰君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

是上遣山乘郭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羣臣震懼湯之客旧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交以利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

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

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

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

使人上書變告文文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

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

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

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

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

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獄官太官之屬主酒

湯亦治他囚等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

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

文事下減官嘗與湯有卻及得此真寔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瘞理錢於園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

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故縱以丞相患之事長史皆嘗

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

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

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

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

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

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

通學長短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剛暴強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昔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

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常凌折之以故

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

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

諸史記節三卷

天酷吏

田信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

謝。湯又詳言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

以湯懷詐。固欺使使。入董簿責湯。悉責湯具自道無

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

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實

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

諸果的節主奉 十六 大略更

無以寒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

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

葬乎。載以告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能

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

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

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

義縱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者。河東人也。

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盜。縱有姊。始以

賢。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弟縱為中郎。補上

黨郡中令。治敢行。少慈。藉為人無所避。故縣無遺事。

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

以捕素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王太后之女。號修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

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

提活頭 有功效。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史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

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威餘關

東。史隸郡國。出入關者。隸關也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

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

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斬

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

...

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律諸囚徒私解脫者捕鞫網鞫相賂者二百人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獵民佐吏為治索猶之人干謀吏賦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輒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蕞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諸史品節三卷

六聯東

十一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恥為小治發益不勝直拈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噉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得錢也有不以錢通者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屬少時椎埋為姦推人而埋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

王溫舒

諸史品節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

都尉擢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滅奏

諸史品節三卷

六聯東

十一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蓋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地名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按漢書作徒諸君猾按漢書作徒諸君吏按漢書作徒諸君河內則楊皆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茂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尹齊尹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

尹齊

郡在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
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
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殺少齊
木疆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
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
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
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坐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
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故所縛居久之病

楊僕傳

八酷吏

十四

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悻悻不辯至於

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家惡吏

引加入在

伯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為大家

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為大家

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於是中尉郎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禁稱

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於是中尉郎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禁稱

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
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發兵伐詔徵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

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
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燒之屍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
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

盜賊滋起南陽有楊免曰政楚有殷中少齊有徐
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竊奪郡太守都尉殺二千
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園鄉里者不

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諸本出即王奉

八酷吏

五

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命法也。命亡逃也。沈匿不發。沈之法。章昭云。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十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詐為虛文言減無盜賊也。

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獄。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宜吏。信亡藏上林。

當宣硬郡令。屬在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世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鬼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多亡郡縣主守有所亡夫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墮外。寬內深。次骨。其用罪深刻至骨。索恩曰。次至也。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護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平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郡吏郡太守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卒如章。苦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父老至更數赦。詔書赦或有不從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

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十萬人吏所增
 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
 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
 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
 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
 正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百萬矣太史公曰自邳
 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邳都伉直引是
 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
 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
 此小節尤詳於後意不詳放

杜周未書
 此小節尤詳於後意不詳放

諸史記即至卷
 天特更
 九

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宓多詆嚴官事變以耗廢
 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
 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
 略敘其終始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
 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
 殺入東郡彌僕錮項天水駱璧推滅推音直道及滅
 紫之以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燬鸞鸞地
 成也子之也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魏其武安灌夫列傳魏其武安同時出入將相
灌夫與魏其主死然諸交

故三人合傳又杯酒同朝字皆從目觀來
 直書肺腑故細碎不漏也有此筆力方能盡
 魏其侯實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觀津在
 冀州武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
 為詹事詹事秦官掌皇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
 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
 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
 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亦薄其
 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諸侯奉朝
 天子曰朝

諸史記即至卷
 天特更
 九

秋曰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貴毋如竇嬰賢
 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
 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竇嬰字乃拜嬰為
 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焉
 用自今救度全無入家者實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
 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
 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
 元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

注曰大品即主卷
一八舉其
多易沾沾言自整頓也
持通不宜
易也亦不
不相釋其
亦以昇居

七年，乘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南
南山之下數月，諸宿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
乃說魏其曰：能實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權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
自明揚王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兩宮太后景帝
也，即整也。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
如故。魏其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
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愛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
多易沾沾言自整頓也。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
陵侯衛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丞相，景后同母弟也。
蚡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
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
幸，為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貴帝使孔甲
二十六篇雜家。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
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
弟，孝景後二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陽侯，武安侯新
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

諸小人也
魏其灌天
兩人皆被
其反舌

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
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
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
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
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
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甲曰：君侯
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
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
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
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其時禮度
依以興，太平舉，適諸實，適直，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
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王，皆不欲就國，以
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
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與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不
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
宮，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
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

田野經

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嘗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音後短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京師相附如肝肺之非痛折節以禮謝之天下不肅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

田野經

請者皆主素

田野經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罪至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有考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信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為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旃旗之名通帛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爵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黜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

灌夫壯勇

灌夫壯勇

灌夫壯勇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為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南飲輕

重不得。飲酒輕重不。夫醉博南。博音博甫。實太后昆

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徒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

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詎貴戚諸有勢在

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

益敬與鈞。稱人廣衆。薦寵下。董士亦以此多之。夫不

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已音以。謂已許諾。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

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

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

夫。引繩批根。坐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薦達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

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灌夫字會仲

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候具將軍曰。日蚤臨。武安許諾

灌夫。其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

釋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

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

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

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乃

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

屬。猶委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

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

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望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

釋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

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

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

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乃

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

屬。猶委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

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

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望

不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

怨。乃設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

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

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

受。淮南王金與諸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及丞相取

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語。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宿客於中
而人愈不
指

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夫得過丞相丞

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

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漢書

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

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

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咤

嗚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官衛尉李廣為

東官程

不識為今參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

夫曰今日斬頭陷胃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

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

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

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驛縛夫置

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為出

使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下厓夫繫遂不得

此事皆得
編小入交
傳其間

諸侯節節主卷

不繫案

主

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

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恐其夫人竊出上書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

辯之東朝太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

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

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

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

俯畫地辟倪兩官間邪視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

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

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

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

相亦言灌夫適姦獨侵紐民家累巨萬橫恣頹川凌

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

諸侯節節主卷

不繫案

主

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

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

趣效轅下駒。僂頭於車轅下隨毋而已駒。馬加着轅局趣緘小之貌。吾并斬若

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

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藉也。以言。今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前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

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

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首鼠一前韓御史

良父。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何不自解。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

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

必內愧。杜門。辭去。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買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諱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諱

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較欺。設劾。繫都司空

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

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曰。幸得復召見。書奏

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

屬。魏其良父。乃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書語。為

惡言。聞上。蚡傳作。飛揚。故以十二月晦。春。至。恐。遇

也。論棄市。涓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

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于恬嗣

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襜褕也。說文字。元

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

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安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

王大存。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

后。故耳。及關。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焚矣。

后。故耳。及關。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焚矣。

后。故耳。及關。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焚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

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安國入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

諸大臣節主表

六書大儒

子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才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千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燒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

幸大王自改。不大王終不廢。有如太后官車。即安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馬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郵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其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

三采

六書大儒

子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乃最名將而最無功機大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

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

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

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

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

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

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

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

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

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

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

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

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

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

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

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

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

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

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

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

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

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安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

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以捐作德
受一斗
五次飲
夜學時行
名曰刀斗

善水草也。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軍門公施
特懷故種
某府

庄度也開
也候視也
望也

諸史與前主卷

六李廣

三一

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伴死。取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子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更史。當廣所失亡多。為廣所生得。惜。

敗而得
逃又奇
以得
乃從
諸人寸

可悲可涕

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

諸史與前主卷

六李廣

甲一

終不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

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至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食。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

以後法廣之數皆不得侯

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寸尺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便。行。廣自請曰。臣部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

廣得善價
恨不平太
史公敘記
必為之憤
恨思魂咆
嗚呼呼抱
恨以死

諸名節也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膠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

于世而後
謂之於已
責之不
不忠安所
逃罪

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離。媽。戲。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當戶早死。拜椒

諸名節也

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

廣子當戶
椒敢
校一門皆
名將不遇
無封侯者

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季陵既壯。還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管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武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門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陵降。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毋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廣既斬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圍之爪牙也，可馬法。登車不式，遺喪不服，振旅撫師，以

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神靈之威曰稜，稜猶動也。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轍，彌節曰檀。白檀縣名，屬右北平。以臨右北平，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太史公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被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衛姓媼婦人，老少通稱。生青。青同母兄衛

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曹參曾孫平陽

夷侯時尚武帝姊，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

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

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

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

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

春，青妙子太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堂邑安侯陳嬰之孫，英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從事

建章，未知名。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

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篡猶劫也。

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

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陳平曾孫。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

為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即衛太子，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

詩又出第... 卷三

八卷

十一

代敘事

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千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今夏州。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

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絕度也。為北河作橋。討蒲泥，破符離北塞。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王，小王也。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

諸史節要

八卷

十一

亦有天子... 功帝是倍

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待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傳音附言敖撫護諸軍每附部

諸史異辭卷一

八 衛青

一三

校以致克恭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致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郊侯。雍音匹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軼侯，以千二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

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慮無威而竊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宜當

諸史異辭卷一

六 李廣

古

二人收青無大功大將軍思少與得疑始

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太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勁疾之貌與輕勇騎八百。直

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漢軍亡失者少

多故曰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

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謂籍

是匈奴祖之行第生捕季父羅姑比。羅姑比單于再冠

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

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

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

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

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

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

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

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管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

匈奴。

漢書

不備

五

國功封塞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

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盩。音辰計邀濮。音

涉狐奴。音十水。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憚懼者弗取。恐

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折蘭盧胡國名。殺者殺

全甲。全一作金正。義曰。全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祭天為主佛。徒祠

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

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

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

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

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

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

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

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水。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胡以衆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者。

者。

漢書

不備

六

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

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漢兵士失之數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

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

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

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

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

騎將軍捕呼于屠王三字共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

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

尉僕多有功封為燿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

騎會當斬虜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

騎驃騎所將常選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壯然亦敢深入常與壯

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

將常坐留落不遇送留乘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

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

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

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

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

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

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

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請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

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

十戶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漂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

胡王胡王為下摩侯鷹庇為輝渠侯禽黎為河恭侯大當

戶銅離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

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

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獠野獲首

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

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言匈奴在地塞外並河諸郡庶幾無患幸既未綏矣以千七百戶

之民無愛患也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

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五郡謂

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

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諸史卷之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

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幕即沙幕

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

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按後又數

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

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

郡今大將軍出定襄即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

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

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

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

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

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

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而兩軍

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

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爭殺

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

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

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

寶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

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

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

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

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

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

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

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

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

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

率師躬將所獲董粥之士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

涉獲董渠涉謂涉水也董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以誅比車者王

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歷度濟弓間名獲

屯頭王胡王韓王等三人皆匈奴將軍相國當戶都

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積土為壇於此祭地臨翰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執鹵獲醜

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

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

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

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

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

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

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敢李廣子也校尉

自為爵大庶長徐自為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

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

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

傳敘橫察
金經精神

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殺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

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

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道太官齎數十乘既還

重車餘粟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

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城蹋鞠鞞以皮為之中實以

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

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

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去病破此邪於此山

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

史官稱道
注法惟天
子意稱

兩人性行
武帝低昂
在此

收於後

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

郭解 退處士而進豪雄此學術之不中其文則無上上品矣

郭解 郭解

郭解

郭解

郭解軹人也河內軹人字翁伯善相人者許眉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謂亡命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於睡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負勢與與人飲使之嚼子妙及非其

任強必灌之公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

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遣使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毋至踐更數過吏弗求貧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贖之月二千是為踐更數頻

郭解 郭解

郭解

郭解

也謂類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屈曲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且無便用吾言待我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

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

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解多載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

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些皆不消三百萬吏恐

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

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

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

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

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在同州韓城縣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

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

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郭解

生日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

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

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

教而無足數者也教俗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屬門有臨

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

之風至若北道姚氏京師四西方諸杜南道仇景東

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

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

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

肖貧與不知其素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

貌榮名豈有既乎人以類狀為貌者則貌有衰榮矣

於戲惜哉惜哉惜其死

外戚傳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

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跡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

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皇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

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灋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

諸史記品節卷之二十四 外戚傳 一

尊崇也厚也

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

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

疎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

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

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按今在長安東漣水東原上

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

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寶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寶姬以良家

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寶姬

與在行中寶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

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

中籍奏詔可當行寶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

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

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

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寶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寶

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

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寶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

諸史節三卷

六外戚

三

此非命
通意供說

不死非偶
然若有物
焉以使之
而特不得
其故

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寶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

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

法寶皇后兄寶長君弟曰寶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

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

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

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

家之長安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聞寶皇后新立家

在觀津姓寶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

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寶皇后言之於

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

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巧沐沐我請食

飯我乃去於是寶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

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

弟家於長安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寶嬰

公昆弟謂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

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

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

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諸史節三卷

六外戚

四

王大后槐里人。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

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

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前者異之也。乃奪金氏。金氏怒

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

男方在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

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必已。兒姁生四男。廣川

齊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兒姁生四男。王越

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

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毋寵。薄太后

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

榮為太子。長公主嫫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

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過音

道宮中事。如家人。之。栗姬日怨。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

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景帝曰。栗

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嘏其背。被邪媚

道。景帝以故望之。謂恨之也。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

道宮中事。如家人。

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

言。不遜。景帝恚心。嘆之而未發也。嘆音街。漢書作街。猶恨也。長公

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

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

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

貴。毋以子貴。今太子毋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

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

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

為太子。太子即武帝也。前夢日符。封皇后。凡信為蓋侯。景帝崩。太

子嬰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毋臧兒平原君。封田蚡為

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

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

被。三月。上已臨水。被除謂之。擗。霸上。還。因過平陽主。見所侍美

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

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

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曹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帝景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

諸史節要

外戚

七十一

后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兄詎大逆無道相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泰皇后復親幸作頌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相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汲黯

出一言動一容進一疏行一事任一官無非正直通篇只換馮正直二字緊密無罅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連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

諸史節要

汲黯

八

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衣

益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諂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諸史記節三卷

諸史記節三卷

六 汲黯

九一

說事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賢。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者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

心安國富民使。因圍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餐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

諸史記節七卷

六 汲黯

十

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次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佞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伏節死。

衛弁之賢

於此見之

疑感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魯蒙振落耳。天子既數
征匈奴有功。黜之言益不用。始黜列為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黜同位。黜又非毀
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黜
時丞相史皆與黜同列。或專用過之。黜偏心。不能無
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
上。上默然。有間黜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黜之
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
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

諸史與師志卷

六 及黜

十一

欲斬長安令。黜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黜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
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買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黜請問。見高
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
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
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
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

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乎。
邊關乎。無符傳出。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
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
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
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
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
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

諸史與師志卷

六 及黜

十一

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
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
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諛。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
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
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

常雖疎外
藉而心實
知替死後
又追思

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諸史出節手書卷

六卿當時

七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交通

西人性行
不同正以
俠及故
人矣涼相
似故為一
傳

處也請賓客便置即
驛馬謂於置者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司農。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竹器以言無銅漆也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較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嘗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在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諸史出節手書卷

六卿當時

七

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其見舉者。索隱曰。儻音即儻。反。幸較音姑。角。案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亦費物。以應官。取廉。故下云多進負也。此云幸較。亦謂多進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貶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丞相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及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

汲鄭俱任
然其志之
無他一也

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
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
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

諸史卷之六十一

儒林

五十一

死陳涉起匹夫驅羣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
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

陳王也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所二千石謂

守相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謂計吏也借俱也

也謂令與計吏俱詣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

地謂太常以止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

奏即有秀才與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

厚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諭下治

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

中乙科一百人補太子舍人皆

秩比二百石次郡備員諸者功令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

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轅固生曰不然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

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

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

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

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

空主刑徒之官也道家以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

諸史卷之六十一

儒林

六十一

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圖刺豕正中其
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
請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貨用常為弟子
都養及時時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
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
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
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湯以為長者數稱舉之

諸史節要

六 儒林

七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
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
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
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
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
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
家至卒終不治業產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
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

周繇

諸史節要

六 月錄

大

從起沛軍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
終無離上心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
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
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蒯成侯周繇操
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
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萬石君通篇只形容孝謹二字通察無辨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帝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駢行

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

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讓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讓讓貴讓也便坐非正坐處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甲申如也僮僕所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

其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

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

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

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小類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

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廁踰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中諸近

身未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

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

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

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問里里

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

不足一作馬字下上譴死矣其皇恐其為謹慎雖他

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焉。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前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

諸史紀節五卷

八萬石君

王

家用少桑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辭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懇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為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

必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念。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大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謹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置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衛綰

諸史紀節五卷

八衛綰

王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恐文帝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立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謹。當蒙其罪。不與他將。

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周仁

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澠袴。質重不泄。入期

為不潔清。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意也。以是得幸。景帝入卧

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

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

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

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

諸史品節二十五卷

六月二

三

官矣。

張歐

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

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

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耶。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石建之。澠水。周仁之。君子

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五

司馬遷 盛漢文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五

六月二

一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傳蓋韓詩外傳

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

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

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

也。孤竹。城在遼西。今文縣。伯夷姓墨胎氏。父欲立叔

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

文王身周
公追王之
禮武王六
以制時之
也

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山在河東蒲安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

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然耶非耶或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

諸史而節王卷

六伯夷

二

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
好學然回也屢空糶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
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
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
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
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也余甚惑焉儼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引用成
說重見
喬萬惟
大夫也
能之他
八則類
雜矣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哉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馮特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柳誕作團生團者卦也即貪之義同明相照同

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

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煙滅而不稱悲夫

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

諸史而節王卷

不自見

子

後世哉青雲之士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青雲乃高世之賢人君子非仕進之謂矣
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窮且益堅不負青雲之志傳記可考
深按伯夷生於商之季世自遜國以後故隱於首
陽山及文王初起始與太公同就其養當是時伯
夷太公老矣故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十餘
年而武王伐商扣馬而諫不聽復歸首陽則愈老
矣由是言之伯夷固上壽優游百年豈有餓而死
之事乎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謂其貧耳
不謂其不食而死也遷乃撰為采薇之歌不食周

論
死之
江
夜
青
堂
之

粟憤嫉而死。則以論語餓之文而附益之耳。夫二子之餓。蓋自遜國之後。固已藜藿不飽而就西伯之養。何待諫伐而餓且死乎。首陽在冀州蒲坂。堯都也。有如薄周之粟。而居堯之里。樂堯之道。則亦飯土釧。啜糲羹而止矣。至有所憤激而餓死。堯之徒弗為也。夫子何稱焉。自古賢者常不遇。不賢者比肩富貴。造物於人固不齊。然二子非生而窮者。本自國君。捐千乘之富而藜藿是甘。天既與之。以高節。則其所好惡。自與常情異耳。後人亦何用為之追惜哉。太史公適欲以已之不過。同於上聖。不亦遠乎。士沒世而名不稱者。德之不立耳。乃二子不然。天下未知有義。二子始以義顯。立於八百諸侯。抗顏自是。天下未知有讓。二子始以讓聞。脫屣千乘高揖而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民到于今稱之。固不待夫子而後彰矣。夫人顧自奮何如耳。不能自奮。而欲附青雲之士。以施後世。此猶倒裘而索領。胡可得哉。今不思身之不奮。而憂名之不稱。皆非所以論古人也。許由

諸史品節五卷

六有長

四

諸史品節五卷

不原

五

穆光乃莊生謬言以發其猖狂之意。曷嘗有人又焉有家。天下後世皆從莊生賦芻耳。太史公亦且受之乎。余故備論之。見太史公文甚尊。義稍卑。而不免於恒情自固也。
司馬遷作傳之意與伯夷同
屈原傳。不記事。垂空文。蓋自况也。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謏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愛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謗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下道齊桓。申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伍子胥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

新史記前主卷

八卷

六

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天

孰能致此哉。

騶衍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

新史記前主卷

八卷

七

能。賄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裨海。小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即。是江

此論甚矣

是江

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蓋為初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滴添惠王郊迎執賓王之禮適趙平原若側行微席微拂也謂側行而衣微帶為微如燕昭王擁

先驅謂為之掃地以示社稷而却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

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諸怪傑感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邪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方柄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餗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遊大而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遊大而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遊大而

騶辯也文具難施浮于髡父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穀轂過冕騶衍之所言五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課課者車之盛音器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心以席中之尊者

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攻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曰同異之辯劇

子之言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藝文志子三十楚有尸子長盧相衛執客也衛鞅商君謀事

阿之吁子焉阿者今之東阿藝文志云吁子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崔宋

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崔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滑稽傳司馬遷

時而聞之
盜心謀目
撫虛虛胡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
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
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
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

諸史出節

六

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
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
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
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
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饑寒滿篝。糞土也。既糞
豐年收穰易。汗邪。清車。汗邪。下地也。即下田。五穀
可滿篝也。汗邪。清車。之中。有薪可滿車也。五穀
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

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

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

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

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

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

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

褻。鞞鞞也。褻收衣。哀也。哀。矜也。鞞。鞞。鞞也。音。鞞。鞞也。
卷。紀。免。反。也。鞞。音。其。紀。反。又。與。鞞。同。謂。小。說。也。鞞。音。
謂。收。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

飲酒一段
酒。鞞。也。
今。不。以。重
山。為。鞞。不
實。

諸史出節

上

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又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
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
罰。目眇不禁。吐醜反。直。前有遺簪。後有遺釵。髡竊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
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
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

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
 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
 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優者倡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
 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
 棺。悼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
 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
 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
 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
 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槨豫章為題。椁。棺外木
何故曰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
魏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
 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窆為椁。銅
 屋為棺。齋以粢粟。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又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
 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
 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庶。以治楚。楚王得以賴。今
 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
 吏。身食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
 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
 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
 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

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楯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而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

耳。顧難為陸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搥頭而歌，有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十二諸侯表 列馬遷索隱曰：篇言十頁，叙十三不數吳而敘之，因問前朝上國故也。

大史公讀春秋 歷譜撰按：劉向云三代系表旁行邪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帝王系表，學者有年譜諸經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長曆，及公羊傳蓋因於傳統故太史公得續之也。 至周厲王末，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

擊見之矣 師擊讞關雎之紂為象箸而箕子喻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

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禱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

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賦臣篡于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

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

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記，論史記舊

聞，典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

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

口受其傳，其為有所別，識褒諱，把捐之文辭，不可以

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

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辭極

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門，

章為鐸氏微 鐸氏微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 走孝成王時，其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作春秋繁露是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謂陰陽術數之家也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

學治古文者要刪焉言表見春秋國語本為成學之人攻文之士以欲覽其要故刪焉

補馬

六國表司馬遷索隱曰六國乃魏韓趙楚燕齊并秦九七國號曰七雄

太史公讀秦記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

此史遷所意之文其章法皆成一家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虜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

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弁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發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質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地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此說皆從橫家

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以言人君制法當隨時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傳曰法則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

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月表

司馬遷索隱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平記故列其月今按秦楚之際援據潛集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

諸史中節三五表

六八圖表

大

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干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案謂湯放桀武王討紂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谷從討伐軼於三代卿秦之禁適足以資賢

者為驅除難耳高帝也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也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太聖乎高祖起布衣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諸侯年表

司馬遷

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南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江水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以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廩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怵音習也言習於邪臣之謀計附從云怵猶細也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

諸史中節三五表

六八表

七

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

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

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

地適音宅或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

郡長沙之南更置即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齊趙梁

楚支郡名山波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

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

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大牙

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務枝葉之勢也尊卑明

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

侯識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

仁義爲大

倉公傳

倉公傳獨取此章其簡樸而微曲有情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

臣意告未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啜血死臣

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夜能

爲所是案法新謂於舊方伎能生新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

十高郵傳四人也曹偶個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

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

變以爲不然不實諸侯所至春豎秦劔從王之廁王

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什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

之病也

太史公自敘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

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

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

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與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

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

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

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

於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

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仇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

秦主鐵官當始主之時崩殯玄孫印爲武信君將臣

自號武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項羽封印為殷王

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自生無澤無澤

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

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春秋後宣帝以其官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諸史節三卷

一八二

三

無所不宜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

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德美知雄守雌是去德不

則散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天陰陽四

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

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

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大藝

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

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二等茅茨不

翦采椽不削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良菽藿之菜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諸史節三卷

一八二

三

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矣。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諸史帝師玉卷

六日家

主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音款空也。申云。云。云。云。無成聲者名也。此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窳言不聽，窳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

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十日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

諸史帝師玉卷

六日家

主

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紉史記。紉音抽謂編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更始著紀於是太史公曰先人有言首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王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米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漢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

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恩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新史記卷之三

八

水

新史記卷之三

八

水

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簡道廢。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書。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具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玉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周羅天下。放失舊聞。略以拾遺補。執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報任少卿書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懇。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為。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願自

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

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平昔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薄從也迫也恐卒然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

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詭莫大於官刑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

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

賢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

賢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

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塗

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

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

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

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

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忠慮今已虧形為掃除

之隸在關茸之中關茸非微賤也關下也茸細毛也言非榮榮也迺欲叩首

信肩論列是非仰讀曰仰信讀曰仰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

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衛衛周密也僕

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肯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

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

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

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諸史品節五卷

六司馬遷書

五十一

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沐血飲泣張空券冒白刃北首爭死敵李李也亦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盤類目犯也首鶴也沐出呼內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自絕青目而與眾人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分之共同其少多也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

足以暴於天下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

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僕又拜以蠶室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室之室也請推致蠶室之中也

諸史品節五卷

六司馬遷書

五十一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髮

鮮少也言
慎于木形

諸事如節三五

自財受辱
自殺不受
辱也

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文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罝檻之中。搥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園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經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令僕不幸。蚤

以前沈許
多身辱不
死正使著
甚自見耳

諸事如節三五

精在孫
下機謀則
已自殘傷
不

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身敢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僕雖怯。更欲苟活。關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亦願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泄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靡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而演周易。仲尼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修列。孫子與龐涓學而為歷有所斷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人氏賢望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儂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
 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
 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
 背濡衣也身直為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
 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
 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
 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諸史品節至卷

六司馬遷

二十六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六

司馬遷

盛漢文

大史公史記小贊或以事或以地或以人或以
 時世或附以異聞雅毫遊墨往往出本傳之外
 其輕重長短纖濃澹泊繁簡惟意所適而不經
 思譬如辛甘肥腴饜餖構俎而後來者進以山
 萌小藪坐客群然而縮舌也此惟子長能為之
 若他則但就本傳而規曲直不失尺寸矣凡百
 有餘條

五帝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

諸史品節至卷

六史公

十一

堯以來而百姓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洋江淮矣至
 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
 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
 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
 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
 為本紀書首

言世遠文
 難辨以考
 見傳者未
 必皆真

列本紀 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
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
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命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此言七氏 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宋氏。宋氏。空桐
氏。稚氏。北殷氏。自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
白。

周本紀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然武王
管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在
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在
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
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
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本紀 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
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氏。裴氏。將梁氏。黃氏。江
氏。脩魚氏。白其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

秦有十二
姓

趙城為趙氏

秦始皇本紀 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
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下西垂。自
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
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項羽本紀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
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
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
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史記卷六十五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
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曰后本紀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孝文本紀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厚厚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

哉

孝景本紀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

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今從而西
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

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哉

孝武本紀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三代世表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

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
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

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譜
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

古文咸不同垂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
是以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

表

六代本紀

十二諸侯年表 贊見前卷

六國年表 贊見前卷

秦楚之際月表 贊見前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贊見前卷

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

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

闕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末寧爰

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
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

此亦不也表發揮

所聞書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以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廢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網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

云君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緹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忠景間侯者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便音鞭縣名吳淺所封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

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斗成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肺腑音肺音附木札也附木皮也喻人土跡木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交附於樹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異姓國八王皆吳韓彭越張敖也或來韓王信彭越盧縮韓信也建元以來侯者年未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作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澹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叶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同聲稱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計澹暴平亂世夷

諸侯各歸于秦
請秦各歸于秦

險固。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如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說。故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其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絕。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

諸侯各歸于秦
請秦各歸于秦

六本公

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隄。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充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類若氣。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故神者物之靈。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諸侯各歸于秦
請秦各歸于秦

六本公

九二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謂黃帝調歷以前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也。及顛項身禹亦以建寅為正。今業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秣先澤。音規。神鳥。先澤。謂子規鳥。春氣發。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動則先出。野澤而鳴也。卒于冬分時。卒。盡也。言建。歷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也。雞三號。卒。明。乃始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卒。一作。卒。無。十二節。卒。于。丑。撫。猶。循。也。自。乎。明。寅。至。雞。鳴。朝。寅。使。一。日。一。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

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此文出大戴禮。是孔子解周太史之詞。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閱。運。弄。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漢書作。詹。即。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而。下。死。題。名。伯。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古。

凶之驗也。漢書作名察發飲發散。擊飲也是日行道去極盈縮者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閑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絀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夏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馬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夏。於。唐。虞。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於。宋。子。韋。鄭。則。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喪秋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

史 132-439

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
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皇唐甘石因時務論其

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
言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語
在漢書五
行志中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狐太白狼狐皆西方之星吳楚

之疆候在參罰占於烏衡參罰烏衡皆南方之星燕齊之

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宋鄭之疆候在

歲星占於房心歲星房心皆東方之星晉之疆亦候在

辰星占於參罰辰星參罰皆北方之星及秦并吞三晉燕代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

陽則日歲星癸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街南為華北為夷狄之國其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

之民為陰後河山西北及秦晉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

昂主之天街星北為夷狄之國則昂星主之陰也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

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

白太白主中國主猶領也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

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辰星不出

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辰星不出災惑為勃外則理兵

辰星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

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參惑所在諸侯更
得時皆異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

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貽藉不可勝

數自是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

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

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

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

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

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

越之亡焚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于河戒兵征大宛

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

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

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

曆五星法唯獨焚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

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有之

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

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此官房心權衡咸此官房心權衡咸

池慮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木移徙此官房心權衡咸

大小有差。開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此官房心權衡咸

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此官房心權衡咸

月變省刑。省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置大有此官房心權衡咸

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此官房心權衡咸

救。次修穰。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此官房心權衡咸

五星行南
北為經緯
西為緯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

聖日旁年
中適日之
將食先有
星氣之變

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天官備矣。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評見前卷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

進衰微。齊相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

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臣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

中國之度
刑變之天
合為天
亦必變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

時切武帝
當世事是
以帝不統
刊落其書
賴副在名
山得傳

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

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

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

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

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為足怪焉。

吳太伯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

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

之虞。與荆蠻。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

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太史公世家齊太公世家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

壤二千里其民閭達多匿知其天性以太公之聖

建國本相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

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周公世家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

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

隱相之事襄仲殺迺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

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矣也

諸家節節主卷

燕召公世家石公爽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

齊魯世家乎燕北迫繒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

幾滅者數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

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管蔡世家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

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

是以諸侯于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倍負羈乃乘軒者三

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

此又推明曹亡之故只二言

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陳祀世家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

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

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

周則祀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

興句踐亦禹之後

衛康叔世家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

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

諸家節節主卷

宋微子世家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殷有二亡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

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廢所以興

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關

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世家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

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心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

晉文公創伯陵至晉平公於

臣之難

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聖言精

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璧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世家

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

釋分感死

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

諸史金匱三本卷

六八八公

六

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鄭世家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終背而殺之。此

內舉傳取

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苟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世家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

趙亡於遷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

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魏世家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

魏世家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誅者皆曰。魏

魏世家

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然以為不然。天方

魏世家

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公益乎。

韓世家

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魏世家

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

魏世家

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完世家

蓋孔子晚而喜。易之為術。幽明遠

田敬仲完世家

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

田敬仲完世家

完占。至于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

田敬仲完世家

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

田敬仲完世家

蓋若遵厥兆。祥云。

孔子世家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孔子世家

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孔子世家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

孔子世家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世家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遠莫不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也。

陳涉世家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

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至今

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

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

外戚世家 替見前卷

趙幽王世家 國之將興必有積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中公。遵其

言。申公名培。子。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

下儻哉。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世家 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

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

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然劉澤

恐以大臣。故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

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與田生

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請先

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

齊悼惠王世家 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

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未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瘵

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謀滅。而何之

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直生等。爭烈

矣。

曹參世家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

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必有物。物謂精怪。至

如留侯所見。老子書亦可怪。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

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

計魁梧奇偉。魁梧。丘虛狀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

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仲尼弟子

惡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

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

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

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

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世家 高祖時諸侯皆賦。國所出有皆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

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

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五世家 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

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

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

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

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其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老子伯夷列傳 詳見前卷

管子列傳 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相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

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

歸之自然甲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三代兵
法行於戰
國數日少
孫
司馬穰苴列傳 余讀司馬兵法閑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
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

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此不論其
者論其行
實不能自
全
孫子吳起列傳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

諸史節主卷

六 大史公

五

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

滑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

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列傳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

此復於其
義烈不論
其戰刀之
修

葉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夫

孰能致此哉曰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
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列傳 學者多稱七十二之徒譽者或過其

實 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親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

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商君列傳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

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

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諸史節主卷

六 大史公

五

蘇秦列傳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

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

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比其智有過人者吾故

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一時謀詐

太史公於
失意之臣
各有慨憤
亦自寓之
意

白起王賈列傳
王賈及將
才不必言
惟其知度
不能保身
耳

小管仲也
利立說

樗里子其茂列傳 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

稱其智故頗采焉其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

齊楚其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

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稱時天下尤趨謀

詐哉

穰侯列傳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窮諸

侯皆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泥於

驕旅之臣乎

白起王賈列傳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

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

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

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及孫王

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列傳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

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世
所見言之
或不極矣

孟嘗君列傳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

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

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

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

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

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

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列傳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

君之接嚴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

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

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睢蔡澤列傳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

言二子不
早貴及繼
踵取卿相
功名俱不
約盛衰各
有時

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
旅入秦繼踵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
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

道哉然二子不困是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

小斷又別
是一意謂
樂毅之後
相傳為道

書未嘗不廢晝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
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

諸之各師師于本卷

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 知死必身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平哉身語
二子心服

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
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

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

免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

魯仲連大義
然於不浮
二子不究
同傳

其在布衣之位澆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
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邈

觀此則太
史公深服
此兩人故
並傳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
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

屈原何嘗
沈淵子長
輕信如此

矣

孔子所謂
開其其
者二子
餘其行
也其行
也其行
也其行
也其行

呂不韋列傳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

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

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發吏攻毒毒敗

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緇矣孔

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荆軻列傳 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

太史公以
視見開
實其事不
成也

角也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而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

生肉足也 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其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列傳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孽以

斯之大罪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苑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闕。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勃列矣。

蒙恬列傳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

諸史紀節三卷

六大夫

手

長城亭障。墮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不瘳。而恬為名將。

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世之

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過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脈哉。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質吝所

二千光頭

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後吳年為

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

下亦名視

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疾也。豈非以

利哉。名譽雖高。質吝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而異矣。

魏豹彭越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魏豹彭越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一作啞。韓傳亦有喋血語也。喋。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

孝文紀。喋血。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

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

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

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英布者其先

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皇陶

諸史紀節三卷

六大夫

手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

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

以滅國。

淮陰侯列傳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徐言。韓信雖為布

淮陰侯列傳

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

韓信葬母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

韓信葬母

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

韓信葬母

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

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盧縮列傳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徽

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

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

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

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

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

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儼列傳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傳水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

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樊鄴滕灌列傳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

志得意滿必生邪態終歸法罪

諸史古節王左

傳外生意妙妙

適其卿訊之故者觀其家而謂之故真也他廣樊噲之孫

史會等六人皆古詞時人皆以御史大夫為丞相故併一傳

大史公傳之平原君之子是以得長論之然陸賈楚漢春秋中亦能自道

精采史節王左

言此數子以忠愛為信封侯

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家敘事耳此非子長手

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會之孫

張丞相列傳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

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歷何

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

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陸賈列傳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

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

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

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陽陵侯傳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從

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

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緹操心堅正身不見

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列傳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

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

其楚得之
楚漢春秋

劉敬勝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
若謂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項布列傳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

高祖以私
怨斬丁公
本心不欲
室布勝公
皆適其
間其禁亦
奇

履典軍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
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樂布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諸史中節
二十六卷

八十五公

三言

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怵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
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

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

不急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季之言長者宗法不阿意馮公

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

子張張廣
二公觀其
辭意連津

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
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列傳

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

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為其近於
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列傳

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

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扁鵲倉公列傳

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

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

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列傳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
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附鼂錯為國遠慮禍及近身袁

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

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貴及受

其咎豈錯邪

其咎豈錯邪

辭意連津

為田田仁
相善故為
立傳

諸史中節
二十六卷

二公廿以
扶隱

八十五公

三言

吳王父子
上及朝廷
下及盜賊
俱多與詞

三人為一
傳辭多感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

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

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意被惡言

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列傳 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

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

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

韓長孺傳
乃百及壺
遂與壺遂
時相若也

八木其公

羊末

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列傳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

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匈奴列傳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裏忌諱之辭也世俗之

言匈奴者忠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

此傳其言
微諷武
帝不擇將
帥唯調言
是附也

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筴

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

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相將哉唯在擇任相將哉

衛將軍驍騎列傳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

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

意其為將如此

言三君特
謂附情何
不教自外
故功名

八木其公

五七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 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

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

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

惡悲夫太皇太后詔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

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

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

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

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

二人不究
同傳

太后詔乃
在後代疑
元成時王
皇后所詔

服以鈞虛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宜君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効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漢書卷之七十五

木末公

羊

功疎之辨
其或實
二十八人材
及於此矣
於何錄之

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蕘，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蘇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漢書卷之七十五

木末公

羊

南越尉佗列傳：尉佗之王，本由任囂。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駭駭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急倣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殫，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東越列傳：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父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推木禹之
餘烈亦傳
外意

論語

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列傳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

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

之端。見拘。皆番禺大夏杖。邛。西夷後。搆割分二方

搆謂被分割也。割音尺。妙反。言西夷後。搆割分二方。更後。搆割。則迷。居西南二方。卒為七郡。司馬相如列傳。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

大雅公

六

車

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

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

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

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列傳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

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

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

此言刑廷之好。其歸之俗。海內巨觀也。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傑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列傳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

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

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

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

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汲鄭列傳。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

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

此太史公廢棄之後。人情如

六

聖

此用以自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列傳

余讀功令。學者課功。著之於令。至於廣厲

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

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

太史公理之文。滔滔無滯。

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

諸史節子卷

本大史公

聖王

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上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羸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侯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大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與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

諸史節子卷

本大史公

聖王

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

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誦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
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敘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
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
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
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
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
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

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
文學敏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
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
與計吏俱請太常也
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
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番文章雅正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訓辭深厚也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滯諸
人補加
中乙科三
百人補六
下舍人皆
秩比二百
石次郡國
文學秩百
石也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堂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堂故補郡屬備員誦著功令佗如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賦職多文
學之士矣
吏列傳 俱評見前卷

大宛列傳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
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
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
惡音烏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
實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
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開西域傳云南出磧
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
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
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

班固論其
退處士而
進其能令
諸其文津
津介其集
之切不勝
浸此其雄
太史公極
得善之文

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

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李

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

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

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

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廩伊尹負於鼎

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

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猶然遭此苗況以中林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

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公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父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

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

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

非人之所謂賢家聞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

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籍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

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至如間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

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

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

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

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

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依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媵佞貴幸。與上卧起。公

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緇。親目帶。趙武

眼貝。鵠。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鵠。鵠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傳脂粉。化

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陸。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

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

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着黃帽也。駟余漢書音義曰。善濯船

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毋故。孝文帝夢

聚製音為聚。形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

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

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詭焉。鄧猶尊幸之日異。通亦愿

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

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

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富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

帝喞。吹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喞。喞。喞。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喞。吹之。心軋。由此怨

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

入鄧通家。尚有貴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

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

得名一錢。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應州者結案。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

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

乃其篤。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

則韓王孫。媽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土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伎。上即位

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

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

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

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子庶從者伏誦道傍。馮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太后由此。嚙媽媽侍上。出入未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倭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主微大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

善承意。茲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目進其甚。故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倭幸矣。雖百世可知也。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

鷄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血竊駕。著前論。

駟術駟術。賸有國者。益淫。後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探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駟術臣大無當于其學之亦見其內下也而所得遠天

術大並世。其盛衰因載。其祿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下未生。窮宜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

諸家節三五卷

八本公

至一

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海也。且將有裨海。裨海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即也。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帥。謂術之術皆

勸人心見者莫不慨然駢稱又內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嚮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質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徹席徹下取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

王擁彗先驅謂為之掃地以木決掃帚而去也請列

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鄒子昔行七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仲尼

孟子法先生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躬行

執謙怪榮感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夫

邪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

其能入乎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

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嚮行其言雖不軌黨亦有

牛鼎之意乎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也自嚮行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騶騶與之徒謂齊

之學上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皆書人之稱

號也慎于十卷六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騶與十二

篇除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傳贊俱見前卷

詔召問所為治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

誰詔問故太倉長巨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實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而對巨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留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臣意即避席

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

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二年所即嘗

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

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

皆以為廢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湯疝也令人不

得前後洩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

睥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

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滄滄者去末而

汗晞也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五女子

腎無病。臣意言未卷長曰。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嘔血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
 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謂於舊方後能生新意也往年之民
 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案當今之四千七百王曰
 得毋有病。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
 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
 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即什於廁。嘔血死。病
 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面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
 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
 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
 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乘。舍五臟急治之。病方
 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
 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諫備。東方之謂見建家京下方
 石。京者舍原之屬也即弄之。建亦後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
 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
 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
 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

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
 韓女病要背痛。寒熱。寒熱。寒熱。寒熱。臣意診脈
 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
 男子而不可得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
 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
 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
 臣意聞留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
 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
 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
 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
 處。問音開處上聲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
 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
 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中年時。嘗欲
 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音須與公往見
 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
 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謂好術公必謹遇之

其人聖儒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

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屈原傳楚人既答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

原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

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

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

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側可以汲王明並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

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

賈生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七

盛漢文

漢景武昭宣元成六世文辭

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

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

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

轡也左氏傳云以藩蔽樂蓋即是有部蔽之車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

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三

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

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

扶風之名此三輔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

之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慧官有上下獄焚者

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今獄而後不當獄

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覺今歲或不登民食

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

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

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也侵牟食民比之蠶

承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法

盜為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其盜為盜耳其令二千

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

明也讀 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與曉同

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厥也其唯廉

士寡欲易足今皆筭十以上迺得官張皮曰筭萬錢

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服幣十者

復二口之筭也復甲卒不豫又不得官故減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皆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皆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

貪夫長利長利長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二

復二口之筭也復甲卒不豫受醫法給米粟以為糜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

遂其供養之事 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

借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倍者

俱也今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也 初筭商車始稅商賈車詔曰公卿大夫所使

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

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

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耆老者

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

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緜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

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

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

勸元元燭照也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

上賞殺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

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

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

錫 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長音長吏之長長文長文德也詔言有文德者即

觀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

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

移賢者無所流馳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

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其議為令有司

反今俗猶謂此物一重為一馳也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其遺謁者巡行天下 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者帛人五匹

鄉三老弟者方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

使者以聞職常也失職者失縣鄉即賜毋贅聚贅會

勿擅從石贅聚三老孝弟方田也即就六月詔曰

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未教又禁兼井之塗

諸史紀節二十七卷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

往年三月至今月四月某有餘月矣而山澤之民未論夫仁行而從善

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

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稱許為橋強取為度橋與

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

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天子或在

巡狩不可豫定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

特招使者之任也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

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

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立后土祠於汾陰

隄上隄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况隄故以名云行幸滎陽還至雒陽詔

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

祀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

周祀秋馬生渥注水中季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也田敬

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則長先作上人持勒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

代上人持勒絳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詔曰朕

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室曲之室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也

民或饑

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隄壞迺顯文鼎獲薦

於廟渥注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

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

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古禪字師古曰朝日夕月節天文禮

也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一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

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於郊

況賜也辛卯夜有光先甲三日也詔曰朕以眇身承

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

天地况施文穎曰武帝祭太一井祭名山於太壇西

南開除八通鬼神道故言用事八神也

曰八方之神應助曰况賜也施著見景象自然如有

聞介先結反唇同如有開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

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

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自新

嘉與士大夫更始其目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

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此音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

四年無出今年等自博至梁父凡五縣公云四縣無

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

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詔

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

賜朕弘休。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內中謂後庭之室也。上帝。天帝也。博。廣也。私。大也。休。美也。言天

而隔異之。賜以此芝。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

輟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會大海氣。會合海神之目。

合泰山。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致上見天象。增

修封禪。見謂顯。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漢舊儀云。初

刺史印綬。有常治所。治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

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故馬或奔。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負俗。謂拔世。議論也。夫泛駕之馬。言馬有逸氣。而跡池之士。

跡音拓。弛廢也。七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

也。師古曰。跡者。跡落無檢局也。他者。放廢不節。無度

也。亦在御之而已。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

汗從肩膊出。如血。號曰千里師古曰。今甲死者

不可生。如淳曰。今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今丙師古

刑者不可息。息。謂生長也。言刑則服割之徒。此先帝

之所重。而吏未稱也。今繫者或以掠。事若饑寒。痲

死獄中。痲。痲也。囚徒病。律名。為痲。如淳曰。律囚以人

掠者及饑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何用心。逆人道也。

朕其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痲死者。所

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名其人

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凡言殿最者。詔

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

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

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

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

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

道之。今過去也。稱音尺。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

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

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令徒解。鉞。楛。木。置任

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及應募。伏

飛射上。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應募之類。是

林孤兒。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林官。金城隴。西天

水安定北地上郡將軍薨驕請金城。今吏或以不

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

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縣

後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

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

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

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粟假雖有遺入于官

非舊章也故絕之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

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

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

故絕之如淳曰吳時有所省卒徒而羣臣有請之以

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悔之不復聽也師古

諸史官所三卷 不虞後事

曰應張二 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直偽毋相

亂。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門樓上有銅龍若不

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 西至直城

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

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遣光祿大夫博

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其狀也 水所毀傷

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財與核同謂量其 其為水

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棺槨葬埋已葬者與

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使生還不占著

戶給役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勿使失 詔曰朕執

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子之

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 天下虛耗百姓

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 朕惟其難恒然傷心。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徒吏民

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

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

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報傳。如淳曰律諸官

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卿章其乘

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

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報傳兩

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 馬駕輕乘而乘

漢刑名

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 除山川沈斥城地邑居園囿

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云。沈斥水田瀉也術大

流滑若深水之下 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百官

聖也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外有樓船皆

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 此言七也。

歲時講肄修武備焉。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
完當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以易之故
作髡今既口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當黜者髡為城旦春當劓者
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一及殺人先
自告二及吏坐受賕枉法三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

四以上已論命復有管罪者皆棄市晉灼曰命者名
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
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
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
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賕汗
之身故此三罪已論命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
而又犯者亦皆棄市也

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
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
為庶人隸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
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

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
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
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
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
刑李奇曰謂文帝作
刑此令之前有刑者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

城旦春歲數以免。如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
粲又一歲為隸臣妾又一歲免為

人臣昧死請制曰可。作見知故縱監部主之法。如
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
所監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史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
罔寔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
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以
例相比。文書為異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
用者駭不曉其指用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
弄法而受賄若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市買之交易所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
四人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鄭昌上疏言明主躬
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

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
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
權而為亂首矣。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
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
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凡囚上罪梏拵而梏

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梏以待弊械
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梏弊斷罪也自此以
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奉即拱字也梏音之曰
反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取
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又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
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

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

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

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

當報之當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

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令

獄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其著令年八

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須

問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

倍有餘耐從司寇以上至右豪桀擅私為之囊橐有

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有所隱則狃而侵廣狃事

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侵廣

諸史高節二十七卷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時路溫舒為廷尉史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未思至意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愨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爵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

深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

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

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節

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

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

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勳力

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絕字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

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

諸史高節二十七卷

六卷

七

深切詳解

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比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其罪雖咎。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矯為一切。矯。苛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諸史節要卷一

八 盜盜

古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為之郊。不毀而後。鳳皇集。詐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合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求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時顯舒為廷尉。史視略酷吏深

賜故共言。痛切文亦安。諸意懇辭。文每比解難。

其所受

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祿。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也。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今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罪其所受。臧。并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

諸史節要卷一

不 甚 常 節

三

武帝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土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求來臣服。何但亡匿。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讐。失氣也。音之涉反。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

於江淮間遂虛其地 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

獲駮庶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

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容其令祠官

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自山下戶三百為之奉

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嵩高

明也晉灼曰天子出衛史除二人為乘曹謂車駕前

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

有石室故以名 夏四月還祠泰山至嶽子臨決河

命從臣將軍巨下皆負新塞河隄作嶽子之歌赦所

過徒賜孤獨高年米八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

飛廉館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末平五年至

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

館董卓悉銷以為錢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

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四年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

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

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是也入朝卿

蕭關蕭關在安定朝卿縣也獨鹿山名鳴澤澤名也

皆在涇郡道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

舜于九嶷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嶽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

琅邪亞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盛唐在南郡九嶷

山半在蒼梧半在

零陵瀟首若潯南嶽霍山在瀟瀟縣名屬瀟江舳艫

後持危處也船前頭刺樞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

衡千里不絕也惟 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

戶比臘如淳曰臘音樓漢儀注立秋祭臘依儀曰臘

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

臘者冬至後臘祭百 神也臘音來孟反 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

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臣下五月籍吏民馬補

車騎馬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 遣光祿勳徐自

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

兵屯之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

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又入張掖酒泉殺

都尉地理志從五原柘陽縣北出石門郡即得所築

城相音固盧朐山名朐音助應劭曰光祿勳徐

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

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亭郭

也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

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蹏堅

利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

故有市籍五父毋有市籍六 命貳師將軍公孫敖萬騎

大父毋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

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

五原強督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

公孫弘通補模寫系順谷悅之妙意態合奇手神不遺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

諸學記卷之六

八公孫弘

十六

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且治天下，七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悉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

字從經說
稱述又文
正合天子
之志故得
上獻
按楊初見
便成魚水
家說言謂
乃入門無
焉

此所謂權
論有餘也

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為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疑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

諸學記卷之六

八公孫弘

十九

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諷字或作諷，音恢，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竭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

比弘應對
全齊諷談
人自說之
況於存乎
此說諷之
諷也

弘之妙正
在此故自
細其說以
順適其意

自比妾媵

諸史中節三卷
凡弘被諫
不稱已者則
稱人

開東閣

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

一。言其利害十條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

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

位在三公奉祿甚多欲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

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

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

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

君妾媵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

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

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黜陛下安聞此言上

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

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

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

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

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妻舉賢良弘自見為舉

首起徒步數年上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開東閣引
世賢入此
宰相第一
事也然亦
未見其薦
用何人

詞慰籍
全書

諸史中節三卷

客館五卷

延賢入避當庭門而引賓客與參謀議弘身食二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然意息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封

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

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

以塞責乃上書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朕夙夜庶

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

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

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

史六歲年八十終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

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

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兒寬二事吾丘壽王二事

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史善而

史善而

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不署為列曹也凡言署曹表其秩位置之為之也除為從史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

畜數年之性也畜謂延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廩牛羊還至府上畜簿

訂也薄謂文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卻退掾史莫

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

服以曰廷尉湯湯大驚為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

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

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

由是鄉學以寬為奏獻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諸史節二十七卷 六一見寬 五十一

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

德統攝羣元輯輯與集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

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

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

無其文常禮故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合開散

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

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

文馬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生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政教之法象相

因屬聖人之遺業陛下發憤合指天

地祖立明堂辟雍祖始宗祀泰山宗尊六律五聲幽

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四方色反五神祭以丞

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代宗

發社闢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

肅色永享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大元

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

至也宗尊也肅敬也唯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焉天所

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燦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

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

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黃仲舒受

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

門上不許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會東郡盜賊起拜

二

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

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

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

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

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

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千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

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

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

衆更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

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計邪

也五兵謂矛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

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

政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

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

此議轉純
謂其心

諸史卷一百一十五

今王壽王

手

弘議本
中書王折
之備出計
謂其精新
然其詞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除名城

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鋌挺相捷擊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

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

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

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壽王言此者并宇內日化方外

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

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

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

賊威擅與禪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

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

難永相弘弘訓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諸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書五書

手

此語雖語
然庸而未
固不甚疎
勢故實不
序

諸聖節三卷

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奉
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
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
漏泉。漏言潤澤下。活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
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
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
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
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
也。上曰善。

嚴安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故守一而
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
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
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民
離本而徵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

摘接奇錄

奇錄

六十五卷

夫

諸聖節三卷

綏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未往
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
采。采者文也。效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
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
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
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銷則刑罰少。刑罰
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
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
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
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
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
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
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駁擊。介冑生蟻。民
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
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
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
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

嚴安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故守一而
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
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
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民
離本而徵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

摘接奇錄

奇錄

六十五卷

夫

說秦世乳
亡之由在
於窮兵

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
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
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
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
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
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
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挂懸也宿兵於無
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諸史出節三卷

八 嚴安

手八

人主意說
府

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舉謂起兵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
田儂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
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然也。
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
失之弱。秦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循南夷。朝夜郎。降羌
僂。略滅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

入武帝
窮兵

說武帝窮
兵變生不
測。應前秦
王末年之
說

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
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于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
不解。奈相連引也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
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
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
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言其土地形勢。帶脅諸侯。帶者言諸侯之外。師守警
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
太守謂之。威力足以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

諸史出節三卷

八 嚴安

手八

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
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
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
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終軍二事

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
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
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每一足
有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異此二物。

憚謀羣臣。微其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

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窟屏。茂華與鳥。

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闕王伏

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

能攝。大將軍秉越。單于華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是

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

賢。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

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

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其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

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

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

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答也。明者

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

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

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

昭時令日。改定告元。改元年以直以白茅於江淮發

嘉號于管丘。以應緝熙。江淮職貢三春茅為使著事

開相如謂
奉之端歷
世登封之
兆法修之
所起也年
少達理信
精鍊刻宜
其逆天

諸史記節三卷

六終軍

三

十

者有紀焉。謂史蓋六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

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

角。明同本也。獸皆兩角。今此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

此之應。始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

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元鼎中。博士

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鐵。還奏

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

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

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諫其義。有詔下軍問

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

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違命顯已

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

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

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

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

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

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也。

言三郡近
海鹽鐵有
備足供
用何必更
加也

諸史記節三卷

二八終軍

三

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

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不惟

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

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

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予計將幸誅不

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

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說。有詔

示御史大夫。

胡建用軍法行御史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其得其心。時

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賈區。賈物之區也。

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耳。故備上之屋。謂

之區。處宿衛官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適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

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

諸校列坐堂上。堂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

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

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

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對

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

黃帝李法曰。黃帝名也。天文志左。黃帝右。廟府。黃帝

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

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

罪已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二千石以下。行法焉。

不聞軍中校。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執事不諉

上。故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臣謹以斬昧死

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

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

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

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諸史節卷 六 胡建

徐樂

去崩危解之疑自徐樂始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者戟之把也。但者戟之把也。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南史卷之三

徐樂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遂

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有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南史卷之三

朱買臣

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散中國。上使買臣難詰。

弘語在私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

王居保泉山。泉山今泉州之山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

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

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

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

會稽吏方相與羣飲。直讀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

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見顯守邸怪之前。引其

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

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

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曰。守丞

日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相推排陳列中庭

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故

大夫乘官車駕駟。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

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

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乞音青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楊僕

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赦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

先破石門。尋陘。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

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

獲。是一過也。建德日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以僕不窮追之故。使建德

得。以東越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

其勤勞。而造伎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

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侯三印。故三

梁侯三印。故三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思妻妾也。解

若今言。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買幾

何。對曰。率數百。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武庫日出兵。

而陽不知。挾偽干。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本

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

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武備律才
制例案律
分如是

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

江充

初充召見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垂之。兩旁見於後。是體深衣。續袂。鈎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繡角。繡名曰交輸。冠。禪纒。步。縠。冠。飛翾之纒。冠。禪纒。故行步則縠裁也。以鳥羽作纒也。縠。縠。

絲為之。節今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方目。妙是也。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後。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官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

諸史紀節三卷

八 江充

五

種禍

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蓋勃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上素者。素。不教。敕。左。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

田延年

諸史紀節三卷

八 江充

六

田延年。字子賓。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諸下里物。死者。謂萬里。葬師。古曰。以數千萬。錢。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謂廣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然。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備。一乘為一兩。備謂質之與。雇直也。昔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

傲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贛兩家告其事。

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目。

抵拒也。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

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也。

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

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言六千萬錢皆縣官餽車之費。今謂延年盜其半。則是縣官自出錢三千萬乞與之。以坐其賊也。猶今言圖類人也。以延年之功。真賊猶當勿論。況自出錢圖類之

子願以愚言曰。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懣懣心動也。音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

通往就獄。得公議之。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案通理也。光念其拒諱。故不肯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

入牢獄。使殺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

齊舍。齊讀。齊讀。齊讀。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

尉。聞鼓聲。自刎死。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延年但以語言不遜。遂事重罪。尤其少恩哉。

延年但以語言不遜。遂事重罪。尤其少恩哉。

諸王

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最親。有功。又

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

餘城。於是孝王築東苑。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三十餘里。有落猿巖。是洲。鴈渚。連亘七十餘

里。上廢粟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嗣。大臣及表

參等有所關說。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陰使人刺殺袁

盎。及他議十餘人。遂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

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上。由此怨

望於梁。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乘布車。從兩

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

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

梁王伏斧質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

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末同輦矣。二十五年

又復朝。上疏欲留。上勿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

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病熱卒。及死。藏

藏

八開樂對

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捐循百姓何以稱藩臣勝文辭雄壯言切而理文天子為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

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景帝後

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

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高祖時諸侯皆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

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

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

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武帝三王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對君之詞

恭順有禮

諸史歸手卷

六 諸王

十一

初不自祭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官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大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祭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尚書

令奏未央官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于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

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至此方祭

此封列侯

諸史歸手卷

六 諸王

十一

四月癸未奏未央官留中不下書凡五上制自立皇

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齊為廣陵王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于闕為

齊王曰於戲小子闕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

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名朕

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

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

義之不圖俾君子念謂若不圖於義則君悉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管千爾

稱漢武也

初不自祭而曰下御

燕王

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八年無後絕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願立子日為

燕王日於戲小子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弼氏虐老獸心

按列奴傳其國實壯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

巧邊萌作吐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僭其旗鼓而來降

董粥徙城匈奴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俛德徐

日肥一作非蘇林云業廢也本亦作肥毋乃廢備言

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裴毋乃廢備無

乏武備常非教士不得從徵士不素習不應召士非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三十年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願立子胥為

廣陵王日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日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五湖者其區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保恃三

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無好逸遊之維法維則書云巨

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立六十四

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對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

義文辭爛然其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昭帝賜燕王日璽書

天子使使賜日璽書日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

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壑

苗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

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于繼兄終弟及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

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子日得書以符

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以綏自絃

中山靖王聞樂對

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

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日臣聞悲

朝似都陽

者不可為繁歎。繁古累字重也。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低謂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

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

微夫。衆咆漂山。咆吐。沫也。聚蠶成蠶。朋黨鞞虎。十夫橈椎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

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言皆驚亂。遇法。用可為出涕。臣聞白

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蠶蠅。香見然雲。烝列布

杳冥。晝昏塵埃。拂履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

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遠。路遠。曾莫為

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

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蔭李之親。鴻毛之重。蔭。蔭也。葉。葉。葉。

白皮也。皆取。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

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于所以橫分也。詩云。我

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未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

如疾首。臣之謂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務得其實。每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其

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

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言無。實用。獻。

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

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

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

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山東諸儒者

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室。靈臺。

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江都王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

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

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

諸文選卷之三

中山野王

主

諸文選卷之三

中山野王

主

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覆治不獨死言欲反也

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陽成姓也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腹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疆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我。言其見形忌也獨可燔燒耳。掘出口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繡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句諸官人。句乞遺之也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言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

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尊章猶言舅姑也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

爇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官人畏之。莫敢復廷。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敷。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

巷盡封閉諸舍。上驚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
 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萌鬱
 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崔隤猶言
蹉跎也
 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
 罷。輒歸。求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
 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
 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為據。
 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
 去數置酒。令倡俳。贏戲坐中。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
 入殿門。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修靡夫
 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
 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
 母。死者尸也。次下
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
 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得者為吏
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
 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
 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
 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

諸史節天卷 廣川王去

九

皆以為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亭。煮生。割刺人
 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
 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
 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
 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
 昭信棄市。
 盛漢雜記 武昭事辭
 戾太子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祿。祿
子之
 也。使東方朔。枚舉作祿祝。祝祿
之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諸史節天卷 廣川王去 十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
 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
 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
 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
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
馬。太子求充
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
 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
 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
 公主。兩公
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充典治
 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衛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

宮。獨皇后太子在。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石德

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

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為徵驗。不知巫置之

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

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臣瓚曰太子稱家吏是太子吏也。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上存亡未

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

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

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

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

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長御比侍中。具白皇后

發中廐軍。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官衛。告令百官

曰。江充反。廼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作巫。蠱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搗妄作蠱狀。太子特念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

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

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太子出亡而吏追補不得也。

博覽得通宿食也

諸本節三卷

八 漢書雜記

王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愚

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

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

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

子不和。則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

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

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

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

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

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

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

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兩塞而不通。太子進

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

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

諸本節三卷

八 漢書雜記

王

此處起入

切中事體

所以為實

蕭蘭三孝
上書帝處
信何以示
其對帝
於父之不
祭而帝私
受耶

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
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
在臣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諧人。投畀豺虎。唯陛下
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湖縣名臧匿泉鳩
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
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踞
閉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
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
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又
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性恐無他意。而車千秋
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樊
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
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于官。為歸來望
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初賀引拜為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羣馬騎射為官。材

謝文虎節于夫

一八 盛漢雜記

三

大蓋不宜
須得許脫
之如魯朱
家李布則
華吳
太子同母
先有巫蠱
事被罪故
毒大欺言

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感。動下泣。曰。扶起
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
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賀于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
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
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
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于。笑曰。丞相禍及
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甘泉官在北山故祝詛
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
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征和二年春。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帝為太
為舍人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
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
穀。成邊卒糧乏。不能。貨賂上流。受賂于下。故使賤賈
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以朝為使內郡

謝文虎節于夫

一八 盛漢雜記

三

自省作車。許今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師古曰又令
耕者自轉以困農。於邊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
減。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下
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重馬孕馬也

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傳逮
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羗為左丞相。分丞相

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待得賢人當
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彭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

澎侯。其秋。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
屈羗挺身逃。亡其印綬。提引也獨引身而是時上避

署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置謂所上問丞

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

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
櫓櫓也遠與敵戰故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用短兵

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
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

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赦長安中都官

囚徒。京師諸發武庫兵。命少府石德及賓客張光等

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長水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旌。加上以相

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

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歐與凡數

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

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華覆蓋

城門。得出一門。曰。蓋城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

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

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

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立成

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爲
稔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
兵以及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
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
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
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
詐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
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

諸帝節二卷

八 巫蠱雜記

主

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
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以徇厨
車載食之車也 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
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千秋上急
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
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
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

四上未有
諸論人
為其謀
三附大獲

人所難言也公獨斷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
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林能術學又無伐
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
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
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
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
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又迺貫之然千秋
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

諸帝節三卷

八 巫蠱雜記

文

親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訕尤多群下恐懼思欲
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
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
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
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
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
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以及敬聲之嚙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

此武帝晚
年所設之
言老悖
報書二百
八十餘言
皆必老年
心事故
老矣

根信鼻事
牢固不離
對群臣不
覺或亂其
矣矣矣矣

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下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皇于鈞。大夫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未及。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

諸家紀節于天卷

八座漢雜記

三

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詔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本姓曰氏昌邑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墨。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

中漢以後
文體如此
雖美不常
天懸

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偃同。數以英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詎訴焉發憤。志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銜馬銜也。檄休則俛仰。詎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

諸家紀節于天卷

八座漢雜記

三

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職亦有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主爾書。且得書。不肯哭。曰：聖

書封小。文少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

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

問帝所病。立者誰。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官。

官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

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弃羣臣無語言。蓋主又

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

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實而朝。增郡數十。

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

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

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

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

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

備。備非常。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

德。護奉此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

職大。夙夜兢兢。于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

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豈

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其著

且下今策
問群臣
向將謀
不軌

且靖立武
帝廟郡國
不報

書封小

八 盛漢雜記

三十一

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于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

谷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豈聞楊和。橋正也。章

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于大夫其各悉心

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曰。曰

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失職謂當為

用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

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

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

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上者疑

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

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

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

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

旄頭先隊。賦與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貂羽

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

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玉

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

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講習須郎中韓義

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鉞侯劉成知澤等謀

書封小

八 盛漢雜記

三十一

告之青州刺史傳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

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

封鉞侯久之且姊鄂邑蓋長公主食邑鄂蓋侯王信

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

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

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詎

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且聞

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

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

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

炊火焉趙秦之別氏無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

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

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群

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庸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

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

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為典屬國宣言今大將

軍長史敵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都郎

林也師古曰都犬也謂大會試之漢道止移鼎太官

先置此書許也將軍都郎屬理燕玉何以專知之而

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

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

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

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

成及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

安中民趣向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

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益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天水人也今右

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

時天雨虹下屬官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群出

壞六官竈烏鵲闕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

可開天火烧城門六風壞宮城樓折板樹木流星下

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遣使人祠葭水白水王莽

情

廣等知皇為王言。魯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嘗

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

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

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

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目聞之。召相

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

不可發也。王憂。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

飲。王自歌曰。歸空城。今狗不吠。雞不鳴。橫街何廣。廣

今固知國中之無人。廣音曠。術道略也。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華容

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真音真。髮歷也。渠岸也。是也。真音真。渠岸也。徒干友。骨籍籍兮。亡居。籍籍從。毋求死乎。今渠求

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置酒之官池。沼所其所見以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救

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

曹為事當方也。曹音曹。曹音曹。曹音曹。欲自殺。左右曰。冀得削國。冀音他。明反。

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

王璽書。璽書已見本卷。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

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殺。巫蠱之禍。豈不哀

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

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

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

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僅。僅。僅。僅。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何獨一變。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盧。盧。盧。盧。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

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

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

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

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君子復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

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林知夫必能過人

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

人之祐助云。田廣明。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容胡倩等謀。及倩詐稱光祿大夫。從

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

大牛。即廣明也。

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

駟馬車至圍陳留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

魏不害與廐胥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

害為賞塗侯德轅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

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

欲不貴矣言汝意欲歸不吾今女鄉名為何對曰名

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

六百戶

瑣屑不遺
其筆也

諸史出節卷之二十九

中漢文

霍光受遺詔輔少主平上官之亂

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

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

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

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

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皆拜卧內牀下受遺詔

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且美須

顚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

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

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

妤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

欲事謹嚴
有法屈曲
不違

諸史出節卷之二十九

霍光

總纂本
送全似左

諸史節三卷

六 霍光

二

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守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太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且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都試也。肄習也。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供飲後之。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冀府校尉。調選也。冀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擅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

諸史節三卷

六 霍光

三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從也。廣明亭名。郎屬也。屬耳。近耳也。謂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及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小事不足遂。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尤威震海內。

廢昌邑王

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

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啟云云三十七人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啟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

天下亡嗣臣啟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

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

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就次發璽不封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璽更不封之

諸史節于卷

昌邑王

四

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

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目之符璽取節十

六之往也自往朝暮臨臨臨哭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

曰皇帝問侍中君卿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

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

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下

極之入家葬還不居擊鐘磬召內泰一宗廟樂人壅

道牟首巨瑛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任而兼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劉敞曰韋道韋仁

之年首也予謂年者岑牟也岑牟蓋鼓吹歌舞樂奏

歌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閣道之有室者不知何所

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轅旗驅馳北宮桂宮

弄苑關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

庭中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

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

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

綬以弁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請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

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

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

諸史節于卷

昌邑王

五

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

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

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姪夫昌邑

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

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

王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

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

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入海青勝縛嘉繫獄流

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啟等數進諫不變

更日以堯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啟等謹與博士

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尚皇帝

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

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許公藉曰未知亦既

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

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

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于

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大祝以一大牢具告祠高廟臣啟等昧死以

聞

霍氏敗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

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女

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

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踰

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過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

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

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

高唐山言
惠子弟可
駭者不錄
故至於此
朝廷宜早
奪其權親
成子塔基
從末滅復
誅順天人
以正其罪
兩善

得奏封事不關尚書奏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

惡之

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

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蓋外

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不自省見

禹恨望深廼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

生在手申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

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

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嘗

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

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喻

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

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入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

軍常離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

多言我家者豈有上書言大將軍時王弱臣強專制

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恐危宗廟災異數

提軍兩人
夫志相
微情能
從然

絕以黃家子弟
絕以黃家子弟

換領萬金
山母子失
意私語自
相憐悽
禁方悟其
思如此

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
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
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徇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
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
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
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
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金日磾忠謹

諸聖節三卷
八
金日磾忠謹

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
門養馬。時年十四矣。父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
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
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
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
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
焉。日磾子二。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
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
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
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口磾初莽。何羅與
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
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
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
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殿中所

諸聖節三卷
八
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日
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日磾奏。厠心動。
奏向也。日磾方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襲日。刃從
向。而心動。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趨。日磾
天子行觸寶。瑟僇。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及
謂傳聲。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
勿格。日磾梓胡。投何羅殿下。梓其頸。而得禽縛之。窮
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日不忤視
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

此不近宮
女不納女
後宮正相
恩附處敘
下不敢
視後宮與
此不近宮
女不納女
後宮正相
恩附處敘

其篤慎如此

魏相逐武庫令

魏相字叔翁濟陰定陶人也。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密詐稱御史。止傳謂縣之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與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又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

諸卷師主卷

魏相

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過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始矣。

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幸。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千三百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雅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又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

其罪起
守茂陵令
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

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翁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安事。自車轂器于身。相心善其言。

白去副封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改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九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諸卷師主卷

魏相

卿惡宋三世為太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家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九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諸禁門之中。皆夜詔門出入。騶奢放縱。恐凌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曰。去副封以防進蔽。宜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

其名則美
自去副封
其則修德

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

丙吉權恩

吉以故廷尉監徵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凡而憐之又心

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

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

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

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條謂號錄之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

諸史節三卷

六丙吉

十一

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

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

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

數數保養乳媪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

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

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王發喪之日以誼

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

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

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

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

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

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待太后令天下昭然

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

諸史節三卷

六丙吉

十一

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

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

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何保之功謂未為官婢時有舊夫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

考問則辭列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

以視吉視讀日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唐三此常山旋勢

咎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緝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
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
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虞亡
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二百戶臨當封吉疾
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紼繫印之細也上憂
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其非其

諸史出作二十九卷

西

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
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
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掾史有罪赦不稱職輒予長休告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
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
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後人代吉因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
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逆蕩皆從吉出醉

云從不
至此其
一段文字

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恐之地猶第也地亦但地語聲
之急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
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
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
騎至公車刺取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
吉曰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瑛
科條其人瑛緝也瑛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

諸史出作二十九卷

五

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
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猶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先嘗有爵經奪免之滿與士卒為伍故稱上伍其人
名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
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

唐云收此
一書以結
舊恩終始

故指言後遭條獄之詔吉并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

臣也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守丞者守

其人名使誰如授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

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願組

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齊夫白

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少內掖庭主府勳之官也食讀

時吉得食米因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歿使臣

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

令晨夜去皇孫熬湯數奏甘毳食物奏進也讀與所

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皇矣時豈豫知天下

之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

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

得下吉言謙讓不敢自伐則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

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

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

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

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

大為姦利減千餘萬可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

諸史節至卷

六

十一

特官帝
退吉已指
食其此奏
有功於後
有算純德
之報也

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李

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

贊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

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

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

行事豈虛乎哉

趙廣漢吏治

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

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上城建素豪俠

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

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

之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

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受相訟牒記也擇其中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

相怨咎又教吏為誦為小孔可入而不及得投書

諸史節至卷

八

十一

諸節按書

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發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宣切治理。威名流聞。

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謂安尉。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不專在詐。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什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有者。輒先聞知。

鈎距

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也。鈎距者。設知馬買。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其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劫取其身。

諸史紀節三卷

為負令家將。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財物。賈之。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也。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亭長既至。廣漢與語。語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所居好用世吏。亦孫新進。年少者。後出求進。又年少者。專厲疆壯。蠶氣。蠶與鋒同言。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

尹翁歸吏治

尹翁歸。字子凡。河東平陽人也。田延年為河東

類相引

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設施。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

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六 大夫歸

子

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決斷諸縣姦邪有急名則少緩之解同吏民小解輒披籍披有罪縣縣收取黜吏者精也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則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奸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

翁歸到臨至此乃得良死

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抵歸也所經過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及所歸投也有論罪輪掌良死畜官論罪使所萃責以負程不得取代負數也計其功不中程輒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鈇斫也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張敞十事

一論霍氏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

請來出節字卷

六 大夫歸

子

田完有功於齊皆時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其適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書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族皆

敵欲以霍氏希進其日五守遠郡其路無由欲是時霍氏已萌莽不待敵矣

諸侯節節五卷 入張敞 上善其計而不做各深微自鏡不欲為短也

敵欲以霍氏希進其日五守遠郡其路無由欲是時霍氏已萌莽不待敵矣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入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曰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威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二上書自請治膠東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

八欲以

怒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刻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三奏書王太后

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戶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

諸侯節節五卷 入張敞

五三

五三

鳥獸之肉口非惡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毋輜輶衣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網繆也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貨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稱誦臣敞幸甚

四治京兆吏蹟

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寤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補史職也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者。謂謂里之問也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諸史品節子卷

六 素政

三四

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厚。誅罰以此能自全。

五山陽奏對

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

敞奉貨席
之托文致
以目已者

客母下所賜書。密令警察不敞於是條奏賀居處。

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

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

更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每日一它不得出。

食物之外皆不督盜一人。別主徵循。察往來者。以

王家錢取卒。遡宮。清中備盜賊。遇也。令其宮中清

人為卒也。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

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

末銳。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

諸史品節子卷

六 張敞

三五

終冠惠文冠。言惠文待中。冠玉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詣。

插筆於首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

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

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

臣敞閱至子女持纒。名持纒故王跪曰。持纒母嚴

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

羅紉其名也。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

惠。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妻十六人。子二十一人。其

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

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
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
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
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
恣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遺上由此知賀
不足忌皆以遺遺哀王
所遺之官人也

六誅賀

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

廣史紀傳元卷

張敞

六

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也而敞奏獨
寢不下天子惜敞故留
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探察有所察驗
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
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
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
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
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
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
敞教編也罪之
於車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

子薄其罪以其事為
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從輕法
以先即先
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
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不還其本
縣邑也數月京師吏
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
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効及使者至妻
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
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
公車

公車

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

廣史紀傳元卷

張敞

三七

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敎憚凡
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
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
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試意欲以刑
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
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七發黃霸為政

京兆尹張敞舍鸚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

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

婦者為一董先上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卑

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

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

舍有鴟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圖謀

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

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

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

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司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

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著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員滿之行而以偽先

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

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

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

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

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

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

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顯其慝

八入粟贖罪議

西羌及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

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

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

辟之處買官所得懸官數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

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

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

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其上不能去民

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

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十奏記朱邑

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
茂士此誠思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
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
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
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
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
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
敞自請治膠東功效大著乃滯不遷至奏記朱邑

張在山陽
論議齊氏
徐邑邑起
居於黃霸
仍政清信
進之意然
經不得凡
神帝之意
有在矣宜
朱邑之所
推舉數平

諸史品節卷三

入陳蒙

王

求薦邑桐鄉裔夫耳一歲超遷至大司農是何則
以敞之文深故耳敞精悍更喜刑名正與帝合乃
不遷敞而遷邑何也蓋宜帝性雖剛毅然其自為
社稷計則喜平而惡刻耳終帝之世敞不得列於
九卿其殆是歟武帝獎用酷吏流血千里至淮陽
股肱郡則以汲黯卧治之而寧成輩十餘人皆不
得良死由此觀之人主之意可識矣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九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

中漢文

李陵遇虜戰浚稽山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
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
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
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

此傳曲折
續者必當
時親見其
事而記錄
者

諸史品節卷三十

入李陵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
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捉持之也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到闌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
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
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
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
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

將兵半道
迎陵者備
陵兵少半
道接助之
也

罪在路傍
德而不存
亦亦疑之
誤矣一念
之誤致罪
大計

漢書

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題詔博德吾欲予

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鉤營之道。胡來要害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

郭者。來上險要。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

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困

騎置以聞。謂驛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天子疑陵教博

乃俱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

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上其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

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

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

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

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

諸史節三本

李陵

三

不起者何也。軍中曰。若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劔

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

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

軍中縱火以自救。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及也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闕樹木間

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二十餘其單于下走

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

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宿戶君長皆言。單于

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

不能破。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

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

爲校尉。所辱。上降匈奴。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

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

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

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

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

諸史節三本

李陵

三

曰奉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在谷中處在

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

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

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

下壘石言投石以投人因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

便衣獨步出營使衣著短衣小乘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

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

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

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

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兵即謂矢及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

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

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期至遮虜郵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

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

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志後聞

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志後聞

至此方覺

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
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云久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趙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
令老將生姦詐坐預詔疆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
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趙充國坐制先零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是時安國義渠將騎

三千屯備羌至浩疊浩音諸疊音門水名為虜所擊失亡車重

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也

義渠安國

趙充國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

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老矣上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喻度臨前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

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

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

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

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

充國紀元
無能為
守不戰

賊為期小利不足貪。今軍勿擊。班師後。西至陜中。虜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山峭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夜引兵上至落都山。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後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杜塞也。充國常以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城。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

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

諸史官節三卷

六趙充國

六

充國紀元

中郎將印。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印以聞。有詔將

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疏。搜捕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蒙靡當兒使弟

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靡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勿

充國紀元

相和同。自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取滅亡。

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

幸武賢奏
言宜堅進
兵

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極。迺擊之。徵。要也。要其極極者也。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者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林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

諸史官節三卷

六趙充國

七

幸武賢此
計甚勞捷

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

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

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

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謂路紆也。以二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

方國難罪
陳利先
諫先零不
宜誅开罕

解其謀。恩澤甚盛。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靡庫宜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俟便為寇。謂依阻山木石以自保。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軍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

諸事節三卷

不卷前

十一

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者稍教。其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

先零集散

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解池。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

諸事節三卷

不卷前

十一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勿牧田中。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

罕竟不煩兵而下

天子因元
國病獨危
二將出兵

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脛膝以下

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

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

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

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

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味甚切作秦末上會得進

兵靈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

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

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貴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

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

首老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老者吾舉辛武賢

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耿中丞耿壽昌為糴二百萬斛穀老

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得四十萬斛且義

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蒙

歷者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

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老獨足憂邪言儻

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

新中書三卷

大禮書

主

上屯田表

緣悉不遺

如此

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粟二

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石百二難久不解蹂役不息

又恐屯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

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且老虜易以計破難

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老東至浩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

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

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

處水解漕下縵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治

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管田也至四月草生

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俸副

二者千騎則與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今夫司農所轉穀粟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諸史定傳三卷

大禮書

主

留田書

十分之九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報曰。皇帝問後將
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
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
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
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
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班。萬人留田。順
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

諸夷傳卷三

漢書

十四

月而望。羗虜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
者。凡七十輩。謂羗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羗虜即羗賊耳。無像於胡也。此坐支
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名。貧
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並且也。讀如本字。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一
歲。度大。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
澤。漕穀至臨着。以眎羗虜。亦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

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
離霜露。疾疫瘡情之患。離遭也。墜請因寒。疥而墜拮者也。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
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間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
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羗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宅變之憂。十也。
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
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橫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

諸夷傳卷三

漢書

十五

十一。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
詳公卿議。臣采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
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
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
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
大开小开。則言曰。我昔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
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

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謂為高樓。校不絕。此校謂用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指校波耳也。蓋用關柵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因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不絕。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謂為高樓。校不絕。此校謂用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指校波耳也。蓋用關柵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因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

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相。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果重謂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於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荷接刃。攻不

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但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滯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後復發也。宜匈奴不可不備。鳥相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此之故也。故者猶云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臣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

也任保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

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

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羗強弩

將軍數言常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

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

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軍凡

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鞞黃羗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羗雁忘等自詭必得詭責也自以為愛請

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詭充國

浩星姓賜浩星姓賜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

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幸死

天子兩從其計一留

三入出兵

斬首止共得八千比充國坐降

諸史卷第廿卷

不越之節

大

罷屯印充

充國老謀終不欲以功歸二將

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言遣辛武賢歸酒

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羗若零難留

且種兒庫且子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猶非人

及楊王及楊王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鞞黃羗

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羅

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離為言兵侯良兒為

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詔舉可

護羗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

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救時湯已

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

數醉酌羗人酌音況務反羗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羗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詭印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橐籥囊近臣負橐籥筆從備

筆於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

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

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

亂屯兵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下吏自殺

二詳說分

功莫而天

國之言功

諸史卷第廿卷

連花節

十九

有此大錯

印以小罪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郡人。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

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

桀。趙充國。襄武。廉。馮。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

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

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

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蘇武

敘事細繁
然不及李
侯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侯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

諸史節要卷

天漢元

十一

漢所望也。方欲發使。使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從隨泥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毋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殺之。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

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言被匈奴侵犯。犯然後自殺也。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罪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韃火。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

蘇武傳卷一

蘇武

十一

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單于信女。使決入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言汝知我不降。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自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蘇武傳卷一

蘇武

十一

斷腸解

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入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武兄從至雍棧陽官扶輦下除

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轆効大不敬伏劔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武弟官騎與黃

門駙馬爭舩官駙官者而為駙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於黃門之在黃門者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

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諸史忠節主卷

六蘇武

主五

若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

保官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

種史王
然遠通
色澤

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

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

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

湯鏹誠甘樂之臣事君猶于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驥效

全陵等慚
懷無地

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雷衿與武決去決別陵惡自

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言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

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

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其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

諸史忠節主卷

六蘇武

主五

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今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

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

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

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

隨武還者九人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武以始元六年春

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

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

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

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

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

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于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

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實十九年而言

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

舊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

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

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

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

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即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

號稱祭酒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

得賞賜蓋以施予昆弟故人蒙不餘財皇后父平恩

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

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

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

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

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張安世傳敘安世忠謹朝廷寵眷及子孫貴盛而已無他警省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天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

大夫魏相上封事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二十

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

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

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

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

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

即

安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君大

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

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以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

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

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

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

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諸史品節三十一卷

中漢文

賢良文學鹽鐵議

昭帝時事至宣帝時相寬後推廣之成一家言總十二卷不盡錄錄其切要者著于篇此中益漢未遠然風容色澤駁駁已趨未造矣

班氏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

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毋

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

廼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

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治公羊

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

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者數萬言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

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

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

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

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

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

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

推言王當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

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讓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言壁不出私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復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止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右班氏小贊出漢書即桓寬本條末篇是

諸史節手卷

入 鹽鐵議

二

始元六年有詔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源廣道德之端今郡國有鹽鐵酒權較音均輸與民爭利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朔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障音塞塞音飭烽燧屯戍音以備之邊用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較音均輸均輸音長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音乘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澹

古語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不備

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音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音古澹音字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

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漢擊高帝禁商賈音不得仕官所以過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亦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迎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懸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

文學之言竟與大夫相及而近

諸史節手卷

入 鹽鐵議

三

即賣是以懸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

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
 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
 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正。不求所拙。農入納其
 獲。女紅者。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
 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
 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民
 聞之所為耳。而。行發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
 輸之均也。縣官。假。委。閭門。檀市。則萬物並收。萬物
 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侷。侷。則利自市。則
 吏容姦。姦。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發。吏收
 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
 而便百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
 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餒以
 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銅。鑄幣以贈其
 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火。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泰

私手之弊
辨傳如
而賢人文
學中正學
過本素然
近迂泥不
切事情宜
不足以服
之也

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
 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
 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
 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
 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故衣食者民之
 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
 譎伯。而范氏以種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身不
 彘。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裁高天
 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
 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稱後。諸侯也。汝漢之金。織微
 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錫羗。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
 綬。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捐。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
 音。德。尾。入。塞。音。驛。駝。馬。盡。為。我。畜。音。駝。音。狐。音。貉。音。采。
 旃。文。屬。音。充。於。內。府。而。壁。音。玉。音。珊瑚。音。瑠。音。璃。音。咸。為。國。之。寶。
 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
 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
 不豫。玉致。半而不偽。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

選者皆籍
神典則之
給法步絕
處于極其
乃其漢之
文矣是以
文章前洵
洗簡練決
擇也

奇妙難得
之文與遠
方珍異相
似

經傳惟略
似似貨如
傳

王則致罵內懷關關而心不慚是以薄天欺而敦夫

薄昔樂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散伊尹高逝遊毫而

女樂終廢其國今贏盧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麗麗

旃不益錦綉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

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

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萬鍾之粟

也此句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

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

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

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

人因天時知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死

周齊魯商徧天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

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燕之涿薊趙之

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榮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

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

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

路也故物豐者民徙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

術數不在

言有地利
而不務本
民貧仍仰
不給也

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

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石蜀漢之材伐木

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

紫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

給月單通作朝歌暮成趙中山帶大河而四通縮絡

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

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筭鳴琴

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魏韓梁好本稼

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術人給故朴在自惜不在勢居

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威司狝鳩也今世俗壞而

競於淫靡文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

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

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從功作之貨致之

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

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滯費

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

無轉尸也

大夫曰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

不充庖

厥則會言不據其言。明矣。則本其言。無不備。則
如。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
有之。非獨於此。致高。饒牛於周。五穀。債車入秦。公輸
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山居澤處。蓬蒿。堯堯。財物。流
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術。少者。不獨。饒。若各居
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膺。之。鹽。不。出。旃。罽。不
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當今世。非。患。禽。獸。不
損。材。木。不。勝。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
無。狹。厝。糟。糠。也。

諸史節節三卷

八 論裁議

八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
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有地。以牧民
財。則遠者。來地。僻。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
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錫。錢。立。幣。民。通。移。入。有。百。十。之
數。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
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不。步。出。之。數
然。而。有。饑。饉。於。閭。閻。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
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斤。則。君。雖。強。木。題。耕。發。草。立
幣。而。無。止。民。去。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
猶。若。不。足。也。知。幣。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
人。君。不。調。民。有。相。効。之。富。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
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大。強。則。不。可
以。威。罰。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

調其不足。禁滲羨。厄利塗。說文。厄。然後百姓可家給
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及其
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下。達。於。義。而
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
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積。田。者。不。漁。摠。關
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
相。傾。也。

諸史節節三卷

八 論裁議

九

大夫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
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
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大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夫。救。僞。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
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
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上。好。禮。則。民。閭。飾。上。好
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
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
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
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及

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弊數易而民益疑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郭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以通民施

諸史記節手卷

六鹽鐵議

十一

大夫曰家人有寶尚函匣一作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虞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郭魯以其故多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主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此非有禁

不制而弁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義義禮立則民化上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邴也

諸史記節手卷

六鹽鐵議

十一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欲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間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邴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

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口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耶也。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

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浮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以私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家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於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

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此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而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虞嚮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

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

姓而師以澹。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者。百姓何苦。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騷動。柳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

諸節飾手卷

鹽鐵論

十四

大夫曰。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雅車之蟬攫。說林訓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攫。詳慎曰。蟬攫。車類也。世當讀如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神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學者建周而不疲。善

大夫曰。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雅車之蟬攫。說林訓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攫。詳慎曰。蟬攫。車類也。世當讀如負子之教也。

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神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學者建周而不疲。善

基者致高而不壓。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壞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致亡道也。狐刺音及達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

於刺未詳。注亦不究。

史節飾手卷

鹽鐵論

十五

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者。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

大夫曰。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者。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

持防此
聖王此
述之由

諸各節手卷

八 鹽鐵論

一 夫

五十五

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
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蒙恬以闢千里。此二子
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身死而眾敗。故
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威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闢葺之
所惡也。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
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
大說。封之於商。於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
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
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
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
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
民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
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
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儀秦合從。縱音連衡。統
理六國。業非不大也。名非不長也。然有道者不足貴。
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

諸各節手卷

八 鹽鐵論

七

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
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輪
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勢足以使眾。恩足以
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
室卑。而田室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
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
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
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
者寡。太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
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今意所禁
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
利近。今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
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
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
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聚
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
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馳騫。臨
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踴鞠闔雞。中山素女。撫

流徵於堂上。鳴鼓巴歛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純婢妾
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捷。是以耕
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息。何者。已爲之而彼
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
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木廣者魚大。公尊
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
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
孫。是以蹶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

亦虛望哉。

文學曰。

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

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趙而佐。堯曰。食祿以養
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藿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
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仕行其義。
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也。不然。親戚
相推。朋黨相譽。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誇
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
侈。故編戶蹶夫而望疾步也。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慄。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

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
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
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
於前。萬事簡關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
思觀文學。若侯周召而望子高。御史按事郡國。察廉
舉賢。歲不乏也。今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
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垂於今。道古而不合世務。意
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
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

舉之士。未見絕倫比而爲懸官與滯立功也。文學曰。

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

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

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
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兒大夫閉口不言。
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
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
可以爲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公卿總要而已。故任

能者貴於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相公之於魯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若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後又滿朝賢知充門。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椒之意。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騎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相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

蕭長子卷

六藝錄

十一

猶龍得水。騰蛇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楮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舉元良超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武之廣賢也。然而未觀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也。文學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公王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

武帝一生
用人隨時
具好

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諸利。富者買爵。賤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憐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滅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

何

蕭長子卷

六藝錄

十一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禦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古澹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欲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

不澹非牢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既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蠶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圃，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

諸葛亮集卷一

六 鹽鐵論

五

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圃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貨殖世為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

重之變南服疆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相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墮壞而道不濟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

諸葛亮集卷一

六 鹽鐵論

五

仲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竭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鉏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絕弁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觀非衆

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

諸史節年卷

八 鹽鐵議

五

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久刺稽滯，開利百牀，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征暴亂，車甲之費，克復之賞，皆澹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

育廢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寧、河、濟，而田於嶺、坂、道、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役，邊民苦於絮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復，冬不離窟，土室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蘆草，不能相澹，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耜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

諸史節年卷

鹽鐵議

三

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囿圍，却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駘駃騠，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楛朽，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鮮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

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
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
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榻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
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
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民不齊出於南面
以口率彼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
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
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

傲傲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
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盡獸徙居則壤民非
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軍敗朔起川度不足以
實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
面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
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
後亡者服事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
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
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

諸史節要卷一

八 鹽鐵議

五

大夫此議亦平實可行惜文學不能成之也

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
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
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故商師若茶周師若鳥今陛下哀憐百姓寬
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
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
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緣邊之民
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

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中國肥
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
無事何求而不得也文學曰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
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郵外故
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
本業也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公卿宜承意請滅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樂
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耕費
力而無功

諸史節要卷一

八 鹽鐵議

五

大夫每每
詰問有骨
非徒送費
詞而已

大夫曰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而而制敵
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
割什_音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由塞涿河險
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
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
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
地瀋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
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
塗巴蜀獎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成東越荆楚罷
於旣駭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務張蹇通
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辟之費造
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
誅過也

新史節手卷

八 隨鐵議

天

大夫曰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稽石者
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
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也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
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者陶朱公之三
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方寸轉之息耗取之貴

賤之聞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
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
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
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
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
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
其私也

新史節手卷

八 隨鐵議

元

大夫曰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
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
足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人者能
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
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
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以構巨室而不能自為狹廬
材不能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大鐘而不能自為
一鼎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以和百姓潤衆庶而
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
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
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

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術。愚者以困。子貢以者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

諸子如子未

六 廣微義

三

孤格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軼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大夫曰。夫懷任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至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尹。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瘠臚。高盧如濼。威之詭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表。外無以稱。貧賤

大史公嘗
殖之旨此
善長之智
不足資也
美其文也

言辨詞
從其自解

而好義。亦不足稱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包丘子飯麻蓬萊。修道白屋之下。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晉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魏襄子以城壞誘知伯。身禽於趙。而季孫於晉。今之在位者。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窞。食於縣門之下。此

諸子如子卷

六 廣微義

三

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

大夫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振。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患乎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音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者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難聽者過也。是以

論衡卷之二十一

入道篇

三十一

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鈇刀。飾嫫母。畫工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

里逐雞。難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湖不能深
川安得無

論衡卷之二十一

入道篇

三十一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死而終殖也。未見其為廟器。視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視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依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青勃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諸卿都大府曰父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相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故智者不乘推

聖人不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子對三君味言三君異道非苟相友所務之時異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貫而行之何更為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歲石通關南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跡其胡

載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極耳大夫曰色厲而內在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踖躅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何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古自殺鳴鳴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鳴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相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惇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驚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肯與言至治故御之

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舉異才而使滅跡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

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六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蕭樊鄴。騰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閔天太顛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不足以大議。竊者以閭閻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

漢書卷之六

六 禮儀

王夫

其寡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耜。用

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虜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汪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安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犯罪之

漢書卷之六

六 禮儀

王夫

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時宰依然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樹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棘。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躡。婢妾衣紉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乘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歛從容。傳自黨青者眾。文表無裏。紉袴日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

者欲及。是以民年愈而歲促。此所以非誅惡而效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賢良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人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棧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諸史類事卷一

八 鹽鐵議

夫

同三盡

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息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大夫曰。孤子語孝。覺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罵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季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

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墮壞其緒。亂其紀。毀其容。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此固難賢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諸史類事卷一

八 鹽鐵議

夫

同三盡

丞相史曰。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食。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鉞石而賢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怨言則辭。逆而不入。滌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鉞石。通關。隔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鉞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路。

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夫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擢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其子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幸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益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王之德。擅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

諸葛亮手卷

八 龐參議

四十一

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譽善若不足。黜惡若位。雖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棟守相。然後任之。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令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實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糶啖食。鐵官實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常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諸葛亮手卷

八 龐參議

四十一

當時議者六十餘人。更相詰難。不能服其廷之臣。意其極口已爲無善。皆不相中矣。而龐復推衍之。增廣條目。總數萬言。今讀其書。盡冗孽耳。無能有所裨世也。夫言而足。則一言可以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不足。以盡物。道物之極。雖言然。不足以盡也。而况於總數萬言。尚不足以盡物者乎。然而世學。則尸祝之。瑣瑣之出其傳記。而瑣瑣之法。之。余故輯其十之一二。蓋亦以厭厭云耳。卷終

楊惲

惲毋可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

以材能稱好交英後諸儒名顯朝廷遷中郎將郎官

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移

病盡一日輒償一沐五日一洗沐也言出財用者雖

非休沐常得在外貧者實病皆以沐假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遊戲或行

錢得善部郎官之職各有主故行貨賂流行傳相

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度

長父也下歲之調度也言總計一歲所出財用及文

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

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

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

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

翁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

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

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皆千餘

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

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

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

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拜

宗廟兼行天子事先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

帝拜程侯御我副帝拜而程侯迺人有上書告長樂

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

惲罪高昌侯車轡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

聞前有轡車抵殿門抵觸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

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馬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

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

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

保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箋數者也以不容穴坐銜

得入穴寧數其器也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

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

食好物謂之歎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

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

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桀紂惲

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

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

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

人臣體。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

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

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

左驗明白。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

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

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二人坐語。侯言時不

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今延壽證云憚無尊曰。不

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憚言富平侯

誣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憚語。今太僕聞之。亂餘事

勿使太僕聞憚此語。亂餘事者。恐長樂心怨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憚幸得列九卿。諸

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

義。而妄怨望。稱引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

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

退。當聞。憚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幸

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

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

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

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

默而息手。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

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

所建明。以育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已有竊位素餐之責矣。懷祿貪執。不能

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此闕。妻子滿獄。當此

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

人之丘墓。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

以志憂。小人全軀。說以忘非。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

已虧矣。長為農大。以沒世。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復用此為譏議也。夫

古得事已
三年得權
之情可以
少殺如親
喪三年之
後少殺其
情也以折
會安交語

拂衣
奮發

史記卷之五
楊惲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也。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羊羔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爾呼烏鳥。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洽。種一頃耳。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目也。拂衣而喜。奮裏低印。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賣。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操。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藩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此地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迴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言子當自勉。願以立功名。不須多與

我言

蓋寬饒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諫。子常步行。自成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然。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

史記卷之六
蓋寬饒

蓋寬饒

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禮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臣拂天子。日稱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知吳王不可諫而不。用不諍能止自取誅戮也。

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訕。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史所抵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可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

諫大夫鄭昌

諫大夫鄭昌

七

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平恩侯許伯入第。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治第於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趣往。從西階上，東

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無為沐猴與

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即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

無常。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勅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沐猴舞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乃解。

孔子解尼
行言孫以
見刑戮者
何法其甘
死如銘也

京房，并州山人。此傳雖不如化工，省物猶是京房學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贛。延壽

壽學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

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以其先知姦邪，故欲愛養吏民。化行

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

留。至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

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文主一日，六十四卦

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廢離先坎為方，監司之

官所以用震離先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

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

善惡。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

光，陰霧不精。精謂日光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

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

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

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今丞尉治

法者，課遷有盜賊，滿三月不覺者，則尉事也。上令公

公覽之，自除二尉，其集率相准如此法。

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温室殿名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

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

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

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

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

經論議相非一人用事房嘗見問上曰幽厲之君

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

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

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

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局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

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

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十

之而覺寤乎止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

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

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

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

何能自必

房為諸如
家人宅無
領念樂其
幼然不
斷之君等
言勿入惡
二亦易入
善人能試
之善人亦
能敗之况
生朝暮也
何能自必

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

此人也帝與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

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怪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

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上者奏試考功法臣得

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雍讀石顯五鹿充宗皆

疾房欲遠之出之令建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

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

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

下今長屬縣月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

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

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

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

何能自必

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消息，息也。消息，息也。消息，息也。消息，息也。

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息也。

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

風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

勝之効也。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

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

題辛巳蒙氣復乘封。太陽侵色。張晏曰：至謂封解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

此止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覆掩也。巳卯庚辰之間，必

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

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忍，去至新豐。

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遞封不効。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為災。道人有道術之人，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

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

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

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

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

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詭，責也。自，

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塞，亦當

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

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

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

而蒙也。蒙常以辰夜今向中，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

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巳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

風遠風暴風也。風為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

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

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

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臣願出任良試考

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

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

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

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遠聽之，此迺

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臣去朝稍遠。太陽侵

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

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

潘道行中
海事于大
法心不端
術雖工無
益也一

去日餘竟徵下獄初准王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

新書紀事

京房

十三

京以香自
燒脂以膏
自消衣蓋
房也

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指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十一

劉歆移太常博士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誦故而已故謂指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歆因移書太常

新書紀事

六別歆

十四

清其味嗜
食文切理
有中之芝
風

博士責議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乘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拔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

王遷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前學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書中師主表

劉宗

十五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晉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聞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

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開古其及。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景

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能老且不能究其一。執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披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有二

新史記卷之三

六

六

十八篇不知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諫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道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心力。冀得廢遺。比合也。雖茲有廢遺者。其得與立之也。比頓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從以不誦絕之。根苟不誦習之。而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彼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處。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甘陳

六刻

七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到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允矣。謂西域國為城郭。不隨前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

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堅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漢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育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貴人。牙墨見之。論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

甘陳
六刻
七
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允矣。謂西域國為城郭。不隨前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

里止營。復捕得康居人。具色子男開年以為導。具

色子即屠墨母之弟。自然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

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

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

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

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

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受事及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

失客王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下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

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

曰。關來也。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

引却。漢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

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墜

塞門戶。因櫓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

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郅支內人從木城中射。頗

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

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

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

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

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

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戲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戲轉戲也。

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

亦與相應。和夜數傳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

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

推櫓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

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

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獲以界

得者。凡斬闕氏大率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

五王。

劉向訟陳湯。勃然憤排可稱豪壯。然與初京氣格較然。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拾遺書卷之三

六廿限

三一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泥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死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廉屠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死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功覆過。則

拾遺書卷之三

六廿限

三一

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谷永訟湯。谷永文辭大率。敏厲奮發。此補尤著。蓋甘陳之功。足以發之。
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刀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少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久來疑多
志壯將勇
入人骨髓

不加策慮。愾愾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為孫。踰

集都賴。遠集郵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郵支首。報十年之

通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

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

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

南枝郵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

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

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

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隲之功。臣者哉。

竊恐陛下。忽於鼓鞀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耿育訟湯。漢亦有此象。讀之宜為擊節。

耿育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

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

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

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

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起立其功。起立其功。日促。

獨丞相臣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秉征伐之威。

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

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

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

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郵支

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

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是俊

禽敵之臣。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臬謂新其首。左氏傳曰。而縣之也。後謂敵之魁。辛郵支是也。春秋得俊曰克。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

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屍。死

無處所。分謂散也。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

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南湯尚如此。雖復被絕筋骨。

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腐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

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薛宣區別屬吏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

斗食

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不滿百石計琅

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

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

丞相史。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

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不

之勞。而忘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

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

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舉錯各以其意。多

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詭呵及

細微。責義不量力。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

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政不規。煩苦傷恩。方刺史

奏事時。宣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

為真。如高陵令楊湛。檮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

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

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所得所受

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

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

於主守盜。法有主守盜斷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

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

復伸眉於後。且令自去職不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

為君分明之。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湛

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

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然無怨言。而檮陽令游。日以

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昔檮陽令。吏民

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

萬。殆為非法。言欲取錢財以供實實聽任。富吏買數

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備

士。故使掾平。鑄令。掾之名鑄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言欲選人且游得檄亦解印

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

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贊。父

郡用事。吏為樓煩長。繁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贊

與恭換縣。時今以有材不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

治。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

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

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

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遺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

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若自出

之。云惠使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

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朱博用奇譎馭吏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歷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

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徭

自。

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舉。自。言。者。使。從事。明。救。告

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責綬。各自詣郡。丞尉

皆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治所。刺史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

止。理事處。屬其部。從事。屬委。博駐軍。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

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

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從為。并

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綬。養名。博新

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博問其

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

敢起。就職。博奮。舞。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

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

之。皆新補置。以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

大驚。

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擊。書

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

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迺見。丞掾。曰。以

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助。之。邪。閣

自。

律微

伐國

綱錄法

信州尚方

張

記言

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隱度其言府告姑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言已得縣之檄到令丞就職游徼

王卿力有餘如律令游徼職主捕盜王卿得救惶怖

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

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請府伐功勞也閱部

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就掾所部其操持下皆

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

文理聰明殊不及醉宣而多武調網絡張設少愛利

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

失傳

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

受賂曰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祝其面果

有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

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拔拭

用禁拔拭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救

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不令泄拔拭之言而外

言於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

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問數責以禁等事也筆札使日記積受取一錢以上

無得有所匿積累前後欺謾半言節頭矣功曹惶怖

具自疏發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適令就席

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

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

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

道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

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言可

情知掾史試與正監其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六朱傳

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

強意未必能然即其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

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見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漢末清名之士

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途王恩齊

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郗越臣仲郗相稚賓沛郡則唐

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途兩

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

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

卿。以瓦器被虛偽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

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

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

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

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

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

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

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

賦數十篇。始隄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隄。隄扶。風之縣。

也。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重賢左遷

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

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

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

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錯履

賊。視請。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三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三

中漢文

王褒為聖主得賢臣頌。褒之文。偶麗似俳。優適。似粉黛。無從觀者。西

京其表矣。錄此以見文章與時升降。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純之麗密。莫若吟嘯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

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

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共。敬也。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

五始。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

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

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

冶鑄。千將之樸。清水焯其鋒。越砥斂其罅。水斷蛟龍

陸剽犀革。忽若苴。泥畫塗。畫。畫也。泥。泥地也。塗。泥也。加以帚掃。泥灑之地。以

刀畫泥中。如此。則使離妻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

壇。延表百丈。而不溷者。上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

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吻。口角。策。所。良馬也。頭口至。故曰

極馬倦。及至駕鬻。驟乘旦。鬻。鬻也。旦。旦也。故曰乘

王良執靶。靶。音霸。謂轡也。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如光景之
徒靡也。過都越國。厥如歷塊。追奔電。遂遺風。周流
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昏人君子。亦聖王之所
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喻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
者。必樹伯述。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固空之隆。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有以九九求見桓公
桓公設庭燎之禮而
見。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

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發策。則有不用其謀。陳
見。相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術。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衛。竈
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王也。運籌合上
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
辱。與潔而升本朝。與幽潔仰也。汗也。言
辭與潔汗不章顯也。離疏釋躄而
享膏梁。以繩為躄也
躄即今之靴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于孫。
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
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蟬秋。螿蟬蟄出。以除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
相得益意。雖伯牙操遞鍾。遞音遞。遞之遞。二十四鍾
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
逢門子擊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王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

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填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
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求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啣嗑呼吸如
倚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信乎。其以寧也。
劉向。劉向生於中漢。以後大放厥詞。長語漫漫。
管如多言。而不節聽者。不覺呵而欠矣。西
京氣格。至是少變。所可住者。有起有結。語
相呼應。耳。韓退之。極喜道之。予謂不然。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更生成以通達能。竭其辭。與王褒

張子儁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

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載在

林申言常存錄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

之不漏泄也重道延命友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

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尚方主巧作金銀之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

生凡陽城侯安民土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

其材得踰冬減死論論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

冬故或逢赦令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

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

諫大夫恭顯曰皆為中郎冬地震時恭顯許史子

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

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

欲致大治悔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

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

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

夫動亦已明矣謂蕭望之同堪及向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

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幸為名

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存

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

感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

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王父偃取奏

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

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

年兒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

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存

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

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

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詔曰河東

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

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

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

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掩昧說天託咎此人

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

衆亦嗚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謀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請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上封事 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云云

諸史·儒林·三表

劉劭

大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眚而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自竊見七八轉忠誠惓惓之意。滿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和字乃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

諸史·儒林·三表

劉劭

七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雖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愛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祭伯來

今之人胡惜莫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盲民以是為非。其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垂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

諸地也。師去表

朝而

入

陰曆表

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交糜有域。蜚鸞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殺。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蠶螟。蠶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祇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欺其師於買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

其國安。與教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公陸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說並進。章交公車。入清北軍。朝臣舛午。膠及爭刺。更相讒譖。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

諸地也。師去表

朝而

九

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垂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讓邪並進也。讓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讓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親非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土。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天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借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

新學堂書畫

謝向

十

始皇賢。季孟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患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聽

先者謂易
在心乃以
時事言之

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敝敝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

新學堂書畫

謝向

十

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以上皆唐事。考詳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逐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

以後皆唐
子長公
名著應
論詳則向
先疏先

肺臆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編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重生封昧死

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言王者承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

諸史節要

續

主

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未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按向論山陵而先及北所無益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帝居霸陵北臨園園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隨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雅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一妃不從禹葬會稽不列不致樹木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百物之列於民也師古曰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殷湯無葬

諸史節要

續

主

處文武周公葬於爭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甘無丘觀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其甚微孔子葬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間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藤傳之間穿不及泉斂以

段陵結東

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也於斬反歸復於土。今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竊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

諸史歸葬

劉向

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火。

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僂里張釋文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更生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讓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李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

諸史節節主卷

劉劭

十一

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見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詵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王父偃取秦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二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此四臣者也

臣衡臣衡以後氣格稍下錄之以見漢世文章始衰

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獻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臣衡由史高推較進

諸史節節主卷

臣衡

十一

言高輕忽此事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未嘗貴在身不自知其非也夫竊議語流天下未嘗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衷而反衣之也孤白謂無其毛純白集以為裘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隱跡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

諸詞亦深長有外著省人

疏一

漢文辭至
臣等幸為
之一樂生
誠元廷象
微不報之
願宜帝亦
思其廷故
久滯不仕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寧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嗜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

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色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正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

常品

疏二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襲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計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衡敗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僮地名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

南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

積千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

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

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

曉知國界案集諸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

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發上計之簿

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

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解何者以分解此時郡即復

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儻收取所還田租

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駁少府忠行廷尉事劾

奏衡監臨盜所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

得專地所以壹統算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

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

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同

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

相免為庶人

貢禹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

禹以為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

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

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

諸史

衡

下

衡

王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
山取銅鐵。歲功十萬人。已上甲農食七人。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城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斬我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
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
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
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
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山抱

諸失節節義

賣

三三

土。手足胼胝。掉。按取也。少古草字也。把。已奉穀租。又
出豪稅。豪。禾。釋也。鄉部私求。不可勝共。言鄉部之吏。又私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
以質。賣。田與人而更。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
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
末者。絕其太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
幣。市井勿得販賣。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賦
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
於農。復古道。道。道古夫。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官及長樂宮衛

臣德實
皆隨與不
振之文但
再較其耳

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
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
食。給其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乘。登。又欲
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
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
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
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

諸失節節義

賣

三三

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者。讀曰嗜。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
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上府謂所屬之。姦。執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操持切。故亡義而有財
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謾。誑也。設音。諄。
而勇猛者。貴於官。諄。亂也。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
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

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
大疑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動日以指物故
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發而得利者為壯士兄
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

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

侯相也守郡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

守也崇尚也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

誅亡得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

諸史紀事卷

言

語

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

之言亡所折中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況乎以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

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治萬物化正天下易

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自咸康以來幾且千

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

法度而任私意奢修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

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

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譎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

絕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
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賈捐之罷珠崖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

諸史紀事卷

言

語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商征

不還謂昭王為齊桓桓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

楚所溺也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春秋之國

公為首止之盟以至平秦興兵遠攻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應其

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

其考

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儻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言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輿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宇。藉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爾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冤平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泰太。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

諸史中節要

卷之六

三六

即公瓊所府在州

諸史中節要

卷之七

三七

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宜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秦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又天何。况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騶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顯與

專專指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一日國貌也。

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璆瑁也。璆瑁也。文甲也。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食也。臣竊以往者老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

中漢雜記 宣元以後事辭

上復與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或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鄉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

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

中尚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論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獄

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尹賞長安中姦猾浸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或有人自然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相與探丸為彈。丸作赤黑白三。得赤丸者斫武

吏。得黑者斫文吏。曰者王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枹擊鼓推也。音孚。賞以三輔南第

選守長安令。得宣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

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致謂積累之也。令辟。郭也。郭謂四圍之內也。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

長里正父老。入。伍之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

伍。伍人者各共雜舉。長安中輕薄少。

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刀

兵者。悉記籍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持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

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

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

內虎穴中。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

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

自贖。詭。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其精

嗜姦惡。甚於凡吏。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

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

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于屬車。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

自訟不干屬軍事。下御史中丞。遣責延年。何以不移

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

年。闕內罪人。法至死。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及也。反以此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

年以御史書。先至。請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識。前也。霍光。擢拜為平陵令。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廢立。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平。皆畏避之。莫敢與。悟咸曰。寧負二千石

無負家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

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

至遣掾孟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

新將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

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

矣趙掾至采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

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高氏吏皆

股弁股戰若弁并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

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彊魯息野無行盜威震旁

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

以出之其家桀之為罪僂小民者以文內之飾文而入眾人

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誅殺之理而發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

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

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

無隱情然姦惡忝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論死奄忽如神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以明

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

為除舍除謂修飾也設備謂陳備寶自劾去忠固還

之固者謂再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

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

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

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

獨得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

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

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

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

妻子相對文未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

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

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渠讀曰

也言掾所部內渠讀曰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

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

卷之好

復問其他實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

臚蕭百等皆厚善。實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

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

幸交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

窮無以復應。文怪寶氣索疑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

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謫它事。治罪

衆口譁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且長聞知之。

杜門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

諸吏書節于卷

八口灌雜

三五

釗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其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

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

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

死。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

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

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

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

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府。欽

學

生章欲以野王代王鳳故風怒而忌之

賜告

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

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諷。謂者自自得告也。律吏二

道行在所者。便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

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

也。在官連有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認

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

事得去郡。亡者令。律施行無不傳。曰。賞疑從予。所以

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律而致其罪。其違闕疑從去

諸吏書節于卷

八口灌雜

三五

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

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

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參以同產當相坐。謂者

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

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

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

宗族徙歸故郡。參躬躬復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

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禹為

此段意
文似表世

便坐

新史紀事本末

一八 中葉雜記

三五

三五

新史紀事本末

一八 中葉雜記

三五

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
 百頃皆涇渭澗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是禹性習
 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篳弦禹成就
 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
 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
 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
 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
 人篳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
 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
 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
 家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肥牛亭名欲得
置亭處之地為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
 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
 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
 穰舊穰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
 賜禹宅地被雖為賜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
 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
 之謂言其
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毋病輒以起居間車

此段意
文似表世

便坐

新史紀事本末

一八 中葉雜記

三五

三五

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
 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
 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為弘農太
 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
 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
 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意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
 也更不以
章自隨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
 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
 貴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
 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取於石君石
 君家破不能存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君之禍
 萬氏反當以為福耶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
 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不相經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
 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數以是服為人短
 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 元始中王莽
 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曰覓謀以血塗莽

護為王氏
執父撫其
子若貴人
如平生此
其所以為
大快也

第門欲懼奉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
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屬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
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
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
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
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
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馬貴重商故人
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

諸史品節三卷 一八 漢雜記

三五

此一節不
高且厚
人名高厚
因處厚

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
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孫貴如何邑字初
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
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
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
終身 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
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廼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官門閉
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

石顯

顯之巧於
自固如此

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
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
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
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
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庸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上
黃 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
為中常侍閔王閔平阿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
又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

諸史品節三卷 一八 中漢雜記

三五

非所成之
智幾歸存

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
懼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册文允執
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
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
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
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
息夫躬絕命詞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玄靈洪儀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鷹隼徘徊兮
厲疾矰若浮焱動則機兮焱疾風也叢棘棧棧曷可棲兮
故取象之

此詞似驗

發忠忘身。自縊固芳。究頸折翼。庸得往。

音仕山反。發忠忘身。自縊固芳。究頸折翼。庸得往。

何用得去也。涕泣流芳。惟蘭泣涕。心結。

芳傷肝。結憤亂。虹蜺曜。日微。良浸微也。孽香冥。

芳未開。孽邪。痛入天。芳鳴。寃際絕。芳誰語。芳自以。

而與君絕也。鳴。芳以鳥自。仰天光。芳自列。招上帝。

芳我察。列謂陳列。秋風為我。陰浮雲為我。陰。嗟若。是。

芳欲何留。撫神龍。芳搢其須。浮曠。迴。芳反。

亡期。言一死。不。雄失據。芳世我思。尊位也。言失所。

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贊曰。仲尼惡利口之。

諸史印新三三卷 八中漢雜記 三八

獲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傷。其得不。

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儻。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

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

隱危。孽。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

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誦。諧。胥。夫。差。喪。李。園。

進。妹。春。申。弊。上。官。訢。屈。懷。王。執。越。高。賅。斯。二。世。繼。伊。

戾。坎。盟。宋。產。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卷。終。

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卷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四 中漢文

蕭望之。通傳。舉。為。蕭。望。之。傳。直。如。記。陳。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

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

太常受業。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蕭。政。教。者。二。千。

後事。同。學。博。士。自。壽。文。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

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

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

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皆。

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索。搜。也。露。形。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勿。主。將。以。

流。大。化。致。於。冷。中。是。成。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

劾。以。輔。高。明。今。士。見。者。持。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

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白。屋。謂。白。蓋。之。屋。以。

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

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

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盧。見。皆。皆。府。之。

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盧見。皆皆府之。

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盧見。皆皆府之。

中有款押
宣氏之疏
乃報府
案之卷正
合上卷正
是一卷三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
此見一人優考
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
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
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
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
府宋敞問狀無有所諱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
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
高首頓水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下若報聞或罷歸田里所曰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

承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
誅望之浸益任用是時遂博士陳大夫通政事者補
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
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
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
者云云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
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
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
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
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
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羸虜以
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仁所得縣官穀度不
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
赦者皆得以差入數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凶
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

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
雖禁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
其欲利也故堯舜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
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道有得生貧者
獨死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
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
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
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舉以誅之其名

張敬法吏
望之廷條
故不介

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犯者百姓所疾苦也其不得贖首匪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早衣二十餘年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早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

請不... 主由來

六 蕭望之

中

果如... 言則... 不中... 張敬... 不如...

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散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夜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者其篇甲乙之次自以此上固為軍旅卒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今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言此令文專為軍旅梓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益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文城邑

二人... 軍興之... 法也... 誅者過半... 然後衰止... 愚以為此... 使死... 罪贖之敗也... 故曰不便... 時丞相魏相... 御史大夫丙吉... 亦以為老虜且破... 轉輸略足... 相給遂不... 施散議... 望之... 為左馮翊... 三年京師稱之... 遷大鴻臚... 先是烏孫... 比彌... 翁歸靡... 因長羅侯... 常惠上書... 願以漢外... 孫元貴靡... 為嗣得復... 尚少主... 結婚內... 附畔去... 匈奴詔... 下公卿... 議望... 之以為烏... 孫絕域... 信其美言... 萬里結... 婚非長... 策也... 天子不聽... 神爵二... 年遣長... 羅侯惠... 使送公... 主配元... 貴靡

請不... 主由來

六 蕭望之

中

殺郡守充蒲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 兵擊之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老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散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比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故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

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

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

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

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

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諷足以動諸侯前

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

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

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卑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

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

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

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

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

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

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等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云等乃下待

中建言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

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

直延壽延壽奏侍中謁者長使承制詔望之望之

再拜曰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伏地而

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

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不

差也前後之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

與善父知御史有冷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

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

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少史冠

法冠為妻先引少史曹史之者又使賣買私所附

益凡十萬三千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案

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

自修驕慢不遜據受賄監獄二百五十以上二百五

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

聞教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

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

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

孝正直是與師意亡徑靡有較高望之既左遷而貴
聖之國
自高
不才
以論
故一斤不
後用
定國後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
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
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

之禮位在諸侯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
此則羈縻之誼禮字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
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暴亂伏闕於朝享

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

策也天子采之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及宣帝復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
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嬰尊
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
宴見上自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忠定明經達學散騎
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入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
之初宣帝不其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事
中書令弘恭石顯又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
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
時傾次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武帝游宴後庭故用佞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
人之義曰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
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
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增鄭朋陰欲附望之上

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
罪過章視周堪堪曰令朋持詔益馬門鄭朋奏記望
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
乎耳順之年獲浙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

窟兜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親撫
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友至周召乃留半若管晏而
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踐
見二千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履行積思塞邪枉
之險蹊宜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友之兼

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
 農史李官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
 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
 言曰我見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
 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
 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
 矯等待詔以行汗濺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
 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軍騎將軍疏
 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
 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
 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語詎大臣
 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誅
 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
 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
 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

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
 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言久遠識忘難
 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
 興算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
 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手
 散騎中郎仍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
 前所坐明白無詭詐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
 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
 不訕辱建自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
 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
 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非頗誦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
 付謁者教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

帝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
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
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趣和藥來無父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
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
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終元

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陳遵 字孟公 杜陵人也 祖父遂 字長子 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數頃進博者會禮之財也謂及宣帝
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 迺賜遂璽書制詔太原
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之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 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
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哀帝之末俱著名字
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麗車小馬不上
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印

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請許舍
白遵曰陳御今日以其事適遵曰蒲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蒲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
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曹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寤醉
時突入見遵毋叩頭白蒲百對尚書有期會狀毋迺
令從後閣出去

十定國

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

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五日一聽朝入受詔
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發不得恐負
人致其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
以在位多不任職謂令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
趣其科以故重困日促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
轉漕虛倉廩開府減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
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

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元
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丞相御史案事之史匿不言將從東方來者加增
之也何以錯謬至是錯互也謬違也謂史及東方入言不相同也欲知其
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
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言能防
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
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太錄于君
大錄總錄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文賊

民

成帝起初陵

陳湯事

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滑陵不復
徙民起區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
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餘數可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
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富家重賞子公
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

諸史記卷之三

六 成帝起初陵

十五

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最為肥美可立三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
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還
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
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
陵邑後徙內郡國民數年自詭三年成後卒不就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
積土為山度優使房中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
不保幽室之靈沒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
脂必夜作難古然字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賈讀作治數
年天下徧破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黎庶熬
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主處堦高敞旁近祖考前
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
昌陵語在成紀

兩龔兩龔同時同姓同好

兩龔皆楚人也勝守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郎更舍
不仕久之楚生入朝聞命高石聘會為常侍不得已

所人錯
五後凡居
前後負

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藥
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責為丞勝輒
至官廼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
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九父審壽濟陰侯嘉有
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平帝為駕徵賢者宜駕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
嘉至皆為諫大夫審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

諸史身節五舉

六 兩舉

去

丞高兩人
強其乘

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
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檢煩吏
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重賢亂制度
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
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
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宜光祿大夫孔光等
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
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

諸史身節五舉

六 兩舉

一七

廢咎皆歸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
罷听且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奉當上
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
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請如
所劾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
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志謂
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
從伏屬耳服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

子殺母者勝曰之尚書問誰受言於誰對曰受夏侯
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連恨謂再即應曰聞之
白衣戒君勿言也聞之白木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白木給官府趨走發人若
今諸司亭長奏事不詳妄作觸罪有發作自爾非
掌固之屬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
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
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
也急辯訟請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
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千博為侍郎出勝為渤

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文帝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於傳舍止宿縣次具酒與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牟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推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詣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兒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

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曾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調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

安海內勝劉曰素恩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輝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歎以棺歛喪事衣

新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若葬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

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復余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浴喪者百數有老父來甲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葉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史丹

史丹字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

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女曾女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薨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

新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毋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

之失毋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撻鼓撻軒闌版也噴下也撻投也噴音頻撻音持益反一日撻破也音丁歷反破音丁同反聲中嚴鼓之節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遇器人於終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崧汪衡可相國也

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二人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而嘆其後

中山哀王薨太子前甲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

學相長大同成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

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

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謂者告丹

允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

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

臣當死上以為然意適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

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突

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稍侵言數問尚

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

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聞獨復時丹直入卧內頓首

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

切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

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看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

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

諸史記節三卷 六 史丹

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勞而太

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

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

所受此語并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罪退也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遠變漸也

當遂至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

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

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

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刻之武

疆聚戶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

滂不備儻滂疎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

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

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

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

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

寢病不衰首病不損也願歸省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

諸史記節三卷 六 史丹

將軍使身不瘳。使尤祿勳賜將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羸。丹歸。數月。慶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諸史

六史

五

至。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至昏夜罷去。遂拜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毋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

以後俱
唐先主

時或亡所出。毋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而不殘。始

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冠。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

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

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

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諸史

六史

五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經術。明於大誼。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于家。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以十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西域漢書

中漢文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二關皆在敦煌。西界限以葱嶺。其南

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

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莎車為南道。波河循河也。傍步浪反。波彼義反。南道西踰葱嶺。則出

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西域諸國。大率上著。有清者不隨。畜牧移徙。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

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

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為中國之境界也。然

西不過臨洮。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

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今在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

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實其勤勞。得拜職也。於是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卒。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收其所種五穀以供

之。至宣帝時。遣備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雖滅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

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

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

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胘鞞。胘鞞地名。

披莎車之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獨都護。都護督祭焉。

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主戾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諸史節要

一八 西域

五

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遺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賭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文甲即瑋瑁也。通犀中央色白。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四駿馬名也。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玉門萬戶之宮。立神

明通夫之臺。與造甲乙之帳。非一以甲乙落以隨珠和璧。絡同。天子負繡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賁人也。勁號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後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霖。障日。畢化成黃龍。入丈出水。散於庭。煇耀日光。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擅酒酤。鑿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等至車船

諸史節要

一八 西域

五

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池。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

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
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
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沙車于闐之
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望上遠覽古今因
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老
日天下有道御走
馬以冀故贊引也

匈奴贊

贊曰書戒蠻夷循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

諸子品類子要卷

六西域

主

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獨當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
敬曰后時樊噲李有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
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
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
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
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訕仲異變強弱相

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
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
遺單于真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
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
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
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六郡謂隴西天水
關中北地南地射上林講習戰
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漢書卷九十九

六匈奴贊

主

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
親見四世之蒙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
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此說謂
勸諭
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此說謂
日悅故與之厚利以
沒其意沒謂
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
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
子何展轉為移
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二軍之費城
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堅城固守不勝道貞
士為和親之約也而
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見緩帶稚年咽哺胡馬不窺於

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劫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機。恃吾所以待邊寇。

前漢書卷

匈奴傳

三十三

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戎語曰。至孝官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直當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質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楊庶亡干戈之役。後木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况

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于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論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君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

前漢書卷

匈奴傳

三十三

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

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侯應龍邊議

中漢文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
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
罷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
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
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木屑頻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

前漢書卷三十四

六 匈奴列傳

三四

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
建塞徹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
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
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
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
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匈奴
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
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
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一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况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自中國尚建關

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徹置屯戍

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公

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五也保塞與漢入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

犯今罷塞則生殍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

相欺相欺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

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四聞匈奴

前漢書卷三十四

天 侯應

三五

中樂無奈使望意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
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
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
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區落謂山上樹木摧折率
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
始欲以壹切省罷戍壹切謂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
有屯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
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率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示待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軍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將軍許嘉也。論謂脫告。曰。單于上書願能北邊。吏士屯戍。于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大臣告語甚厚。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中漢文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天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益。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

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二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諫之士。石畫之。巨甚衆。石畫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竟得而言也。莫得謂自免之計其事。醒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

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墜。徵要地音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迺大興師數

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

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得山種於姑衍以臨翰海積土為封而 虜名王貴人

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

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

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不壹勞者不又佚不暫

費者不末寧是以怨百萬之師以摧鉞虎之喙連府

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推百萬之師於歐也廬山匈奴中山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桀也言其起立不服欲掠烏孫侵

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

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罽而還罽也匈奴所期處時鮮有

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

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韻制韻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忿形形容魁健

魁大負力怙氣負恃也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

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愈

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

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

籍蕩如之場羌屬也籍猶路也如音若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

一月為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

卷後無餘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

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邇上世之遺來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

厭之醉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

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

也怨漢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

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

柳不復備馮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

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戰擊於外戰擊言使車交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太萬計者。則用之費也。豈為秦所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似上龍身無

頭有尾高六者二三 日失之費十而空。意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

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

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四匹。黃金

十斤。

嚴尤三策

中漢文

莽新即位。恬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軍。發

新更節三節卷

六軍

四

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

三十萬。聚齋二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

之千丁令。逐之遣入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

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

王時。檢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

戎狄之侵。譬猶蠶絲之蝨。蝨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

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糧。深入遠戍。雖有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其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

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

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

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

具三百日糧。東據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

里。一年尚未集令。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

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

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新更節三節卷

六嚴尤

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

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

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

寒。春夏甚風。多齋。齋銀薪炭。重不可勝。融古金字也

者也。錢 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

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就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

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四終

耳音休復辭讓。恭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

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

長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

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

朝。妄稱譽之誤。後自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

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

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表比

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死

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

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

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

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

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

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

色厲而言方，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

指意而顯奏之。莽積自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

下用示信於衆庶。

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

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

奔走，百蠻竝轡。轡即騾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

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

與陛下有葭莩之故。葭莩也。葭者其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

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

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

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

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

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群卿大夫莫

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

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賢

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

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

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

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

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

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

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如無他
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
陛下哀憐財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
于天下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
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前議九錫之議也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衆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

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恭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

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師宗族為先海內
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

諸史紀節世卷

六王莽

五一

係及倭語
抄抄變化

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
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
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陛下謂莽也遷扞匡

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
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

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此首復為人
者嬾然成行嬾然多貌行列也嬾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以潘漢國輔

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
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喁喁衆口向上

願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

響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具之思陛下夕

惕之念哉何謂先為設問後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

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最夜屑屑

寒暑勤勤屑屑猶切切無時休息勤作之意孳孳不已者凡以為

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論至意而安

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

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

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

諸史紀節世卷

六王莽

六一

人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半步曰跬也

空索反百歲之毋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杪音杪末也

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臣聞

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好池納

垢濁焉穢其宮以為名曰凶虛也音凶人所居也雖

生菜茹而人不食所食之菜曰茹四牆其址覆上棧下示不

得通棧謂以實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辨社諸侯布

也布崇社國名作一見以為戒也陳古曰辨讀曰堪出門見之著以為戒爰

今天下聞崇之反也感欲齋衣手劔而比之其先臣

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

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滌地

塗地則時即時也而宗室究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

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狂也宗室所居或遠

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

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籠所以盛土也緒崇宮室令如

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求監戒願下四

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諸家出師表

八王莽

七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宜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伎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執險

於桀紂而恭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適始恣睢奮其

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殊蠻貉猶未

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踴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贊辭乃叔
奇手筆

外憤怒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為虛丘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
塗俱用滅亡皆抗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
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元后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

諸家出師表

八王莽

六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元字

敬仲韓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

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

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文

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為武帝

繡衣御史遂捕魏郡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孺逼

迫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

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莫曰吾

自百至此皆孝之日

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
粟畧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
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
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
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
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魏文帝紀

元后

九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
次君九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
子商子夏字叔根稚卿逢時李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妬去更嫁為
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
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
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
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

以此分下

此元后初入掖庭時亦天使然

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
諸娣妾良人更視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
馬良娣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
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
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
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
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
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
子又獨衣絳緣請于長御即以是皇后使侍中杜

諸子大校大御佳衣之類

元后

十

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
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
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立成帝於甲
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整于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
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健仔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
日健仔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未
光二年禁薨諡曰頌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
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上初元后之親弟也

諸各節以卷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蓋。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下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人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

八元后

十一

是亦之

變更節以卷

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餘母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致上承

八元后

十一

成帝公心
定陶王留
侍京師王
氏必不至
是矣

以天子之
尊不能留
一親王而
聽命於風
至對泣

而別可為
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造共王

諸帝節世奉
太元后

誰能道此
三事皆言
人所不敢
言
一字百金
人與言並
捨亂世
之賢不能
月作哉

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
織介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
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
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
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
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
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
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
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造共王
之國非是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
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
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
社稷上順天心中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
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造之國苟欲使天子孤
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
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
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

諸帝節世奉
太元后

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
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
不肯諛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
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
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
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
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
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
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
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
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
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
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玉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
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
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
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獨側聽具知章言
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

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首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涇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未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末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憐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扇帷，緝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音根兄弟欲自黜，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驛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黜，則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寔弱日久，今將一施之行刑，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案請罪商，立根皆召，各謝，質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護。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于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甲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為夫將軍

紅陽侯
景成侯
孫寶傳
百原

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賈爭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絳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土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

六元盾

九

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

此奏亦少

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遷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上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步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榮朝政推親近

六元盾

千

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敝上墜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光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拍忘先帝厚恩昔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過根況父子至厚也今適皆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

初感至重
言欲謀
大行行
千言
止又感
名
恨况三大
後會竟
大后放不
行小不忍
婦人之仁
悲夫天奪
也

極言何為者又有此類

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
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
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
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業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
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
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
之人為之墮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
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

元后

主一

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
及平阿侯仁遷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
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
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
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
自誑懼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
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
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

此處致四時其善類樂太后極妙極妙

諸帝即卽主卷

元后

主一

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寧衡莽母及
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臺羣臣令稱已
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
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
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
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迺令太后四時車駕
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率皇后列侯夫
人乘遵霸水而被除夏遊御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
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
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
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
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
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
詭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
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
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
立嬰為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社居攝如周公攝
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

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即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滅長樂官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

諸史即世卷

入元后

王三

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助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

是謂朝走
無一人即
自如果漢
漢武等一
人何至是

諸史即世卷

入元后

王三

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殺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志對之，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末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壽為西王母，共其具之祥，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為太后聽許，莽於是為殺王諫，而封張末為首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

王諫以已
意語言漢
末以符命
為高宗
殺之以滅

諸史即世卷

入元后

王三

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其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豈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且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媿神多矣。能久得祔乎。飲酒不樂。而罷。有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

詭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存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

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紆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聞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冊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莽依周書作大誥

莽曰。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

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

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在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

降喪于趙。傳丁董。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閣降下也。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其大也。惟也。大思幼。惟孺子當承繼。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

安。况其能往知天命。人以其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

為難辭也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冰熙漢 予惟往求朕

道賁曰導 所濟度奔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 以傳近奉承高

皇帝所受命傳讀曰唯近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前

謂周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君攝寶龜威明猶言

季反 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廼紹天明意詔予即命

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皮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與

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言者述程

爾也西土謂京師也 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

言在東郡之西也 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 火使

民不安此痛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道者知國有災病

義信備反天下不安之故也此皆與經同 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右讀粵其間口

謂宗室之儁有四百人 民獻儀九萬夫氏之

謂賢 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川此宗室之儁

者 國事終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大事戎事也言人謀

成其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連播臣播散也 亦國君或

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

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言余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

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

宗室於孺子為族父帝不違下下既得吉 故予為冲

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鯁寡哀哉無事

之人亦同受其 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

子不身自卹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

也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泉陵侯劉慶也上 曰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

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皇太子即 年在

繩保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辟君也以明君 熙

為我孺子之故重數 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

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隄古厄宅厄會也謂三

日遂極厥命 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

哉 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

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

命 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言天道當思助入况 太

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

之祥語在元后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親懷元后夢

傳右讀曰祐

主之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

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

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

辟不違親幸不避戚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統者

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前日嫡天豈不愛亦惟帝室非不愛此人但

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

于廷論序爭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

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諸廢祀

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

號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

威勝之瑞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也天地判

合乾坤序德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

也片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

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昆侖河所出重

廼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虛

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言因此始爾有惟舊人泉

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言爾當思又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

不能遠省識古事宜知太后之勤乎天慈勞我成功

所天慎勞我國家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

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

卿大夫元士御事肆陳也陳其天輔誠辭言有至誠

輔天所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

終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易敢不謀終祖宗

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言

繼人之意思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

而構之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厥父當厥子播而穫

之父當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予害敢不於身撫

祖宗之所受大命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於今

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警有人

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

也言湯武亦與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

義烏辱肆哉肆陳也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其勉助國道明道由也言當由於明亦惟宗室

之後民之表儀迺知上帝命道由也言當粵天輔

誠爾不得易定尊辭也天道輔誠爾況今天降定于

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易知命之不易乎。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焉。難難以于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難古。予末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嗚。高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嗚之事。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上。害敢不干從。言天美祖。何其極上法敢不。率寧人有首疆土。況今卜并吉。往從言必從也。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予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之矣。言必信。上陳惟若此。惟兆陳列。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論告當及位孺子之意。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

後漢文

東漢文辭學士皆西之蓋皆以耳食也。余茲擇其聖善不讓西京者表而出之。

帝紀光武明章事辭

光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及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友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珎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

諸史品節卷

帝紀

注邑不印
嚴尤如成
安君不用
李左車之
計勝者之
據在此
者在宛。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旌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輜糧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已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

諸史印卷

八帝紀

二

何王作
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死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動天地。莽兵大潰。走

新會稽

者相騰踐奔殪。自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涇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十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舍食

諸史印卷

八帝紀

三

武亦大
山此亦大
機會
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承傳令。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故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以火德
王故曰炎正九縣颯回。三精霧塞。九縣九州也
精日月星也人厭淫詐。神思友德。光武誕命靈。既自甄。甄明也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

傳後學
似蔡世華
之華

劉庸代紛紜梁趙度劉皆殺也謂公孫述稱帝於庸
也王郎三河未澄四關重擾謂朱鮪等據洛州劉盆子
發掘諸陵神旌乃顧遂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
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越越雄斷於赫有
命系隆我漢系猶

謝史品節世卷

六帝紀

四一

明帝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
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
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
日應門聽政之虞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宜淫之
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
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雉鳩貞潔慎匹以聲
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
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及宴處體安志明
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賈人見其萌故詐關雎說淑女
正容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則
以判時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則
飛蓬之間明主不未覽前戒疎然兢懼徒恐薄德又
聽此言微子諫未覽前戒疎然兢懼徒恐薄德又
而致怠耳詔曰昔魯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
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
奢靡生者無權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
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

明帝詔
不和雅

此項亦
雅似西京

謝史品節世卷

六帝紀

五

章帝癸巳詔齊相省水統方空穀吹綸絮綸絮也言
米釋名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北也即今
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虛可成亦紗也
前書齊有三服官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
故詔齊相罷之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
暴秦襲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趨類而
孝宣皇帝以為去聖又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太小夏
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後
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
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勝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頗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
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
儒共正經義更端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
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
不德上累三光震懼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
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置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
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獄四瀆及
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

引用每劫

加肅敬焉

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二及側席謂不正

賢良也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

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

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

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

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

扶微學廣異義焉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

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

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

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

悅耳論之陰陽則儼化臆甚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

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

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彊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

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

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帝之附

詔詞食精
遠溫純章
帝學問過
於西京諸
君遠矣

諸史高節卷

六帝紀

六

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后紀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而崇替去來之

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林第承恩色雖險情釐行

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

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

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

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

黨戚至乎東海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

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

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

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為司隸校尉

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為之

將后隨家屬徙育陽止於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

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官人俱到洛陽以后為貴

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

辭是光時
宗廟之
且於前
始見者
高昌馬
一挾字

諸史高節卷

六帝紀

七

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詔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諡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弟。所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

諸史記印其卷

八后紀

八一

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對。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鷂。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為天下母。王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

叙后德惠

諸史記印其卷

八后紀

九一

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大傅夫人愛之。自為翦髮。夫人年高。目真。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每有謀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飾。其衣有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雖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愴然。靡所瞻仰。夙夜未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采飾。輅駟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入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

三事洞然
成人不見
聲

策貴人詞
陰氏自口
後去第耳

此一事尤奇

此節尤善詳錄忠信明決故能得情

此二節與杜根事相似皆太后失德

此亦奇

先抑後揚

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令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莫不歎服。以為聖明。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

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長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

澍雨大降。康以太后。又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親。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官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者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

康聞。詔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關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欽衽。以虛器直生懷懣。懸書以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教之來。茲焉有徵。

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太后為憂國。是以班母一就閨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而持權引誘。是以班母一就閨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上書。定身。太后不許。以問愛姪。徵愆。髮剔。謝罪。太后班昭及許之。語見昭傳也。

太后為憂國。是以班母一就閨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而持權引誘。是以班母一就閨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上書。定身。太后不許。以問愛姪。徵愆。髮剔。謝罪。太后班昭及許之。語見昭傳也。

太后紀

十一

子鳳交連事。漢陽遂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言未見妻及鳳。以謝天下。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言未信。但溪田之牛。奪之已甚。言太后殺杜根。根為過甚也。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琊東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夔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初平元年。從太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年。立為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

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公。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

此亦奇

此亦奇

太后紀

十二

之帝以貴人有佞。更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似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己之福。而陰懷妒害。包藏禍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郝處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郝處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

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三皇子皆醜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况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毋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閨。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親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

與王莽元后事相仿

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光武諸王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

論曰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名哲之所爲歎。

息嗚呼。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隱。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

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今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

况書與彊曰。君王無罪。根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及至年老。遂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宮。洛陽

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其備。間梁松勅虎賁吏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大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

漢書卷之六

六 卷之六

十四

陛下謂光武也

大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耻。報死毋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疆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陛下謂光武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廢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

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日。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疆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

漢書卷之六

六 卷之六

十五

東海恭王疆。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疆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疆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臣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

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

宗道中常侍。鈞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

南王康淮陽王延請魯。及是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

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魏無量

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

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永方

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

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

孤負重恩。銜恨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

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

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

故。無男無子也。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

也。忘也。今天下新罹大變。崩。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

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求

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

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帝追惟溫深執謙儉不欲厚

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

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務從約省。衣足飲形。茅車瓦

棺。

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

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

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以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

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

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

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

蓟。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

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蓟。以書

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

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

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

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

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官護軍。益延狐奴令王梁。與上

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

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反。王郎

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蓟。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光武不加
官以然前
漢不至今
欲誠而試
之也隆來
欣快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殺精珍寶益富強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諧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賈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益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謂已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祭兵及拜署將帥自將一萬餘人攻朱浮於蓟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

光武討敵
如此非
事雖之特

家公之禍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將軍鄧隆救蓟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謂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絲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蓟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漢記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東觀漢記曰為將軍欲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歸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

寵雖可死
其封侯者
例則然耳
後必不得
良死

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隗

隗蹏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

歆引蹏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蹏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

並入周宗謀起兵。應蹏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

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王莽以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

心。咸謂蹏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蹏辭讓

不得已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蹏言者。乃敢

從命。眾皆曰諾。蹏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

聘方望為
軍師

軍師。望至。說蹏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降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蹏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蹏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干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銀。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

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典輔劉宗。如懷姦慮

明神。殛之高祖。文武皇帝。俾隆厥命。厥宗受兵。族類

滅亡。有司奉血。鋟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鋟不濡

血。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茹血加書。

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

朔。己巳。上將軍隗蹏。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

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

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等。故新都侯王

莽云云。更始二年。遣使徵蹏及崔義等。蹏將行。方望

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蹏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

方望知臨
之必欲
辭高節
於元等
述夫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著考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遠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益其宜也。望聞鳥

光武之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許公。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蹕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各崔義謀欲叛歸。蹕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蹕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蹕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蹕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蹕。蹕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蹕。蹕閉門拒守。

光武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光武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至昏時。遂清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蹕。蹕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蹕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蹕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蹕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蹕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蹕乃上書請闕光武素聞其人。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蹕復遣兵征西。大將軍馮異擊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

光武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光武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先武以實
雖留聯宜
其不見吞

事殷但駑馬鈔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
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賊
聲聞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
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蹀躞
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
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
子陽用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與將軍兵馬鼓
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
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

緒史中印卷末

下不取解

五而一

昭本意正
欲三分鼎
時無心也

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
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蹀躞
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
述軍以故屬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
可擊之狀帝以示蹀因使討蜀以效其信蹀乃遣長
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
方字也未宜謀
蜀帝知蹀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
正君臣之儀初蹀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
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蹀不欲東連遣使深

昭居臣中
不欲內附

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
來歙說蹀遣子入侍蹀聞劉末彭寵皆已破滅乃遣
長子恂隨歙詣關以為胡騎校尉封鐃羌侯而蹀將
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
元遂說蹀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
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
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
建秦豐等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
援說蹀歸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
援說蹀歸光騶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緒史中印卷末

下不取解

五五

也今天水完富土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
之地秦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
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據隘自守曠日持冬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
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
蹀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隄欲專方面於
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漢記曰杜林先去餘
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
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蹀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
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

隴蜀告示禍福。蹕容椽史多文學生。每所上。當

世士大夫皆誡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蹕復

遣使周游諸關。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

尉鈇期持珍寶。繒帛賜蹕。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

常稱蹕長者。務欲招之。而蹕曰。吾與隗蹕事。欲不

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

州乃詔蹕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濟其心腹。蹕復

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白水縣有開屬廣漢郡。棧

道又多設支閼。帝知其終不為用。臣欲討之。遂

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

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蹕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

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伐木塞道。謀

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蹕戰。大敗。各引退。蹕因使

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

等擊破之。蹕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

救。臣蹕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

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

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

報書亦款

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蹕言慢。請誅其

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蹕書曰。昔柴將軍與

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

號。不誅也。以蹕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

遜。蹕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

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厭浮語。虛辭。臣不欲報。蹕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

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蹕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

援。執蹕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

拒之。蹕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

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

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蹕舉兵。而常有歸

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

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厚恩。思効

萬分耳。又數勸蹕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蹕不從。

故去焉。六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蹕出不意。

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

王遵押牛

塞鷄頭道牛邯軍在亭脚自悉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由弁助蹏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蹏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秋盟為漢日經歷虎口踐復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浴以西周浴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口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擊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

不隴蹏

天

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吏吾東縛而相齊照布杖劔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令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

可為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蹏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蹏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

余李育保上邽詔告蹏曰若東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蹏終不降於是云欲為帝亦任之也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東歸起月

不隴蹏

天

餘楊廣死蹏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君坐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蹏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蹏九年春蹏病且餓出城糴糧精志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門望魏門見一蹏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蹏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蹏少病蹏吳門冀都門名也有提羣山王元周

宗立踞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款耿弁蓋延等攻破

門周宗行巡荷字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

京師以東純以巡字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

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

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水錄曰平陵

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

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款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

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踞援旗紜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

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抵雖隘非有

百二之執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

征徃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

樓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皆士至投死絕亢而不

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慶生回成喪而為其

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大敗在於天

之謂也若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宜多嘆

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

武為敵則不讓西伯也嘆笑也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後父仁為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

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

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

正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桀各起其縣以應

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

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

應成聚眾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

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

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

郡即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

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

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攻

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二年秋更始遣

李熊述
稱王

李熊文
述稱帝

詩文節錄

李金漆

三十一

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者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尹宰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上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打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天子

詩文節錄

李金漆

三十一

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越雋任黃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在今縣東北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東據杆各並屬巴郡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昂蘭船蓋以船飾其蘭檣也多刻天下收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光武之三年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奔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

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

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

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

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

江關下臨沮夷陸間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

不能尅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

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

稱黃述自號曰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識記以爲孔子

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樞曰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

也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家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

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

插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插地象援

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乙札也述言西方太守能執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

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丈有

奇友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

之而與述書曰圖識言公孫卽宜帝也代漢者當塗

識附

高君宜高之身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

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

是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

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

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

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

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

述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

劫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

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

解踰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

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

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

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

使召搆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

識附

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漢

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

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

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

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

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柱

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

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

之外以廣封疆者也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鳥

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

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耶言欲

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

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

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

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

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

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車

九旂雲罕鳳鑿旌旌騎陳置陛戟然後釐出房闥又

皇關鐵皮軒

博士儒者

命卒不外

此刑部該

諸史節卷

八八

此以流

之助項

然文辭

自妙

備錄名

立其兩子為王食捷為廣漢各數縣群臣多諫以為

成敗未可知戎士暴路而遠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

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

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隗囂敗弁

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

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

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

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

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隗將王元

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

田戎及太司徒任滿南都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

廣將軍馮駿等拔至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

都縣因據荆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

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

郡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在今眉州帝乃與

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炳若丹青述省書歎

息以示所親大常常少光祿勳張隆少皆勸降述

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述敗

此一詐

但小術耳

諸史節卷

八八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述敗

送取

述死守不
降亦人傑
也

諸史品節廿卷

一八

三二八

來歙急攻王元環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
 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
 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
 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諭委肉虎口痛
 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
 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
 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
 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
 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
 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橋也僞建旗幟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
 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咸門成都北門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
 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
 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
 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
 刺洞冒墮馬吳漢傳云漢軍高左右輿入城述以兵

敘次述取
危在精神

刺洞冒墮馬

諸史品節廿卷

八

三九

屬延岑其夜死明且岑降吳漢乃更述妻子盡滅公
 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官室帝聞之怒以
 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
 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
 室子孫當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麈
 啜羹二者孰仁孟孫儼得麈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
 而遺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樂羊為良失斬
 將弔人之義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
 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
 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
 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
 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
 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
 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
 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懸魏侯也及
 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跖天數

有違江山難倚

王郎偽詔

詔詞類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
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
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
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
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入
光武
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衛山故曰南嶽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
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動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

六八

四

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
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
翟太守丞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
所置未親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
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
詔書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終

諸史品節

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未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
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
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
道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聖書
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任仕黨尉佗之謀竊自
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
直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
已成之基求無異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
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區區友至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

不實

五

高平會黨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逆書帝
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
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文修士兵
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
本朝後遣伯春字千何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
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彼於將軍者良為此也
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
光武也
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去從片山東也百年
為橫通西蜀也
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

原缺第一至四葉

其詞

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故易以

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問道猶迷不南合子

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虛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

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特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毅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

大於衆何如言危棄于傲功於義何言遠且初事

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違弟相送慈父

思也俄而甘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于何留于

生人轉於溝壑存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

迄今傷痕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

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下得遂廖幼孤將復

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

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大過

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器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

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

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毋五人同母者為一宗

故曰五宗言景帝以實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

也魏其侯列傳實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詔報曰每

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

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

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

水來者為將軍所讓魏其書痛入骨髓臣見之當

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

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實自知失

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

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

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

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

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光封何諸種殺

金城太守居其郡魏其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

殺其殺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侯車駕

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

右扶風修理融父墳祭祠以太牢數馳驅使致遺四

方珍羞察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鬻絕皆解所假
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
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
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
斷且鬻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被詔罷歸
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
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鬻將高峻之屬皆欲逢
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鬻揚言東方有變西州
豪傑遂復附從鬻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

諸事不備

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
前臣融促其後緩急之日有尾相食謂排近也排近
迫不得進退此必破也君兵不早進父生持疑則外
長寇讎內示困弱復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
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
郡太守及无虜小月氏等十月及西步騎數萬輜重
五千餘兩與大軍會向平第一高平第一原州縣融先遣從事
問會見儀適注也是時軍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
道中或皆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

融依起兵
恐鬻生變

軍中草創
乃爾朝廷
之禮甚備
上心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
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鬻聚大潰
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
縣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
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
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涼州太守庫鈞為輔義侯
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
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又專方面懼不
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

諸事不備

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
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馬乘
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
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
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其州牧十
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
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
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
達至誠金遷安上之爵孫安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

及
融依起兵
恐鬻生變

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
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惻惻循道不
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敬諸侯王
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還巡席後帝知
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宅目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
公欲讓職還上故命公著辭且自便令相見宜論他
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賊涉坐
所舉入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

諸史事紀世表

八實錄

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
兵融復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
融年衰遣中常侍申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
子穆尚肉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
恭王暹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
顯亦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賈氏一公兩
侯三公主四二十石也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
羌校尉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以第相望京也
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

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實
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
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
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
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
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貯去婦因以女妻之五
年貯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實為
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
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

諸史事紀世表

八實錄

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而擁富賢居
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
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
泚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
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
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
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
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
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傑為名。拔起中塵之中。以授天際。遂蠲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越軌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恣恣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憲字伯父。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懼。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

新史書卷

六實錄

十一

齊沁水公主園田主。詔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陰喝猶噤坐也。陰音介。及後發覺。於禁及喝音一介。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齊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父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人貴主尚見枉。奈何。况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齊陽王子都鄉侯暢來。甲國憂暢。

新史書卷

六實錄

十三

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維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南單于請兵比位。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綠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中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綠邊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柶陽塞。皆命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种。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

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

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憲亮聖明登翼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

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該備暨南

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

戎輕武彘毅四分雲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

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陸高闕下雞鹿

經磧函絕大漠斬溫禺以爨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

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

區單及施而旋考驗圖窮歸其山川遂踰涿邪跨

安侯乘燕然躡胃頓之區落落老上之龍庭匈奴五

其先龍庭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

因從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又

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

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勒凶虐兮戡海外復其邈兮亘

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嵒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

例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

太半矣而猶虞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

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

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苦清

廟刻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豈未舉

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

之不過字可賞離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

病奴僕之時實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問之南乃庸

力之不暇思難復思一鳴也之無官欲誅之日也何意裂膏

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

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馬援傳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此德頭子焉因為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

馬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台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馬何

况字長平余字江充相善充既誅遂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

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其年。不離

墓所。敬事寡嫠。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

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

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

家。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授。祖賓本客天水。父計又嘗為牧師。今是時。真為護苑使。故人賓客皆依援。

轉游。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

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

歎曰。凡殖貨財。以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

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緇下。莽末四方兵

諸家出節世卷

六馬援

去

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

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援為

新成太守。及莽敗。援兄貳時為增山連。率與援俱去

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貳先詣洛陽。帝遣貳復郡

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綬為綬德將

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帝於蜀。遣使援往觀之。援

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

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

制都布單衣。都作答記曰。答布十匹。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云。答文曰。都致。船艇無極。皆布名。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誓。交之位。述鸞旗。旌

警蹕。就車。警折而入。警折者。節也。如禮饗。官屬甚盛。警之曲。折敬也。

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

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

飾邊幅。言若布帛。修飾其邊幅也。如偶入形。此子何足。又稽天下

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

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對

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

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

諸家出節世卷

六馬援

去

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五

獨。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

人而簡易若是。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故云簡易也。

帝得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過黎丘。轉至東海。

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

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流。流言及京師。得失

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讎語。日夕

至且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
 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
 比翼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知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嘉飲酒翼意不懌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
 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
 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很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
 苑中帝許之會隗翼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
 詆責譬於翼翼然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
 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
 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
 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
 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
 與隗翼本質交友初翼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
 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謫以非義而翼自挾姦心盜
 憎主人左傳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
 則無以上聞願聽訪行在所極陳滅翼之術得空匄

援文辭
實誠
溫厚
操六烈奇
吹深
血揚厲
可見

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
 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翼將高峻任
 禹之屬下及无豪為陳禍福以離翼友翼援又為書
 與翼將楊廣使曉勸於翼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
 異南寂無音驛援開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
 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
 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
 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
 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
 內過存伯春存伯春此處九口見想則自是奇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
 婉轉鹿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
 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
 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柱桎梏及械也季孟
 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
 墳墓也又言有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
 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

謀金城

帝然之於是詔武成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

試成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授奏為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侯塢侯小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

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至君長賜印綬帝

悉從之為罷馬城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

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氏道縣屬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

窮困蒙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

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

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

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都當邊成丞為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

得遊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皆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友百姓奔入城郭狄

道長請門狄道縣屬隴西請閉城祭兵援時與賓客

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曉狄道長歸守

寺舍曉喻也寺良怖急者可狀下伏也後稍定郡

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隴西

後五錄

土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

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

隨牒解釋更其長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目還京

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關於進對尤善

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

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

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初卷人維卷維名屬河南郡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

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祀神化不死以誑惑百

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臨城臨城名屬廬江郡殺脫

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

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

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文弟徵貳徵側徵貳

與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

立為王於是軍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

印書伏字大外衛城軍令印阜字為白下羊印四

下羊印印白下人人下羊印一縣長史印文不同恐

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庶

疑古文字者事下天司空正番國印草奏司以扶

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

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授并將其兵遂緣海而

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

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

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貳傳首洛陽

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

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

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車人為車行

行山者欲長較短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為郡掾吏

較則利長較則安御款段馬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

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視飛鳥跼蹙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

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復先諸君紆佩金紫

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

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

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喻

南悉平嶺嶺嶺也援到交趾立援奏言西于縣戶有

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也請公為封溪望海

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

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外

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

軍故事駱越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

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

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裴氏廣

狸鞭鑄銅為鼓鼓唯高六萬貫面開丈餘初成懸於

庭懸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

叩竟留遺主人也還土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

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

卑之方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

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

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

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

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

依儀氏韃中帛氏曰齒謝氏屑髮丁氏身中備此數

馬式

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欲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服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膝薄欲厚而緩膝薄而也腹下欲平滿汗滿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財膝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肯肯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敵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翼名有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賊封數百乃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王奚用相濟翼曰愚不及援

天馬集

美一

曰方今匈奴為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果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乎爭中邪翼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若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於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二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

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狀下援

不谷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

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

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

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武陵有五溪謂雒溪

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征五溪

天馬集

圭

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

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

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

介介獨惡是耳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

鄉二月到武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

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各屬長沙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壺頭山名也在

從充則塗夷而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

只此差不到

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鞅欲從充道援以為乘
日營種不如進壺頭益其喉咽也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
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疲死援亦中病遂因乃穿岸

為室以避炎氣壺頭山邊有石室即援所穿室也室
內有蛇如百斛於大云是援之餘靈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

莫不為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奔書曰前舒上書當
先擊充糧難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

今盡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

御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

胡到一處輒止言以商胡所至之以是失利今果疾

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往受

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凡子

嚴敦並喜讒議並余之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入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安是非正法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

刺時也

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由父母之
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曰無揮言

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

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

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

類狗者也故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

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于孫效也季良名

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詔保為行浮

薄亂群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

嘗固以之結交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

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

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迹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
屬南陽

郡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初援在交趾常餌慧苽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慧苽實大援欲以

為種軍遠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

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請之者以

明詩文集
此中尤武
至死不明
始白

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尾。馮武與於陵侯侯昱等。徒侯霸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之干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學。裁買城西數畝地。蒙葬而已。裁他也。蒙也。以不歸舊也。時權素。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關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謔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異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帝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

本馬援

幸

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無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障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二州。開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歿。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吞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

本馬援

幸

朱勃字

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榮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侯援

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矩步者。回於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嫺音開。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涓城宰。涓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

諸史品節世表

六馬援

手

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

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

以馬援

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不詔曰。告平。陵令。吾縣人。不傳上書。陳狀。不願罪戾。懷旌善之心。有烈上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請闕謝。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

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

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

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用

北李氏

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與司隸校尉蘇郡。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官。及王侯邸。策援謂司馬曰。神曰。是援行軍大司馬也。建武

之元。名為天下。重問。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

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遊。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

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

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宋

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

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失

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

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

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

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許之。以為繡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且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及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諸史品節卷之

諸史品節卷之

下馬援

書

卸形

卸形字偉君。信都人也。彤聞世祖從蒯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嵩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綠路迎世祖。軍形。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

諸史品節卷之

下卸形

書

四有范錄
三所改錄
此以見他
有大計只
二言

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蕩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夫河北。必無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何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將軍。和成太守如故。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者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

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邱彤之志上幾平諺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和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言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甲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

避狄固爲安全但恐危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邱彤皆一代之奇傑也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八

後漢文

功臣序出東觀漢記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委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孰疑則隙生力作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趙戮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上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冠鄧之高勳取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

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情則遠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觀望故不得難塞也若違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禮名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買復傳曰帝三公故功臣不用是特別優惟高帝因始膠其餘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

獲優以寬料。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曰。此謀反耳。陛下起
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
曹故人故相。聚謀反也。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
傳曰。光武以侯為并州牧。帝引侯。因言。選補。承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
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微為太中大夫。上
功臣用則。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人位。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
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請之。高帝手書。卷一。六。留侯。二。一。

朱暉 子穆 二傳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
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
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毋
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
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
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
以病去。卒。業於大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

此父子。傳居卷一。第一。卷。

請之。高帝手書。卷一。六。留侯。二。一。

朱暉

高米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
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
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
市暉婢。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
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
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日。蒼當入賀。故事。少
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
見少府主簿持璧。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
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
遽以白。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
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帝聞壯之。及
嘗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初。暉同縣張堪。
素有名稱。貴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
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
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
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

宋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誠先託妻予心已暉又與同郡陳揖交詳之故音信於心也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去衣冠顛隊阮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稽馬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箕執地

請卷第... 卷...

朱暉

四

親重暉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濟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高樂巴等而明

年嚴誦謀立清河王祿又黃龍二見沛國其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嵩為從事中郎薦巴

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門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未御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

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

表語

請卷第... 卷...

朱子語

五

行謂... 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燭不瘠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詩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楚絕纓曰辨辨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起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操爵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

善當世故
石人物故
於此論

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者。敦

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履深明此道。可以為訓。故誠其兄子曰。吾儕。汝曹。聞人之過。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言要矣。遠則聖賢。復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不察。史曰。天

更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
將軍匿名遠擯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非。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修也

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愛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

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韓安國為

梁王太傅。生法。失官安國以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

言。程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姝子封定陵侯。夫以韓程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

也。夫以韓程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

收以編結
前劉向家
已有此格

薦一孤士。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取鮑

田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鮑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不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

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俗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

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新節。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

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曹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

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曹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

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領。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

悅。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累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辟公之

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

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

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
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滯
令充是公賦既重私歛又深收守長吏多非德選貪
聚斂散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
劫之末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
下吏人酸毒道路嘆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
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
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
歲耳而財空盡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

揚之間幾成大患

九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議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
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又安也夫將
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與傾卅覆患
實集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復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
之救乎冀不納而縱放日滋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
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
無一可稱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宋興元年河溢
漂青人庶幾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

和帝已立
十年改元
永興

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二人為中常
侍並以椒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
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
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

官者起忠喪父歸葬安平偕為與璠玉匣偶人
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著以
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
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
大怒徵穆請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
勿書吾形以為重負忠義
之木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大學書生劉陶

諸公多有相推薦者

等數千人詣闕上書帝覽奏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
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
及在臺閣且久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
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
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
見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
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侍執
枯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云

今出
年十二

止
已

錄
已

論
已

云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度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錄。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

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議。謚曰貞宣先王。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謚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魯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闕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袁世。裁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負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識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諫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廉頗。程公之門。宿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候生。豫子

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當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直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朱穆絕交論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子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責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進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贖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以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之敢塞。游積蹂稼。而莫之禁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百言。以補往過。時無孔望。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

孟嘗君也

孟嘗君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毋受乎。親解線絲。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三千石。我下為郎。及反因計。以詔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劉伯宗於行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餓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味。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感。未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論也。

○蔡邕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繡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殊淺薄而辨惑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入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

論也。

○蔡邕

者。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感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張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樂盛也。便交而可廢。黍其慙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憐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

商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右交誼三篇。然范曄助而銜。其失矜也。宋穆員而孤。其失激也。伯喈清而婉。其失微竅也。三君異辭。工手同狀。要之其屬未定。

許荆

循吏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家有別居。於是共割財產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鄉人皆稱弟。

許荆

循吏

循吏

充讓而鄙武。晏等以此並得選。康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益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滅絕。願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老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辛成已名

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老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去官實行善。到來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俗在大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斌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

循吏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孟嘗

循吏

循吏

供養。加鳩其毋。列訟縣廷。郡不加詳察。遂結寃。其罪嘗先和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寃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產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賈。貨

糶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負職。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
 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
 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
 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
 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
 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
 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嘗固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私義。耽樂道德。清
 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
 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藝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
 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
 土。而與虞焉。舟人古桑曰。此。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
 曰。吾門左有客。千人朝食不足。難收。市征。養食不足。
 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鴻。高。飛。遠。翔。
 其所恃者。六。翮也。皆上之毛。腹下之義。無尺寸。必。數。
 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
 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義。也。而。沈。淪。草。

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槩木朽株。為世所用。
 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早
 管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
 會息。亡身進賢。會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終
 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終公成。悟而。嘗竟不見用。年
 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

七十卒于家。

佐覽
 循吏

佐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青生。淳默。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
 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
 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全京帥英雄四集。志士
 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
 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
 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講之。遂請留
 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馮緄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
 疾息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

光元年。然者乃詐作璽書。遣黃煥光賜以歐刀。又下
遼東。封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
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
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甘罪無晚。
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長沙蠻
寇益陽。屯聚積久。合二萬餘人。又武陵蠻夷悉反。寇
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
南皆沒。於是拜組為軍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
策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

諸葛亮傳

八 為編

六

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
軍素有威猛。是以權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
寡擊衆。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
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
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
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饑饉。糶
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
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親性烈
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秘得容姦。自夷可

疑。苟曰無猜。盜跡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組以財自
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組軍至長沙。賊聞悉。請營
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
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
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組將傳
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
理。尚書令黃雋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

諸葛亮傳

八 為編

十九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
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官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
止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檢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饑尚開
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
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三八千人。
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
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立討

此傳實而

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志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古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

諸史品第卷八

八度尚

五

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遠。莫不泣涕。射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

妙甚抄其

荆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刎曰。前長沙賊胡

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鼠。目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未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散鬼。乞轉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直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諸史各品第卷七

八度尚

五

楊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璽入愛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想當時人

順帝時
魏帝時

下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剋期命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單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旋，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噓借出血書，表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述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罪。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竊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益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安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宜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見和紀甄明也。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克。

孝行

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令，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

毛義
薛包
孟嘗
江革
劉般

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

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封宜平侯。帝嘗

光武野

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

弘能舉譚又使譚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

此下亦譚也上門

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雖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晚悅

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惟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

公卿者弘嘗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上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

妻入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嘗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數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軍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侍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林食曾復

欲令疆起遂稱篤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也東觀漢記

記曰林寄寓地終不降志辱身至替蒿席莫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

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囿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置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恸迫令刺客楊

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

去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

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與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當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照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

諸書卷之六

六 杜林

三

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陌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

兩人雖同
厚然同
以不為

卿祿常有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寒朗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隴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

諸書卷之六

六 寒朗

三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明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辨猶僉明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真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帝怒罵曰史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

此收精神
如能死
遂成行草

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下一覺悟而已。臣見

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

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

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會，口雖

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撻陛下者。臣

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

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

自繫會赦，免官。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永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荀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入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

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謂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

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莽

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更始封為中陽侯，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

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

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

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各百

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

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

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

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入自往，城

下警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

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俊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都太

守。永到，擊討大破之。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

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

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

急而關里自開斯豈天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會之豐等亦欲圖未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未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楊州牧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句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威貴重未以事効良大不敬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未

六龜未

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句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粉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舊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未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未至城羣詔書迎拜爲兖州牧便道之官日君晨夜骨化羣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惟慳以君晨夜骨化羣視事三年病卒

六龜未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
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未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
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
由是知名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請尚書僕封
胡降檄檄軍書也若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
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
備曰季臣上書公卿致辭將不言姓名制書皆
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
臣之子復爲司隸也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

六龜未

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湫湫渠也
之猶今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股富建初元年
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
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
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
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營其罪先帝詔言大獄
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
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
繼絕死生復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蘇竟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

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

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

邊多惟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

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

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請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

兵據南陽陰縣為寇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時

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

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

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

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

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遊陳平知項王為天下所棄故

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

節延牙字牙屈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千又何以

加謂智果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

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

首領畔亂之困不核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

友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

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上可圖非冀或

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你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

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秘經幽微之經即緯書也赤制

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

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

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

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假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

士作書亂失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

有師曠諸儒或曰吟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填星

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

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熒星統帶天街歲星不

舍氏房前書曰卯甲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合之是變常

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替應之分

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宋之分也

尾為燕分漁陽是也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

漁陽彭寵遊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

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禁度以至

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象星曰

羽林天軍或襄回藩屏或蹀躞帝宮帝宮北辰也藩

義或作外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躅謂上下不去也或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偃蹇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

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

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

秦豐之都也益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王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

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解法春三月巳巳丁

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入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

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管頭或曰天槍出奎

而西北行至延牙管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

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

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託言發兵實避其

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雨

刃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上刑制德

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

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

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

感依而恃之葛豐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

占聚變之驗皆符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

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

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淠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

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賢不能救

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察

與太守劉君其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

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

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

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

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

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卒于家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八終

栢榮

栢榮字春卿沛郡龍元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栢榮

栢榮

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其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皇弘帝曰俞姓女誰因拜榮為博士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辨明經義海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此語亦在伏者何故也

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其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皇弘帝曰俞姓女誰因拜榮為博士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辨明經義海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榮事亦厚

栢榮

栢榮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且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謀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泥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隨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待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前代儲君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

若其太子不稱中

若其太子不稱中

三公東南曹掾四百石餘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

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

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臨

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

君慎疾加餐重蒙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

卒與族人相元卿同饑危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嘆榮

曰但日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

元卿嘆曰我輩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乎若是哉顯宗

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

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常幸太常府

令榮坐東而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正蒼以

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

禮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來

乎三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官也謂明每大

射卷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

前書按朕十有餘年計云日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

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駕上疏謝恩讓還爵土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乎涕賜

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

失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

至具禮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

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子郁嗣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

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受爵

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

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

作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

邪幾於辨矣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

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

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

問候上徹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

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

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相譚

相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誦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

湯但宜于成不宜

相譚

此為相所輕也

六

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當王莽居攝。天下之士莫不競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

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

譚時正有法亦是作家

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與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

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

董仲舒言

六

六

從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指高祖時事也先帝謂高祖錮商賈不得官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

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冓也保役可保訟也

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此入收稅謂舉錢輸為之保役受計上既趨走俯

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

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

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

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

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

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

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

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嗜賞少薄天下

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言蒙詔報不勝

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

此皆定論文辭亦甚光武未遇時所已聞書奏不省必有不合也

此皆定論文辭亦甚光武未遇時所已聞書奏不省必有不合也

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

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

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

益圖書矯稱識記彼方伎醫方之家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記

願也命之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則觀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識記以誤人主也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

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

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陛下宜垂明聽發

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虛同之俗語

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逆術之士有難則

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望而四方盜

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

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

是以兵長渠繁各生狐疑黨軍連結歲月不解古人

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

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在詭而不

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

速為遲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

此也

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帝謂譚

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

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

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

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

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

冢鄉里以為榮

東觀記載譚曰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綺繡雜綵

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媿而置

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變而

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稱自恭焉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父本世徙杜陵祖野玉元帝

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華橋嘗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

衍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

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

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毋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

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

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

小節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寧

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

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

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忌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

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

召公也愛社其棠而況于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方人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

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

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

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

六 卷 第 十

六 卷 第 十

十

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固有人之有行負非於世

有獨見之慮見於人散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

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迎及無驪與

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

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未曰衍聞明

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

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

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

久矣始自東郡之師莽居攝元年丑繼以西海之役

西羌羌居攝元年丑繼以西海之役

莽奮其地為西海郡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

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罕未解兵連不息年謂相刑

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

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

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

上海岱之瀆風騰波涌更相駘藉駘藉四垂之人肝

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

大軍威懷怨怒皇帝謂德靈威龍與鳳舉率宛

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作長驅武關破百

萬之陳權九虎之軍莽乃拜將軍九雷霆四海崩卷

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

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

狂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

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

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

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毛冤結

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

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

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

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將定國家之大業

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

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虜賊安其疆宇况

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

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耶

耶之賊未滅真定之際耶謂王郎而大將軍

史如位功

六馬街

十一

未衍之計

八馬街

十一

此說不延
援其才陽
佐更始除
圖自何之
計

諸史品類
卷之九

六 馮衍

十一

此與田邑
同心結盟
以與更始

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戡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率。士。扞。衛。并。土。及。世。祖。

未得切也
田邑可也
臨陽陽焉
陽陽自
國屬為三
分七同之
計不意田
邑乃語田
先歸亦陽
以此成障

諸史品類
卷之九

六 馮衍

十四

即位遣宗正劉延攻之。制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請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求衍。求衍等疑不肯降。而念邑誓前約。衍與邑素重。任衍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蠶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太郡天子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柰何舉之以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安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吳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郿。曾以晉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為孟孫守郿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而祿畔人之心。蒙降城之耻。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咩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昔年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

貞之節立未十 身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

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削符之費

下足救老幼之命申肩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

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愛上覆覆

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

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孫林父違穆子之戒

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故階終身之惡穆子叔孫勃也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

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遇為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

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

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

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

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

在忠義可立維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

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正師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

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鄆西地從風

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此言明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

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

君臣大義毋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

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

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

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長敬通君長鮑未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置立蓋仲由使門

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鮑

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據兵屯太而河東畔田兵不入

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不征而河東畔田兵不入

疑之也疑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國

不窺太谷不窺言不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辱辱

國權日損三正皆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

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主亡一歲莫知

定所虛冀安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

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播太山

而湯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

隨赤眉在北未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未遣弟升及子

婿張舒。誘降涅城。升及舒等謀使管尉李臣先及涅

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

降。未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守相玉馮翊人也。後為

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連圻人也。其先齊諸田

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求衍審知更始已歿

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但以一帝怒。衍

等不時至。求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而衍

獨見黜。未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

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

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

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

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

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

此機會

衍為狼孟長。以罪權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

見者。欲毀君也。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

守清約。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

與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

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

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

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

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跪舉之。則親。以文帝之

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

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

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

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

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

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

於下氏。五侯參。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和而臣

於博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

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回讓不受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咸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權畝之臣無望高關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昔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

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翔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行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滂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儆黨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父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懷情悲天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歷

不川又不才重其文
諸君如子本
馮衍
九一

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饑寒之灾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涇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涇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葬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

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者盛德於前重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收肥饒之野殖生庠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誅其道彊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窮愁不得志之文
諸君如子本
馮衍
九一

一、作顯自厲。命其篇曰顯志。不錄顯宗即位。又多短

居常慷慨。歎曰。行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揚

節奉使。金謂印紫謂綬。揭持也。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

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

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

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文一篇。書記說自序官

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

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

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

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

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

常俯伏省閭。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

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

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

戍。已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

年。河西稱之。後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論

陸宋忠節五卷

六馬行

十一

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

皆知取。譬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

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未猶失之於馮。行自

以上皆華。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

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

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

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與陰就書曰。衍聞神

龍驤首。幽雲晝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

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愍。論義

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

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

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

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

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

所高。負貢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

棺之日。魂復何恨。

陸宋忠節五卷

六馬行

十一

此皆曲明

言世行相

不期願

時衍又與就書曰。秦曹操為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驚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異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旧里。即日束手請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困。冀前世之德。施以田。

謝靈運集

天馮衍

卷一

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馮衍所出
家之道

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增壙於時。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千之毋。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說口嗽嗽。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

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紵。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殺。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呼。呼若入真。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又念兒曹。小家無它。侶使哀憐。妻豹常為。

謝靈運集

天馮衍

卷一

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凶訥藉藉。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妻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殺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卓。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訶如循環。口如布殺。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豹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

術與妻者
去則下已
困則之情
惡人所不
及知者撰
焉嗚嗚

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關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六為行

三十一

東觀記載田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倖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生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衝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

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淫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嘯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誅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亦也。亦邑遂結怨焉。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無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

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事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固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是以卽直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蹠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號之故而

謂漢家復興。跡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躑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玉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茂才。徐縣屬。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

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楊雄。桓譚。揚雄。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檇杻。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二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杻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

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史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漢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詩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紀。世家。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傳。新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

此謂左氏定春秋人又謂國語左氏所撰漢武所見國語存首

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
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遊游
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
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
稱。益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
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
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
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
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

諸家史記手卷

不其處

夫

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衛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
孫和繼著為世家。淮南衛山漢室之王。細意委曲。條
能當世家而編之列傳。進退之宜也。一入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
不齊一。謂刪落繁蕪。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者其字。
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
之者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敘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
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

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未備。師
保多闕。彪上書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習誼以
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
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
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
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官括
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
瞻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
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異子。言哲王之

諸家史記手卷

不其處

夫

誦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
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
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
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
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
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
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
因坐東箱。省視善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且日請問
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太子漢一人。秩千石。中允
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徹巡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徒薦為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

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

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

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

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通鑑紀事本末

六 班彪

五

諸史品節卷之四十

後漢文

班固

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

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

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

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

詣闕上書得召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

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

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

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

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固自水

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

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

西顧因感前世相如詩王東方之徒造排文辭終以

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

諸史品節四卷

六 班固

一

佚之論

西都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其南陵夏

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南故曰二嶠。石界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

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

下之與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

以虎視。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秦春建策

留侯演成。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

之廣。上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間閭且千。九

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

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長安九市其六在南

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

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杜霸謂杜陵霸陵其所

千石故多英俊冠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隄諸

夏。兼其所有。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

美玉。商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

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

衣食之源。隈封五畝。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

決渠降。雨。猗。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史記曰韓

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

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河

水。首起谷口。尾入探場。概山。四千餘頃。因名曰渠。後

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魏國在前。白渠起後。

渠。而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丘。溉田萬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漕。濟。渭。河。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前書武

渠通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其宮室也。體象乎天

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楹中

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

虹。梁。列。焚。檠。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周傳王作中天

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檠。作。應

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焚。複。屋。之。棟。檠。檠。也

四阿也。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閭房周通。門墜

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徇以離殿。別

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

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宋

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增槃業

堂。殿中白虎。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城登降。昭爛殊形。詭制。毋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

宴。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坐不呈材。牆不露形。裏以

藻繡紛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鈿銜璧。是為
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然垂棘。夜光在焉。昭陽
帝趙昭儀所居也。前書曰昭陽殿。璧帶往。往為黃金
正函。蓋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應傳。謂秦王曰
梁。有懸黎。懸黎音
林之玉。並有夜光。玄墀鈿城。玉階彤庭。礪礪采絳。琳
珉青燄。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彫
香黃金塗。曰玉階。礪礪琳珉。前石次玉者。漢武故事
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珊瑚。礪礪為長。以昭玉為葉。
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耀華燭。俯仰如神。佐命則
再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又有水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

六班固

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
門有銅馬。故名金馬也。金馬署名也。
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者。鈞陳紫宮外也。也。也。
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帶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
優劣。為甲乙之科。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前
是也。又曰。周廬千仞。微道緝錯。盧謂百衛之盛。周
與庶舉。考。周廬千仞。微道緝錯。於宮也。微道微巡
道。輦路緝緝。修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
而絙長樂。陵澄道而超西墀。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
之鳳闕。上椒核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北。長樂宮在東。
相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
其南有壁門之屬。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

鳳銜金。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
大半。虹霓回帶於焚楣。雖輕信與僥倖。猶愕眙而不
敢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武帝作井幹樓
高五十大。輦道
相屬。既懲懼於登墜。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
紆。又杳篠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

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礪石。
激神嶽之赫赫。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唐
海。中神嶽。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壙
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

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雷奔電激。草木
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

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杌怒而少息。期
門。仗飛。列刃鑽鏃。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棧
不虛倚。茲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覺雙。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覽山川之體執。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

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黃陽宮。命王觀音
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鸕鶿。於觀
上作之。因以名焉。土
向曰臺有木曰榭。割鮮野食。舉燧命躡。大略

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於

諸史品節四卷

六班固

五

是後官乘輅路登龍舟。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濤
淡浮次以虞袪舉也濟隨風之貌也濤走濫及遂
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泰領後越九嶼東薄河華
西涉岐雍官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薄道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友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商修族世之所齎
工用高曾之規矩

東都

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諸史節四卷下

卷八

木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
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旌
掃電旌旗拂天吐爛生風吹野燎山西盪河源
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
不鄰日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轡水
慄奔走而來賓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於是百姓滌瑕盪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

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且夫辟界
西戎險阻因寒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領九嶼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
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
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
富游俠踰後犯義侵禮孰與同復法度翼翼濟濟也
子習秦阿房之造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
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班超

諸史節四卷下

卷八

七

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
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永平五年九固被召詣校書即超與毋隨至洛陽家
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
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研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
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
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
相也父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傭書受直

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

支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

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

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

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

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

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

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

鄯善破。虜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

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營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

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

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

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超

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

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實

固。固大喜。其上超功效。并求更遣使使西域。帝壯超

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

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刊

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

護其國。超既西。无至于真。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

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騾馬。急求取以祠

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字並作騾。超密知其狀。報

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

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懼

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月

延至疏勒
執持突題

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堯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堯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初。慮曰。堯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堯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堯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除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堯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拾遺記中卷

个班超

十一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渠城去長安七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真。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真終不聽其東。又欲

超擊及尉
頭擊破復

上疏取龜
茲之計

漢書中卷

个班超

十一

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百里南與疏勒接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等兵。共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里三百里不備都提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共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真。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乘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許亦。況臣之大漢之感。而無鈔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識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發猶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待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

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此敦煌。鄯善聞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大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友。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起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什自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起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起。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起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所有起非大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真。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起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傾心。起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

矣。遂去其妻。帝知起忠。乃切責邑曰。縱起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起同心乎。今邑諂起。愛節度。起節度。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諷起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起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起。故今遣之。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起。起因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節城。起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起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起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今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節城遂降於起。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狼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起。起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起。起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起發于真諸國兵二萬五千入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

此處妙
夢車降

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

諸史卷四十五卷

不班超

由

初月氏謂
王謝

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始舉兵，温宿王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

西域定

發八國兵
討焉耆

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幹城徐幹也。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絲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

諸史卷四十五卷

不班超

五

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

計勳事

西域五十
國皆稱實

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
腹父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定。超怒詰廣白。危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所緣逃亡。
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
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半
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
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
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求平之末。城
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石地。

諸事

一八 班超

十六

破白山。臨捕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
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
覆沒都護。弁及吏士。先命重元元之命。俾兵役之興。
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真。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
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懸繩而過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
從。改立其王而殺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
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耻。以報將士之讎。
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視為善之利也。其封超
為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

孔融

初曹操攻屠鄴城。表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不私
納表。熙妻甄氏。袁紹傳。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卒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木。
祖關其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
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
年餓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諸事

一八 孔融

十一

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
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
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
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
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
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
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
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
漢。屈原不鋪糟飲醪。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

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
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
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曾因儒而
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絕
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
不忤正理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
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
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都慮

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江表傳曰融帝時

時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遊遊未可與權

慮樂笏曰融昔宰比海政散人派其權安在遂與融

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

遷御史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
大夫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

操書解怨
皆非本心

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
及至其敵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融錯念
國初於表益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
自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宗欽馮
攻遂殺欽情守拘邑二人爭權相
因反擊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

昔廉闇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
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
操者豈果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中夜而
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
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
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
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
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

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

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

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

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

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
戮喜而求賀沈無彼人之功而敢狂當官之平哉忠
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
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冠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
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

誠無所至也。晉侯著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
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
辱，荆軻嘗游榆次，手蓋黃龍劍，蓋其怒而目之，荆軻臣去。不知賤毀之於已，猶
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
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
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齊有居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有椰，椰者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它者奉尊嚴教，不
敢失隊，都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援，卻穀不輕，公
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也，卻慮故發於中。

第廿卷

六 孔融

手

而訓，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勝成公之喪，使子叔，叔甲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也。在不得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墓位也，終身後謂曹丕受

禱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貞園委屈，可以毋其生哉。國即列字，謂列國無稜角也，每貪也，言慎慎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慎慎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可也。

蘇氏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也。

第廿卷

六 孔融

手

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啾啾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事，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傳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恭豈

卓被誅。豈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豈陳辭謝乞。黜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此史官記事善惡。必謂遷所著也。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

卷之六

五

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今之言武帝。并指權之頃。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者。書成一家之言。玉身臨刑。故微文刺譏。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齋。仰日月而不見。照燭

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語乎。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

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在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比叟之後福。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解。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若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子父相保。見淮南子。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況國憲倉卒。

卷之六

五

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于身。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故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釋誨當其有事也。則兼笠並載。援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鬚。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軛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僎。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贖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

於持盈察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
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
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
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薰膏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史遷熏膏以刑謂相薰蒸得罪也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葛
天高地厚踴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并無景則

高才第口天

六藝覽

書

日陰食晏子見伯常喬問曰昔吾見樞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
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側匿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
見緒獲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
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
持神任已羣東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
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繁旋乎周孔之庭于捐儒
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
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
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
霧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
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敦不渝百
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在妄天之所誘後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問也非君子之

寶覽

入

重

橋玄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
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已及
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
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駭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
子禮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
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

步履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陵。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丁鴻

論曰。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繫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罪。

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谷者焉。

陳登

謝承書曰。珪子登。字元龍。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

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汜曰。昔遭亂。至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獨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勉扞於強禦。或意感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並守。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

李業

李業。字巨游。曠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太守劉

2072241

S
Z121.5
16a



ZW 21181888513741

諸史品節三十九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陳深編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書所采自國
語以及後漢書皆隨意雜鈔漫無體例